

論政治貪污

國際均勢與中國的生命

我們要求外交公開

察哈爾的危急

新姿態的行政院

編輯後記

陳之邁

陶希聖

胡適

白寶瑾

參也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八四號

民國廿五年一月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華泰報社
北平	景華書社	侯記報社	
北平	華泰報社	侯記報社	
北平	華泰報社	侯記報社	
北平	華泰報社	侯記報社	

武昌	大來書局	新生命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命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命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命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命書局	生活書店	

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論政治貪污

陳之邁

外國來游歷中國的人常說中國政治污濁。這件事我們不能諱飾。近代西洋人初來的時候，正在和坤家產被抄沒以後。他一個人的財產據說便抵國庫十年的歲入。這當然是駭人聽聞。章學誠氏對於那時中國政治之腐敗有生動的描寫。他說：

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於嘉慶三年而往，和坤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焚贓瀆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由藩庫代支，州縣隨括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中習爲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箠餽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觀。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日之盈千百萬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

這樣事實近人也有一樣生動的描寫。林語堂先生在他的英文新著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一書裏也用生花之筆畫出一幅現代中國的貪污圖畫來。近來中央地方當局對於貪

污也曾三令五申，施用「刑亂用重」哲學來設法取締懲治。可見這個貪污問題至今似乎還沒有解決。

貪官污吏是政治上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凡留心政治的人都應該也都曾經注意過。現在世界上最足欽仰的是英國的政治：「在英國參加政治不是發財的路途。」但英國的政治何嘗是一向乾淨的？一八三二年以前英國人的選票是公開競賣的。史家馬柯萊 (Lord Macaulay) 曾以撰一部「英國政治貪污史」爲終身的大願。他畢生沒有成功：材料太複雜繁多了。但是自從民主政治抬頭以後，政治的確隨着清廉起來，卒至今日完美的境地，使得做官不特不能立致鉅萬，并且常常是賠本的生意。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君主專制，政治大權往往旁落到女寵如 *Madame Pompadour* 或 *Madame Du Barry* 手中，教主重臣如同 *Cardinal Richelieu* 或 *Cardinal Mazarin* 也是公開的賣官鬻爵，貪贓枉法，重要如各區的法院 (*Parlement*) 的法官都是買來傳子孫的，可見那時法國政治之污濁不堪。自從第三共和國建國以來，這種現象才漸次的改善。舞弊的情事雖近年來

層出不窮，如 L'affaire Wilson, L'affaire Dreyfus, L'affaire Stavisky，但每次舉發之後都能震驚全國，深切影響當事者的政治生涯甚至於性命。至於美國的政治，早在「分贓制度」下，固然污濁，至近年則似乎聚中於紐約與芝加哥兩個大城，而自 Bill Thompson 市長在芝加哥落選，紐約市長 Jimmy Walker 被控辭職，Tammany Hall 以後，大勢已轉向光明。其它的民主政治國家，如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丹麥，挪威，捷克等，政治大抵清廉，較之美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較之英國亦無遜色。

專制政體既然政治污濁（我國曠昔亦非例外），民主政治比較清廉，既有如上述的歷史證明，現代獨裁的國家却是政治上很污濁的（我國現在亦非例外）。獨裁國家內部的政治往往嚴守秘密，真相不易探悉。但是一位美國政治學家會詳細地用顯著的事實來證明獨裁國家政治的污濁，而認為「貪污」是獨裁政治十項特色中的主要一項。（Robert C. Brooks——Deliver Us From Dictators!）譬如用去年德國的清黨屠殺來說，我們可以從希特拉總理所舉的九條事實中找出許多蛛絲馬跡來窺見政治的真相及清黨的原因。又例如十一月二十九日希特拉又有再行清黨的呼籲，大聲疾呼矯正黨員奢華恣肆的惡習，並將嚴懲不貸，

亦足以標示這個問題之依然存在。

民主政治爲什麼比較清廉，專制獨裁何以比較污濁呢？這個問題，下列各點也許可以幫助解釋。第一，民主政治的一個特色是政府由人民產生的，而專制的君主，獨裁的領袖，是神授的，天命的，祖傳的，或自命的。人民是深惡痛絕貪污的，中外古今沒有例外。民主政治下的當政者的政治生涯完全受民意的支配，專制獨裁下的當政者不必受人民的推戴（至少非用革命暴力不能請他們下台），所以前者爲自己前途打算不敢貪污，後者則可以不必顧慮。民主政治下的當政者既然不敢貪污，他們須要更進一步約束他們的下屬使他們也不能貪污，因爲下屬貪污便要影響到上司的聲譽。在這種情形下優美的文官制度得以養成，這種制度在專制獨裁下是沒有希望的。我們癡心妄想文官制度已有若干年，考試院也成立了許久，但成績所以未能令人滿意，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清廉政治是隨民主政治以俱來的，其間有密切因果關係。第二，民主政治下的輿論遠較專制獨裁下爲自由發達。在民主政治下貪污的懲處雖然由政府機關去執行，但是舉發的，監督的則是輿論的機關。所以輿論若果發達，監督自然澈底，貪污也自然容易杜絕。在專制獨裁下政府以外的人對於政府不能置喙

，不能批評指摘，所以如果政府營私舞弊，只有政府本身去懲處，政府如果有姑容情事則無法補救。我國近年來的政治雖未能滿意，但較之遜清及北京政府時代，似乎是比較乾淨的，輿論的漸次發達是其原因。第三，民主政治下照例有個議會代表人民，他們往往組織各種委員會來調查政府各部。他們如發現某人有貪污嫌疑時，不但可以掀起輿論的制裁，並且有合法手續，如彈劾，如不信任案，使其離職并受懲處。在專制獨裁下，政府沒有這種代表民意的機關，當然不會產生這樣的功用。例如我們的監察院，雖然號稱「最高監察機關」，既然不代表民意，又與一黨專政并存，宜乎不能產生良好的成績。然而監察院也能有相當的功用。那裏幾個直言的委員，往往能發生顯著的效果。去年中政會議會決議要將政務官彈劾案先送中政會議覆核方準發表，足徵監察院實具有相當的勢力，更足徵政府覺得「人言可畏」。第四，「民主政治和工業社會是同時誕生的。」工業社會（我用了「工業社會」這個名辭而沒有提到「資本主義」，意義當可明顯：蘇俄今年正月不是也提倡民主政治嗎？）對於清廉政治有兩層密切的關係，是我們上述四種原因中的最主要的。工業社會開闢許多發財的機會，工業大王鉅子的收入遠在最能搜刮剝削的官

吏之上。所以想發大財的人根本不走政治這條路來，所以在美國那樣工業發達的社會裏許多人慨嘆第一流人才不肯參加政府。但是社會上也儘有不想發財而想享受運用權力的人。他們能夠犧牲金錢來求得權勢。這些人也未必不是第一流人才，但他們却絕對不是貪官污吏。這是第一層關係。有一位法國人把歐洲分成兩半，其一半是工業化的歐洲，其另一半是農業化的歐洲，他發現民主政治都在第一半裏暢行，獨裁則在第二半裏孳生。（Francis Delaisi — Les Deux Europes）有一位瑞士人分析獨裁興起那些國家的國情，而發現文盲程度比較高，生死率也比較高，每人平均收發郵件比較少的那些國家都是獨裁國家。（F. Cambo — Les Dictatures）（這兩部書都出版於希特拉上台以前，一九三三年後德國成了重要的例外。但有許多人仍然認為這些結論可靠，因為他們說德國國社黨的勃興不過是因凡爾塞條約束縛過甚，挺而走險而已，見 Lindsay Rogers — Crisis Government）從這裏看出，民主政治在工業社會裏發達，因為在那裏人民的生活程度比較高，交通比較便利，教育比較普遍，可用來過問政治的閒暇比較充足，所以人民有程度有時間來監督政府，來養成糾舉貪污的習慣。在專制獨裁下，這些健全輿論的基本條件均感

缺乏，即使政府讓人民來監督，他們也沒有程度閒暇來監督，何況政府還箝制言論自由不遺餘力？這是第二層關係。綜上四端，也許可以說明民主政治與清廉政治，或專制獨裁與貪官污吏，兩者密切關聯的因果。

中國一向沒有好好實行過民主政治，政治也是一向貪污充斥的。貪污的現象有時不免令人髮指，林語堂先生夢想一個「偉大劊子手」披髮杖劍來把他們斬淨殺絕！然而清廉政治的條件雖然缺乏，我們却試行過許多別的補救方法。第一，我們會用儒家哲學的道德修養造成模範人物來担政務。這個方法行了二千多年，顯然失敗。第二，在戰國秦初我們會經過商君韓非的法治主義，但除了用刻薄寡恩的嚴刑來威嚇以外，別無一種有效的方法。韓非的法治被儒家哲學推翻以後，甲午戰爭至今我們又抬出了英人戴雪(A. V. Dicey)的法治主義來喊叫了三十年，但依然沒有效果。第三，甲午戰爭後次年，興中會的宣言詆諆清政府說：「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府則刮地削民，暴過虎狼。」他們用革命的手段來剷除貪污的清廷，但民國以來恐怕變本加厲。第四，在歷代我們即使不崇奉韓非，我們却不時用嚴刑來解決貪污。和珅的家產被抄了，在乾隆鼎盛之時亦曾屢興大獄。但殺

一不足以儆百，和珅之後仍然有許多想做和珅的人。第五，我們會用制度來糾舉懲處貪污，我們有都察御史，宋神宗時使創考績連坐方法，民國後有過平政院肅政廳，近來又有監察院及各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我們並不能說這許多方法不能發生絲毫的效果。儒家哲學的確產生了若干有「節操」的正人君子，真的「文官不愛錢」；商君韓非以及後世的嚴刑的確斬殺了若干貪婪的大吏；戴雪的法治主義在法律上表現出來之後，在千百人中偶然也有一個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都察御史肅政使和監察委員也曾直言抗議，弄掉了若干貪劣；辛亥革命當然也革去了不少官僚，雖然他們秦半又東山再起，而革命黨本身却又發生了貪污。然而這些效果縱有些流風影響，畢竟是支離片斷，總不是清廉政治的確實保證。

林語堂先生的辦法——「偉大劊子手」的出現，只能歸到這一類的辦法裏來，不能算是正本清源的「出路」。這種說法的原因上文已言之甚詳，可以不必再贅。林先生是相當喜愛吟風弄月的文化的，至少他明白地反對美國的澡盆文化；但是他同時憎惡中國的貪官污吏，他欽羨外國政治的清廉；他是否贊成民主政治則沒有明講。他極力提倡法治，要求人權保障，似乎是主張民主政治了。但他

提倡的只是韓非的法治而不是戴雪的法治；前者只是專制政府下的法治，只是嚴刑，後者則是和「國會主權」相提並論彼此相依爲用的。他未曾想到英國政治的清廉是以民主政治爲前提的，法治主義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個結果。他未曾想到我們可以不必「刻薄寡恩」也能達到清廉政治，雖則工業社會都是無可避免的。換言之，「偉大劊子手」

的期待依然是「取長捨短」哲學的一種表現，同「中學體，西學爲用」寔一鼻孔出氣。不消說，「集中西的精英，棄古今的糟粕」一類癡夢絕對不是林語堂先生所能相信的。

二十四，十二，二十九。

國際均勢與中國的生命

陶希聖

室伏高信先生答胡適先生書，末尾一段說到「以夷制夷」等問題。室伏先生是胸襟廣闊的人，但是在這一點上不能超越常人的偏見。我有一些感想，敬提向室伏先生和一般胸襟廣闊的日本人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在北平。

一 眼向着將來

北平現正在高度的壓力之下。這座文化的古城是不是就要和中國分離，誰也不能答覆。關心時事的人每天早晨起床的時候，斷不知自己還能不能夠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資格留在北平過這一天。學界的我們也不是例外。

但是學界的我們有不離開這沒落的古城的決心。學

界之所以爲學界，是因爲眼睛比常人多看一點東西。我們每想到這古城的沒落，就不能不立刻想到世界，立刻想到世界一部分的日本國民；我們的眼孔不單是看着這座在高壓之下的城池的存亡得失。學界的我們想望的世界，又與一般人所見的世界不同。常人所見的世界只是擺在眼前一瞬間的世界。我們所見的世界是包含將來的種子的世界。世界的生命在常人的眼底只是今朝今夜的生命。在學界的我們的眼底，這眼前一瞬間的世界，不刻便過去了，真的存在，乃是將來的有生命的世界。

我們想到日本的國民的時候，我們想日本國民裏面不少能夠領悟世界的矛盾以及矛盾發展而爲將來有生命的世界。

界的人士。我想和他們談談。

二 均勢對兩國國民的作用

中國與日本國連的分野，爲時並不很遠。這個分野是在九十年前。那時候，資本主義以不列顛爲先鋒由西歐一步一步東進。在亞細亞各國中，印度首先陷入他的魔手。其次就是中國。再次就是日本。亞洲這三個古國行將陷入同樣的運命。但是，三國的運命究竟不同。一八四〇年以後，古老的中國屢次和資本主義先鋒的英國，以後又和那與英國爭先爭長的法蘭西，德意志，俄羅斯，以武力抗爭。六十年間繼續抗爭的不幸的結果，使中國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這六十年間抗爭的不幸的結果，同時對於東隣的日本予以深遠的教訓。

當中國苦戰惡鬥的時候，日本依於這深遠的教訓，自動開關。到了中國完全屈伏，西方列強在東方的均勢已經成立了。日本在這「均勢」即列強互相牽制之下，資本主義在中古的武裝的暖室裏面，次第生長以至於今日。反之，中國却陷於半殖民地的地位。

一八九五年以後，瓜分中國的聲浪傳布世界。已得到「獅子的一半」的不列顛及未曾染指的合衆國，前後呼應，以「門戶開放」代替了瓜分。由此以後，中國在國際均

勢之下生存直到一九三一年及最近爲止。

然一九〇〇年以後對於中國的均勢，與十九世紀中葉對於日本的均勢不同。日本乘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資本主義，商工業得到偉大的飛躍。反之，在二十世紀金融獨占資本主義時代裏面，國際均勢雖支持中國的政治的獨立，經濟的分割却不斷的進行。

三 中國利用過均勢

在政治的獨立的國家裏面，經濟的分割不斷進行的結果，國際均勢常反映爲中國國內的糾紛與戰爭。這三十六年間，中國沒有利用這種均勢來發展自己。這三十六年間，中國沒有利用着國際均勢，更談不到「以夷制夷」。這九十年乃至三十六年間，中國與過去四周圍都是文化落後的部族的時代相反。不獨是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遠不及列強的發達，中國的海岸與邊陲由於列強的經濟開發與侵略，又有遠勝於內地的進步。四圍的列強所望於中國的，是商品的銷售，原料的取得，及資本的投放之三種。因此中國的海岸與邊陲成了開發中國的出發點。由於這些出發點，而有不利用於中國統一與國防的鐵路航綫的建設。九十乃至三十六年經濟的發達，使中國成就了內難統一，外難獨立的局面。三十六年來東方的均勢，在政治

的獨立一點上，對於中國雖有反射的利益。但在經濟上，門戶開放政策使中國化爲沒有門戶的家庭，外賓外敵都可以自由出進。

四 三十六年也過去了

這運氣不大好的三十六年也就過去了。獨占資本主義之二十世紀世界只見半殖民地的分割再分割。十九世紀中葉，日本一躍而加入列強的喜劇，中國在當時既不可能，在今後要想以同樣的姿式出演，更是決定不可能的。

民族的自覺，也會使中國政治上起空前的波瀾。但是，經濟的改造沒有政治的改造那樣容易。經濟狀態既難改造，反之，又影響政治，使他的進步屢遭挫折。一九三一年，中國又遭逢再瓜分的運命。

五 中國的生命與均勢

上面說過中國三十六年來沒有利用國際均勢來發展自己。四年以來，也沒有利用着。

再由中國主觀的立場看看中國的生命是不是全仗國際的均勢。過去三十六年間，國際均勢對於中國給與的反射的利益，使中國人相信「中國不亡」是真理。中國的軍人只知道爭奪地盤。中國的智識階級也只知道爭一日的是非。爲了「臨時約法」，爭了十二年之久。進行於社會裏面

的經濟分割，及表現於外面的政治的割據，他們都絲毫沒有感覺和恐怖。古書說：「內無法家拂士，外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至于今日，我們使不得不食三十六年來饒幸的果報了。

對內有力與對外無力是成正比例的。正當國內紛爭極凶極狠的時候，每有外患，不免有那些無力自救的人「疾痛呼天，憂傷呼母」的宗教心理。直到九一八時，還有人懷望西洋的救主與救星。四年以來，學界的我們會談之際，常笑這種「西遊記」的心理。

中國當然熱望國際的共存。如果有一國要打破國際均勢，要以干戈代玉帛，中國當然是不同情的。可是，依賴某國或某國，也不能把中國從半殖民地解放爲獨立國家。

民族的自覺，從來也沒有使中國與何國結下百年不解的冤仇。中國求生，須求自己有生存之道。單單依賴別國，單單仇視別國，都是無益的。青年曾經一度盛行「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與運動，但是明眼人必能知道這個口號應解釋爲「反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反帝國主義的俄國在社會主義成立以後，正與帝國主義的法英握手，是誰也知道。即在中國，民國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標榜「打倒帝國主義」，但是那時並不反日，只是反對不列顛。等

到漢口及九江英租界事件和平解決以後，中英兩國便立即「言歸于好」。民族自覺又何嘗讓中國與何國團結下百年不解的冤仇呢？

四年來國際均勢的破壞，導中國於分裂。這對於中國國民却有重大的意義。

第一，中國國民覺悟到國際均勢不可依賴，覺悟到須憑自力以求生；

第二，當爭論是非之時，常把國家的統一擱在頭裏。

中國的生命寄託於中國國民大眾。中國的生命並不存放在別國的外交部。這是眼光稍遠一點的人都了解得到的。故今日在野的急進的思想家一心致力於社會改造，期待大時代的到來。即便是在朝的政治家也設想自力求存的計畫，不單以「意氣」報復日本東來的壓力。朝野兩方都知道陰謀詭計以及縱橫捭闔是無益于自存的。

六 大時代與意氣

前段說出兩個名詞：一個是「意氣」，一個是「大時代」。

「意氣」是中古武士的特色，在科學發達的現代不能用來指導人生。中日問題決不是以「意氣」所能解決的。

或許日本有一部份人蔽於「意氣」，以為「中日問題解決的基點只有中國的滅亡：中國滅亡，東亞的和平便成就了」。不過，科學證明東亞是世界的一部，中國的滅亡是添加于世界戰爭的火上之油。這個一面使中國四萬萬人口起空前的震動，同時陷日本於國際的孤立。歷史的新頁成了賬簿的新頁，總決算是「兩敗俱傷」是必然的。

再說「大時代」。在這個獨占資本主義的時代，中國斷沒有像明治維新那樣的大時代到來。中國的大時代是社會主義的。但不是一九一七年俄國一樣的共產主義；半殖民地社會主義是充滿民族及民主思想的社會主義。

在社會發展史上，許容多數民族共存的社會形態是不多的。在古代奴隸社會，有征服「天下」的大帝國，如歐洲的羅馬，中國的秦漢。在中古封建社會，大征服以後，破裂為多數爭城奪地的分立的諸侯。在帝國主義時代，只有世界的分割再分割。全歷史之中，只有初期資本主義時代，在自由競爭的形勢之下，有相對共存的可能性。此外，只有社會主義的大時代裏，民族共存是絕對可能的。

七 共存與和平的基點

中國與日本此前此後都沒有不解之仇。只有最近的瞬間是一條歧路。兩國共存呢？兩敗俱傷呢？東亞的地圖是

可以畫成單幅，掛在書齋的。然而事實上東亞是世界的一部分。今日一瞬間的歷史是可以寫成單冊在書店出賣的。但在事實上，這一瞬間是歷史的一環，與將來有生命的世界是不可切離的。兩國國民爲了將來，爲了世界，決不可讓兩國走入歧路！

這一封信發表於日本評論第十一卷第一期。這信寫成以後，中國民族自覺運動瀾漫全國，已不許中國走入滅亡的歧路了。日本國民是不是也要制止日本走入帝國主義兼中古武士的「意氣」的歧路，使中

我們要求外交公開

胡適

昨天大公報社論有一段說：

此後外交情形，宜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之方法，隨時儘量公開，使一般國民隨時明瞭國家之真正地位。按過去兩年，凡關外交，宣布極少，故經過及真相如何，一般國民殊不能盡知。當局並無控制局勢之把握，而僅統制新聞，使國民閉塞耳目，此爲近年之一大錯誤。現在事態更緊，此後義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

國四萬萬人起空前的震動，使日本陷於可怖的孤立呢？中日兩國的孤立是不可能的，即便一時成就，也是不可久的。在世界社會裏，中國的自救與日本的孤立兩相對峙的局面，在中國雖將受莫大的犧牲，在日本恐怕也有「意氣」衰頹的最大可能罷！帝國主義時代的歧路往往是不利於強者的。第一次大戰的結果不也是深遠的教訓嗎？希聖附註，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平。

這一段話，我完全贊同。我不能贊成的只有「此後」兩個字。我以爲不但「此後」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布。

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種種事態大都是以前兩三年來種種外交經過的結果。大公報社論也曾指出「以冀察論，局勢至此，乃六月河北事件之交涉種其總因。」若進一步說，六月的河北事件，又豈不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的華北停戰交涉「種其總因」，既是「總因」，不但彼方的一切

藉口在此，我方的應付方法都不能不受這些交涉經過的拘束或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把這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式宣布出來，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麼地步，使一些少數專家學者可以仔細研究如何挽救彌補的方法。

『九一八』以後，直到上海停戰的交涉，中國和日本沒有外交上的交涉。二十一年三月的上海停戰協定是公開宣布的，協定的內容和範圍是確定的。自此以後，有下列各項重要的交涉，都不曾有過正式宣布的歷史與文件：

(一)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停戰協定（所謂『塘沽協定』）。

(二)二十四年六月初的何應欽梅津的談判（即日本方面所稱『何應欽梅津協定』）。

(三)二十四年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

這三項交涉都不是正式外交官員辦的，又都是在一種受迫脅的非常狀態之下手忙腳亂的辦的，所以，據我們所知，這三次交涉的結果，都是範圍很不確定的，文字很不嚴密的。

這兩年之中，北方的種種糾紛都起源於這些文字不嚴密範圍不確定的交涉結果。塘沽協定的四條文字，我們雖

然在報紙上非正式的看見過，但據後來通車通郵種種交涉看來，我們可以說，我們至今不會知道塘沽協定的正確內容和範圍。就拿那已經在報紙上見過的四條文字來說，其中所謂『長城線』，所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視察』，都是最不嚴密的文字，種下了後來不少的惡因。這是近兩年北方局勢的最大禍根，我們人民不應該要求政府正式宣布停戰協定的交涉記錄和協定正文嗎？

今年六月何應欽梅津的談判，中國政府方面至今沒有正式宣布。但據外間的傳說，彼方認此為一種協定，而我方始終不承認有何簽訂的協定或『了解』；或者傳說此次談判的結果只是何應欽部長接受了五七項具體事項的要求，而別方傳說則謂具體事項之外還有三個附加的廣泛原則。究竟彼方所謂『何梅協定』是一件什麼東西呢？是簽了字沒有呢？有什麼內容呢？內容的範圍有多大呢？在國際法上有何種拘束的效能呢？這些問題無一項不是極關重要的，我們人民不應該要求政府明白宣布嗎？

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也是我們全不明白的一件交涉。據我方的報告，這裏並沒有喪權失地的條件；而據別方的傳說，又好像整個察哈爾，除了原來的宣化府屬，都在六月下旬決定命運了！究竟那一次的談判的經過和內容是

怎樣的一回事呢？我們人民不也應該要求政府明白告訴我們嗎？

當然，這兩年多的中日交涉不限於這三項。如通車的交涉，如通郵的交涉，如長城戰區保安隊的交涉，如察東保安隊的交涉，以及其他我們全不知道的交涉，都應該在公開宣布之列。

這樣的外交文件與歷史的公開，總而言之，有種種大益處。第一，公布外交文件可以使「此後」的外交有一個條文字句的根據。外交的依據全在條文，條文的爭執全靠定本，所以正式的條約必須一字一句都不放鬆，又必須在最後聲明如有爭執均依某種文字為定本。如果外間的傳說可信，這兩年的中日交涉全是一班門外漢的急就章，字句可作各種解釋，範圍可伸可縮，甚至於無人能明白指定其所簽定有無條約的拘束力。這簡直是一本爛賬，任憑強者佔便宜，而弱者竟不敢捧出賬簿來爭一點未曾簽送掉的權益！公開宣布的第一功用正是翻出條文字句來，讓大家看看究竟以前喪失了多少權益，讓專家學者看看那些條文應該如何確定範圍，如何解釋文字，如何規定有效期間，如何挽救將來。

第二，公布交涉經過可以明定交涉者的責任。在一個

弱國裏向強敵辦外交，當然是吃力不討好的事；身當其衝的政治家，當然要準備為國家犧牲自己，大之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小之也得準備犧牲一二十年的政治前途。三十年前，代表日本出席日俄和議的小村專使，歸國時幾乎不能見容於國民；他代表一個戰勝國，尚且如此，何況代表弱國的交涉者？然而只要來去分明，自竭其能力，終久會見諒於國人，追思於後世。羅文幹郭泰祺是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人，當時雖有毆傷郭泰祺之事，但國人至今對於羅郭沒有責難的話。近兩月之中，汪精衛院長被槍傷於南京，唐有壬次長遭慘死於上海，他們的愛國心本是無可疑的，他們的為國事任勞任怨的精神也是將來史家一定原諒贊許的。但我們總疑心汪唐兩先生所以不蒙一部分人的諒解，至少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近兩年外交的不公開。文件不公布，所以人民不知道究竟喪權辱國到了什麼地步。交涉經過詳情不公布，所以人民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當局處境如何困難。三人的傳說可以使賢母相信曾參殺人，何況全國人整年坐在閩葫蘆裏的猜疑呢？所以我們深切的希望政府明白此種不幸事件的教訓，毅然決然的把近年一切交涉的經過詳細發表出來，使全國人都明瞭每次交涉的環境，折衝的詳情，屈辱的限度。疑心能生暗鬼，只有公開可以

掃除黑暗的疑慮。公開過去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原諒，公開「此後」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後盾，也許還可以減輕外力的壓迫。一兩個人擔負不起的壓力，當然只有整個

國家來共同擔負。外交不公開，就是當局者願意單獨擔負屈辱的責任。

(十二月廿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察哈爾的危急

白寶瑾

這次偽國軍隊襲擊察東的藉口，是某方要求將張北，沽源，寶昌，商都，康保，化德六縣交給蒙古保安隊駐守。也許我方當局在應許的過程中，態度方面不夠慷慨，以致引起「友邦」的不滿。目前我們應注意的，是否僅爲蒙古保安隊進城問題？即使我方慨然允許，是否今後可保相安無事？我們爲了得到問題的真相，不惜將「友邦」的面紗暫時去掉加以研究。

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此次察東事件何以要涉及蒙古保安隊問題？此事對察省而言，可謂別開生面，另換花樣；對日本而言，仍爲其一貫的滿蒙政策，毫無疑義的。所謂「東蒙」早已變成「滿洲國」的版圖。現在西蒙（包括察綏的錫，烏，伊三盟）又無時不在被垂涎中。所以有土肥原氏出而遊說西蒙各王公；薛盟烏珠穆沁部向「滿洲國」獻良馬；所以今春的寶昌上空有屢次散放傳單，鼓吹日

蒙滿是三位一體的好兄弟。這都是表示滿蒙政略的急進化，而在這種政策急進的當中，隨時有發生察東事變的可能，恨不得將田中奏摺中所說的「蒙古大元共和國」即日實現。因此在「保安隊越界勦匪」藉口之下，搶佔了沽源二四兩區；在「張北扣留無護照之日人」的藉口之下，迫令華軍撤至張垣以南。假設再有一二事件發生，則「蒙古大元共和國」之組織就可完成了。進而言之，即無事件發生，以日方觀之，亦無碍大體。蓋日方所慮的非無口實可藉，惟尙願遮飾國際的聽聞。試觀正當滿蒙聯歡程度最高之際，而有蘇聯軍事委員會會長莫洛特夫密派高級參謀及專門人員勘察西蒙實地情形。繼之七月一日英國下院開會討論事件，並由諾克斯爵士提出請外長令駐華北平英國大使對西蒙作一報告，政使侵察的進行受了打擊，不得不把沽源事件延至今日才爆發，不得不再改頭換面慫恿蒙古保安

隊駐守口外六縣。

第二，從「經濟」「軍事」上決定日本不會放棄侵略察省。大凡以工業立國的國家（如日本），第一離不了工業品的原料，如棉毛等物；第二離不了維持工業動力的煤鐵石油等。在中國方面的礦產，長江流域一帶總量不多，於是現在最使人注意的礦區，要算察哈爾了。據美國人的論斷，察省鐵礦儲量，幾佔全國百分之四十，而日本爲促成統治察省礦產，近來有兩個趨勢：第一是察滿交界上不得安靜，並提出維持地方的治安；第二是日本有意義的要求，如晉察間鐵道的敷設。最近以滿鐵爲中心的華北投資，也無非要以輸出察省鐵礦和大同的煤礦爲主要對象。所以不惜犧牲，滿鐵投資額預計四億五千八百餘萬元日金。預計把大活塘沿變成冀察綏的最大吞吐港，特派與日本軍部交好之松岡洋右爲滿鐵總裁，使計劃早日實現。同時日本每年由外輸入的羊毛約在五萬噸以上，當然不會忘記察綏是羊毛的產地，所以日本的開國功臣們屢有「開關察綏牧場和改良畜養」的計劃出現。

就軍事而言：當此日俄關係惡化之際，熱察變爲日俄注意的焦點。日本殆將以多倫爲中心，一支向南經過滿源二四區直達南口，截斷平綏路之交通；一支向西北進攻庫

倫，取得錫盟及西蒙之全部，進而由錫盟之蘇治滂江直迫外蒙軍臣汗部及交通重心之烏得。日本之積極目的在此，故不恤背棄信義；前者要求撤退察省六縣軍隊，繼而這次又要求蒙古保安隊入城駐守。這是日本一貫的政策，絕不是像中國報紙上所說的「起於雙方誤會」；我們相信察省版圖一日不變色，這種「誤會」是永遠不會解釋的。

挽救察省，當然非易事，自然需要專門的設計和周密的手段努力施行：（一）澈底勦除察境土匪，此不特使察省民衆得以安居樂業，且可預防將來在外交上之藉口。（二）派員實地勘察災情辦理急賑，並組織國營通訊社，隨時將邊區情形報告內地，引起全國同情，使察省人民眷念祖國，不致因失望而進爲絕望。（三）倘以國家爲前提，應立即免除奇特之苛捐雜稅。目前察省僅以口北九縣（口北道共十縣，延慶已被土匪長期佔領，口北六縣已成名存實亡之局勢）支持龐大之省府開支，已早山窮水盡了。試觀六月十五日世界日報所載：獨石口駱駝每頭納稅二角，車二元，牛馬一元五角。宣化，蔚縣，赤城，龍關尚有所謂「鍋口捐」，「門牌捐」，「人口稅」等奇特名目，每人月納二元至六元不等，不繳不能，欲繳無力，民衆呼籲無門，

情極可憫云。又如六月五日大公報所載：

察省地瘠民窮，而稅捐繁重！以故商民交困，百業不振，茲將現行各稅，就調查所得，分誌於下：

(一) 營業稅，每月營業收入滿百元者，徵收千分之十。(二) 牲畜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三) 牲畜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以上兩種，除納正附稅百分之八外，尚須另給牙紀百分之三，共計百分之十一。(四) 米粟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二，附加地方款百分之六。(五) 米粟斗捐，徵正稅百分之一·八。以上兩種，除納正附稅百分之四·四外，尚須另給牙紀百分之三，共計百分之七·四。(六) 油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地方款百分之三，共計百分之四·三。(七) 煤炭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並無牙紀。(八) 木料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地方款百分之三，共計百分之四·三。(九) 粉面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並無牙紀。(十) 蔴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地方款百分之三，共計百分之四·三。(十一) 銅鐵器牙

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共計百分之四，並無牙紀。(十二) 梭布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十三) 棉花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

(十四) 藥材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以上三種，均無牙紀。(十五) 葦蓆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共計百分之四。(十六) 乾鮮食品牙稅，徵正稅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包括筱面，蕎面，糖，醬，魚，海帶，蝦，糖餡，瓜菜，蜂蜜，雞子，粉條，杏乾，瓜子，乾菜，花生，計十七種，各共征收百分之四。(十七) 水菓牙稅，正稅徵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地方款百分之三，共計百分之四·三。(十八) 皮牙稅，正稅徵百分之二·八，並無牙紀。(十九) 毛牙稅，正稅徵百分之二·八，並無牙紀。(二十) 屠宰稅，牛每頭四元，附加地方款一元，羊四角，附加地方款一角，豬六角，附加地方款一角五分，騾驢馬駝各一元，附加地方款四角。(二一) 車牌捐，大車四套每年三元，三套二元五角，二套二元，單套一元五角，轎車三套三元，二套二元五角，單套一元五角。(二二)

酒類產銷稅，每百斤正稅洋二元五角。(二三)酒類公賣稅，每百斤正稅洋二元四角。(二四)菸類產銷稅，每百斤正稅洋二元五角，(二五)菸類公賣稅，每百斤正稅洋二元。(二六)印花稅，按照本省單行條例粘貼，較各省重而且繁。(二七)麥麩牙稅，正稅征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地方款百分之三，共計百分之四·三，並無牙紀。(二八)麵塊牙稅，正稅徵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並無牙紀。(二九)煤炭稅，正稅徵百分之三，附加省教育費百分之一，共計百分之四。(三〇)店牙稅，稅率同煤炭稅。(三一)蘑菇牙稅，稅率同煤炭稅，並無牙紀。(三二)硝磺稅，稅率未詳。(三三)蒙鹽產銷稅，稅率未詳。

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今春察東飢民前後三四起，人數皆以千萬計，沿獨赤大道人民公然搶糧；赤城縣城以小米一升即可換得十齡女郎；此種慘狀，即以目前中國各他災禍言，亦殆無過之者。人民在如此苦痛之中，那能担負種種苛虐的捐稅！故廢除苛稅是救察省第一要著。

廢除此種苛稅是收拾人心最要之圖。人心是衛國守土的根本上武器。據我們所知道的實情，沽源二四區的日滿軍，固然大部分是他們侵略過來的；同時有些村落不服黃守忠部隊的騷擾和捐稅的負擔，甘心到日僞方面歡迎駐屯。他們所以要如此去做，就是在兩條死路比較之下，要找一條臨時苟安的辦法。察省民衆所受痛苦，一向外界不易知道的

我察省人才固為缺乏，然中等學校尚有七校；每年大學畢業人數平均不下三十左右；東洋留學者不乏其人；歐美歸國者亦有之。惟獨察省一切政務，始終無地方人士過問的機會。察區改省之初，省政黨務尙有一二地方士紳點綴其中，其後省府屢次因時局改組，變成一朝天子一朝臣，事無大小悉聽外省人士指揮，使察省知識份子深感只有納稅義務，而無參政權利，不免漸對省府有所失望；即以今年而論，平津各國立私立大學畢業之察籍學生，迄今半多賦閒，如此大量之知識界失業份子，潛伏於察省各地，待機尋求職業；而現職人員又多為兼差兼職，察省將來前途，實堪憂慮。今為察省計為社會計為國家計，希望察省執政諸公以地方為前提，盡量收容地方人才，協同進行一切善政良策，在同舟共濟的精神之下，也許可以補救危亡於萬一。

，如像盤據延慶縣的一千多土匪，距今已經三閱月，並未

連日報載，偽國李守信部佔據沽源後，仍向張北一帶

推進。我們希望地方當局不要忘了他們有守土的責任。本年夏間的讓步已使察北六縣不能駐扎軍隊了，現在竟連保安隊也不能駐守了。這樣無底止的侵略，察省全部的被吞併還需多少時日呢？現在正當中日交涉將要開始之時，我

們十分盼望中央政府能明白察東事件不是地方的事件，乃是全國的事件，乃是可以引起遠東國際戰爭的絕大事件。中央政府應該明定政策，用整個政府的力量來努力挽救察省的危亡。

新姿態的行政院

參也

華北嚴重的形勢，把國人的視線轉移在那上面，因而

大家忽略了這次中樞政局的大更張。國難時期的政府，所負的使命，來得重大，它的措置，可以興邦，也可以覆國。國難時期的政府，決不能不講行政效率，它應該事權集中，指揮統一，有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敏捷靈活的手段。應付變幻莫測的環境，並且盡量吸收專門人才，目的不盡在表面上的精誠團結，而是在使得有專門研究的學者或有實際經驗的工商團體領袖可貢獻他們的計劃或意見。這樣的政府，是我們所希望的。這次中樞政局的大更張，五院中只有行政院是煥然一新的。行政院是負責實際行政責任的，好像責任內閣制。所以這次行政院的改組，與今後內政外交，是有嚴重影響的。這次的改組，却有兩個特點，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一) 試驗專家政治

(二) 樹立文官制度

蔣先生就職之前，就傳稱這次改組行政院，選擇各部會長，是以人才為標準。這次行政院各部會長的人選，較歷次來得整齊。最使一般人稱道的，就是實業鐵道兩部長。吳達詮和張公權都沒有上過政治舞台，然而都是社會上負重望的人士。行政院秘書長，由翁文灝先生擔任，這是值得全國青年拍掌的。從今後國人對官僚的觀念，可以希望稍稍改變了。向來國人對於政府的改組，沒有多大興趣，就因為以暴易暴的局面，造成的只是換湯不換藥的結果。如今我們政府請一個學者來担当重任了。行政院政務處長由蔣廷黻先生擔任。蔣先生是政論家，平日我們讀蔣先生的文章時，就連想到「你來幹時便怎樣？」如今好了，

我們要看看蔣先生變的戲法。一個實業家，對於實業的情況和病狀，當然知之有素，出而担任實業部長，這是理想的人選，終比那些吃政治飯的朋友強得多了。中國的鐵路確是需要一番的改革。改革的要點，又着重在債務的整理。所以張公權先生以理財的能手出來担任鐵道部長，是國人希望中的一種試驗。這幾年專家政治人才內閣的呼聲，如今有個實驗機會了。

也有人認為專家政治人才內閣的一條路，是走不通的。認為政治着重經驗，歷來沒有一個學者今日講學，明日便負起政治上重任。實則政務官和事務官的界限需要分清。事務官着重經驗。政務官決定大政方針，而於日常管理的事情，他們不大過問的。政治是向前進的，所以推動政治的人最好是社會上的新進份子。這可使政府的大政方針，永遠能適應前進的時代。而理想的政治，也是在使在野的政論家，社會領袖，有一個合理的方法上台，讓大家看看他們幹出的成績。這樣政治才和社會接近，政府的力量才見充實，社會上的各項專門人才才有貢獻他們的專門智識和技能的機會。英美的政治，就是這樣。所以政府常是不落伍的。

事實也告訴我們，學者主政，成績也不壞。據聞翁先

生到行政院後，就到各部份去巡視。結果他覺得工作的分配尚有改革的餘地。他希望行政院不但解決各種行政問題，並且創造一種新的辦事的精神，作各部會的楷模。這是實際的改革了。以前做秘書長的人，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層，只知道每部份安排幾個私人，事情來了，就隨便叫什麼人去辦。因此能力高的人，忙得要命，能力低的人，却仍舊安之若素。從沒考慮到勞逸不均，工作迂緩的原因。一輛車子打算通過一條荆棘的路，必先要檢視一下機件。現在要政府擔當起國難時期的重任，是檢視機件的時候了。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是樹立文官制度。這次蔣院長第一次對各部會長官的訓話，有一段是有關文官制度的。我把它抄在下面讓大家再讀一遍。這是值得一讀再讀的一段史料。

『欲求國家治安，首須官吏勤勉盡職。吾人服務政府，須知每一思念，每一舉動，皆有關於人民之安危苦樂，務須刻苦精勵，努力工作。此後對於每部份公務人員之辦事成績，皆當嚴加考核。效率優良者，特予保障，務使安定，且加以獎勵。辦事不力者，亦決不姑息，嚴加懲處。尤盼任職人員，各本天良，自圖上進，而各部間重複抵

觸，及各自爲謀妨礙整個行政效率之處，應力予調整。總之，澄清吏治，綜核名實，以期政治修明，達到救國之惟一任務。」

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便是這次各部會的改組沒有裁人。按歷次的成例，每逢長官更動，屬員便遑遑然若大難之將至。沒有背景的人，便天公地道的滾開去。於是另有一批人登入仕版。官吏沒有保障，對於工作，便沒有興味，存了五日京兆的心，試問可以每一思念，皆有關於人民之安危苦樂嗎？這一次各部會改組，除了自動辭職和幾個必須更動的人員外沒有妄裁一人。一般小職員終算有了一個保障，這是很好一個習慣。也許有人認爲習慣不及法律，但是習慣的力量我認爲倒是超過一切的。英國的文官制度的樹立，大半是習慣造成的。我希望這次的好辦法成爲習慣，作中國樹立文官制度的先聲。

要求一個能任重負遠政府出現，必須先樹立文官制度。使得以後政局的變動，不致影響整個行政的推行。

最後我還有二點希望：

(一)這次躍登政治舞台的學者，都要放手做事。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要儘量地指出和改正，不要有什麼顧忌。我們不敢對舊日的官僚存這種希望，因爲他們是來做官的

，所以只要敷衍。但是來做事的人，有抱負的學者和社會領袖，是可以政策不行拂袖而去的。這個好機會，不要錯過。不怕得罪人，沒有顧忌，才能談得上改革。否則代人受過還不打緊，使國人就此看輕了人才內閣，專家政治，才是大損失。

(二)人事行政的改革是最根本的。樹立文官制度是目前當務之急。不過希望要引用科學管理方法，不是一滴一點的去指摘幾個小職員工作效率的低落，是整個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創造和樹立。譬如要各部份工作平均，人盡其才，先要有職位分類。中國是因人設官，不是因事因職設官。所以每個公務員的工作是不確定的，而各個間的重複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職位分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若不在這方面研究，人事的改革是落空的。他如考績本是好事，但考試院的規定太偏重原則了，考績的標準及實施辦法沒有詳細規定，考績也不過是官樣文章。所以我希望人事行政的改革，有了改革的決心，還要有改革的方法。這裏切莫忘了歐美各國文官制度的成例以及中國特有的國情。二者如何融會貫通，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決不是一道命令和一片熱心可以成功的。也不是少數老官僚可以擔當的。我們不能不把希望寄託在以學者資格出仕的翁蔣二先生了。

編輯後記

適之

△陶希聖先生的「國際均勢與中國的生命」也是答覆室伏高信先生的「答胡適之書」(獨立第一八〇號)。陶先生此文曾登在「日本評論」的新年號。

帶甲的拳頭」和「後天開十列車的軍隊來」，共十五個字。(原書第三段似是被譯者遺漏了，不是刪削的。)日本評論社諸君的雅量是我很敬佩的。

△「日本評論」新年號也登出了我的「答室伏高信先生」(獨立第一八〇號)，這回刪節的很少，只刪去了「

△白寶瑾先生是北大的一個察哈爾學生。
△「參也」是一位研究行政效率的朋友。

新出 胡適論學近著

現售特價，本年二月底截止

精裝一冊四元，特價三元
平裝二冊二元，特價一元半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敎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藝文」、「體育」、「學園」、「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二角
（國內）每月一元
（國外）每月一元五角
（香港）每月一元
（南洋）每月一元
（歐美）每月一元
（倫敦）每月一元
（海峽）每月一元
（四參）每月一元
（元威）每月一元
（南洋）每月一元

秘密外交與公開外交

張忠絨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號之下，對日本的國交始終繼續未斷。在這四年又四月的期中，中日兩國間曾經有種種的交涉，種種的協定，

但是這些交涉與協定的內容，兩國政府均未公布。此種秘密外交在中國至少已發生兩種結果：一，增加對日本恨惡的心理；二，懷疑本國的政府并仇視一切辦理對日交涉的人員。根據報載，中日兩國間不久將有全盤交涉的可能，是以國內輿論現已一致要求政府外交公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報的社論說：「此後外交情形，宜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之方法，隨時儘量公開。」胡適之先生在二十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中也主張外交公開。胡先生的論文的標題就是：「我們要求外交公開」（獨立一八四號轉載）。他說：「這一段話（指大公報社論主張外交公開的一段），我完全贊同。我不能贊成的只有「此後」兩個字。我以爲不但「此後」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布。」胡先生的文章與大公報的社論當然可以代表一般的輿論。我現在

預備從學理上來討論秘密外交與公開外交的利弊，然後再就現時中國的情形商討中國政府是否應當外交公開，與公開的程度。

從歷史上說起，自有外交以來，外交的性質就是秘密的。在十八世紀的時代，外交只是戰爭的繼續，外交的目的在獲得政治的利益與權力，與戰爭同一目的，是以戰爭可用的方法，例如欺騙，賄賂，詭計等等，均可用之於外交，只求達到目的，決不講求手段。這個時期中的外交官吏不是國家的代表，只是君主的代表，他們用不着向人民負責。在十九世紀初年維也納會議開會的時候，會中最負盛名的兩位外交家，法國的塔列琅（Talleyrand）與奧國的梅特列（Metternich），都是善於利用秘密外交的人物。維也納會議後，因為歐洲的國家思想已甚普遍，一般民衆認爲外交對於人民有切身的利害，不願再任少數人把持，所以將「外交政策」與「外交方法」別而爲二，認爲「外交方法」可以秘密，但「外交政策」則不應絕對秘密。不過在實際上講，此時的外交大部份仍是秘密的。拿破崙

第二，畢斯馬克，笛史銳里 (Disraeli) 等等仍然竭力運用秘密外交。畢斯馬克曾經告人說：『當我告訴這些外交家真實的情形時候，他們反到莫名其妙起來，這真使我好笑。他們總是疑心我所說的是假的。』這很可以證明當時秘密外交的空氣的濃厚。其後三國同盟，法俄同盟都是秘密進行，秘密簽訂的，以致促成歐洲大戰。在大戰期中，秘密外交仍是在不斷的進行着。但是秘密外交，經過大戰的教訓，已經促起世人的注意，於是美總統威爾遜出來領導世界上部份開明人士的意見，主張外交公開。在威爾遜提出的「十四款」中，其第一款即為「公開的外交以達到公開的約章」。其後國聯盟約第十八款復根據此意規定「嗣後聯合國任何盟員所訂條約或國際契約，應即送秘書處登記，并由秘書廳從速發表。此項條約或國際契約，未經登記以前，不生效力。」此種公開外交的運動，雖曾獲得上述的表現，但巴黎會議的一切決議案則始終仍是在秘密空氣中作成的。就是威爾遜自己後來也承認他所主張的外交公開，是外交結果的公開，而不是外交經過的公開。自大戰後至今，各國仍未放棄自私自利的觀點，外交仍為秘密的空氣所籠罩，公開外交迄今猶未能完全辦到。

贊成公開外交的理由是：(一) 在民主政治的國家中

獨立評論 第一八五號 秘密外交與公開外交

，人民有與聞外交的天賦權利；(二) 秘密外交的結果使各國人民相互疑忌，畏懼，與恨惡；(三) 秘密外交產生疑忌的心理，疑忌的心理產生軍備競爭，軍備競爭的結果是戰亂；(四) 外交的目的若在為人類謀幸福，而不在一國的自私自利，則應公開，無秘密之必要。贊成秘密外交的理由是：(一) 外交的秘密往往不是一國的秘密，而是與他國共守的秘密，若公開過早，則他國因不願公開，或竟完全停止交涉；(二) 外交問題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的，若任聽人民公開討論，則或將引起國際間的敵視，兩方均不肯犧牲，則交涉無法進行；(三) 外交是很專門的問題，與其聽從民衆的意見，不如聽從專家的意見；(四) 憤激的人民不見得能維持和平，冷靜的外交家反易於避免戰爭；(五) 為本國的利益計，外交不得不守秘密。

我個人的意思以為，假若外交的目的真是在為人類謀幸福，而不在一國的自私自利，則外交自應完全公開。否則，誠如贊成秘密外交的人們所說的：『為本國利益計，外交不得不守秘密。』不過在民主的國家中，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外交對於人民有切身的利害。對於人民有切身利害的問題，完全不使人民知道，這不僅止是不聰明的，而且是很危險的辦法。所以現時的各國，至少是民主的國家

，多半採用折中的辦法，對於外交的方法與外交經過的詳情，不完全公開，而對於外交政策及外交的結果，則完全公布。一方面我們看到戰前秘密外交的危險，一方面我們知道蘇俄於一九一八年春與德國交涉時，曾經試行外交公開的主張，但結果是失敗的。這種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秘密外交是很危險的，但是完全公開的外交在現時亦決難辦到。洛迦諾會議的成功就是折中辦法的成功，交涉進行是秘密的，而結果是公開的。但是秘密外交有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以本國的利益為前提。如與本國的利益相合，就是外交的結果亦未始不可以秘密；如與本國的利益不合，就是外交的進行亦應公開。

以上還是一般的說法，若強國與弱國間的交涉，則自弱國方面言之，對外既無絲毫野心，其目的只在救亡圖存，其外交應無不可對人言者，在交涉經過的期中，一切均可公布，殊無保守秘密的必要。因為弱國保守秘密，不僅對於本國無利，而且有害。一則失去民衆的後盾，二則難得友國的同情，三則易啓人民的疑慮，予反對政府的人們以口實，四則給予交涉對手國以片面宣傳的機會。在中國外交史中，我們可以找得不少的例證。二十一條交涉的時

候，因為袁世凱故意洩漏消息，激起世界的輿論，所以日本的要求沒有完全成功。民六以後，段祺瑞內閣對日的外交完全保守秘密，結果中國損失甚大，而段政府亦終被推倒。公開外交本是對於弱小國家有益的，若無特殊原因，我國對日外交自應儘量公開。所以我的結論是：

- 一，各國的外交的目的若均在為世界人類謀幸福，則一切外交的進行與結果均應公開。
- 二，現時各國的外交的目的仍在為本國謀利益，是以任何一國的外交無法完全公開。
- 三，任何一國的外交與其本國的人民有切身的利害，不應完全保守秘密。
- 四，各國現多採取折中辦法，對於外交的方法與外交經過的詳情不完全公開，而對於外交的政策及外交的結果則完全公布。
- 五，外交的秘密與公開應以本國的利益為前提。
- 六，弱國對強國之交涉以公開為有利，是以中國對日本之交涉（以前與此後，經過與結果）均應儘量公開。

民族自衛與軍備自給

顧毓琇

國家同國家的意志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而不能用外交的折衝和平的談判調整的時候，雙方勢必致訴之於武力。上面所說外交的折衝和平的談判，乃包括國際機構的運用在內，但據最近事實的表現，國際聯盟類似組織的功用，最多只能縮短武力衝突的時間，很難預防或阻止武力衝突的發生。當然，倘若一個國家的意志堅強，而另一個國家的意志薄弱，凡甲國所要求的，乙國都願意忍耐承認，那麼兩國之間雖然有利害的衝突，並沒有意志的衝突，因此武力衝突亦還可以避免。換句話說，實行「不抵抗主義」的弱國，雖然受了強國意志的壓迫，武力的威嚇，衝突仍然可以不致發生。

武力衝突的擴大便是戰爭。所謂衝突的擴大，並不一定指地域的增加或時間的延長。譬如某一國家失地可到幾千方里，時間可延長到幾個月，但是武力衝突的程度還可以很小。還有，倘若甲國的武力遠勝於乙國，而乙國幾乎沒有戰鬥力可言，那麼甲國對於乙國可以有屠殺，而遇不着戰爭。所以，乙國要能實行武力衝突，要能正式參加戰

爭，必定先要有相當有效的戰鬥力，而在現代戰爭狀況之下，這有效的戰鬥力，必須合於科學化現代化的條件。

一個國家如若永遠不預備加入戰爭，便不必作戰爭的準備。這永遠不預備加入戰爭的決心，至少包括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無論何時，這個國家不會受敵國的攻擊。在現代國際情形之下，這個假定的能否成立，我們很可以懷疑。第二個前提是：無論任何敵國來攻擊，這個國家願意退讓到底。「退讓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種決心必須根據於一種偉大的宗教信仰，但是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宗教的信念薄弱了，退讓到底恐怕不容易辦到。以上兩個前提比較起來，以第二個退讓到底的決心尤為重要。萬一第一個前提不能保險，而第二個前提仍然成立，那麼我們只有靜悄悄的土地變色，人民易主，沒有衝突，亦沒有戰爭。

倘若以上兩個前提都不容易成立，那麼戰爭是可能的，而最後避免戰爭的方法，便只有出於準備自衛的一途。一個國家有了充分的自衛準備，或者可以減少敵國的覬覦

，而不致使侵略者得到過於便宜的收穫。換句話說，一個國家有了相當有效的戰鬥力，在國際間或者可以保持武裝的和平。否則鄰國的意志決計無法永久的奉承，一旦因意志的衝突而訴之於武力，沒有自衛準備的國家必致於一敗塗地，喪權失地之外，弱國的意志亦必要受重大的打擊。

假使我們認為國際戰爭的可能性沒有方法消滅，假使我們不預備退讓到底，完全以別人的意志為意志，那麼我們便不得不準備戰爭，準備未來的整個國家的自衛戰爭。

在獨立評論第一七六號，我曾發表「建國的力量」一文，談到全國力量的培養問題，齊一問題，同增加問題。

我曾經說過：

- 『一，八人的力量要培養，
- 二，力量的方向要相同，
- 乃是現代國家的根本問題。』

我又說：

『現代化是什麼？簡單說，也可以說是增加力量的問題。』

從準備戰爭的立場看，以上的原則不但都可以適用，而且更顯得重要。戰爭最需要的是人同物的補充。倘若人的力量培養了，我們不愁沒有人的補充。倘若國家現代

化了，我們不愁沒有物的補充。物的補充，自然亦需要人力，但是有了「物的供給」，便可以減少「人的犧牲」，這是新式戰爭的特點，我們應當加以注意的。

怎樣訓練民衆，本文不預備詳細討論。簡單說，我們主張全國的壯丁應當趕快受軍事訓練，全國的專門人才，應當趕快準備做特種軍事研究。我們總希望個個壯年青年有志願有力量來自己擔負衛國的工作，不要以國家存亡的重任推諉於一部分壯年和青年。

我國各省現在有辦民團的，亦有辦保甲的。民團所注重的是軍事訓練，但像廣西所辦的，亦可以參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保甲所注重的是維持治安，但像江蘇北部所辦的，亦有壯丁受軍事訓練的規定。所以，廣義的說，民團同保甲都可以達到訓練壯丁的辦法。但是，狹義的說，維持治安的保甲辦法是比較消極的，而民衆自衛的民團訓練乃是比較積極的。還有，利用「年高德劭」的人做保長甲長，容易為土豪劣紳所包圍，乃是有流弊的。反過來看，指定了受過教育的青年做民團的幹部，在民族鬪爭的時候可以身先士卒，亦自有他的特長。我們聽說江西保甲長的選擇標準乃在乎被選的有沒有「呼得應，喝得住」的能力。這種有「呼喝」能力的人，想來比老秀才老

紳士有用，尤其從「護化」的立場去看。

我們主張訓練民衆的經費，應該從軍費中節省出來，不要人民負擔。裁兵的問題似乎很大，但像中央整頓四川軍隊的成績，同廣西裁兵的經驗，我們可以相信裁減軍費並不是不能辦到的。倘若全國的軍隊以後對於逃亡和退伍的額子停止補充，我們相信亦可以省出不少經費來。

關於專門人才從事特種軍事研究的問題，因為包括的範圍很大，本文亦不能作詳細的討論。我們最感覺需要的是一個全國專門家共同分工合作限期解決切要問題的整個計畫。我們因此希望：

一，政府當局能夠把切要的軍事專門問題分別委托專家負責研究。例如汽油代用品問題，政府應即召集專家，檢討已往努力的結果，確定以後工作的步驟，並限半年或一年以後達到預定的目的。這樣全國專家的工作可以集中，不致彼此重複，而研究的進展亦可以加速，不致因個人興趣的濃淡而有斷續不定的現象。

二，政府創辦大規模軍事科學研究所，搜集理工專家，指定題目，從事研究。例如航空專門問題，軍備自製問題等。這種研究的目的，是謀軍備自給自

造。例如飛機，例如攔克車，這個研究所必須與已有工廠合作，負責解決製造問題的全部。

上文提到「物的補充」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明白說，一個國家應該趕快做到最低限度的現代化的軍備自給。所以，除了專門人才從事於特種軍事研究以外，政府必須趕緊開辦工廠，以自造鎗炮，自造飛機，自造彈藥，自造坦克車。因為要自造以上的軍備，我們需要鋼鐵，需要電力廠，需要化學工業。爲了戰時軍備同軍需的運輸起見，我們更需要各種的運輸工具，而運輸工具的自給，亦便成了軍備自給計劃中的一部份。總而言之，我們必須從國防的觀點，趕緊做工業的建設。

我們很感覺政府方面對於軍備自給方面還沒有充分努力過。大規模的鋼鐵廠至今還沒有出現，我們認爲政府全力出資來經營是不應該再緩了。飛機製造工業，更應該馬上舉辦——大規模的舉辦。化幾百萬幾千萬以謀飛機的自製造，是任何現代政府應該毫不猶疑的要做的。其他鎗炮彈藥等等，自然也要趕緊謀相當數量的自給。我們不能等待商股，亦不應等待外資。我們倘若晚一天與辦國防工業，便多一天對不起民族和國家。

新式的戰爭是科學利器的戰爭。這些利器的力量大，

速度快，運用準確，但是自身損壞的程度亦很利害。在商業及工廠中，我們現在都知道有所謂「拆舊」。譬如一個機器用久了，便應該換新的，繼續用舊的反而不經濟。這在戰爭的武器亦是一樣。飛機的損壞率，每月約達四分之一。所以一個國家即使有了一千架飛機，在作戰的時期只能支持四個月，而意外敵機襲擊的大損失還沒有計算在內。所以，我們如要維持相當的戰鬥力，我們必須有源源不絕的接濟。預先存儲的軍備倘若以後沒有補充，是決不能持久的。

根據以上關於軍備自給的討論，我們願意提出下列的意見，請政府及國人注意：

一，軍備自給乃是長期抵抗的必要條件。

二，我們必須在最短時期內謀現代化的軍備自給。

三，軍備自給的費用，乃是民族生存的保險費，不應該一刻緩付。

四，軍備自給的費用，應該在軍費項下支付。

五，我們寧可少買軍火，少養軍隊，我們應當製造軍備，訓練民衆。

六，我們必須實行民族自衛，做到軍備自給。

總結本文，我們願意全國上下注意未來戰爭的需要，赶快做切實的準備。我們希望全國人力物力的總動員可以挽救國難，保全民族。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

中國地理之統一性

張其昀

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地理學已經有顯著的進步，與許多新奇可喜的成績。各方面的貢獻却有一共同歸束之點，

人文地理，生物地理與地文學三方面，各舉主要事實以資說明。

就是都可證明我們祖國是位於完整的大陸而保持統一的形勢。現在我們要擁護國家主權，反對領土分裂，不僅是民族意識的偉大情感，也是學理研究當然的結論。現在試就

在人文地理方面來看，中國的語言是統一的，中國雖有種種方言存在，但各方言的文法，在句子的結構上，差不多是全國一樣，像官話和吳語「你到那裏去？」跟福建

廣東話「你去那裏？」這種小小的差別已經是例外的了。趙元任先生說：「講中國方言的文法，差不多就是講語助詞。」（註一）中國方言用語助詞來表示口氣的輕重及信疑的態度等，各處用法不同，甚為複雜。而中國的文言則有全國一致的性質，其語助詞在歷史上很少變遷。三千多年以來，國文實在是中國民族的天然團結力，不但古人的情操留傳於後人，且藉以維繫全中國的人心。這裏所謂國文，當然指文言和文學的國語二者而言。

中國民族以漢族為基本，漢族是一個文化的名辭，即包括有史以來已經同化的大民族。現在邊疆各省區尚有少數非漢族，他們講的是非漢語，他們文化較低，沒有學過國文。但無論漢語或非漢語，都屬於同一語言系統。以中國本部為中心，南至馬來羣島，西包西藏緬甸，東渡海而達台灣，北越沙漠至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此區域內人民所操的語言，皆屬於單節語族 (Monosyllabic)。其中大致分為漢語，暹台語，西藏語，緬甸語四系，若再合併一下，漢語與暹羅有關，西藏與緬甸為近，語言學家稱為漢台藏緬語系 (Thai-Chinese, Tibeto-Burmese)，或簡稱為漢藏語系。例如獮猯 (即獮猯) 語為藏緬語之一支，據丁文江先生研究，獮猯文字根本與漢文同源，如否定詞為 *Ma*

，部落為部 *Pa*，漢猯二文字至今相同。（註二）漢藏語系又稱震旦語系，就是中國語系，它有下列三個特點：（1）一字一音，即所謂單節語；（2）無語尾變化，所謂孤立語；（3）有平上去入等各聲之別。此三特點皆為中國語系所有。日本語則屬於添加語 (Agglutinative)，字與字中間須添加許多語助詞，方能構成全體之意義，與中國語不同。

安陽殷虛的發掘為近年中國學術上之一大事，所得地下史料極可寶貴。據李濟先生報告，商朝末年的銅器所含之錫多在百分之十以上，已經到了青銅時代。銅錫原料大抵靠賴南方供給。甲骨文不但有麥字，又有米字，掘出來的獸骨有水牛遺骸，稻米與水牛都是南方的成分。當時又用海產貝類作為貨幣。李先生說，殷民族能採南國之金，捕東海之鯨，遊獵於大河南北，而從事於征伐文字禮樂等事，全東亞沒有敢與抗衡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註三）足見中國之所以能偉大，在於自始即能綜合南北之所長。又王國維先生研究殷墟卜辭中的地名，其結論謂今河北省涿易之間，尚為商代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與商同。觀於周初箕子之封，成王肅慎之命，知商之聲靈固遠及東北。（註四）東亞的三大半島，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和朝鮮

半島，在三千年前早已合為一家，紙上的舊史料和地下的新史料，都可以確實證明無疑的。

中國的植物和中國民族一樣，內容異常豐富，即由於許多植物區域的種類匯合而成。在中國北部有西伯利亞的分子，在西部有喜馬拉雅的分，在南部有馬來半島的分。中國原是一塊茫茫大陸，中間並無大海使其隔離，故各植物區的分多能互相雜糅，北方的種類往往分布於南方各省，南方的種類有時亦能分布於較高的緯度（註五）

。因為植物種類的繁多，而土壤氣候又極佳良，故經濟植物異常繁盛，穀菽果品工業用植物與花卉等，多發源於中國，歐洲庭園觀賞植物取材於中國者極多。我國植物不僅科學上饒有興趣，在經濟上尤有特殊之價值。試舉大豆為例，現在世界市場上的大豆幾完全由中國之東三省輸出，關內各省種植大豆可認為專供自用，而關外農民則以出口為主要目的。大豆即黃豆，西文名為 Soy bean, soy 即菽豆之菽，廣雅云：「大豆，菽也。」蓋菽字本為大豆之轉注，今已成為世界的通稱。我國栽培大豆甚早，左傳記載麥之辨，劉安有豆腐之製，斑斑可考。豆腐曾有人稱為國菜，此外如豆乳，豆芽，豆油，豆餅，豆醬，醬油等，代有發明，均為黃豆之改製品。假使我們要指出一宗國產

，來代表中國的天富，第一要能普遍於全國，若長城以北之寒，嶺南一帶之熱，都能見到的；第二要能流傳於民間，即三家村之孤陋，亦可有每飯不忘的價值；第三又要有世界的意義或國際的聲譽：那末名聞世界的東三省大豆，便是中國地理統一性最好的象徵。

近年地文學方面有一重大發明，就是翁文灝先生發明的燕山期造山運動。地殼上的山脈各有其生成的時代及歷史，從歐洲地質研究的結果，通常所認為造山時代者，計有數期，尤以中生代中期之克利多寧 (Caledonian)，古生代末期的海西寧 (Hercynian)，第三紀中期之阿爾賓 (Alpine) 三期最為重要。歐洲學者以為世界山脈之生成，大抵不外乎此，如亞洲之喜馬拉引 (Himalayan) 期即相當於阿爾賓期。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地質學界之努力，於中國山脈詳加研究，始恍然而知中國地質自有特殊規模，不必與人盡同。中生代下半期實為中國大部分造山作用及火成岩活動最烈之時代，謂之海西寧已太遲，謂之喜馬拉引尚太早。此主要造山期之分布及其發明，首由翁先生綜括歷年調查結果，詳為推斷，創一新名，稱之為燕山期造山作用。蓋此造山期在亞歐大陸上向未注意，而最初發現的證據，實多得之於河北省的燕山山脈。然繼續研究之結果，

始知北至吉黑，南至雲貴，實均受其影響。民國十七年太平洋科學會議在日本東京開會，翁先生宣讀此項論文，科學雜誌地質彙報均有其論文發表（註六），這一點幾經研究已達確定之域。於是所謂燕山期者不但成爲亞洲東部最重要的造山期，而中國大陸爲一整個構造，亦已爲世界學者所公認。自燕山運動以後，中國北部有一大沈降地帶出現，名爲渤海大內斜（Geosyncline），這就是現在渤海的前身。在遠古的時候，渤海比現在大得多，只因爲大自然的作作用，彷彿是「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居然在渤海周圍造成偉大的沖積平原，這些平原在地質上都應歸入大內斜的範圍。渤海大內斜包括三部分，即（1）遼河平原，（2）渤海本身，（3）華北平原。現在所謂關內與關外，不但在經濟上有極密切的關係，在地文上本來也是一個單位。又遼東和山東二大半島，當初本是相連，登州海峽乃是後起的。到新生代的後半期，東面的遼魯大陸，發生斷層作用，登州海峽因此出現，海水侵入遂成渤海。東北二大半島，雖被登州海峽隔開了，但其地質構造和岩石性質都很相似。總之，渤海完全是中國的內海，渤海周圍的土地天然

是中國的版圖，凡是矯揉造作的疆界，都是違反自然形勢，抹殺民族歷史，凡我國民怎能安心怎能忘情呢？

（註一）見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民國十七年清華研究院出版。

（註二）見丁文江鑿文叢刊自序，載於地理學報第二卷第四期，二十四年十二月中國地理學會出版。

（註三）見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載於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二十二年中央研究院出版。

（註四）見干國維遺著古史新證，二十四年北平來薰閣影印。

（註五）見英國哈第（Marcel Hardy）著胡先驥譯訂世界植物地理，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六）見翁文灝中國東部中生代造山運動，載於錐指集，民國十九年地質調查所出版。

浙江興業銀行

北平分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兼辦儲蓄備有

各種存款章程函索即寄

行址 前內公安 電話東局 三三〇〇
街新大路 三三〇〇

文人不可「不知而作」

壽 生

近來文學的園地，隨作家的視線，漸漸寬廣了。但是「生土」沒有「熟土」那樣好耕，一不留心「正苗」就會被野草遮沒。好些人以爲生土有的是可隨意下鋤，其實事情並不這樣簡單。生土有的是一片白茅，有的是一片茨納，我們要開牠，得先去細看一過，打算一翻，才能說破土播種的話。文學上走新路的人，最好能「下身」去和要訴說的環境厮混；凡事，我們得先耐煩讓「牠」駕御我們，然後我們才能駕御牠處理牠。我們若不腳踏實地的前進，我們雖費了力，不特不能開闢新地，還會妨害新地的進展，這是很可惜的。

二十三年度中國文藝年鑑四百四十八頁，萬迪鶴先生的「撈刺」上有這樣的話：

「連長命令：上刺刀！準備衝鋒！」

他照樣把命令傳給左鄰兵去。低下頭來，把槍靠在壕溝的內壁上，用兩手到腰間去拔出自己的刺刀來，然後對着槍尖輕輕悄悄的旋上去。

這一段文字，最使我們奇怪的有兩點，一是「用兩手

到腰間去拔出刺刀來」，一是「旋上去」。記得在我們受訓練時，長官第一次訓誡我們的話就是「軍人的生命是什麼？就是他的武器。武器有了毛病，他的生命就受了損傷！人不能一天不洗他的臉，軍人不能一天不打整他的武器。」軍人的刺刀是不會生鏽的，無論如何不用着兩手去拔。

軍人是不准害「慢性」症的，在火線上得到緊急命令了，還能把鎗靠在壁上「然後」才去拔刀嗎？在任何場合都沒有放下槍才拔刀的事。刺刀的構造是這樣的：刀柄的上端有一個鐵質的托片，這托片在刀背的一面特別伸長，在這伸長的頭起一個圓孔，這圓孔就是用來套在槍尖上的。刺刀柄的下端（鐵質的）背面有一個通底的口，外小而內寬，成丁字形，附一彈簧暗鎖。上刀時用大指頭按着這暗鎖，先套準了槍尖，把丁字口向第一道「槍箍」上的「陽文」丁字舌上一壓，把大指放開就完了。這兩個陰陽文的丁字機關，就是普通說的「公母筍」，怎麼能說「旋上去」？步槍的構造雖簡單，亦是不能憑空想像的。就如槍口比彈頭還小，這恐怕沒拿彈頭向槍口放過的人還不信呢。

大公報「文藝」第十期，寒穀先生的「拐帶」上有這樣的語：

遠姑坐在碾子房，看着瀑布般的水，打在木軸上，安在木軸上的石輪，很快的在水槽上碾動着，于是水槽裏的穀子，一層一層的脫了皮。

在河中攔一股水來管碾房，這股水所經的水溝叫堰溝，在堰溝的盡頭接上一個木槽子，這木槽子叫「水槽」，水入水槽後才集中了勢子很陡的觸下去。水槽的最大功用是在牠能「架空」，水車有一半吞在牠頸下。如果水力大又四季足用的話，水車就是蟬翼形的很簡單，全憑水力沖動。如若水力不大又四季水量不均的話，爲節水計，水車周邊都裝成了斜形向上張口的小箱箱，這樣水的沖力而外還有常水沖「處」的全車三分一的水箱是循環裝滿水的。換句話說就是常常有「三分一」的木箱的水的重量在攀水車轉。這二種水車通名曰「亮車」。這亮車軸的一頭擱在邊河的石牆或架子上，一端則很長很長的從隧道裏伸入河岸上「碾房」裏去。用很好的石頭打成「碾槽」，在這屋當中，安成直徑丈把兩丈不等的圈子，在這碾槽圈裏的地面較圈子低一二尺，中鎮一根直立的「將軍柱」。柱的下端削小包以「鐵碗」，放入墊鐵的石臼中；上端戳入一橫梁中，亦

將尖端削小護以鐵皮。柱的下端離地幾寸高處作軸成一與地面平行的車輪，輪周成齒狀，名曰「平車」。水車伸進來的軸在碾槽圈裏挨邊處露面，在那上面又作一車輪，名「陡車」，齒齒與平車之齒相摩。於是水車動而陡車就把平車推動了。視「碾圓」之大小，在將軍柱三四尺高處逗一根碗口粗細的「柱手」，在這柱手上的相當地方釘上兩個鐵環，然後將「碾圓」的「軸把」伸入鐵環中，用楔子鎖上。於是將軍柱一轉動而碾圓就隨之轉囉囉的滾了。一切機關相摩處都常常要上桐油。還有種水車叫「暗車」，適用於河位低水力大的地方，牠比「亮車」一共少三個車輪，將軍柱直通水底（多無上面的橫梁），在水裏以將軍柱作軸成一蟬翼形的平車，引水從碾房底下（拱道）直沖牠就是了。寒穀先生用四十六個字來描寫碾房的輪廓與作用，是太吝惜筆墨了。說放穀子在水槽裏，無異說倒穀子在河裏讓水沖去。晒穀子來碾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晒得不夠乾與晒過火了都是要不得的，鄉下人富於晒穀經驗的，你看他晒穀時常在用「哈穀耙」勻穀，常在抓穀在手裏「磋」看晒好沒有。那能進水呢？若碾槽裏有水，那穀子都給碾成米醬糠泥了。

敘述新事物須要新詞句，新舖排，一點偷不得懶，也

說不得「搖山擺水」的話。有一句說一句，先把事情說清楚了再求別的。一篇東西，整個故事的組合的權輿在作者，但作者所憑藉的社會「真象」是不能任意顛倒的，如語言，用器，習尚等等，作者得給以相當考慮，領受相當的限制。拿寫農人的粗野這一點來說，在「放大的描繪」上，就宜小心放大的方向與程度。我們可以說：「他端着一個像洗臉盆大的土鉢子，昏上幾瓢包谷飯，夾上幾箸臭酸菜，笑眯着臉蹬在門口就吃起。」我們不能說：「他拿起手臂大的一雙筷子在夾辣椒吃。」因為人的食量雖有大小，用的器皿雖有考究與否，而嘴是人人相差不大的。大都市裏的明星與鄉下的土佬，其分別不在嘴的大小上。筷子只能就質料，「粗細」形式上說話。現在有好些人不是把鄉人與「都市人」看成完全一樣，就是以爲完全兩樣。其實鄉下人只要祖若父掙得有幾文錢或機緣好一到大都市不就是文明學生大官大宰大作家。都市裏的洋車夫下鄉去還是只有鋤頭落地，粗茶談飯入口。不管什麼城市鄉村他們有相

異處也有相同處，作者要在這中間探求，訴說。文藝作者不可輕易踏上粗淺的分類學的路線，說城市人，好的，「油腔滑調」。說鄉下人，好的，「土頭土腦」。這樣不根據事實的亂寫，適足以妨害城市與鄉村的認識，某一集團與某一集團的了解。有的人又愛拿「意識」這兩個字來掩飾訴說的錯誤。這正可以說明其「意識」之不可靠。不敢面對真實就強勉去抓那正確的「意識」也是抓不牢的。想像中的農民的鐮刀比鬼頭刀還利害，想像中的農村如花園，想像中的農村破了那產，一旦真知道了鐮刀只適於割稻，不能砍頭，農村不是花園，農民並無那產可破，你那「意識」就將隨你認爲的農民的軟弱而軟弱了。我們要的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的態度，面對黑暗生出來的「意識」，我們只要敢看敢想，不故意曲解，終歸會走上「意識」正確的路的。

二四，十二，二十二日。

北京大學學生大會的感想

陶希聖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北京大學校長召集全體學

生開會。到會學生約七百餘人，占全校學生三分之二以上

。大會的特點是學生方面沒有有系統的發言。只有一二人有有系統的話，却沒有人聽。會場裏時有叫號的聲音。

散會時，有一同學問我道：「先生對這大會有什麼感想？」當時受時間的限制，我的話沒說出來。回家後，我寫下幾點，供同學的參考。

我的最初的感想是我們教社會科學的人，這幾年來，沒有盡得責任。學生的一切，學生不能負責。我們不獨要負責，還得引咎。社會科學在理論方面告訴我們觀察社會環境，注意一切變動。在實踐方面，他指示我們怎樣爲了我們的理想來奮鬥。這裏面包含着政策，戰略，與戰術。這幾年來，社會科學的理論與實踐的指導，確是太缺乏了。這次學生大會，感情有餘，而思想不足，便是必然的結果。我們這些教社會科學的人是應當引咎自責的。

其次，人民的言論與組織的自由，受着強度的抑制，是最重要的原因。四年沒有下床走動的人們，一旦下床，他是不大會走的。這次大會表示出大家都是衝動有餘而伸張自己主張的技術不夠。這一點責在當局。大家在平日既沒有訓練自己的機會，所以問題一來，不能陳述主張，叫動會衆，只有阻碍討論的一法來作救濟了。這個方法有時可用，但在大學生的大會裏常用，是會引起大家的反感的

。其三，這回北平學生運動的特色，是沒有政黨的支配。這是這回所以能得社會上任何階級的同情的原因。同時，這也是一大缺點。因之，前面所說的政策，戰略，戰術都談不到。據我們看，偉大的運動，行將無結果而散。此刻臨到渙散的前夜了，大家還沒有集中力量的方策，當然是無結果而散了。

其四，北大學生的團體與個人的修養在平日太差次了。團體訓練的缺乏，是北大的老病。我在校時，直到現今凡十年。西齋裏同舍生有同到一年還沒有交談過，是今昔一樣的。東齋小房間裏同舍一年，沒有詳細討論過什麼問題，是今昔一樣的。同班同到四年，兩人之間絲毫沒有深切的同感，也是今昔一樣的。這回大會充分表現這個缺點。個人的修養之不足，是政治的原因造成的。今天統制這個，明天統制那個，其結果，雖然受過教育十幾年的大學生，仍然弄得沒有主張，有主張也不會堅持。問題一來，是呢，非呢，原沒主見。有了主見也不會貫徹，尤其在

大會中貫徹。
在這非常時期和非常地點，我希望同學們加緊的訓練自己。其方法：

第一，養成討論問題的習慣。平日有暇，大家到一起，便作問題的討論。政治的，學校的，以至於學術的各種討論，不顧一切批評，不怕自己幼稚，總是進行。學校的好處，是大衆在一起。大衆在一起而不討論，那與一個人孤立着有什麼差別呢？

第二，以積極的態度參加任何會議。無論會議是利於自己的主張不是，積極的參加，積極的伸張自己。中國知識分子有傳統的習慣，即是「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要不得的。不合也要伸張自己的主張，合也得暢達自己的見解。

做了官的請願學生

李 樸 生

我們從前因擁護國權，反對亡國密約，曾經熱烈地請願，巡行，罷課的學生，時光荏苒，現在已不少做了政務官，做了公務員，擔荷國家的責任了。而月來向請願的學生解釋勸導的當局，也不少就是當年指揮或參加請願巡行的學生。我們當年以為救國是容易的事，自己的才具氣力也是一個扶乾轉坤的男子漢，所恨沒有拿到權柄，沒有負到責任，國事纔敗壞到這田地！天眼昭昭，我們權柄也拿

第三，尋找事做，不待別人分派。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傳統見解，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是要不得的。自己認定應做的事，自己做起來，不必等待自己有了職務，有了地位，再去做他。

第四，忠直的態度，敏活的方法。大家要忠直於自己的主張，一點也不許動搖；但是貫徹主張的方法是要觀察環境尤其是大衆的要求與心理，敏活的運用。呆板的一套是不足應付問題的。

二十四年除夕在北平

到一部份了，責任也負得不輕了，而東北淪亡，華北岌岌，黃河長江的巨災，白銀的外流，工商業的衰敝，農村的破產，我們清夜自省：我們可曾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衆？對得起當年氣吞牛斗的自己？

自然，國難嚴重的今日，非一朝一夕之故，要課我們負全部的責任，不免有些不怨；但我們不問結果，只問我們在離開學生地位以後，到今日所負荷國家任務的經過，

我們是不是已經竭盡我們的聰明能力，夙夜匪懈來做我們自己分內的事？抑也不過因循泄沓，得過且過？如屬於前者，則也許可諉曰『非戰之罪』；如屬於後者，則我們本身已成了革命的對象，在應該打倒之列了！據我個人的閱歷，我曾見若干熱血噴勃的青年，志氣甚大，而因為不集中精力來做自己的職務，徒然大叫大跳，儘量地向廣大空泛的名詞逞本領，在某一個亂七八糟，不務實際，但求搗亂破壞的時期，也許可以扒撈得一個重要位置，居然黨國

要人。但即使他成了黨國要人，而由其從來不務實學，愛出風頭的習慣，現在也只會喊口號，濫用空洞，籠統，堂皇，冠冕的名詞誹世盜名，而實際成績也許比舊官僚更糟糕。最普遍的是他做了科長，他覺科長太小了，不能展其懷抱，談話或寫文章發牢騷；做了司長，仍覺範圍太少了，不足展其懷抱，談話或寫文章發牢騷；在各省，在南京，你會看到多少負行政重責的長官在發牢騷，在說無聊，他差不多要做到全世界的拿破崙，從心所欲，纔是他老先生發展懷抱的機會。然而一按他目前所任的職務，盡了責沒有？沒有！他所統屬的屬員，有紀律沒有？沒有！從前龐統故意不做事，飲酒，而要做起來，一天便能把積案清理，風裁幹略，吏民肅然。他却只能飲酒，書空咄咄，不會

清理積案，吏民的心目中只是一個穿了新外衣的糊塗蛋！孔子更『嘗爲乘田矣，必曰牛羊遂而已；嘗爲委吏矣，必曰會計當而已。』而現在我國的行政機關，多少積弊，多少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要盡責整理一下，老百姓便拜賜不少，財力也節省了許多，這便是對國家的貢獻了；科長，司長，縣長都可以做的，何況是廳長，部次長！這幾年來，行政成績不能慰天下嗚嗚之望，『革命青年』聲譽之低落，關鍵就在這點上。

還有：因為物質文明的進步，其刺激我們精神，吸引我們的嗜好，力量至爲偉大！享樂，舒適，美色，醇酒，是人類所同好的，不幸我國現在的生產工具，還是十八世紀的一套，而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通商口岸的生活已達到了二十世紀的階段。同時，歐美的公民教育還沒有嚴格訓練我們，而我國原有的道德觀念已經粉碎，行政機關的位置，在革命政權剛穩定，而人事關係尙萬分複雜的時候，黨紀國法都談不上有強大的制裁力，所以貪污之風，便如鼠疫病傳染的迅速而普遍。我們如果要指數着某某是從前的窮學生，現在數年間已因揩油投機而『腰纏十萬貫』，那很多是讀者所耳熟能詳，不會說我的話是無的放矢！大家都只會說空話，實際兼又『賢者不免』于貪污享

樂，政治如何辦得好！而這種不好，與外患無關，與天災無關，只關我們本身，我們萬不能卸責！

以往不咎，我們懲前毖後，我們希望我們做了官的請願學生，要嚴切的反省，不要老同流合污去做革命的對象，亡國大夫！我記得明朝有位張居正，當徐階敷衍政事，世宗迷信神道的時候，他挺起肩膀，硬着腦袋，綜覈名實，立程責效，便成了萬曆初元之治。現在做長官的人，就在不能綜覈名實，不能立程責效。大政方針，行政計畫，天天在報紙上吹，而實際只是空中樓閣。如訓政時期的行政計畫，從十八年決議到現在，你可找到幾根髮毛大的事實沒有？幾十位的中央監察委員監察院委員對着這種嚴重的事實，還很客氣，只費精神去『拍蒼蠅』，真夠從容涵養。所以我以為現在做長官的人，第一要效法張居正綜覈名實的方法，令各行政機關把每年擬定的計劃並按月有進度表，呈送監察院，監察院便根據着照審計各行政機關賬目般給一個精密的審核，分別獎懲。這也就是大公報所謂『政治審計』，是目前整飭綱維，提高效率的一個扼要辦法。做小官的我以為應該學學楊椒山先生。椒山先生的反對仇鸞，彈劾嚴嵩，剛直大胆，倒不是做小官所必學的，我們所要學的是他**裒**做狄通縣典史的時候，不發牢騷

，不自負名流，好好地把自己的職務完盡後，還自己籌款來辦教育，疏治河道，開取煤礦，使老百姓享利用厚生的幸福。這是他老先生『隨分報國』的精神，是每個青年都應該師法的！國民黨黨員自決議推行八項運動，我們又可曾見到幾許事實表現的紀錄？

末了，我以為現在做公務員的，無論大小，薪俸總較一般工商業的從業員及自由職業的人們為優厚，享樂雖不必盡廢，如墨子之徒之以『自苦為極』；但應該有一定的節制，以免生活放縱後，非貪污無以維持。史載：

『王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餽遺，而脩家具，為州司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悉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當自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為當時所歎。』

這段故事，是值得我們的大人先生注意的。現在是四海困窮的時候，我們的大人先生數歷數年，應當已是『足當自止』，上海等租界的『宅宇舊物』，似不必再革，廉潔有效率的政治，快『始為當時所歎』吧！

編輯後記

適之

△張忠絳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學系主任，他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專家，他的「秘密外交與公開外交」是今日注意外交問題的人都應該讀的。

△顧毓琇先生是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

△張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學地理學系主任。

△陶希聖先生提出的問題，並不限於一個大學，實在是今日最重要的教育問題。中學校課程裏的公民訓練都變成了紙上文章，青年人沒有公開發表意見的能力，沒有公開討論問題的經驗，沒有參加團體生活的訓練，所以遇到大問題發生時，只有衝動而沒有組織，只有被人牽着鼻子走而沒有獨立不阿的精神，至多只能作消極的抵制而不能作積極的貢獻。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來還有討論的文字。

△李樸生先生現在行政效率委員會服務。

△這一期獨立出版時，全國都知道了文江先生病死的消息了！去年十二月八夜，他在衡陽中煤氣毒，四十點

鐘不省人事。後來他雖然恢復了知覺和腦力，但自從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以後，他的病勢忽然變複雜了，語言艱難，時常昏睡，右手有拘攣的現象，熱度增高，醫生就疑心他的腦部受傷。一月四日，病勢轉危，晚間醫生電來，疑是腦充血。一月五日下午五點四十分，他死在長沙湘雅醫院。這是中國科學界的一個最大損失。他是建立中國地質學的兩三個偉大領袖之一，但是他的興趣最博，不限於他的專門之學，他對於人類學，人種學，史學，地理學，經濟學，都有絕大興趣，都會有很深的研究。他是一個最熱心的人，對於朋友，對於職守，無處不表示熱誠。他是一個最能鼓舞青年學生的好教師。如今這一個最可愛的朋友，這一個最難得的天才學者，已成了古人了！我們向丁夫人和他的兄弟表示最深厚的哀悼同情。

△我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出一期紀念了文江先生的專號。他生於光緒丁亥年（一八八七），死時還不滿四十九歲。

☆

☆

☆

☆

☆

☆

伍光建先生選譯

漢英對照 名家小說選

續輯 第二集 二十冊 發售預約

本書第一集二十種，自廿三年夏印行以來，備受各方稱許，傳誦一時。顧其書之作家僅及英美兩國，且限於十八世紀以降，讀者僅嘗一嚮，尙難鑿足。本館因請伍光建先生更選譯名家小說二十種，輯爲第二集，陸續印行。就作家之地域言，徧及歐洲全部；就時代言，上溯十四世紀，以迄於今，其範圍較前書爲廣。至其體例，則與前無異；每書均選輯其最精采之部份，原文與譯文對頁排比；遇原文有艱深難解處，隨加註釋；於原文最警要處，復加評語；卷首由譯者各撰作者傳略一首。凡中等學生及有同等學力者，均能自力閱讀，毫無困難。全書二十冊，已出五冊，餘書於廿五年三月內出齊。仍依前例，發售半價預約。中學以上學生，爲便於寒假自修英文，欣賞名作，更宜及早訂購。

獨立評論 第一八五號

第二集二十冊書名及原著者列下

十日談
G. Boccaccio: The Decameron

風俠
Cervantes: Don Quixote

*甘地特
de Voltaire: Candide

維廉邁斯特
von Goethe: Wilhelm Meister

巴爾沙克短篇小說
H. de Balzac: Short Stories

*蒙提略列斯突伯爵
A. Dumas: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海上的勞工
V. Hugo: The Toilers of the Sea

在山上
B. Auerbach: On the Heights

*罪惡與刑罰
F. M.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甘特巴爾利的聖安瑪
C. F. Meyer: The Saint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
L. Tolstoy: Short Stories

紅百合花
A. France: The Red Lily

尼勒斯萊尼
J. P. Jacobsen: Neils Lyhne

結了婚
A. Strindberg: Married and Miss Julie

洛士柴爾的提琴
A. Chekhov: Rothschild's Fiddle

死的得勝
D'Annunzio: The Triumph of the Death

啓示錄的四騎士
V. B. Ibanez: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革命故事
M. P. Artzibashev: The Tales of the Revolution

金奈
S. Undset: Jenny

*克羅狄阿
A. Zweig: Claudia

[附註] 書名前加有 * 符號者業已出版

全集二十冊 六開版式 道林紙印
已出五冊餘於廿五年一月二月三月內各出五冊
定價十元 預約五元 國內郵費七角
預約價分期交者先付二元五角以後三次取書各付一元
同時加購第一集二十冊者 第一集 廉價八元

二〇

商務印書館印行

年五廿
止截底月三

國事不容再馬虎下去了

張熙若

本月三日天津大公報載元旦蔣院長在勵志社設盛大茶會，邀各院部會司長以上人員歡聚，到五百餘人。席間蔣先生致詞，其大意如下：

「本日茶會，係乘新年機會，表示慶祝之意。回憶二十四年以前之事，不勝感慨。今年預料將為最困難之時期。二十四年來過去各事皆從馬虎中渡過。今欲渡過國家民族之難關，絕不能再事馬虎。今年上下均須惕勵奮勉，澈底自新。過去工作非不努力，主義非不適當，徒以方法不對，未求實在之故，如議案既決，每不澈底去行，故功效極少。君等俱領導一部工作之人，亟須時時檢查，講求切實工夫。」

凡讀過這段演詞的人大概會有以下三種感想。第一，一般人，同蔣先生一樣，也都感覺「二十四年來過去各事皆從馬虎中渡過」，也都是「不勝感慨」。不過一般人與蔣先生不同的地方就是一般人對於這種「馬虎渡過」的責任，雖然廣義的講可說人人都有相當的一份，但若專指政

府言，那蔣先生的責任比他們的却就大的多了。二十四年中的最近八九年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時期。這個時期中除白崇禧和陳銘樞兩次當政的極短時期外，可說全時期都是蔣先生直接的或間接的，形式上或事實上，大權在握的時期。至少，這個時期中的「馬虎」責任，蔣先生即不全負責，無論如何也要負一大半的。這是天下的公論，不是任何人的私見，恐怕就是蔣先生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罷？其實，所謂「二十四年以前之事不勝感慨」一句話中似乎已經含有很大的「自劾」成分。這是我們對於蔣先生這個演詞的第一種感想。

我們的第二種感想是：已往的二十四年不說了，從現在起，我們却不能再馬虎了。若果再馬虎下去，那就一切都要完了。我們對於蔣先生的演詞中「今欲渡過國家民族之難關，絕不能再事馬虎。今年上下均須惕勵奮勉，澈底自新」兩句話虔誠祝禱的希望真能做到。我們希望他這兩句話是代表一種「昨死今生」的覺悟和「除舊布新」的決心。蔣先生在同日的廣播演詞中，講「國民自救救國之要

道」時，曾勸告一般國民說：「從前所有一切紛亂散漫，苟且偷惰，驕奢淫逸，自私自利，萎靡不振，麻木不仁之腐敗的生活習性，都要一掃而空，剷除淨盡。不要再和從前一樣，糊塗塗塗，做一個落伍的野蠻時代的人。」蔣先生這話是勸告一般國民的。我現在把它拿來奉勸政府。有這樣生活習性的國民誠然是一個落伍的野蠻時代的國民。有這樣生活習性的政府也是一個落伍的野蠻時代的政府。我們不情願有落伍的國民，我們也不情願有落伍的政府。

我們對於蔣先生這個演詞的第三種感想是：說話是容易的，實行起來却就難了。蔣先生上面所說的「絕不再事馬虎」和「均須惕勵奮勉，澈底自新」，在實際上是不是真能實現或果能實現到甚麼程度？這却就不好回答了。大凡一種政策之能否實現須視：（一）政策本身之是否正當，（二）方法之是否適宜，（三）執行之是否認真。二十四年來諸事多在馬虎中渡過的原因當然並不是因為人人存心如此。所以成績稀少效率低劣的理由：有的是因政策本身欠通，有的是因方法不適宜，有的是因執行不認真；這三種毛病中，有的只犯一種或兩種，有的甚至三種全犯！

蔣先生在他的演詞裏說「過去工作非不努力，主義非不適

當，徒以方法不對，未求實在之故，如議案既決，每不澈底去行，故功效極少。」這句話似乎有兩個意義。一是要拿「工作非不努力，主義非不適當」替那天到會的五百餘人和他自己去相當的洗刷上面所說的「馬虎渡過」的責任。一是要拿「方法不對，未求實在」去解釋已往的錯誤並引起將來糾正此種錯誤的注意點。「洗刷」是演說中應有的一筆，不去管它。至于解釋呢，自我看來，却未免把問題又看得太簡單了。有許多事誠然是因方法不對未能澈底實行，但是又有許多事還辛虧因無適當方法未能澈底實行，若果行了，就更糟了。（例如統一思想與親善外交。）總之，方法不適宜不過是功效低劣的一種理由。真欲「惕勵奮勉，澈底自新」，還須把問題看大一點。不然，就是存心不欲馬虎，結果還是免不了馬虎。這是今後究竟再馬虎或不馬虎的一個重要關鍵。

以上數種感想，簡單的說，第一種是對於已往的失望與憤懣，第二種是對於現在和將來的希望，第三種是對於這個希望能否實現的懷疑。我萬分誠懇的希望這種懷疑只是一種過慮。但究竟是否過慮那就只有看今後的事實証明了。

我現在藉此機會提出幾個關於內政外交的重要問題，

希望對於決心「惕勵奮勉，澈底自新」的當局能有一種參考的價值。

一，內政與外交本有相聯的關係，不能各個獨立。大

凡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可以內政為主，外交爲副，外交上一切或大部分的政策都是要達到內政上某種政策的目的。這種國家對外政策是要受它的對內政策的支配的。弱小國家則不然。弱小國家的內政常常要受外交上種種嚴重的影響，所以不能不以外交爲重，內政爲次。這些國家的對內政策常常是要受對外政策的支配的。這還是指平時而言。至于戰時或國家疆土受強敵侵略而且還在進逼不已不容喘息的時候，一個國家的一切對內政策都要受對外政策的很嚴重的影響和極端的支配。歐戰時的法比兩國和現時的亞比西尼亞是要聚精會神，戰戰兢兢，拿所有的精神與物力去應付那猙獰的敵人，絕不能像平時一樣去作那些不急需或次要的事物的。因此，我希望我們的政府對於它的職務和工作，完全拿應付久經深入而且還在進逼不已的敵人做標準，分別輕重緩急；凡與此標準相符者都應立刻舉辦，尅期完成，所遇一切阻力均應克服；反之，凡與此標準相反者均應緩辦或停辦。如此，則精力可聚，功效可期，人心可齊，而嚴重的國難庶有解除的希望。不然，徒以安內作

不攘外的藉口，以內政建設作外交屈辱的辯護，其結果，外國不會攘而內亦無從安，屈辱因無止境而建設亦難有真正的成功。

二，外患既然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生活的至微小的一部分，外交既然支配了一切內政的設施，我們對於辦理外交的方法，態度和政策就不能不予以極大的注意。嚴格的說，今日只有正式戰爭和非正式戰爭可講，那有外交可言。至少自塘沽協定以來，所謂外交就是退讓，就是屈辱，就是無止境的加重國難，永朝亡國滅種的固定方向進行。塘沽協定啦，大連會議啦，何梅協定啦，冀察問題的解決啦，試問那一件不是增加我們的束縛，鞏固我們的鎖鍊，一步緊一步的要置我們于死地？近所宣傳的不久將開的中日會議在日本一方早已宣傳是要以「三原則」爲基礎而討論具體條件的。試問「三原則」爲何等原則？根據此等原則所製成的任何具體方案除過加重國難自促滅亡外還有甚麼用處？誰都知道，中日關係早已到了你死我活的關頭，只有一條路可走，而我們的政府偏偏要否認舉世皆認爲不能認否的事實，偏偏想逃掉舉世皆認爲不能逃掉的辦法！

我在這裏有一句話要喚起政府的注意，那就是：辦外交不比玩內政。玩內政儘可以用我們祖宗所遺傳下來的老

方法，挑盡槍花，使盡圈套，紆迴遲緩的，不計時效的，去達到或不達到一種目的，得到或不得到一種結果。達到得到固然很好，達不到得不到也不要緊；就是這次完全錯了，還可重新再來一次。橫堅既無皇帝，又無民意，誰能去管！辦外交，辦今日在敵人鉄蹄下處處受逼迫的外交，却不然。辦今日劣勢外交的方法務須簡單，態度務須堅決，政策務須遠大。可則可，不可則不可。簡單明了，人既易懂；直截了當，我亦好守。不要今日隨便承認，明日思之又悔。外交須慎之于先，一失着便悔之晚矣，很難有補救的機會，一切內政上臨時應付的辦法在這裏都難施其技。

講到這裏，可知外交不但要有妥善的政策，辦理外交的人員還須有遠大的見識，超人的胆略，和新式的辦事習慣與方法。正雖不一定能壓邪，但邪與邪的混合物却為害甚大。般汝耕一類的人豈但是丟臉而已哉！

三，近年來國家有兩種重大危險。一是外患，一是內亂。所謂內亂當然是指共產黨的蔓延。共產黨勢力膨脹的特別原因有二：一是農村破產，民不聊生；二是青年思想左傾，無正當發洩機會，只有挺而走險。這兩種原因的總因當然又都是政治腐敗，為淵驅魚。解決這個問題本有治

標治本二法。治標是用武力剿滅，治本是改良政治。可惜近年來政府耗費了無數的人力與財力只注意到治標的辦法。對於治本，不但不注意，並且自許多人看起來，政府一方面用武力去剿滅共產黨，一方面却又用政治去製造共產黨，好像惟恐剿滅完了無事可作的樣子。這種顯而易見的矛盾，誰都能看出來，誰都感覺到不對，但政府却一貫的維持它的辦法，真是世上的怪事。有人說資本主義有一種內在的矛盾，難道剿滅共產黨和製造共產黨同時並行也是因為有一種內在的矛盾嗎？

近來的學生運動雖然是發生于反對所謂「自治」運動，但這只是一個導火線；它的真正意義是反對政府的惡劣內政和誤國外交的。北平許多大學的學生拒絕派代表進京聽訓就是對於政府的不信任的一種極明顯的表示。我以為這是一個性質很嚴重，政府不應漠然視之的社會大問題。它的影響就是近視也應該看到幾分。

總之，政府對於內政外交諸大問題如能有明確的認識和適宜的措置，則國事雖極危險猶有挽回餘地，不然，一切恐又將「從馬虎中渡過」，其結果，自然不僅是「不勝感慨」而已了。

論法令如毛

陳之邁

偶然翻閱清末的國風報，在第一卷第二十九期（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裏有這一段文章：

比年以來，新頒法規，多如牛毛，其內容大半皆鹵莽滅裂，固無論也。然就令悉臻完善，又將何如？蓋有法而不行，則良法與惡法之效等耳……今憲政編查館及各部院，養無數之冗員，除酒食博奕外，則惟以鈔譯他國法規爲事，充其量雖將萬國所有之法，用天吳紫鳳之式，割裂綴合，悉以中國文字著錄之可也，而試問於國利民福，有絲毫之痛癢相關者否？今者資政院開，彼等方且一一提出其割裂綴合之譯本，以求協贊，資政院議員則日日疲於奔命，相與磨勘於其字句之間，最上者能比較法理，使實質稍稱善良極矣；及其議定，則又編入故紙堆中，與大清法典，大清律例，同爲礪石，議員之精神日力雖不足貴，抑亦何不值一錢若此耶？嗚呼，是可以知返矣！

今日之要，最要使政府知法律之非同兒戲，當其未

頒也，先預計將來所以實施者如何，財力不能實施，人力不能實施，事勢不能實施，則毋寧勿頒也。

這一段「立法罪言」應用到現在的情形上去是依然合適的。立法院的編譯處前年年底，把十七年以來的法規彙印起來，成一種叫做「中華民國法規彙編」，都凡八巨冊。這只包含中央法規，據他們說，連同地方法規便有二萬多件，命令尙不在內。這樣的數量成績，無怪孫院長在去年立法院成立七週年紀念的時候，表示十二分的歡喜了。

國風報的那位作者，指出兩點來，值得我們討論，因爲那兩點在近二十五年中不但未曾爲立法者所覺悟，并且大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第一，他指出中國的立法者只知抄襲外國的成規，「割裂綴合」。這個辦法至今還在天天進行。他們放眼去看外國的法律，總發見它們互有長短。立法者憂國心切，總想把最好的輸入到中國來，把不好的擯棄不要。此之所謂「取中外之精英，捨古今之糟粕」。這種態度固然值得全國的國民感泣的，但其結果則是最不幸的。試舉兩個近例

。十七年國民政府改組，當時的政府是以一黨專政爲原則的。但是那時有人主張要實行五權憲法。因此遂把國民政府組織法大加修改，建樹五院的宏模。殊不知這樣便斷送了政府的效率，愛護五院制度反而使它失去了人民的信仰。我們知道國民黨自從十三年改組以來，其組織是做效蘇俄共產黨的。黨內要維持鐵般的紀律，其組織是所謂極端集體的，黨員對於黨部高級機關有絕對服從的義務。但是我們同時又知道五權憲法的精神是劃分權力使它們互相制衡的，而胡漢民孫哲生兩先生那時并提議所謂「極端的委員制」。我們知道這些制度是根本衝突的，但是我們的當局却硬要水乳相容，故成極端畸形的結果。譬如在五院之下監察院是糾舉一切違法失職官吏的。但監察院的委員是低級的黨員，不應該糾彈高級的，糾彈了便破壞了黨的紀律。但是如果他們不糾彈則又有失職之嫌，并犯了失察之法。監察院這種左右爲難的情況是對於黨，對於法都不利的。兼收并取反而使得兩敗俱傷。民國二十年政府要舉行人選國民會議，制定了「國民會議選舉法」。立法院贖觀世界，發見有兩種選舉制度，各有短長，故主兼收，所以這個法律是根據於地域選舉制和職業選舉制的。結果是弄得撲朔迷離，使得解釋法令的司法院疲於奔命，造成許多

舞文弄法的機會出來。去年立法院草憲，某委員發言說現行各國憲法有主標明政黨的，有主不標明的，我國則兼採二者之長！這些例子証明立法者至今不明白法律的時間性和空間性，更不明白一個國家的法律具有整個性，不容隨便「割裂綴合」，強硬幹來便等同把腦筋好的頭顱按置在身體好的身上，結果不是一個完人，而是兩具身首異處的屍體！國風報的作者現在還可以重寫他那篇文章。

國風報的作者的第二點是，有法而不能行，反不如無法之爲愈。這更值得我們現在反省。我們有許多法規只是造樣子的，根本沒有實行過，亦根本不能實行。近年來的例子指不勝屈。例如「法院組織法」是十八年制定的，規定的是三級三審制。但那只是一紙空文，要到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才在指定的幾省先行試辦，經費發生了異常的困難。預算法，鹽法，新鹽法，自治法等等不勝枚舉的法律，都是早已制定的，但是至今尙未能實施。國風報的作者現在尙可以大聲疾呼：「嗚呼，是可以知返矣！」

除了這兩點外，還有三點值得討論。第一，法規一多便難免發生衝突，衝突了便發生麻煩，耗費政府的精力。年前中央政治會議會組織了一個法規整理委員會，由戴季陶先生主持，延攬了許多專家來研究法規的整理。這個委

員會收到了各部會的提案，從事研究，刊行了一部龐大無倫的報告書。從這裏我們看出這些法規的重複衝突，顯示立法者（包括中政會議及立法院）之粗心。年前行政院組織了一個行政效率研究會，他們研究各部會職掌的調整，他們的研究結果（如李樸生：「改善現行委員制之必要」，行政效率，三卷三期），也顯露法規衝突的離奇狀態。這些法規容或有其特殊背景與原因，但立法者自然也不能不負一部分的責任。

第二，法令一多，政府便失却了彈性，於國家實有很大的害處。我們會喊叫了三十年的法治，但法治并不是只制定許多法規，使得政府如果遵守便喘不過氣來，因此有時便只有不遵守了，反使法令損失了威信。法令越多不是離法治越近，反是離法治越遠。例如青海一省的收入還抵不過中山一縣的收入，但法律却要它具備江蘇省政府的組織。有的大學經費不充裕，不能各院系具備，為遵守大學組織法而取得大學的尊稱，它們不得不濫竽充數。各部會的員司都有定額，所以有「特務秘書」，「額外秘書」，「科主任」等等的怪名稱。這些都是實例，說明法令如毛的無益。

第三，法律應具有相當的永久性，朝令夕改是有損無

益的。我們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幾乎每開一次中全會便修改一次，行政院組織法也不知修改了多少次。這些法律往往規定得太過詳細，故不得不修改來適應新的情形。例如行政院的政務處，本來有「參事四人至六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後改為「參事四人至六人簡任」，其後又改「參事六人至十人簡任」。政務處有一定的經費，即使沒有規定參事的人數，處長也不會無限制地加增參事，要這種詳細的規定而時時更改，究有何益。但這種情形是最普遍的。這裏還有一層大弊值得提出。中國既然不是，不能是，亦不應該是全國整齊劃一的，有時在國家一隅有特殊情形發生（如西南），暫時需要權宜，其辦法自無須以黨堂法令出之，因為我們至少希望其漸漸走入常軌，有了法令反成障礙。同時，用法規來規定，別處如果有類似情形發生（如冀察），便有援例可能，也許把問題弄得更為嚴重。所以在特別情形之下，法規太多會不幸與國權都發生了影響。

以上三點，都是說明法規太多的弊病。至若因提案太多，使得立法者的任務過繁，或則「鹵莽滅裂」，倉促從事，或則因為不重要的法規把重要的延宕下來，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最後，我們要說，事無大小均得立法的主義

，是十九世紀英美系立法制度的特徵，大陸系早便不若此辦，至近年來則英美也放棄了這個主義而走上大陸的路途。這是事實逼迫的結果。我們處在二十世紀，問題又那樣

的紛繁複雜，鈔襲英美陳舊的成規而滋生上述的流弊，則又是最足痛心的。

二十五，一，十。

我們不要這種亡國教育

朱文長

中華民國是整個的，只能也只許有一個教育宗旨！

除此之外，我們不能有第二個教育宗旨！

任何地方當局如果在中央頒佈的教育宗旨之外另立一

如果將來這宗旨需要修改，那自有中央去修改牠，無須乎地方當局多勞。

個教育宗旨，就是自外於民國。更切實的說起來，就無異在教育上宣佈了背叛中央。這是民國的罪人，不配到我們青年人面前來談教育！

中央審定的教科書，是不是合符陸鄰的命令，中央自

如其改變教育宗旨的根據是中央的陸鄰通令，那我們還有說話的餘地，因為我們大家都秉承中央。

中央的陸鄰令當服從，那其他的中央法令當然都得服

有權衡，地方當局沒有權干預。以先意承旨的邀功神情去做自己權力所管轄不到的事，我們一班青年人不但痛恨這種瀆職行爲，更看不慣這種肉麻的諂媚勁！

從。陸鄰令中既不會有一字講到教育宗旨的更改，我們當然只有遵守原來的教育法令。我們的法令規定着：

更進一層說來，陸鄰只管可以陸鄰，過去的事實仍舊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是鐵鑄的事實，我們不能因爲陸鄰，就硬刪去歷史上甲午之戰的一章。我們更不能因爲陸鄰，就在教科書上大書特書東四省的佔領，上海的轟炸是合理，是替天行王道！

健全的教育常使被教育者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僞；什麼是真，什麼是非。如果抹殺了真僞是非去迎合外人，

那只是亡國教育。我敢代表全中國的青年向政府高呼：

「我們不要這種亡國教育！」

廿四，十二，十八。

武大學生的生活

伯鈞

武漢大學的建築要算是國內數一數二的了，一進大學路口，遠遠地就望見峨立山頭的一大堆建築物：一長排的學生宿舍（男生的），開着三個大門洞，儼然如金城之一角，文法兩學院和圖書館三個琉璃瓦頂的大廈，排列在宿舍頂上，怎不就是城上的闕樓；

優」的結果如何，那些畢業的同學在社會上自有事實表現，用不着爭辯。

這個男生宿舍左右四棟，上下四層，四四分作一十六個齋舍，每齋有十幾號或三十幾號房間不等。一個房間住兩人，一個人的也有。房間裏一色的床舖，書架，書桌，木橙，電燈，痰盂，既整齊，也講究。每個齋舍都有會客間，沐浴室以及抽水的廁所。自來水和電燈都是學校自己供給的。每齋還有兩個校工專供同學的使役。當然，這種生活是一般同學在家庭裏所未會享受而進社會後也難得享受的！因之社會人士常有擔心武大同學不能生活於一般社會的，我們的校長却嚴正地批評這種懷疑心理，祇是一種杞憂。本校畢業的同學生後已有幾百，究竟這種「養尊處

住的生活因為有學校供給，大家的享受是平等的，衣食的問題是出自各人自己的負擔，這就不能不有差別，不過大體上還是趨於一律的。膳食是同學自辦的，不能也像廚業商人辦幾種口味，賣幾樣價格，一律的每人每月花六元多。一年級的同學因受軍事訓練，一律着青布制服，高年級的同學則多着自由布長袍，革履西裝的為數極少，且多祇備一套，今天穿穿西裝，明日又換長袍了。這種衣食的簡樸化，在外人客氣些說，是武大同學有儉樸之風，不過在我們自己看來，與其說是「儉」，毋寧說是「窮」，恐怕來得更確當點吧。

武大現設文法理工四學院，文學院有學生一百七十二人，法學院一百九十一人，理學院一百四十三人，工學院一百九十人，就以法學院經濟學系與工學院土木工程學

受」的結果如何，那些畢業的同學在社會上自有事實表現，用不着爭辯。

系人數較多，這大概是因為社會需要這類人才的原故。因為各人所學的不同，他們工作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理工科的學生上課時間較多，其餘的時間也就多花費在實驗，實習，繪圖，報告等方面。理工科方面的學程是循序漸進的，不能稍有間斷，今天的功課，大多今天清賬，不致有所蘊積，所以在攷試的時候，不見得特別費功夫。文法科方面則不同，上課的時間較少，自修的時間多分配在參攷，寫作和其他的活動方面。課本上的工作是要等到期考前兩三週內才準備的，可是在這兩三週內也就不能再不能遊戲，其他的工作都非停止不可的。學校攷試之嚴格，在同學中是有口皆碑。攷試之前，照例停課三天，許多功課直到停課的前一兩天才告結束，幾百頁的課本和筆記，教授並不說明甚麼部分比較重要，學生自不敢要求指示何者是他們應該特別注意的範圍。進攷場按號入座，各級各系，錯綜編次，各個攷場都至少有四五人監場，*sup*既不可能，夾帶也做不到。以前祇有軍事學攷試特開恩典，軍事學講義人手一卷，大家可以半隱半現的照抄，近兩年來軍事學升格，與其他學課一視同仁了。

攷時生活較平時生活緊張，又是燥悶，又是興奮，無論是怎樣達觀的同學，也不能抵抗這種空氣的侵襲。因為

攷試的結果，學校不但可以按章制裁，同時也會懸獎鼓勵，所以一般同學對於學校攷試，縱不汲汲然，也不能不戚戚然，因此大家「加油」「打氣」，造成嚴重的「讀書競爭」！於是白晝閉門謝客者有之，入夜懸樑刺股者有之，甚至減食者有之，失眠者有之。

大學各種課程很難找得適當的教本作教材，所以一般教授方法，除了採用講義作綱要外，大部是用筆記來補充。幾位外國教授不能說中國語是例外，其他教授一概用中國話講述，筆記起來，比較便利。有些同學，或者對於某種功課沒多興趣，或因不能聽懂教授的講解，在課堂上很覺無聊，往往閱看旁的書籍雜誌，或者在座上寫些「某某女士堪稱本校皇后」之類的標語，向下堂再據此座的同學宣傳，如果這位教授的心情來得溫和（也許是不得已的忍耐），那他們還要擦擦腳，咳幾聲，表示十二分的不耐。假若上課不必點名的話，他們一定是不願在那兒受拘束的。由於各人這種上課所得主觀的感覺，在他們閑談時，就當作評議教授的一部分根據資料，往往結論是相同的。同學倘對於某教授不滿，則很平和的向學校交涉，從不願採取非常軌不禮貌的舉動；如果學校方面有所疑難，同學也能體諒，並不堅持，因為相信學校當局絕不會故意聘請令

學生不滿意的教授，使同學受委屈的。

學生對於師長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從不與師長接近，一方面是自慚形穢，恐怕褻瀆夫子，一方面也許是太少機會，不得進身之階。教授是住在山前「教授住宅區」的，少數住在城內，教授畢課後當然各回公館，祇有極少數教授在學生宿舍裏設有行館；學生有疑難問題，當然不能在課堂裏提出詢問，也不便到教授家裏去請教，如果圖書館也不能幫忙解答的話，那就祇有放在肚子裏。師生間既少接近，彼此自難了解。師長品評學生，惟有根據考試的成績，學生對於師長，也就往往僅根據他們講授的口辭和文字而妄加揣摩了；並且一有成見，再也莫想挽回。這樣，由於對教授的信仰，更影響於對學科的信仰，個人所不滿意的教授所授的學科，也就是他所厭惡的學科，那項學科就這樣在他意氣之下犧牲了！

武漢大學沒有研究空氣，這是誰也承認的。偌大一個學府，同學間並沒有一個學術研究的組織，雖然差不多每系有個學會，但這祇是一種假場面，除了每學期兩次茶話會以外，再也沒有一點工作，祇是「學生」的集會而已，此外實在找不出「學」的因素。雖然哲學教育學會每期出一冊「哲學與教育」，法律學會每期舉行兩三次法律討論

會，也不過點綴點綴罷了。「珞珈月刊」是武大全體學生僅有的刊物，這學期因為學校停止津貼，也就停刊了。學校辦有一種週刊，每週一張，上面專登載學校行政事務（可以公開的）佈告，教授在紀念週的演講詞和每週氣候紀錄（因係關於過去之報告，故稱紀錄），學生除了失去圖章登啓事外，從不見有學生的文字在這上面，這是與「帝國大學新聞」不同的。至於個人方面從事專門研究的，以後不知，現在恐怕是絕無僅有？這種情形，還是由於學生程度之不及呢？還是受了學制的影響呢？我們不敢武斷。

同學研究的興趣固不濃厚，思想也非常消沉。對於任何事物，他們或祇很冷靜的觀察，不置可否，或取最超然的態度，全無是非。認定理論附隨事實，利害支配是非。他們尊重理智，而詛咒情感；祇在內心打算，却不表示意見。如果世故閱歷太淺，或是火候功夫不深的人，縱不被尊為「傻瓜」，至少也是個「大炮」。對於任何學說，任何主義，他們聲言不盲從，不迷信，可是自己也無立場，無主張。他們固然都有思想，有個性，但是不知道誰是怎樣的思想，也看不出誰的個性是怎樣。帝大的學生是如此，武大的學生也是如此，這或是現代大學生的特色，而有其自然的趨潮！

學生的團體生活太沒精采。同學團體組織雖也不少，可是他們的宗旨都不出「聯絡感情」的範疇，既沒生氣，又無意義。甚麼「××中學校友會」，甚麼「同鄉會」，甚麼「級會」，甚麼「系會」，還有甚麼「學社」，不一而足。但是除了許多不掛牌的所謂「學社」，尙能維繫社員間較密切的感情外，其他連感情的團結也談不到。同是安徽同鄉，却有敵對的「友聲」和「一一」兩派；僅僅一百多個湖南同學，居然小團紛立，甚麼「湘西同學會」，「湖南同學會」，「岳郡同學會」，「邵陽同學會」，分門別戶，各整旗鼓。此種現象，或許是由於標旨太抽象的原故吧。

學生的精神生活是欠調劑的。學校備有一架電影放映機，兩座無線電收音機，却是整個學期不開用一次，同學也似乎不屑向學校要求，甘願自己挨悶，有時耐煩不了，就在晚餐後的當兒宣洩宣洩，可是也找不着適當的途徑。會弄樂器或能叫兩齣平調兒的，倒可自己排解，祇苦了那些不諳音樂的朋友，有時禁不住怪聲嚷叫，問他唱的甚麼，他自己也覺好笑。男生宿舍是沒人監管的，如果高興外宿，那是非常自由了，可惜這種自由，都不知道享受。星期六和星期日有過漢口逛逛劇場影院的，却少見外宿的，這在星期日與星期一的早餐席上，可以證實。由書本所

引起的煩悶，依然爲書本克服了！

運動方面，除了對牠有特別興趣者外，一般是不大注意的，因爲運動多少總有些影響功課。二、三、四年級的同學，每週有兩小時的普通體育課；上課的課目是國術球術，考試的科目則有田賽徑賽；百公尺短跑的成績，一般在二十五秒以上，也有打破二十四秒之新紀錄的。每年春季照例舉行一次全校運動會，男女健兒參加的也不少，並且歷屆都能保持舊紀錄。

同學不注意運動，祇是興趣問題，但非疏忽衛生，祇要稍感不適，他們就得到校醫室（說校醫院太嫌誇張了）診察的。每逢星期一、三、五、六下午二至四時，由武昌「同仁醫院」派一位醫生來校負責。因爲每隔一天纔有兩小時看病的機會，加上醫生給時間的折扣及與各人上課時間的衝突，蘊積的結果，每次掛號的數目是很可觀的。病症很普通，大都爲「頭暈」，「胃弱」，「沙眼」，「咳嗽」，「失眠」，「夢遺」之類。如果患着急性病，是不能期待校醫的，唯一的辦法，祇有同學護送他進醫院。

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遠遠離開，她們上課極感不便（課堂都與男生宿舍鄰近），尤其在大風刺面的冬天，非常吃苦，在同學固然祇有忍痛，在學校也承認是一種不得已

的犧牲。這種「男女有別」的意念，他們和她們也都深切地了解着，默契着，以爲「性別」是自然的事實，有傳統的尊嚴。除了在某種特殊意味之下，故意忘却性別的觀念外，一般對於男女的交際，總是去不了對異性的介蒂的，因此男女同學間，鴻溝很深。往往一班中幾十個男同學彼此都熟識了，對那兩三個女同學却宛如陌路生人，不會半

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生活

明 毓

廿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央政治學校」爲「黨立」，它的前身是「中央黨務學校」，但黨務學校的畢業生僅一期，以後就改爲政治學校，將修業年限延長，改爲四年的大學教育，成爲黨立的最高學府。當學校創立之初（民國十七年秋間），正是孫傳芳的大砲聲震撼南京城的時候。那時的校地係暫借中央大學的一隅，而後才搬家到今日建鄴路的現址。據畢業的老校友說，當時學校的內外，慘淡得很，房舍老舊，滿目無非都是窮相。經過了七八年的艱難功夫，而今居然換上一副「摩登」的面目了。

政治學校，顧名思義性質是專於政治社會科學的方面，理工等科是沒有的。現在已設立的學系有行政，財政，

句交言，彼此切磋的機會犧牲了，恐怕也是個損失吧。

上面所述各種，祇是事實的描寫，並沒含有價值觀念，因爲作者個人是局中人，主觀的見解是不正確的。究竟是好是歹，還請讀者自己批評。

經濟，法律，教育，外交和新聞七系。系之下還分有組，如財政系有財務行政組，金融組，經濟系有土地經濟組，統計組，會計組等。這就大學部而論。在大學部以上的有同於研究院性質的計政學院和地政學院。最近又將成立合作學院。在大學部以下的有蒙藏學校，程度相當於中學，在邊疆省區更設有分校。所以「政治學校」的範圍是很大的。不過一般說政治學校是指著本部的大學而言，這裏所記述的「學生生活」，也就限於此隅。

政治學校的學生平均在五百人左右，數目多少的伸縮不能很大的，因爲這裏邊是官費（考取新生是絕對嚴格公正的），學校的開支是有定限的。學生一律受「軍事管理

」，由軍事訓練部掌持，所以生活上所表現的是「紀律化」，不容許你隨便散漫紊亂。在旁的學校裏吸慣了「自由空氣」的青年們，一踏進這個地域，會感到極大的不自在。但這「不自在」，時間會把它醫好的，一個月過後，你會「安之若素」了！

學生一律住宿，早睡早起，日有定時。清晨六點起床，宿舍門外吹進來的喇叭聲，迫得你不能不從暖甜的被窩裏鑽出來。這裏不容你猶移，你再繼續一下溫夢那也可以，不過你得吃「處分」。

起床後馬上早操，早操後早膳，早膳後就自修上課。在上課前還得把寢室內自己的床舖弄的整整齊齊，這就叫做「內務」——一個不會受過軍事教育的人不懂得的名詞。軍事管理的值星官要來檢查的，所以你不能偷懶，也不能取巧。

我們除課堂外還有「自修室」。除在課堂和圖書館之外，整部的時間差不多就消磨在這裏。宿舍裏除簡單的床舖外，他無長物，這比各大學的學生宿舍椅，棹，書籍，衣服，用具等等都羅致在一塊的完全不同。

自修室，真是我們形影不離的所在。整筆記，做功課，讀書，寫文章，都在這裏。四年頭腦的改造，除上課入

圖書館外，這裏是「大本營」。自修室內不能隨便擺雜物，桌位上除堆着書本子外，所有的就是報章雜誌和文具用品；不過不得任意凌亂。要檢點的有條有序，因為軍事化的管理是講求整齊清潔的。

上課多由教授口講，學生筆記。發講義也有，用課本最少。不過教授們所指定的參考書極多，這些書都擺在圖書館閱覽室的書架上，各教授都佔有他的「地盤」。上課是要點名的。（查課的事由軍事訓練部担任。）不過政治學校課程的制度也有和普通大學不同的地方，就是學科都由學校排定，不是選習的。如果是自己所選的心愛的課目是不會不到課的。老實說，如果不是爲了點名，查得不到課要受罰，幾科不合趣旨或甚至覺得不需讀的學程，就我個人來說，我寧去圖書館鑽一整天，不願去受冤枉的苦。我常常想：能得着空閒給我在圖書館裏讀自由書讀心愛書，那該是多末幸福又快樂的事！

說到圖書館無時不是「滿座」的。晚上更擠的厲害，因爲這時沒有課了是自修的時間。圖書館是兩層樓的建築，樓上樓下大概不過容兩百多人。每晚開放前（開放時間上午八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至五點半，晚七點至九點半），門口早已集了大批的等候者。你要進圖書館得「捷足

」，不然是要「向隅」的。

圖書館閱覽室的四壁，擺滿了書架。書架上擺的書都是教授們從藏書室搬來的。除教授們的書外，各系的研究會也有書櫥，這和各大學系圖書館的性質是一樣的。此外都是辭典一類的參考書。圖書館裏除筆着紙和翻書頁的輕聲外，是絕對靜肅的。

這是關於閱覽室。至若藏書的另外又一座，只教授們才能自由進出有直接取覽和使用一切藏書的權利，學生只能憑證間接借閱，每次以中文三本西文兩本爲限。

各系都有研究會，沒有研究室，蒐集特別有關於該方面性質的書報，以作研究的資料。研究會常集會作問題的討論，得到有重要的收穫時即寫出發表。研究會也常請各界名流學者來演講，演講的時候本會的同學是基本的聽衆，但他系會的份子要參加也一樣歡迎。各系的研究會幹得真有精神，比上課要有勁的多。

除了書本以外，學生日常接觸的就是雜誌和報紙，因爲那些都是學政治社會科學的人不可缺少的永常食料。最普遍的讀物恐怕要算獨立評論了，那棕色的封皮，經驗告訴我在禮拜二的下午必定來到手裏。（禮拜日出版，禮拜二遞到，屢驗不爽。）此外東方雜誌，國聞週報，新中華

，世界知識等也很流行，其他的出版物也不少。日報方面天津的大公報銷三十份左右，上海時事新報十餘份，申報晨報各七八份，字林西報，大陸報數份。銷數最大的在南京是中央日報，達一百四十份，上海爲中華日報五十份，這原因是這兩家報打對扣價極便宜。（這些報章都是學生私人定的。）據作者觀察，同學最愛讀「中國的孟却斯脫導報」。我敢說，如果它是在南京，一定會受到極大的歡迎，可惜要過一天多才能讀到。

談到體格，似乎「智力」和「體力」不能維持「均衡」，這是書本的重壓所致。運動場上一向缺少熱鬧氣象，但是近來學校當局鑒於畢業出去服務社會的學生，體力太差，往往耐不了苦，所以極勉勵學生要積極鍛鍊體格。「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這句話在這學校裏算沒有喪失掉它的意義。

因爲學校是官費，所以日常衣食等事永遠不勞學生自己操心。到吃飯的時分，聽到號音就去排隊魚貫入飯堂。學生一律穿制服戴制帽，夏天黃斜紋布製，冬天是棉布製和呢布製兩套，在校穿棉的，出外著呢的。不是星期和例假學生不能出外，所以關在學校裏即使想懶也懶不下去。而且禮拜日下午六點得回校，不然下個禮拜要遭「禁足」

(不許出外的處分)，所以學生絕沒有染上一些時下的劣習。軍事管理有好處也有壞處，事情往往是兩面的。我認為現代的中國青年，確乎需要多少的嚴格訓練，太寬假了，太放任了，結果造成浮囂浪漫自暴自棄的惡氣習。年來高喊「教育破產」「大學生拆爛污」未始非無緣故。但禁令森嚴，也非所以處置大學生之道。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腦筋總不簡單，他們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認識，一定說「服從」就是軍事管理的精神，不設身處地替人家想想，這徒在誠懇，赤忠，純潔，真摯的青年的心上遺留下一層不很良好的印象。我十分贊成軍事訓練，軍事管理，但不必要的防範與約束是可以取消去的。

在娛樂心情陶冶性靈方面，這裏萬萬及不上普通的大學。我們沒有什麼音樂會，交際會，級會，友誼會等等，精神上實在太缺少「調和」，整日都在嚴肅緊張的氛圍中生活。也有密斯同學，不過彼此的接近很少。這裏雖是「文派」學堂，可塗上頗厚的「武」氣味！

畢業出去的學生除少數再到外國去求深造外，一概都到地方上去服務。本來這學校的宗旨是在培養出下層幹部的政治工作人才，自來畢業五百餘人都已在各省縣市地方服務，他們表現的成績，社會有定評我們不敢自譽。因為

在學校裏受過嚴格的訓練，勤儉，篤實，負責，認真，所以每屆畢業之際，各地方政府函電紛至，要求派用，而學校無以應命的猶多。畢業生在中央機關充公務員的極少，大部都在地方為下級行政的基本人員。他們有能力，有志氣，有精神，至少比之於普通的「衙門官吏」是有極大的不同。匪區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那「政治」一大部是放在政治學校畢業生的肩上的。法國於普法戰後在巴黎設立政治學校，目的是為復興法國；「中央政治學校」也不客氣想肩負在中國的這樣建國的担子。這是否太自負，且不管；全校的一心一德確實是針對着這條標的進行，過去成績的顯示，鼓起了我們不少的信心。

這裏，學問上的理論與實際是並重的。學生出來就深入羣衆底層去作實際的政治工作。我們在各方面都是平均發展，程度齊勻，少出特異卓傑的天才，也沒有顯然落後的份子。這和普通的大學又是不同的地方。

最後我還得提到，這學校雖是黨立的最高學府，然而却是很窮辦的。每年經費總約五十萬，但你得明白一切開支都在內，教授的薪水（這是最大宗），學生的開支以及一切的設備與建築費圖書費無不包括其中。七年來新蓋的校舍，是經千辛萬苦節省下來的錢造起來的。我們覺得黨國

給這學校的錢算沒有白花。

「總之，東京帝大的學生非常有規律，勤學，紳士態度，到社會去服務，是堪任國家大事的堅實份子」。除了所謂「紳士態度」，和「國家大事」的「大」字有些不敢

當之外，我覺得把「東京帝大」掉做「中央政治學校」沒有什麼不可。
廿四年十一月，廿八。南京。

編輯後記

編者

△張熙若先生許久沒有為「獨立」寫文章了。這一期，張先生扶病寫了一篇來，我們非常感謝。

，可以同以前的比較來看。

△在第一七八號的「編輯後記」裏，我們曾表示希望

△我們每年只刊五十期，每年到這個時候便休息兩個星期，所以第一八七號要在二月九日才和讀者見面了。

國內國外的學生能描寫他們的生活。現在我們發表了兩篇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藝圃」、「體育」、「學園」、「估全報」、「週刊」、「新穎」、「編法」、「精電」、「印刷」、「種實」、「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每月一元五角
（上海）每月一元七角
（天津）每月一元九角
（北京）每月二元
（海外）每月二元五角

宇宙風

半月刊 第九期
編輯者 林語堂 陶亢德

姑告外人之旁觀者
安讀學生書
言談新聞載
之與女兒書
愛國青年四題（畫）
冬餘日記
風雨談
緣緣堂筆

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黎黎黎黎黎黎黎黎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豐豐豐豐豐豐豐豐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豐豐豐豐豐豐豐豐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
待待待待待待待待
隨隨隨隨隨隨隨隨
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記記記記記記記記
倫倫倫倫倫倫倫倫
小桃源

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兆兆兆兆兆兆兆兆
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流浪者自傳
書畫
漫發
愚谷
定價
每冊一元

黃嘉德筆
嘉音，古，君
嘉音，古，君
嘉音，古，君
嘉音，古，君
嘉音，古，君
嘉音，古，君
嘉音，古，君
嘉音，古，君

商務印書館發售

預約特價書

二十五年年度日出新書預約

本館為減輕讀者負擔起見，於去歲發售廿四年度日出新書預約，預繳少數款項，任意選購全年日出新書，而得對折或六折之優待，讀者稱便。今歲仍本此志，續售廿五年度新書預約，自一月一日起，至三月底止。預約辦法，摘要如下：

(一) 圖書館 一次預付國幣一百元 選購新書 按定價 對折
 (二) 圖書館 一次預付國幣五十元 選購新書 按定價 六折
 (三) 個人 一次預付國幣三十元 選購新書 按定價 六折
 (四) 學生 經學校證明 一次預付國幣十五元 選購新書 按定價 六折

內郵費 截止期

書名	冊數	定價	預約價或特價	內郵費	截止期
最新化學工業大全	十五冊	三十六元	預約十八元 (另訂分期交款辦法)	三元九角	一月底
名家小說選集第二集	二十冊	十元	預約五元 (另訂分期交款辦法)	七角	三月底
續古逸叢書四種 樂善錄 名公書判清明集 武經七書 搜神祕覽	十二函	夾頁六十七元 買料五十一元	特價 夾頁五十五元 料半三十八元	一元二角 九角二分	二月底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	精裝二冊 平裝二冊	四元	特價 精裝三元 平裝二元五角	二角三分 一角五分	二月底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 第二編 哲學思想	四冊	五元	特價 (與第一編合購五元五角)	二角三分 四角六分	一月底
英文中國年鑑 創刊號	一冊	三十元	特價 四元五角	二角三分 四角六分	三月底
法律大辭書	三冊	七元	特價 三元	二角三分	三月底
最近卅四年來中國通商口岸對外貿易統計	一冊	五元	特價 二元二角	一角五分	二月底
音樂辭典	一冊	二元	特價 一元二角	一角五分	一月底

另印目錄及樣本贈閱

胡適論學近著

第一集

這裏收集的一些文字大都是最近五年內隨時寫的，其中偶有三四篇是五年前寫的。這些文字差不多全是在各種刊物上發表過的。沒有發表過的只有這幾篇，——四十二章經考和附錄三件；論六經

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論春秋，答錢玄同；論詩經，答劉大白；明成祖御製佛曲殘本跋；參同契的年代。

（中略）這一集分五卷。第一卷只有三篇文字：

「說儒」一篇提出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史的一個新鮮的看法，我自信這個看法，將來大概可以漸漸得着史學家的承認，雖然眼前還有不少懷疑的評論。此外兩篇都是討論治學方法的：老子年代一篇是考證學的方法論；校勘學一篇是校勘學的方法論。

第二卷全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只有「真誥考」一篇是關於道教史料的，因為真誥牽涉到四十二章經，所以我把這一篇也收在這裏。第三卷

全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是一篇遊戲之作，收在第三卷裏作個附錄。

第四卷是我近年對於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青年的讀者若嫌這一集的考據文字太沉悶了，他們最好是先讀這一卷。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讀；並且這裏提出的一些思想問題，也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靜氣的思想的。

第五卷是一些雜文，只可算是全集的一個附錄。（下略）

四開版式	冊數	定價	特價	郵費
精裝本	一冊	四元	三元	二角
平裝本	二冊	二元	一元五角	三角五分
			截止期	
			廿五年二月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轉錄以胡代內容的提要

再論外交文件的公開

胡適

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獨立一八四號轉載）裏，我們曾向政府提出一個請求：請求政府把那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式宣布出來。我們當時特別舉出三項交涉：

- （1）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停戰協定。
- （2）二十四年六月初的何應欽梅津談判。
- （3）二十四年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

在今年一月十五日蔣介石院長召集的全國學校代表談話會上，北平天津的學校代表提出的四項意見之中，第一項就是請求政府公布那些造成今日華北局勢的各種交涉文件。次日蔣院長對學校代表和學生代表有長篇演說，其中有一段是答覆平津學校代表的「公開外交文件」的請求的。蔣院長鄭重申明了兩點：（1）塘沽停戰協定並無秘密條件，只有幾件「中合」事項。（2）去年六月初何應欽部長並不會和梅津司令官訂有何種協定；後來何部長雖然會寫一封信給梅津，信內只說某幾項事我們均已自動的辦了，此外並無他語。

政府的最高行政領袖這樣負責聲明，當然可以解除我們不少的疑慮了。但我們聽了蔣院長的演說之後，總覺得這些交涉既然沒有秘密的條件，當然更應該公布了。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早日公布上述各項交涉的結果，使全國人民都能明白這些文件的真相，使對方不能隨便利用這些文件來迫脅地方的當局，或惑亂世人的觀聽。

試舉去年六月初的何應欽梅津談判為例。第一，我方雖然不承認有任何「協定」，而對方在這幾個月之中時時宣稱有所謂「何梅協定」。所以我們盼望政府能向全國全世界正式聲明絕無此種「協定」。第二，據某方傳出的文件，何應欽部長寫給梅津的書信是這樣的：

敬啟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閣下。

何應欽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這種語句（顯像是從外國文翻譯的！）如果是真的，就不是僅僅聲明某些事項我們都已自動辦了了。所以我們十分

盼望政府能將何應欽總長當日答書的原文真本發表出來，使全國全世界知道究竟當日何部長說了什麼話。第三，「六月九日酒井所提各事項」究竟是什麼？據某方傳出的文件，梅津的「覺書」分兩個部分：一為中國方面曾經承認實行之事項，總共有九項；二為「附帶事項」三條，範圍都很廣泛，意義都於我國很不利。例如其中第三條說：「關於約定事項之實施，日本方面採取監視及糾察之手段」，這是何等寬泛的文句！究竟何部長答書所謂「均承諾之」（如果是真的），是僅僅承諾了那已經「承認實行」的九項具體事項呢？還是連那三個「附帶事項」也一併「承諾」了呢？我們知道政府並不會有承諾這三項附件的意思，所以我們十分盼望政府正式發表我方所認為定本的全文，讓全國全世界知道究竟何部長當日所「承諾」的是些什麼，所謂「承諾」的是些什麼。

我們聽說，有人主張，這些文件的發表可以使他們成為正式外交文件，所以還是不發表為妙。這是很錯誤的見解。這些文件久已被對方引用作正式外交文件了。只有正式的否認其正式性，只有正式的宣布其非正式性，方才可能以明定其沒有正式外交文件的價值。如果我們始終秘密，文字隨人便宜稱引，範圍隨人自由伸縮，久而久之，積非

成是，將來我們有口也難分辯了！

最明顯的比例就是近日國際宣傳的所謂「廣田三原則」。自從去年九月以來，日本常對世界宣傳中國政府最高當局已「同意」日本廣田外相的三個原則，而我國政府始終不會有正式否認的表示，於是不但全國人都起了很大的疑慮，全世界的人也就都以爲中國政府真已經輕的接受了那三個最危險的原則了。直到今年一月下旬廣田外相在貴族院演說，竟明白宣言中國業已贊同這三個原則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才於一月二十二日聲明這話「並非事實」。這個否認是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第一壯舉，因為這個否認可以消除一切疑慮，可以杜絕將來一切積非成是的危險。不否認就是默認；只有正式否認可以免得被人指爲默認。所以我們十分歡迎政府此次毅然否認贊同廣田三原則的壯舉，所以我們十分誠懇的希望政府更進一步，全數公布那些造成今日華北危機的各種交涉文件，並且正式宣布那些部分是政府確已承諾的，那些部分是政府不會接受的，那些是有效的條文，那些只是無效的要求。有效的，政府應該負責修改挽救；無效的，政府應該正式明白否認。

（二月二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二十五，一，三十一夜。

中國的外交政策

四

沈惟泰

「中國的外交政策」，說起來也慚愧，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名辭。試問中國自從有了近代國際關係以來，幾曾有過什麼外交政策？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所抱的是閉關政策，拒絕與外國發生任何外交關係，所以根本談不到什麼外交政策。那時候清廷的誤解，是以中國爲天下惟一大國，中國而外，都是「蠻」「夷」之邦，前來稱臣朝貢則可，但是不足與他們講處於平等地位的外交。這種「夜郎自大」的鄙陋見解，雖然經過了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一番很痛苦的教訓，仍舊不能祛除。所以從一八四二到一八六〇年的中國外交，依然以避免外國的纏擾爲目的。待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城，強迫簽訂了北京條約，清廷才了解中國並非「天下獨強」，他們才知道處於十九世紀的世界中，閉關政策是不可能的，國際關係是無從規避的。

於是同治即位後，有所謂「同治新政」。恭親王奕訢，就是力主維新的一人。總理衙門的設立，使節之遣出，都是新政的一斑。但是清廷重臣中，頭腦陳舊者居多，所謂新政，既不澈底，又無進行之決心與毅力，以致因循敷衍，

國勢如舊。而那時剛巧是歐洲新帝國主義復興之時。非洲之宰割，不數年而畢。列強移目東亞，看見像中國這樣龐大而不振的國家，誰說不是一塊很好的俎上肉！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以後，已經成爲一個「現代國家」，也加入了列強的團體，來侵害中國。中日之戰以後，拳匪之亂之際，正是中國被瓜分最危險的時期。海約翰（John Hay）所倡的「門戶開放主義」，暫時救了中國的厄運。我說暫時救了中國的厄運，因爲在列強「均勢」之下，中國暫時保全了「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可是中國在國際間的問題，並不因此而解決了。

清廷之所以覆亡，一大部份原因，乃是因爲它喪權辱國，換一句話說，就是因爲它外交沒有辦法，沒有政策。但是民國成立以後，外交有了辦法沒有？有了政策沒有？現在的外交，與清代的外交有什麼分別？我以爲若是有的話，就是清代時是喪失主權，現在是喪失主權之外，還要喪失土地；從前就是割讓土地，也是割讓邊遠島嶼，現在是失地一失幾省，失掉的是中國最重要最切身的領土；從

前中國的國運，是取決於倫敦，巴黎，柏林，華盛頓，聖彼得，東京，現在中國的國運，是取決於東京，關東，及土肥原；從前中國瓜分之禍，僥倖因各國分贓不均而得免，現在中國被日本併吞之禍，恐怕沒有這樣的運氣再避免吧。

日本人恭維我們，說我們的外交政策是「以夷制夷」的政策。天啊！中國人若能採用了「以夷制夷」的政策，中國也不致弄到現在這般地步了。「以夷制夷」，用胡適之先生的翻譯，是「借一個友誼的國家的援助來抵禦一個敵對的國家」。試問中國何嘗能夠做到這一步？加富爾（Cavour）利用了拿破崙第三的援助，而使意大利脫離了奧國的桎梏，這是「以夷制夷」。俾斯麥（Bismarck）是「以夷制夷」的能手：他完成了德國統一以後，使法國陷於孤立的地位，而不能報復，所以有人說他像一個玩把戲的人，能夠同時把五個球在空中玩弄而不掉在地下。試問中國會否有過像加富爾俾斯麥那樣的外交？試問中國會否能做到「借一個友誼的國家的援助來抵禦一個敵對的國家」這一步？試問李鴻章的送禮式的外交（李鴻章到俄國祝壽一行，把中東路權利，輕輕斷送與俄國，而種下了東三省省的禍根），能稱為「以夷制夷」嗎？試問現在所謂「提

携」，所謂「防共」「自治」，所謂「妥協」，難道是聯日「夷」以制俄「夷」的政策嗎？

打開天窗說亮話，中國現在的外交，不但與清代時一樣沒有辦法，而且是比清代時更沒有辦法。清代時沒有政策，現在也是更沒有政策。這我想不但是中國人民與我同意，就是外交當局也不能否認。

不過有人要說，「弱國無外交」，弱國的命運，根本就是受強國支配的，中國誰叫他弱呢？「中國誰叫他弱」這問題說來話長，而且說起來也許要得罪人，最好還是不說。至於「弱國無外交」這句話，我們却有攷慮的必要。要知現在世界上，並非祇有兩個國家；現在世界上，至少有好幾十個國家。以現代科學的進化和交通的便利，國與國之間都是休戚相關的。一國的存亡興廢，不但關於它自己，亦且影響到全世界的。所以從前國際間毫無組織，現在有個「國際聯盟」，雖然是沒有包括全世界的國家，雖然給一兩大國所操縱，雖然不管事，可是它也說過幾句公道話，也做過幾件「稍愜人意」的事，我們不能不說這是國際組織的初步，我們不能不承認國際關係比以前進步。我不是說現在國際間有人起來主持公理，我是說現在國際間因為經濟的互相倚賴，政治的互相關切，所以甲國和乙

國的外交，不但祇是甲乙兩國的事，而且也是丙國丁國和其他各國的事。祇要抓住這一點，我們就知道弱國不是沒有外交的，而且可以儘量利用外交的。貝奈許 (Benès) 雖然是代表一個弱小的捷克，可是在國際間他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戰後的德國一蹶不振，經史特萊司門 (Stresemann) 的努力，它不久與英法戰勝諸國就處於平等地位了。所以一國祇要自己振作，祇要它的政治家能幹，弱國也不一定沒有外交的。

更進一步說，弱國的外交，更比強國要緊，因為強國的外交，多少帶一些奢侈品的性質，勝利則增加它本國的光榮，失敗亦無損於它國家的大體；可是弱國則不然，弱國的外交，就是國家的本身，它國家的生存與否，全係於它的外交辦的得當否。

綜結上面所說的話，我們第一點要說的是中國自有近來國際關係以來，從沒有過外交政策。這當然包括初年的「閉關政策」，後來清廷的苟延搪塞的政策，李鴻章的「送禮政策」，以及現在所謂「妥協」「提携」政策（實際是討價還價喪失主權領土的政策），皆非外交政策。我們曾經同時指出，中國的外交，都出於被動，而非主動的。中國的國運，都是決於他人的：中國祇是聽人宰割，而毫

無抵抗，毫無辦法。第二點我們要說的是弱國並不是沒有外交；不但如此，弱國因為與外交有生死存亡的關係，所以更不應當忽略它的外交政策。

現在祇賸下最後一點：就是到了現在國家將要覆亡的時候，我們不容再沒有外交政策了。在沒有政策中，我們不知斷送了多少主權，喪失了多少土地。若是再這樣下去，整個國家版圖的變色，便在不遠了。我們千萬不可再存着過去的僥倖心，以為上天自有辦法。以前中國沒有被瓜分掉，乃是因為列強沒有得到一個瓜分的方程式，現在祇賸日本一國，情形就不同了。日本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不要說東四省送給它，它不夠，還要華北，華北送了它，還不够，要整個中國，就是整個中國送給它，它也不見得會滿足吧。

所以我們不要再糊裏糊塗把國家斷送了，即使無論如何要亡國，我們亦必得盡了我們守衛領土的责任再亡國，才可以對得起我們的祖宗，才可以對得起我們的後世。我們要確立一個外交政策：我所謂的外交政策，不是現在的「妥協」「提携」或「長期抵抗」的政策；我所謂的外交政策，必須基立於不喪失國權，不斷送領土的原則上；一切喪失國權，斷送領土的「外交政策」，皆不是外交政策

。國際法的發動，對於國家之生存與獨立。一個國家的所以要有外交，亦即所以保護它的生存與獨立。假使一個「外交政策」斷送了這國家的生存與獨立，那就是違反了辦外交的原意，何能謂之外交政策。

在不喪失國權不斷送領土的原則下，我們願與任何國家提携。假使不可能的話，我們寧爲玉碎，祇能以全國的力量，做我們外交的後盾。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我們祇有

我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觀察

王醒魂

兩條路走：一條是「妥協」爲「提携」，是凌遲處死的辦法，還有一條是擗起守衛疆土的責任，其結果亦許是死，亦許是死裏逃生，請國人自擇。最後我還有一句話供獻當局，就是現在，此刻，已經是我們民族國家生存的「最後關頭」了，要講「犧牲」，決不是「輕言犧牲」吧。

廿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於南京

(一)

我們不願鼓吹戰爭，但我們無法否認人類五千年來戰爭的歷史。世界未臻於大同，均勢不可以永保；故人類雖求和平，却無力避免戰爭。戰爭！戰爭！果然是推動人類進化的原動力？抑或是破壞人類幸福唯一的魔鬼？我們對於戰爭的功過，姑無暇以追求，而和平的天使終敵不過戰神的氣燄，歷史却給我們以明證了！

近幾年來，二次世界大戰的呼聲，使多少醉心和平和理想的政治家們，憂心如擣！而所謂一九三六年的非常時代，今又降臨！即使今年全世界均能和平過去，也有無數

萬萬人的提心吊膽，驚心怵目，恐預言之將成爲事實。何況東非因意阿衝突，歐洲已響動和平的喪鐘；日本侵略華北日急，東方又漫燒着滿天烽火。在這個危急存亡的關頭，中國民族還可以死氣沉沉，不以自身力量，取得獨立生存的地位嗎！

(二)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教訓，人類當不會如此善忘。四千萬沙場壯士的犧牲，至今猶留慘痛的回憶！故大戰以後，國際政治家們，俱曾苦心焦思，努力以求永保和平的道路。國際聯盟的組織，軍縮會議的進行，華盛頓，日內

瓦，倫敦屢次海軍會議的召集，惡意者雖譏爲帝國主義的分贓，要亦不外求所以相安之道。

人類雖求相安，但骨子裏仍是互相猜疑，同床異夢。而且這種相安局面的維繫，以凡爾賽條約系統的存在爲前提。凡爾賽條約粉碎了德意志帝國，重畫了歐洲的地圖，對日耳曼民族加上了重重的鎖鍊，希望它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十七年前，「老虎總理」克利蒙梭躊躇滿志，或也沒有料想到今天國際關係的嬗變吧？

歐戰以後，打倒了一個前古所無的德意志帝國，却又出現了一個洪水猛獸般的敵人，使列強震怖。這無疑地就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建立。故我們檢討戰後國際關係的演變，很顯著地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爲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的時期；第二，爲武裝和平維繫時期；第三，爲均勢破壞時期。這種均勢破壞以後，什麼時候才能建立新的均衡局面，以暫保和平呢？這却要待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神才能答解這個「謎」了。

(三)

但是「一九三六年」的世界戰爭論，現在已沒有若何注意的價值。中國外交評論社，日本的中央公論社，以至許多從事外交著述的人，都抱着這種錯誤的「宿命論」的

見解。他們所共認爲一九三六年的危機，不出三點：

第一，薩爾投票歸德的事件。他們認爲薩爾煤鐵的產量，佔德國全國產額百分之七十四；薩爾的人民，德籍佔百分之九十。是投票結果，歸德無疑。法國不能忽然捨棄，戰爭必因以爆發。而不知法國因利於現狀的維持，又何能「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故薩爾隸屬問題，終于風平浪靜的過去了。

第二，便是委任統治地的移轉問題。他們認爲日本對加羅林群島的委任統治權，係因參加國聯而取得。但日本取得統治以後，即在上面建立軍事要塞，以威脅美國從東太平洋西來的艦隊。故日本退出國聯到期以後，國聯和美國俱將以實力壓迫日本，交還委任統治地。日本不甘放棄，自必出于戰爭。那知事過境遷，日本終沒有退出，國聯也沒有要求，美國也不會表示嚴重的意見。這固然是由于美國方努力於復興運動的進行，而國聯也受了歐洲問題的牽制。而國際關係的變幻萬端，要不能以毫末事件而作大胆的結論了。

第三，便是所謂海軍條約的問題。他們認爲：華盛頓條約，至一九三五年而滿期。倫敦海軍條約，至一九三六年而滿期。期滿而不能續訂，或雖續訂而日本不能承認舊

有的比例，美日終必出于一戰。那知去年日本公然聲明廢止華盛頓條約，白宮方面，亦未報以惡聲。海軍預會，日本又公然主張廢棄比率主義，也未聞兩方有動員的消息。現在海軍前途，雖未可逆料，要之不會因會議挫折而引起戰爭，也是彰明較著的事實了。

由于這種種預言的失敗，於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遂不爲國內一般論壇所注意了。

(四)

難道我們就可以這樣肯定世界大戰是永不爆發了嗎？那也不能這麼粗率斷定。戰爭之不曾爆發，固有它多方面的原因。而將來戰爭的不可避免，也有它一定的條件。從來討論國際戰爭的人，俱陷于片面的錯誤。他們都注意到某一個國家戰爭的必要，而沒有注意到國際形勢是否使它有可能。他們都觀察到各個國家備戰的緊張，而沒有觀察到戰爭條件是否到了成熟的地步。

一切戰爭的發動，不出兩途：一是強凌弱，衆暴寡的戰爭；一是勢均力敵的戰爭。前者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後者如歐洲的大戰。強凌弱的爭戰，固常由強者片面的意志可以決定；因爲弱者除了屈服之外，只有抵抗。至若勢均力敵的戰爭，却要看雙方是否到了準備完成的時候。假

如有一方尙未完成，縱使對方百般挑戰，終難成爲事實。而所謂準備完成，又不僅在于國防的鞏固，軍備的充實；尤其在於外交的成功，和與國的聯絡。故「國防」與「外交」之對於近代戰爭，如鳥之雙翼，缺一即不能高飛。

由此，我們又可以知道：近代國家與國家的戰爭，完全是國力的比較。國際集團與國際集團的戰爭，完全是國力和與國力之和的比較。國力就是全國人力與物力的總和。人力貴其能相助而不相消，故須有嚴密的組織。物力貴其能善用而不致浪費，故須由國家加以統制。如果一個國家，內而物力未能統制，人力尙未組織完成，近有強隣，外無與國；或縱有與國，而敵多於友；於此，而昧然求逞於戰爭，則其國家不亡則敗。故言論家雖危詞聳聽以煽動戰爭，而歷練的軍事家却把砲門深鎖等待戰爭的歷史行程到來的時候。

到這裏，我們對於近代國際戰爭的認識，可以得到一個簡單扼要的結論。就是：要戰不要戰，或可戰不可戰，是一個問題；而能戰不能戰，又是一個問題。換句話說：戰爭不發生於國交破裂，需要戰爭的時候；而發生于戰爭條件成熟，即準備完成的時候！

這是解決近代一切國際問題的重心，觀察一切國際戰

爭唯一的秘鑰！

(五)

我們如能把握這個決定戰爭的中心，自可以掃去一切淺薄的浮談，而避免一切道聽塗說的謬誤的見解。明瞭這個根本要素，然後可以觀察一切國際的變動。

先從遠東方面說：

就中日關係而言：日本的侵略中國，固由于它底傳統的政策。然其所以突發於一九三一年，則由於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那時候，各國都陷入于經濟恐慌的深淵，正是無力東顧的時候；美國方為失業問題所困，造艦程序無法完成的時候；蘇俄正在整飭內政，五年計劃尚未完成的時候；中國正受了空前的浩劫，而國家尚未完全統一的時侯。日本感到此時趁火打劫，天下其奈我何！因此而有「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事變。「一二八」以後，日軍本欲長住滬濱，以威脅我國的首都。後因英國干涉，才不得已而撤退。一九三三年，日本之佔領秦皇島，後因世界震驚，乃不能不及關而止。近日日本的侵略華北，彼何以不敢遽吞平津？彼所以扭扭捏捏，假手於殷汝耕的叛亂，自因在國際上仍不能不有所忌憚的緣故。像日本這樣的步步進逼，中國如果能夠步步為營，積極準備，等到關係各國準

備完成，對日終有一天不能忍耐的時候，中國未嘗沒有解放的機會。

就日俄的關係說：日俄在遠東，本為世仇。一九〇四年大戰的歷史，蘇聯的軍事家們，恐也不會忘記他們祖宗的恥辱。田中奏摺明言佔領滿洲，即為對俄作戰，固不必說。而「九一八」以後，蘇俄遠東軍備的增加，濱海省邊防的日趨鞏固，海參威軍港的建築，西伯利亞雙軌鐵道的完成，赤塔航空中心地的建立，重工業的建設，貝加爾湖一帶之偉大防禦工程，都足以證明蘇俄在積極準備，殲滅其遠東敵人的威力。蘇俄一面準備實力，一面與法聯歡，對美復交，與歐西各國，締結多邊的互不侵犯條約，大有鞏固西陲，以全力對日，滅日而後朝食之概。然而希特勒政權的崛起，已使蘇俄有所戒心；太不列顛帝國之傳統反俄政策，更使蘇俄不敢輕于嘗試。何況俄法的軍事同盟，又僅限于歐洲的事件；斯大林輩並非傻瓜，何能昧然的對日單對宣戰？

再就日美關係說：日美固共爭太平洋上的海權。然美國在遠東畢竟沒有關係其國家安危的領土。「五五三」與「十十七」的比例的爭持，美國固不願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坐大。然而為遠東事件，而使美國單獨從事戰爭，則正所

謂「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美國人民，未必願意。故自「九一八」以後，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的政策，羅斯福的沉默，以至于最近畢德門的大砲，都不過是一種外交上的姿勢，美國從沒有決心對日本單獨作戰。至若美國之造艦程序尚未完成，日本新式潛艇可以威脅美國之「輪型艦隊」；這些，倒又是枝節的問題了。

由此看來：中國對日本不能戰爭，美國對日本不願戰爭，蘇俄對日本不敢戰爭。故遠東均勢，雖為日本所破壞；美俄雖深惡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而到現在，仍然是沉着觀變，不會引起戰爭。但這也不是歷久不變的現象。等到蘇俄能得到英國諒解，無復有西顧之憂的時候。等到美國在遠東利益完全為日本剝奪，史璜生大海軍政策完全實現，而又得到英國合作的時候。這三強的海，陸，空軍，會有同時向東京攻擊的一天；故今後遠東問題的發展，會不會由遠東問題以引起世界戰爭，殆將由下列五種條件以決定：

- 第一，將來英俄諒解到如何程度；
- 第二，將來美俄在軍事上合作到如何程度；
- 第三，英法對遠東問題關切到如何程度；
- 第四，將來日本黷武主義的侵略政策，進行到如何

程度；
第五，中國求國家獨立自由的解放運動，實力準備到如何程度。

(六)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歐洲：

說到歐洲的國際關係，情形更為複雜。支配世界的強國，除日美而外，都在歐洲。故他們任何一國的行動，都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世界。

英國傳統的政策，是要歐陸沒有唯一的強國。故法國稱霸歐陸的時候，英國曾為拿破崙的勁敵。威廉第二要征服世界的時候，英吉利又為「協約國」的前鋒。戰前常助法反德。戰後却又常助德抑法。十七年來，英法關係，常處于若即若離之境。去年法俄軍事的諒解，且曾引起英國的嫉視，因而單獨地對德締結了英德海軍協定。因為英國在遠東，近東殖民地的利益，處處和宣傳赤化的蘇俄，處於對立的地位，故英俄之不相容，正像法德之不兩立。故蘇俄之不敢輕言戰爭，不祇是日本在遠東的壓迫，也不祇是希特拉東進政策的威脅，最重要的，還是這個老大帝國的密切的監視。

蘇俄在革命的初期，本有赤化世界的雄心。後因華沙

一役的失敗，乃放棄其西進政策，而改用了東進政策的主張，以煽動殖民地革命的運動。然在遠東，近東，又都告失敗。於是乃決心從事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實施其所謂五年計劃。現在二次五年計劃雖又將完成，然而東西受着日德的包圍，故不能不小心翼翼，以圖自保。

法國雖爲戰後歐陸的盟主，然其志僅在於維持現狀。意大利則因凡爾賽之分贓不遂，久思發展。德意志則因復仇心切，頗欲由戰爭以恢復其戰前的地位。故觀察歐洲政局，要不可不以德法問題爲中心。維繫德法問題的凡爾賽和約，今日已成殭死。戰後的均衡局面，早已破壞。舊均衡既已解體，新均衡又未建立，故歐洲風雲，瞬息萬變。在這種苦悶情形之下，德欲復仇，意欲進取，法欲保守，俄欲觀變；而英國則上下其力，週旋各國，以求現狀之得以延續。

最近因意阿衝突，已使世人忘却歐洲中心問題之所在。因意阿衝突，而使英意緊張。因英意緊張，又促進法英密切的合作。但如果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虎視眈眈，意大利又安敢這樣地挺而走險。慕沙里尼因看穿了由「凡爾賽系統」所造成的漏洞，故敢大胆地發動東非的戰爭。英國如果能集中全部艦隊以鎮壓意大利地中海的海軍，意大利固

非其敵。然而北海霸權，則將盡落于德國海軍之手。故英國本無愛于國聯，本無愛於法國，現在也忽變其十七年來若即若離的態度，轉而與法患難相助了。同時，因蘇俄加入國聯，對蘇俄也漸表示諒解的態度了。而在海軍上，也由英美的合作，以壓迫日本讓步了。

由于法國優良外交的成功，終于又使歐洲恢復了戰前的形勢。英俄法站在一方，德意奧將站在又一方！美國仍繼續維持孤立的光榮；日本又得獨肆其遠東的侵略！

人類在三十年間，是做了一場大夢！

而世界歷史，又走上了新的戰爭的行程！

(七)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認識：

就各個國家說：現在世界上，除日意以外，任何國家，俱不願引起戰爭。英法固利于現狀的維持；美國仍願繼續其光榮的獨立；而俄德則欲延長其準備的時間。意大利雖已從事戰爭，但其目的僅在于攫取殖民地，并不願引起歐洲的戰爭。日本雖欲戰爭，但亦色厲內荏，希望僅在于單獨吞併中國，列強不加以干涉。故中國如單獨對日宣戰，固爲日本所歡迎。但如歐洲政局安定，英美俄三國聯合對日干涉，日本在遠東的侵略，必將斂跡。

但就國際的綜合關係說：現在世界，隨時都有引起戰爭的可能。日本對華的侵略，固已欲罷不能。意大利對阿的戰爭，又勢成騎虎。意大利如果沒有德國的軍事勢力作後盾，在這種英法聯合干涉之下，自必屈服。但意大利如被滅亡，則唇亡齒寒，德意志又豈能安枕？故德意有軍事上的諒解，殆勢所必然。且意大利又看清英法不能以全力對付歐洲。英國無時不密切注意于遠東局勢的發展。而法國之擁護盟約，又別具作用，因意大利並非法國真正的敵人。故霍爾辭職時，謂「地中海除英國以外，世界任何國家，俱未發動一兵一卒，以作實施制裁的準備」。英國為加強對意壓力，對遠東事件乃不能不與美斡旋；同時對俄妥協，以安定遠東局面，俾得以全力對付歐洲。在此情勢之下，向為美俄接近之梗的英國，反將從中拉攏，以增進美俄的睦誼了。

英國此種外交政策如果成功，遠東形勢，自必暫趨和緩。遠東安定，英國必以全力對意實施高壓，引起英意戰爭。地中海兩國海軍已經動員，法國為防禦將來德國的襲擊，自必對英加以援助。法已加入，德亦難于坐視。蘇俄此時雖欲沉著觀變，但因對法早有軍事協定，也不能不捲入漩渦。蘇俄已動，日本在東亞又必橫行無忌，大舉侵略

中國。此時中國必須以全力奮鬥，以最大之努力，求得其獨立與生存！遠東桴鼓已鳴，日本必以最大之威力，驅逐英美在西太平洋的勢力。此時，美國雖欲獨立于世界之外，亦不可能。於是海戰自北海，地中海，橫亘大西洋，以至太平洋，全世界的海洋，為之鼎沸！陸戰，空戰，由歐洲的東西兩部戰線，分向菲亞廷長，通過西伯利亞，而蔓延于滿蒙華北之東亞大陸。將整個舊世界，化為焦土！戰線延長三萬餘里，參加戰場的壯士必在三萬萬人以上。這是人類空前的浩劫，而國人所不能想像的亙古未有的世界大戰！

(八)

因此，我們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可以得到簡括的結論：

第一，一般言論家對一九三六年爆發世界大戰的預言，已無若何注意的價值。世界戰爭之是否爆發，不能由某種特殊事件以決定；而應由各國實力準備的完成，和國際變化的趨勢以決定。

第二，由目前英意衝突所醞釀的國際變化，雖有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但不一定引起戰爭。如英美的合作，可以安定遠東局面，則不可能。如英法的合作，能使慕沙里尼

屈服，亦不可能。或法德俄俱保持嚴格的中立，則單純的英意戰爭，亦不可能。戰爭爆發日期之唯一準備的標記，乃在各國作戰準備完成的期間。故如目前戰爭不會爆發，則將另俟戰機的成熟，待俄德兩國都已準備完成，都可以發動戰爭的時候。

第三，日本之高唱進攻蘇俄，完全為取得英美對彼侵華的同情。希特勒底東進政策的號召，也完全為消釋法國的疑懼。這都是一種外交上的姿態，并非他們根本的國策。所以國內流行着的「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俄，以引起世界戰爭」的觀念，早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蹟。此種可能性，在一九二四年以後，即已成爲過去；在今日，則已絕無可能。我們如仍持此陳腐的理論，以觀察世界戰爭，必將爲西方的政治家所齒冷，且爲蘇俄的主政者所竊笑。

第四，歐洲問題的癱結，仍在于德法的世仇。故慕沙里尼敢跳梁嘗試。遠東問題解決的困難，則在于中國爲國際均勢所支配，日本却有獨霸遠東，以建立大陸帝國的

野心。百年前拿破崙的雄圖，二十世紀初期威廉第二的大略，都是日意民族歷史的殷鑒。日意民族如執迷不悟，必將接受歷史同樣的教訓。

第五，將來的戰爭，必爲國際集團的戰爭。任何國與國的戰爭，如過去日俄之役，普法之役戰爭的方式，俱將絕跡。而無論參加任何國際集團的國家，都爲其國家的利益而戰爭。所謂「求和平」，「伸正義」，都是「欺人之談」。所以如果戰線延長于東亞，任何國家戰勝，俱將不利于中國。

第六，中國在戰爭期內，不能旁觀，必須以行動取得獨立的光榮。在戰爭期前，不能坐待，必須集合全國國力，以作有效的準備。

第七，要作有效的準備，絕非空談所能了事，必須認清國際環境，及其將來的動向；估計本身力量，與敵人的比較，然後可以確定努力的方針，以應付未來的大戰。

對學生運動之觀感

壽 生

這一次學生運動，輿論界說的話確是不少了，雖立論

不齊，而有一個共通之點——都表「同情」。這已經可驚可

喜了。只是有些文字，嫌文章氣重了點兒，覺得有幾句話還需要說說。

不知爲什麼，就文字上看來，輿論界似不甚明白一般學生的矛盾心理。須知學生實在是怨政府的，但他們反對「分裂」，他們知道這時所謂的「分裂」已不是「內的」問題了，於是兜了一個圈子，在憤憤之中，還是要走上擁護統一的路上來。這就是「抬轎恨抬轎，還是要抬轎」！且不說別的，就在他們發的傳單上這點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現在還有什麼理由能叫青年毫無渣滓的心悅誠服我們的政府？所謂「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成功一也。」在此很可以給我一個啓示：現在只求做到「成功一也」就是了，還想過問什麼渣滓嗎？還不明白假澈底後面跟的就是真失敗嗎？「矛盾心理」，大處小處，現在都包緊了青年的心胸，他們顧慮功課，而不能不在相當的時期罷課；他們贊成復課，但不能不爲顧全團體而有所犧牲；愛護學校尊重師長，而有時不能不做出甚拂師長之意的舉動。北大師生間的發生齟齬，就在學校不明白一般學生的矛盾心理，看輕學生的組織力，沒認識「南下宣傳團」給與一般學生的感奮。一月四日，與蔣周樊胡諸先生爭噪的「糾察隊」中，還有早先願意復課的人

呢。這樣的矛盾心理，我們總不明白，很難望給學生運動一個合理的處理。高喊「團體精神」的人們，有時竟不惜妨害青年學習「團體精神」，不知又作何解釋。

曰「欺騙」也，曰「盲從」也，曰「幼稚」也，都是好文章而已。別的且由它，就以學校說，同學間的愛國活動隨便就罵之爲欺騙，而學校牌示上「自稱糾察隊」之類的話難道是真誠嗎？「盲從」同學而不盲從學者名人教師，這「盲從」不值得一考慮，不應當重視嗎？是罵「盲從」能收效的嗎？若還不認真考察事實，尊重學生的人格，儘讓些盲從的「理論家」捕風捉影的亂嚷，更從而作行動之本，那才真會影響統一陣線呢。凡事一開口一舉動就免不了帶一點兒幼稚的根芽，道地的「老道」只有坐着不動，說一些東南西北和身轉的話。如玄學的「國醫」罵科學的「西醫」幼稚似的。前幾天有一位儒醫向我來了一個絕妙的說教：「現在算比前幾年好了，好些人都知道重視國醫了，只是他們還在說外科西醫不錯，其實還是不然的，西醫什麼都幼稚，他們自己都說還有好些不知道呢，就如在我們南方全是山地，鄉下人弄水打柴的那里不墜倒一個人，好在十里八里就有個水師，你看，那里見到有個接木脚的人？至於西國到處可以見到接木脚的人，外科西醫那里

行嘍。」微笑。這是實情，在西南有「巖上砍柴巖下邊，一邊邊在老蛇窩，老蛇出來丈二長，嚇死你家爹和娘。」的「罵人歌」，一天墜得腰折腳斷的確不少，上鋼架，護石膏，接木脚連夢都沒有做到過，一個二個下土大吉！我們的儒醫還以此誇嘴呢！非愚即忍。「一斧砍成個觀音菩薩」是不可能的，一斧不下，觀音菩薩也不會自己跳出木頭來。坐着的「老道」不比行動的幼稚高明。

這一次運動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東北籍的同胞尤多悲憤勇毅者。「不吃冰糖不知真甜」，全國同胞對此又將怎麼樣呢！

就專就利害說，學生不是一個孤另另的東西，不可率爾對付，對付學生失當，無異對付整個的社會失當。事實上學生的家庭階級最複雜，事實上學生在其家庭中多為重要分子，社會意志影響學生，學生意志也影響社會。尤其在愛國運動的路線上不可率爾應付，「重傷父母之心者無過殘虐其子女」，這點輿論界得促政府注意，不宜輕易「制裁」，不宜輕易言「勸導」，誠心的「勸導」事實的表現比任何制裁有效。「國難」這兩個字是任何人承認其存在的，政府在某一期間應付青年麻煩，在某期間就可得到相等的助力。不可圖傳一時而失將來驅策之用。四川民間，

入民國來就很利害，常為軍隊所忌，到民十六年全川軍民聯合驅逐袁祖銘，民團之功力乃大顯。學生給政府之麻煩，不若民團給川軍之不便，而學生在將來之用途則甚廣，不可不慎重對付。

學生對現在「新陣容的政府」猶有不信任，這層就本孔子提倡的恕道說也可以原諒，且不說民主國國會時亦可表示不信任政府也。在兒童教育原理上，最忌大人向兒童說假話。一個愛向兒童說假話的大人，兒童對他失却信仰了，後來他就說真話兒童亦不肯信了。這個「不信」，最好大人多原諒兒童點。大人欲恢復信用，怎樣責罰兒童也是空的，最好是積漸的慢慢用事實來挽救已往的過失。孔子那樣的人尚且慨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啓予者商也！」可見一個人原不是毫無可說話的，有人懷疑並不全壞，聰明人正可借此鞭策自己，處處小心走上正路，若聖人不准人懷疑則「殺雞焉用牛刀」之誤無從改正了。「錯」無碍為聖，「有人懷疑」無碍為聖，不准人懷疑，不就範的從心所欲才是「自限」。這不特政府，也正是我們青年所應自勉的。在此人心不安之下，輿論界對此似應有所建議。

在學生方面我覺有三點首應注意：

(1.) 同學間不可因意見不同就互贈難堪的可怕的封號，如「漢奸」，「赤色走狗」。漢奸是一個耻辱透了的名詞，同胞中會出漢奸，實是一件無可奈何的傷心事，還忍心隨便贈送並不是漢奸的同學嗎？同學有甚大仇，又無真憑實據，何必說人「赤」「白」！這樣隨便送封號其根源是「偷懶」「無能」。因為同人辯論不是三言兩語能完事的，不是毫無能力可奏功的。亂栽人一陀原是強權者幹的，我們無須乎這個。

(2.) 有進無退原是好的。但要觀察情勢，有個趨向

論半年計畫

李樸生

日來行政院令各部會擬具半年的工作計畫，因此各部的空氣都緊張起來。本來各部會在去年七月行政年度的開始，已有一個行政計畫。現在廿四年度已過去一半了，又值新中樞成立，檢點過去，預計將來，原是應有之義！擬具行政計畫，如果要實事求是，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原則和步驟，我在「行政計畫的編造與考核」，曾經貢獻過一些意見。（見行政效率二卷五，六兩期。）現在各部會

，不可進不知所往，墜不知所底。有時候目的要走五步，若得法原是可走到的，切不可在一種情勢下只能暫走四步而偏要更前進一步，以致結果一直退下來一步也不「走」。

(3.) 自己作主人還要自己作觀客。這里可觀察羣衆心理，可練習認識人物，可練習區別「浮言」，可反省自己的能耐。這些附產品若不知收受，就太可惜這不願牠來而竟來的機會了。

二十五，元月，二十五。

擬具行政計畫之際，我們希望大家確確實實有把計畫兌現的誠意，不唱高調，不務粉飾，有一件便能夠做到一件，有一條便要即實行一條。我更以為在今日要綜覈名實，提高效率，在半年之內，最少可以分作兩個階段：

第一整理舊業；

第二布置新猷。

若舊業未整理，而即從事新猷，則恐舊污不滌，新猷有習

與俱染的危險，且不足以起人民的信仰！蔣介石先生關於此點，會有最痛切的說話：

『當此政亂人劣之時，不能創辦新政，惟有就舊政及腐化政治中整理修改，以求進步。』（見如何推進四省的政治）

假如要舉一個實例來說，如最近極引大家注意的建議徵收公務員建設捐來建築鐵路一事，（註一）我們就國民經濟建設的觀點，是極端贊成的，不過我們希望鐵道部首先能夠把路政的管理，做到最低度的合理化。現在路政的大毛病，據勞勉先生的研究有：

（一）各路財政，不統一于部，故部不能通盤籌畫，調盈劑虛，更不能整理債務，以吸收新投資。倘能整理，總可以有舉二萬萬元外債的能力，以發展新路線；

（二）各路車輛的調動不集中于部，不能充分利用，故空廢之車輛達百分之八十八以上；

（三）各路脩車廠的管理也不集中于部，故設備與脩理，都極不經濟；

（四）各路總務費龐大，比之美，日兩國幾逾八九倍，致營業能力下降，運輸成本增大。（註二）

所以路政的整理，是急不容緩的工作。而鐵道部本身，行政費有無可再節減以增加事業費的地方，也應從實研究。

假如路政的管理，已達到相當的合理化，那就不只公務員樂于捐輸，明達的有資產的國民也何吝于投資？從前向美國爭收回粵漢建築權，國人一呼而集千餘萬元的股本，現在民力雖疲，如果我們能够以廉潔示國人，以效率示國人，則集腋成裘，亦非難事。否則公務員雖限于功令，不能不捐，然敢怒而不敢言，似非治道。又如最近大家認為極有進步的開辦公路，如：

（一）包工的舞弊，剝削工人；
（二）路面不求穩固，旋築旋壞；（註三）
（三）管理的不得法，通車危險；（註四）
（四）路線因未統籌，與鐵路平行的很多，致防礙鐵路營業；（註五）

自然，公路的利益在剿匪功用上已收穫很大，將來在國防的用處更爲重要，故權利害之輕重，公路的『硬幹』是應該的。不過硬幹與橫幹有別，硬幹是咬實牙齦拚命來幹，橫幹是閉着眼睛隨便來幹。硬幹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力，如蘇聯的五年建設是。橫幹却終會鬧出岔子，得不償失。所以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應該顧慮到蟻穴潰堤的教訓。

，努力整頓弊害。亂舉的弊害，都不是現在人力不能預防。非如因公路開築路後，洋貨輸入更便利，（註六）加速農村的破產；而汽油銷耗更多，利權外溢更厲害，但我國工商業幼稚，汽油又未研究得有替代品，那末要從積極方面，救止其弊害，自然力不從心，我們也不應故爲苛論。所以我們這次對於各部會的半年計畫，不願過存奢望，而希望各長官切實做些整理工作。所以在過去一年中，我覺得鐵部的負責運輸，交部的電台合併，財部的印花稅由郵局代售，是很可稱頌的。因爲在這民力凋弊的年頭，能夠在舊政的積弊上除去一分弊端，即爲將來的新政建設力量養一分元氣。這不只經濟建設應該如此，凡百庶政，都應該如此。如商品檢驗，名目很是好聽，然自施行以來，對外信用未見增加，倒反暴露了我國官場之醜劣，若不能澈底整理，即有新計畫只徒增加主管人員的私利，于檢政絕不相干！又如地方行政中，區公所，保甲都有許多黑暗的情實，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註七）眼巴巴對着不整理，而說要積極推進地方自治完成訓政，如何能夠搔着癢處？這些所舉，都不是毛舉細故，故爲挑剔，而是根本的所在，公開的秘密，我們唯有儘先努力掃除，才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仰，才可以提到新的建設。而行政院對於各部會所擬的

工作計畫，應該有一個通盤籌算，斟酌先後緩急，給各部會一個最後的決定。平常行政院對於這個審核工作，似乎看是例行的，一個部會送行政計畫來，由一個科員簽上「查所擬計畫，大致尙屬妥適，擬列報後指令知照」便了事，似乎太慳力了。

其次，我們以爲這次的工作計畫，必要注重考核。過去各部會不是沒有工作計畫，陳公博先生在四年從政錄上（註八）憤慨大家沒有計畫，致他的四年計畫有孤掌難鳴的苦悶，似乎有點過火。我們覺得從前的大毛病，不在沒計畫，而在有計畫不算數，不當一回事。張江陵說：

「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章奏雖勤，而實效蓋渺。言者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長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釐否也。」

（註九）

我們目前的情形，似乎勝不了多少。我們要綜覈名實，應該注重考核。我們會獻議監察院應該實行「政治審計」，（註十）同時我們以爲行政院對於各部會的工作報告應該就該機關的工作計畫和他的工作對勘，看他的工作和

原定的計畫做到了什麼程度，加以獎勵或督促。而且這種對勘，不能單憑書面，要看實際工作。好在現在各部會的工作，都是在通都大邑爲多，只要不敷衍，內容總能夠查察出來。現在各部會的工作報告，平常用的格式，都沒有把原擬的計畫是什麼，現在做到什麼程度標明出來，一篇流水賬，要明瞭他和原擬計畫的關係，很費鈎稽。而行政院對於各部會的工作報告，也大概由一個科員簽上「本案無抵觸法令事項，擬列報後存，」或「查所報辦理經過各情，大致尙屬妥適，擬列報後令知。」便算了事。我們以爲行政計畫的擬具，應該有一個按月的進度表，工作報告便按着這個進度表來考核，正如各機關報銷的計算書，應該根據預算書來審核一樣。現在我們希望：

(一) 各部會的工作計畫，在六個月滿期後有一個總報告書說明做到什麼程度，如有不能完成計畫的，并要說明原因，使對於所任工作明負責任。

(二) 行政院對於各部會的工作，在收到總報告書後，有一個總批評，黜陟賞罰，不容客氣；除國防上應秘密外，餘俱公開。

我們提到黜陟賞罰的話，何嘗不知人事上種種的複雜，當局有時不宜察察爲厲，持法過急。但我們要知道在危急存

亡之秋，如果不法治，不從事實上表現勵精圖治的精神，則何以提振全國赴義之心？何以恢弘志士之氣？故「相忍爲國」，「精誠團結」的話，在紀律範圍之外，很易同於姑息養奸。甚則近于「狼狽爲奸」！我們要大家不肯做漢奸，不屑做漢奸，不忍做漢奸，只有綜覈名實，脩明紀律，表現勵精圖治的精神，強化志士仁人的向心力，提挈民衆，以赴急難。這是一條復興民族的大路，絕不應傍出斜行，自己歪亂了自己的步驟！

一月十六日於南京

(註一) 見一月五日南京朝報

(註二) 見鐵路雜誌一卷一期至六期勞勉氏所著論文

(註三) 見建設評論一卷一期湖北過去公路工程之檢討及其希望

(註四) 見廿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大公報西蘭公路之觀感。

(註五) 見鐵路雜誌六，七期我國公路對於鐵路之影響與調整

(註六) 一月四日中央日報調劑西蘭公路貨運

(註七) 見一七七號獨立評論故鄉所見及一一八號如此貴州

(註八) 見四卷一期民族

(註九) 見太岳集陳六事疏

(註十) 見大公報政治審計之必要

編輯後記

適之

△沈惟泰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博士，著有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42-1860，現任郵政總局秘書。

△王醒魂先生是杭州的一位讀者。我們感謝他投寄這篇很有見地的長文。

△「壽生」先生是北大的「偷聽生」，他兩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從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愛護

宇宙風 半月刊 第十期 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出版

姑妄一考試分數之不可靠	語燕堂
言之一隨想隨寫	知燕堂
宋人的文章思想	語燕堂
緣看電影流淚	郭子愷
兩個黑人和一個印度人	郭子愷
家庭四題(人生漫畫之十)	郭子愷
徒然草選譯	郭子愷
先秦降國儀注考	宛達人
不記日子的日記	沈有乾
繞室旅行記	施蟄存
倫敦的霧	施蟄存
中國的新年與外國的聖誕節	劉小蕙
意外中之意外	許欽文
流浪者自傳	黃嘉德
書評	畢樹棠
二十四年愛讀書	畢樹棠
編輯後記	畢樹棠

北大，也愛護學生運動，他的「對學生運動的感想」的末段勸學生「自己作主人，還要自己作觀客」；他這篇文章是從一個「觀客」的觀察點寫的，所以值得我們（學生與學校當局）的注意。

△李樸生先生是研究行政效率的專家。

△下一期是「紀念丁在君先生專號」，特此預告。

浙江興業銀行

北平分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兼辦儲蓄備有

各種存款章程函索即寄

行址 前內公安 電話東局 三三六〇〇
街新大路 電話東局 三三三〇〇

商務印書館續售

25年度日出新書

5折 6折 預約

付少許定款享受**全年半價**或**六折**購書利益

新定預約戶得任意選購25年度日出新書

續定預約戶得任意選購24年度及25年度日出新書

除星期日及假期外，每日出版新書至少一種，多則三四種。24年度共出678種，776冊，各科俱備。25年度出書情形與上年度同。

優待 續定預約戶 辦法

- 1 為便利二十四年度預約戶購買歲末所出新書起見，特將減折購買二十四年度日出新書期限，展至二十五年二月底止。
- 2 二十四年度預約戶續定新書預約者，在二十五年內，得享受減折購買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兩年日出新書之利益。

預約簡章備索

預約辦法摘要

- 1 凡在二十五年三月底以前，按下列各項一次預付定款者，選購二十五年日出新書，得享有下列優待之權利：

項 目	預付定款	購書折扣
(甲) 圖書館	100元	5折
(乙) 圖書館	50元	6折
(丙) 個人	30元	6折
(丁) 學生	15元	6折

- 2 定戶於日出新書外，購買本館預約特價書及星期標準書，得照各該書實售價九折計算。
- 3 定戶交款購書或用取書憑條，或用取書憑摺，均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底結算。
- 4 欲預定二十五年本館新書者，請將定款面交或由郵局掛號寄交本館上海發行所或各地分館，或委託本館特約銀行免費匯交本館上海發行所。
- 5 定戶各贈閱本館二十五年發行之出版週刊全年一份。

紀念丁文江先生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懷丁在君

李濟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勳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利普
高振西譯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詒春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編輯後記

適之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本期零售每冊壹角

獨立評論

第一八八號

民國廿五年二月十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丁文江（在君）先生去世，到現在過一個月了。北方

對國家，現在依次叙說一下：

的報紙僅大公報上有一個認可而悼惜的短評，南方的報紙

一，在君之律自己，既不是接受現成的物質享受之執

我所見只有字林西報有一篇社論，這篇社論是能充分認識

袴子，也不是中世紀修道的高僧。他以為人們沒有權利過

在君行品的。李濟之先生說，

「在君的德行品質，要讓英美

人去了解，」這是何等可惜的

事！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

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

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

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



丁文江先生遺像

（國民二十二年照）

分享受，因為過分享受總是剝奪別人，同時他也不願意受苦，因為他覺得受苦的機器是沒有很大工作效能的。人要為公衆服務而生活，所以服務的效率愈大，生活愈有意義，起居飲食愈少磨擦，服務的效力愈

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衆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適之先生將來為他作一部傳記。他若不作，我就要有點自告奮勇的意思。

論在君立身行事的態度，可以分作四面去看：一，對

自己（或應曰律自己），二，對家族，三，對社會，四，

大。我們在此地不可把舒適和華侈看混了。在君很看重舒適，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適。他對於朋友的趨于華侈的習慣，却是竭力告戒的。舒適可以減少每日生活中之磨擦性。只要不為舒適所征服，舒適是增加生命力的。譬如，在君若是有機會坐頭等車，他決不肯坐二等車，有地方睡安穩的覺，他決不肯住喧鬧的旅館。但是這些考量，這個原則，絕不阻止他到雲貴爬高山去看地質，絕不阻止他到黑海

的泥路上去看俄國工程，絕不阻止他每星期日率領北大的學生到西山和塞外作地質實習，絕不阻止他爲探礦爲計畫道路，半年的游行荒野中。他平日之求舒適，正是爲儲蓄精力，以便大大的勞作。他以爲人人有要求舒適以使工作的權利，人人都沒有享受奢侈，或得到舒適而不動作的權利。在這一道理上，他不是明顯的受英國的「理論急進者」的影響麼？雖然他沒有這樣自己宣傳着！

他有兩句名言，「準備着明天就會死，工作着彷彿像永遠活着的。」所以無論在何等疾病痛苦之下，無論在何等艱危的環境中，我總不會看見他白白的發空愁，坐着憂慮消耗光陰（不幸得很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若是他憂慮，他便要把這憂慮立時現爲事實，若不能立時現爲事實，他決不繼續憂慮着。例如他大前年冬天從俄國回來後，覺得身上像有毛病，到協和醫院去診察他的左脚大拇指發麻的症候。他問醫生說，「要緊不要緊？」醫生說，「大概不要緊。」「能治不能治？」醫生說，「不能治。」他告我，當時他聽到這話便立時放心了。我問他所以然。他說，「若是能治，當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從此不想他好了。」他這次在病危中，除末了一星期不大言語外，以前，雖偶有病人免不了的憤怒，但大體上是高高興

興專說笑話的。他從不曾問過醫生，「我這病有危險沒有？」他在病中也從不曾憂慮到任何身內的事。他能暢談的最後一日，和我所談的是胡適之先生應該保重他的身體，節約他的用度，是凌鴻勛先生的家庭如何快活，北方大局如何如何。這樣的心神安定，有幾個宗教大師能做得到？

二，論到在君之對家庭，真是一位理學大儒。他對於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極其恩愛的。他們兩個人的習慣與思想並不全在一個世界中，然而他之護持她雖至新至少年的愛夫妻也不過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可以敬佩的女士，處家，待朋友，都是和藹可親，很誠心，很周到的，並且對兩方的家庭都是絕對犧牲自己的。她不斷的病，在君便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特做她的保護人，並且做她的看護生。他真是一個模範的丈夫，無論在新舊的社會中，都做到這個地步了。

說到這裏，我不妨連着敘述他的性道德觀。他並不反對「自由生活」，假如「自由生活」不影響一個人的服務社會。他主張人的「性本能」應得其正，不然，要失却一個人的精神平衡，因而減少一個人的用處。他從俄國回來，尤其稱讚俄國的婚姻制度，他說，兒童既得公育，社會上又從此沒有 Scandals 了，這是自從人類有配偶制度以

來的最大革命。他這樣的信念，却是想送給將來的中國人們去享受。他自己，不特沒有利用任何一種現成的左傾或右傾思想便利私圖的事，或存心，並且凡是合理的舊新習慣所要求者，或僅是所容許者，他總要充分的盡其責任。他論人是很寬的。自由戀愛是可以的，或者有時是很好的，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娶妾也未嘗不可，也要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我們大家知道，他對於志摩之再度結婚是反對的，在君不是反對志摩再婚，他是反對志摩那樣一結婚不能工作了。他十分的相信，服務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於在能充分服務一個條件下之個人自由，不應該用成見的道德論去干涉他或她。

在君對他的兄弟，又是一位模範的人格。他同母的，一兄二弟，異母的，三弟。從他的老四以下，求學的事總是他操心。他之所以辭地質調查所的原因，據說，大部分由於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薪水不够他津貼弟弟們上學。在他「失業」的那一年，我問他小家庭外大家庭內之擔負，連着親戚們共若干。他說，今年兩千！待他次年不失業了，他的進款也只是每年六千。

三，在君對於社會的觀念完全支配在「服務」一個信心之下。若把他這個主義寫成文字，我想可以這樣說。看

看中國人是在何等階級的生活。據何廉博士的研究，中國人的平均進款，是每年二十七元。再看看我們知識階級的生活是怎樣。若把我們的生活降低到每年二十七元，一件事業也不能做了。若受今日社會給我們的待遇，而給社會以相當的回報，只有罷勉服務，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盡了，然後可以問心無愧。在這一基本認識之下，他是永不間斷的為社會中團體及個人服務。他論一件事之是非，總是以這一件事對公眾有利或有害為標準。他論一個人的價值，總是以這一個人對公眾有用或有害為決定。他並不是一個狹隘的功利論者，但是他的基本哲學，確是一種社會價值論。

他一生的服務範圍雖是多元的，但十之七八是學術及學術行政，其餘二三分或者當由行政的（包括有助行政之技術的）及實業的平分了罷？他放棄了自己的研究來管別人的研究，他犧牲了自己一時的工作來輔助別人的工作，其意無非以為一人之成績總有限，多人之成績必然更大。在不深知者或者覺得他有一個舍己私人的天性，其實他是為社會求得最大量之出息，而不求其自我。這樣熱心的人本已少見，這樣熱心又加以在君那樣的見識與學問，又有誰呢？

他對於好朋友之態度，恰如他對於他的家人，妻與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並且操心到極緊張極細微的地步，有時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還要多。他的操心法，純粹由他自己的觀點行之。他是絕對信賴近代醫術和醫院規律的。朋友病，他便如法炮製之。舉例說，受他這樣待遇的，有適之詠寬兩先生。他是絕對相信安定生活是工作的基礎條件的，朋友們若生活不安定，他便如他的見解促成之。受他這樣待遇的有我。他為一個朋友打算，要從頭至尾步步安排着，連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裏頭。據李仲揆先生說，在君這樣為他安排過，只是仲揆沒有全照他的方法。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兒寡婦第一個保障人，趙亞曾先生的事可以為例。

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於他認為有用，學術上或事業上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後，他每每不自覺的頗以監護人自居，對於同輩（聽說對於比他年長的也有時如此）儼然像個老大哥。因此，朋友們一齊稱之曰「丁大哥！」若他認為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為上喪失或減少其社會服務的或學術的作用，他必要責備，必要督促着改過來，因此常和朋友發生糾紛。

我可以記一件親見的事。前年二月，翁詠寬先生在杭

受重傷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在君正在協和醫院躺着，一面檢查身體一面還發點小燒。朋友想，不要告他這消息，偏他看報看見了。一聽朋友說明詳情，他立時要出醫院飛去。我親自看見他在涕泗交流中與醫生爭執。醫生說：「你在這個時候離開醫院去坐車是極儂的。你到了杭州，一個病人也無一點用處。」因此他才不走，就在床上料理了許多事，皆關於詠寬事業的安排。他沒有許多話，只是說，「詠寬這樣一個人，是死不得的。」

四，在君之對國家，或者外國人看得清楚些。他死後，字林西報作一社論，題目「一個真實的愛國者」，我相信這是對在君最確切的名稱。誠然，在君沒有標榜過愛國，尤其沒有辦過「救國會」，然而在君對於國家的忠勤是極其昭明的事實。就消極的方面說，他從來不曾坐過免票車，從不會用公家的費用作私用，從不會領過一文的乾薪。四年前，資源委員會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來，分給幾個青年編地理教科書。他到中央研究院後，經濟委員會送他每月公費二百元，他便分請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滬總辦卸任後，許多人以為他必有幾文，乃所餘僅是薪俸所節省的三千元，為一個大家庭中人索去。

積極方面說，他在中國建設出地質學，至少他是創造

了一個可以使地質學在中國發達的環境，已可謂功在國家。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在提倡科學研究上比得上他。他在淞滬任中，爲後來之上海特別市建造弘大的規模，只可惜後來人並不能步趨他。他除了好些積弊。他從外國人手中爭回重大的權利，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這些權利的外國人，反而能夠誠意的佩服他！雖然他當時的上司是孫傳芳，然而他並不是孫傳芳的私人，他仍是爲中華民國服務。後來孫傳芳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時，他並沒有跟他。（此中故事，在君曾爲我詳說，待後來寫出。）

至於他對外國人，永遠是爲中國辯護的，至少是爲新中國辯護。凡外國人抹殺了中國的事實而加菲薄，他總奮起抵抗，論政如他駁濮蘭德的小冊子，論學如他評葛蘭內的文，都是很有精采的。北平教育界致國聯調查團書，是他的手筆，是一篇偉大的著作。

用充分的知識，忠勤的爲國家服務，絲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實愛國者的定義，也便是在君的行事。

在君雖是一個真實愛國者，却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他以爲世界上的文明的和平的民族都應該共存共榮，共致力于人類之知識與幸福，所以有時候他真拿某一外國人作朋友看，這是我所最難能的。

我們且看在君的道是何道。

這當然不是「貉道」，「貉道」在近代中國也曾經爲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提倡過，現在不聞聲氣了。在君既信仰近代物質文明，當然不能簡單成「貉道」。這當然也不是「王道」。我們的近隣無端把霸字讀作王字，真正不值一笑。在君的道決不退化到二千年前，無論他是王是霸。

在君的道是近代文明中的一條大道。在這道上走的有「搜求心」，有「理性」，有「智慧」，有「人類同情心」，在這道旁所建築的庭舍，是「世間經驗之擴充」，「科學知識之尋探」，「物質之人工的利用」，「改造不合理性社會之方案」。自從開闢新大陸以來，人類的知識日向擴充，人類的要求日向增加，人類的思力日向解放，至十八世紀出來了成系統的理性論。科學與工業之發達，固頗受這樣思想之影響，而若干人生觀社會觀之改變尤其是這類思想所助成。這樣一步一步向着開明走的大路，一直到歐戰後才出來新生的反動。

在君留學英國，在歐戰前若干年（一九一一以前）。

那時候自由黨已起來當政，早年的理論急進派 (Philosophical radicals) 若干主張，修改後依然爲實際政治上爭議之點。以在君的思力敏銳與多才，在這時候好看報，特別是泰晤士報，自然要受這個空氣的影響。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經濟學書的，我尤知道他關於 J. M. Keynes 的書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說，他縱不是柯波登，邊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這一派思想的影響者。聰明人嗅着空氣便可得堅實的益處，原不待咬文嚼字如專家然。在君又是學科學的，他在英時的科學興趣，由動物學到地質學。恰恰這一行科學在英國有聖人達爾文，有護法赫胥黎，有遊擊名將葛爾登 (Francis Galton)，所以在君若于研究這一行學問時越過實驗室而寄興趣于詞辯，大有精神的安頓處，連宗教都有一個。在君必是一個深刻的受赫胥黎影響者（嚴復並不是），他也在中國以他的科學玄學戰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對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的英國又是利用科學造成福利的最前進國，在若干意義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來大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之敏而銳，在最短時間中能抓到一題之扼要點而略去其不重要點，自然不是英國人教會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資料，所表現的方式，所鍛鍊成的實體，却不能不說一部分由于英國的思想與環境。

英國有很多極其可惡的思想，不過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層精粹。因爲在君能讀法德文書，走過大陸，他對於英國人之守舊，自大，擺架子，不自覺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絕看不起中國人學來一個牛津架子，或者他對於園橋清談，也不盡看重吧。

至于他所受者，大來說近代歐洲的，小來說維多利亞朝以來英國的，究是些什麼？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幾句！

行爲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縱感情壓倒了理智。

是是非非要全依經驗，而不容以幻想代經驗。

流傳之事物或理論，應批評而後接受，而不容爲世間的應聲蟲。

論事論人要權衡輕重，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價值，全以在社會福利上人類知識上之關係爲斷。

社會是一個合作集團，人人要在裏邊盡其所有之能力。

社會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費之處是必須改革的，（雖然要用演進的方式）社會上沒有古物保存之必

要。

讀者看到這裏，若是不識在君者，或者覺得此君必是一個「冷靜頭腦」，這却大不然了。他是一個火把！他又是一個感情極重的人！以強勁不息的精神，用極大的感情，來祈求這一個「理性——經驗——實用」的哲學，來實現一個進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

☆

☆

歸納以上兩章，我們可以說，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備中西倫理條件的積極的良善公民，永遠為團體為個人服務着。這一層是使他不能為革命黨處。在君在主義上是欽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學及開明的民生主義者。這一層是使他近年來頗同情于蘇俄設施處。

近代文化到中國來，雖有成功，也多失敗。今日中國在思想上，在社會倫理上，在組織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現象，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國」的大隊中最有才氣的前驅。中國若有這樣人二十個，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後，我們庶幾可以成第一等的近代國家了。

。為什麼他先死呢？

☆

☆

☆

記得九一八之前的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不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就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

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論時，那時我在英國。以為如此人才，何為仕於錢鏐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國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後，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國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所以我說他好，比胡適之先生說他好更有要求讀者注意之理由吧？

☆

☆

☆

☆

☆

☆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偉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裏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 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

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爲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喫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爲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

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裏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外皮的水果，必須先在滾水裏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嶽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爲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姪兒，內姪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着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爲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荐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

接受淞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荐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荐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荐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也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荐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子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儉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裏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儉。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鐵，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

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關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爲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

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爲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思想，而想象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纔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

張君勱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只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因爲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爲科學僂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爲人類求真理，充滿着熱心爲多數人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着「爲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 ☆ ☆ ☆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長文裏，敘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

朋友的家裏，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我現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興趣。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裏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他開篇就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爲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爲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爲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爲「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的說：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披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只要有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
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他說：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着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說：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數裏的少數，優秀裏的優秀」起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國十五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並且風靡了全國。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裏，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在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

將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贊的話。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台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財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式基礎；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 ☆ ☆ ☆

在君的爲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國維廉皇帝式的鬍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於不喜歡的人，總是斜着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會對

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只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了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裏挑出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可惜這把扇子丟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適，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閑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他對於青年學生，也是這樣的熱心；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贊不絕口。民國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在君，他第一句話就說：「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會！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

才，今年得地質學獎金的！」他那時臉上的高興快樂是使我很感動的。後來趙亞會先生在雲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許多次，到處爲他出力徵募撫卹金。他自己担任亞會的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假時帶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責他補工課；他南遷後，把他也帶到南京轉學，使他可以時常督教他。

在君是個科學家，但他很有文學天才；他寫古文白話文都是很好的。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人中的一把高手，比許多學英國文學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愛讀英法文學書；凡是羅素，威爾士，J. M. Keynes 的新著作，他都全購讀。他早年喜歡寫中國律詩，近年聽了我的勸告，他不作律詩了，有時還作絕句小詩，也都清麗可喜。朱經農先生的紀念文裏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紀遊詩四首，其中至少有兩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罵竹子的五言詩，被林語堂先生登在「宇宙風」上，是大家知道的。民國二十年，他在秦王島避暑，有一天去遊北戴河，作了兩首懷我的詩，其中一首云：

峰頭各採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後來我去秦王島住了十天，臨別時在君用元微之送白樂天

的詩韻作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從此聽濤深夜

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願我而今白到鬚。此別原知旬日

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這三首詩都可以表現他待朋友的情誼之厚。今年他死後，

我重翻我的舊日記，重讀這幾首詩，真有不堪回憶之感，

我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這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高談看月聽濤

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虬怒鬚。捧出心肝待朋

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死的。他的工作，他

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是永永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的心

裏的。

廿五，二，九夜。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民國二十三年春間，我在武康車撞橋梁，臥病杭州，

幾致不起，丁在君先生曾在獨立評論發表『我所知道的翁

詠霓』，差不多是一篇身後的墓誌。不料時未二年，我猶

健在，而在君先生竟已長逝，還是我在此地寫他死後的追

憶！

我初認識在君先生是在民國三年。那時他剛從雲南省

調查地質回到北京，每次遇見，他都叙說他在東川等處考

察礦產的情形，金沙江的大川深峽，苗子猥獷的人情風俗

，使我對於遠道旅行發見極濃厚的興趣，也從此時開始覺

悟中國土地廣大交通艱阻，中國地質學者正當以跋涉山川

，開闢此學術的疆域引為己責。我自覺見獵心喜，在君先

生恰是中國地質學界中第一個獵人。

當時，我在地質研究所內做主任教授，我們最苦找不

到一個人肯教古生物學，在君先生一到北京便毅然擔任，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學。另一方面，他竭力主張注

重實地觀察。他以為平常習慣，由一個教授帶領許多學生

在一學期內做一或二次旅行，教授匆忙的走，學生不識

不知的跟，如此做法決不能造成真正地質人才。他以為要

使學生能獨立工作，必須給他們許多機會，分成小組，自行工作，教授的責任尤在指出應解決的問題，與審定學生們所用的方法，與所得的結果。他不但如此主張，而且以身作則，有很多次數，率領學生認真工作。他的習慣是登山必到峰頭，移動必須步行，我們至今猶可想見他在那時候口講指畫的勝概。

民國四年我同他到平綏路旁的雞鳴山煤礦閒遊。但在君先生在閒遊中也決不忘工作，我跟着他渡渾河，登玉帶山，敲圓球腐蝕的輝綠岩，辨自南趨北的逆掩層，回首舊遊，歷歷如見，尤可證明領導人才之真能以自身興味引人入勝。同年夏間我往綏遠調查，啓行以前，在君先生指示測量製圖的方法，採集化石的需要，諄諄善誘，使我明白地質工作之決不能苟且了事。那時火車只到大同，北出豐鎮，西經涼城，循大青山以西，經清水河而返，在今日火車已通之日，真不易體會那時交通的遲滯。

民國五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在君先生做所長，我做礦產股長，其實股長是虛名，我不過是在所內幫助做研究工作。在那時我們很用力討論專門名詞的用法。有一種趨向是要將地質學及其相關諸學的專門名詞澈底的從新翻譯，凡日本人的名詞皆不要用。我很反對此說，我覺得日

本人既沿用中國的礦物舊名，我們自也可襲用日本的岩石新語。古生物與現代生物有密切關係，更不能好自立異，而且英法德諸文字都有許多名詞互相雷同，科學界必須求節省時間，最宜免各分門戶。日本名詞爲中國所無者，中國自應通用，中國名詞爲日本所未有者，日本亦必接受，所以中國用日文之寒武，日本亦必用華文之奧陶，諠尙往來最便實用。在君先生採取此說，到後來更囑董常君編成中英對照礦物岩石地質名詞輯要，所以中國地質機關雖有好幾個，但許多出版物所用的名詞大致是統一的。

當時我們也屢次討論地質報告出版的方法。在君先生對於此事看得非常重要，所以進行也特別謹慎，擬有好幾種計劃，比較討論，又因印刷着色地質圖的困難，一再試驗。凡百事業創辦時必有許多麻煩，皆爲後來做現成工作的人所不易想像，但非創辦人盡心努力，這種麻煩又不能解除。各種方案相定之後，在君先生因歐洲和平會議出國考察，我暫代所長職務，把地質彙報及地質專報實行印刷，都在民國八年出版，這是中國地質調查所正式出版的開始。在地質彙報第一號內，在君先生曾寫一序，首引德國學者李希霍芬的言論，他說：『中國讀書人專好安坐室內，不肯勞動身體，所以他種科學也許能在中國發展。但要

中國人自做地質調查則希望甚少。』在君先生說：『現在可以證明此說並不盡然，因為我們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試想誰能養成這種精神呢，當然在君先生自己的力量最爲重要。

在君先生的實地工作，不但是不辭勞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調查地質的人，一手拿錐打石，一手用指南針與傾斜儀以定方向測角度，而且往往須自行測量地形，繪製地圖。這種方法，在君先生都一絲不苟的實行，而且教導後輩青年也盡心學習。有這種以身作則努力不懈的人做領袖，中國地質工作早應已有正軌方法，惜乎事實上並不盡然。我想中國地質學者中很有出類拔萃的天才，足見我們民族的能力很好，但尙缺乏多數人共守的標準方法，各人隨興所及，以意爲之，這是我們後輩人努力不夠，愧對前人的。

在君先生在民國二年曾偕同德國人梭爾格君做正太鐵路沿線的地質圖，縮尺二十萬分之一。此殆爲中國人自作地質圖之第一次。此圖至今未印，但後來已有他人參考採納出版。他對於北平西山曾作研究，西山地質志上的鑛產地質章大部份是他起稿的，周口店西南長溝峪的逆掩斷層也是他與我共相討論而得的，這也許是中國人最早發見逆

掩斷層之一。他在民國七年對於山東嶧縣煤田曾作詳細研究，作有地質圖，規定鑽探地點，其圖說皆未印行。他的實地觀察爲人所熟知的，大約要推長江下游的地質，因爲他曾著有一書爲民國八年滄浦工程局出版，但此項工作實遠不及他在西南各省所做的詳細與精密。

民國二至三年在君先生獨自在雲南省工作，所到的範圍，北起東川會理，東迄威甯曲靖，南抵昆明，西至武定，所得的結果除二三篇頃已發表的外，尙未發表的尙有數倍。民國十七年，他往廣西，所歷甚廣，在匪江馬平宜山河池南丹賀縣等處觀察較詳。民國十八至十九年又作大範圍的貴州地質調查。那時我們曾有調查西南全部的計畫，分爲數段進行。起身最早的是趙亞曾黃汲清二君，越秦嶺經四川西部，又分爲二組，趙君由叙州南行入滇，行至昭通縣被土匪打死了。黃君由叙永入黔，擔任貴州中部及西部的的工作。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君由重慶入黔，所經之地，北起桐梓，西抵畢節，東包都勻，南盡梓邊，雖有許多牲口駝運行李，但調查人員長途步行，看石繪圖，手足並用，一路都用極嚴格的科學方法，努力工作。差不多同時起程的又有譚錫疇李春昱二君特別注重川邊及西康區域，西抵甘孜巴安。在這樣大規範工作之中，雖然趙

亞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傷心，但他還是竭盡心力

的事！

勇猛前進，做出很好的成績，也給幾位後學的人一種最可效法的模範。當然，這種遠道工作，一定得到許多極珍貴的科學觀察，尤其在君先生是興趣最廣知識極博的人，不但採集化石研究地質盡心竭力的做，即凡經濟文化交通以及人種分別等事亦莫不有很好的材料。我嘗自恨對於西南諸省知識太少，但猶幸有朋友如在君先生對於西南知識足稱全國第一，著作發表，必可極便參攷。所以二年以前，當他在北平教書的時候，我再三勸他務必從速整理他所有關於西南諸地的圖件與筆記，因為我深知道他有治事的才能，又有救國的宏願，我願他長做地質工作，但我又知道國家所待於他的正自甚多，地質機關決不應把他私為己有，在如此情形中，當然只有希望他集中精力，從速把許多極有價值的知識寫出來，給大家利用。他也贊成我的意見，積極從事，惜乎時間太短，又在北平這種混亂不安的環境，又因南遷就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之職，所以整理雖略有工夫，而成績究尙未發表。綜計在君先生的工作，在西南的特別繁多而重要，但已發表的著作却又特別缺少，十成中之一成都還不到。即使我們後死的人代為整理，定不及他自己寫出來的親切完整，這是我們現在所最引為悲傷

地質學中，在君先生對於古生物研究，極有提倡之功。在民國五六年間，他深惜中國人沒有古生物學專家，所以力請北京大學聘美國葛利普君來當教授，他又在地質調查所內創辦中國古生物誌，至今已印八十餘冊，為全世界有名的科學刊物。他又為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的名譽主任。他自身對於古生物學，雖非甚為專精，但也能認識許多標準化石，為中國多數地質學者所難能。他又曾用統計方法攷定丁氏石燕與謝氏石燕的分別，也是一種學術貢獻。

地質學之外，在君先生對於人種學與地理學也極關心。人種學且不說，地理學方面，他特別注重地圖的整理，勸友人測定經緯度，現在經地質調查所職員測定者，已有一百幾十處。他勸中報館發行表明地形高度的新地圖，又勸地質學者做圖務求準確。同時他更注意觀察各種現象，我們試讀他的漫遊散記，蘇俄旅行記，川廣鐵道勘查記，便可想見他的用心是如何周到而慎密。他又注意古人的地理工作，所以曾作徐霞客的年譜與遊記附圖，他對於這位先生在西南各省的觀察十分佩服，不但首先提出金沙江為揚子江源，為中國地理學上一大功績，而且詳寫石灰岩地

的洞穴，認識火山熔岩的成因，他的記述本領及推想能力，往往猶出許多近代學者之上。這種人才當然值得表揚，而表揚之人，尤以熟悉西南地理如在君先生者，最爲適當。

在君先生的事業現在不想多說，略舉數例，如參加龍烟鐵鑛廠的建設，創辦熱河北票煤礦，創辦新式的大上海市，對於中央研究院各事業之實行管理，都有成績，昭然在人耳目。凡認識他的人莫不承認他不但是科學家而且是事業家。他死了，無論中外，莫不同聲歎息說，不但是地質學的損失，而且真是中國國家的極大損失。

在君先生的心理是很近代化的。我曾好幾次聽見他勸勉青年，用他懇摯誠切的語調，更有以身作則的吸力，當然極能引起青年的同情。他對於青年，也非常看重，民國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講演時曾歷述地質調查所人員及北京大學學生十分更好的經過，末了結論謂中國教育，確大有進步，青年真好且並無過失，國事責任，全在自命年長的人們的身上。在君先生病故後，我曾接到馬廷英君從日本仙

臺來信，高振西君等從北京大學來信，王日倫君等從貴州省來電，都是十二分的沈痛傷心，歎息失去了做人的導師與求學的領袖，讀了之後令人悲傷墮淚。

一個人能使人心誠悅服，決不是偶然能得的，不但要學問過人，尤在乎自身人格確有可以使人人起敬的地方。在君先生在民國十六年淞滬商埠總辦辭職後，生計極爲困難，幸賴楊聚誠君贈送五千元得以度日。他一生歷任各種職務，辛苦工作，到他死後，總計他的財產，不過一萬五千元。如非公私分明，十分廉潔，豈能清寒至此？

我與在君先生相從二十餘年，承他待我如友，我心中實敬他爲師。上年十二月間他在衡州重病昏暈四十餘小時，我前往看視，適已清醒，不料至今年年初在長沙湘雅醫院中病勢突然惡轉，終不能救。但這次他往湖南的目的原爲粵漢鐵路勘查煤礦，他已到湘潭譚家山煤礦詳細考察。一個地質學者死在實地工作上，他如死而有知，或亦可以自慰。我極盼他的治學的精神與做人的規律能長留在後輩的心中做我們的模範。

☆

☆

☆

☆

☆

☆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註一)

葛利普
高振西譯

——是先鋒，是熱心工人——

建造中國地質學之基礎，及擘劃其發展之途徑，丁文江博士實具最大之功績。博士之姓名，在地質學上所佔之位置，恐較在其他任何學術方面更為重要。

丁博士心目中之地質學，極為廣汎，範圍所及，非只構成地球之材料，如礦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動此種材料之種種動力，以及其漸漸演變之程序。進而對於地球之形狀構造及經過歷史等全體，作為研究之對象。於此，更涉及自亘古以來，地球陸面以上，及海水以內之生物焉。各種生物演進之程序，及足以影響其發展分佈之各種因素，如關於地理氣候及生物等，均在範圍之中。在中國推行此等工作，需要經過高等訓練之專門人才。造就此等專門人才之教育問題，在中國自屬第一要圖，而丁博士最早即獻身於此。(註二)

在歐洲科學思想發達以前，中國先哲對於地殼變動之基本性質，雖有明確之見解，而以後歐西竟超過遠東，蓋因能了解觀察與實驗之方法，足以改正哲學上之概說也。

丁博士充分明瞭此種事實。發展東方科學，必須訓練調查與實驗之人才，且必須使此種人才在田野及實驗室之內工作，而其所尋求必須是先尋求事實。

丁博士與其他曾受國外訓練之領袖，均感覺此種教育工作之困難，丁博士乃運用其特有之能力以解決此科學教育問題。渠確認基本之科學訓練，必須在本國講授，於是需要適當之教師。渠自任相當之課程，其他課程，若不能在留學生中選得相當人才之時，則請外國人士相助。為求更高深及更專門之訓練，渠確認必須將中國學生送出留學。但第一條件，必須淘汰成績欠佳之學生，毫不姑息。惟其最適當者，方可予以留學之機會。

人才之訓練，不過為事業之發端。研究之精神，必須確立。堅強之中心與重要之設備，必須創設。中國地質調查所之發展，在效能方面，能有今日之超越地位，實為丁博士紀功碑之一也。次為改組後之北京大學地質系(註三)最初亦由丁博士之計議，其中一切設計，均曾予以密切之注意者也。

丁博士最初即感覺中國地質研究之困難在於地層內之化石知識之欠缺。此種化石，非特須搜集之，保存之而已，尤須予以科學之描述及說明。渠深覺此種工作之重要，因而籌畫刊物，專門記載與解証中國生物之遺跡。偉大之「中國古生物誌」刊行即為實現此計劃。此四開本之專刊出版甚多，丁先生之意欲使此刊物較之其他國家之同類出版物有過之而無遜色。全誌共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專載植物化石，乙種記無脊椎動物化石，丙種專述脊椎動物化石，丁種則專論中國原人。第一冊之出版，距今不及十五年，而今日之各別專集，已近一百巨冊之多。此種大成績實非他國所能表現。

化石必需科學的採集，方有最大價值。丁博士功績之，即為訓練中國青年在地質學各方面從事實地調查工作。在大學中，渠均親自領導學生作野外實習。且曾兩次組織大規模之科學調查隊，對中國西南部地質作有系統之研究，並採集化石。其一次為一九二八年廣西調查，一次為一九三零年貴州之行。渠曾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調查雲南，又加上述兩次調查之結果，遂造成吾人對於中國西南部古生代地層知識之基礎。古生物誌之根據彼等所得之材料者，已出版十二巨冊，計在兩千頁以上，附專圖一百八十

餘版。而即將付印，及尚在編著之中者，為數尚多。

博士於親身担任調查工作之外，常派遣多數有訓練之中國青年調查中國各地，所獲材料極其豐博。搜集所及，幾包植物及動物兩界之全部，驚人之發現「北京原人」亦在其中也。

化石之研究，最初每託請外國專家。博士亦曾邀請數人來中國任此種工作（註四）。此在最初為不得已。今者教育進步，中國青年對於此種研究多有優秀成就，其曾受歐美專門訓練之人，已能應付更困難之工作。近年刊行之專集，大多數均出于中國古生物家之手。

丁博士與其他科學領袖人物均認為，欲科學在國家社會之利益上能有高能之應用，純粹科學之研究實為其最重要之基礎。然而丁先生對經濟地質及國內礦產之富源方面，亦未嘗忽視。記錄地動現象之地震台是其一例；另一例則有一「西園燃料研究室」（浙江金西園氏及其後裔所捐建者）同為地質調查所之重要且兼顧之設備也。地質之測量作圖，化石之採集，以及構造等變遷之推定，不過為調查工作之一面。土壤調查，及其于中國農業上之應用，亦為同等重要之事業也。在經濟方面，如煤炭諸量之調查及中國鑛業之發展，而努力于周口店之開掘，則屬純粹科學範

園。二者均爲地質調查所所兼顧之工作。

丁博士爲中國科學界之最偉大人物之一，余所述不過其生平事業與功績之一部。丁君之爲人，非特具有過人之能力，且有遠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與勇氣，識見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實！

丁博士以超衆之才識與能力爲其祖國努力，從來不爲私圖。其生平最熱烈欣慰之事莫過于親見某一個青年之中國地質學者成就某一件有價值之工作而能與歐美之同類工作比美之時。丁博士之遽爾長逝，科學界哀悼損失一個領袖，一個工作人員，一個主動之力量。博士之學生，博士之同事，與博士之朋友，又哀悼損失丁文江這個「人」！

譯者附註

（註一）原著所述丁先生之事業與功績，每引地質調查

所爲証。地質調查所之創設，爲丁先生等所努力之結果，且任首任所長有年，多所擘劃。近十餘年來先生辭去所長職務，由翁文灝先生主持其事。而丁先生任該所出版之古生物誌主編以至于今。且丁先生對於學術事業向其熱誠，而與翁先生之交情又極密切，故即在翁先生任期以內，丁先生對該所之一切籌劃與發展，隨時均有極大之助力。原

著云云，讀者當不誤會。

（註二）民國初年，丁先生等創設地質調查所，惟工作人才缺乏，乃于民國三年北京大學地質系停辦期間，借用該校之設備與校址，設立地質研究班，五年畢業，擔任調查工作。其成績優良者逐漸抽送留學。今日中國地質界之巨子，如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捷，譚錫疇，朱庭祐，李學清諸先生，均當時之學生也。

（註三）北京大學之地質系創設于光緒末年之京師大學時代，後因故停辦。地質研究班畢業之後，先生等主張教育與調查研究事業應分工合作，因建議北大恢復地質系，任造就人才之責。調查所則專司調查研究工作。當承蔡元培先生之同意，于民國七年正式恢復地質系。民國九年丁先生爲研究中國化石起見，聘請世界第一流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先生來華，在調查所領導古生物學之研究。但爲訓練青年計，同時復請葛先生任北大教書。今日之中國古生物學家，如孫雲鑄，楊鍾健，斯行健，黃汲清，張席禎，樂森尋，田奇儒，朱森，陳旭，許傑，計榮森等，直接爲葛先生之高足，而間接爲丁先生之培植。十九年蔣夢麟先生回長北大，二十年聘先生爲地質學教授。五年來，課程改良，設備擴充，人數增多，及地質館

之建築等，均丁先生與李四光等諸教授努力之結果也。

大員，見註(三)。

(註四)請外人研究古生物，葛利普先生實唯一重要之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丁在君先生爲吾國地質界先輩，素來主張實地調查，

(一)雲南 丁先生第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爲民國二至

故曾經他考查過的區域甚廣，不但西南諸省爲其特別研究地方，即中國中部及北部各省亦到處有其足跡。又因他調查時講求精密，注重系統，所以他存留下來的記錄及圖件特別豐富，他所採集的化石及標本動輒以噸數計。但是他對於出版報告十二分慎重，所以他已曾發表的地質論文比較不多，恐還不及他實地工作之十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不但一般人對於丁先生在地質學上之貢獻甚爲隔膜，即地質界中人亦少有知悉他的工作詳情者。清受地質調查所長翁詠霓先生之囑與尹贊勳先生共同整理丁先生遺稿，在整理尙未就緒之前，很難作一有系統的報告，詳細的講他的工作。今暫就個人所知略述先生實地調查範圍及先生已出版各論文內容之大概。

實地調查區域及工作性質

(甲) 大規模的調查

獨立評論 第一八八號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三年雲南之行。他從安南入雲南，當即赴個舊看錫礦。隨至昆明，復北行實地考查，經富民，祿勸，元謀，過金沙江至四川會理。由會理折而東南行，再渡金沙江入東川府屬考查銅鐵。復由東川東行入貴州威寧縣，又折而南，經宣威，曲靖，陸良而返昆明省城。綜其雲南四川之行，除研究東川會理之銅鐵，個舊之錫鐵，宣威一帶之煤鐵外，曾作有路線地質圖，表示地層及地質構造，曾特別研究寒武紀，志留紀，泥盆紀，石炭紀及二疊紀地層，採集化石甚多，一部份已經地質調查所研究出版。先生工作一方面改正法人 Depret 的錯誤，一方面建立滇東地層之基礎，爲後來調查之基。

(二)廣西 先生於民國十七年赴廣西考查，所到各處均曾作地質研究，而於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爲詳細，利用軍用地形圖，填繪地質，同

時採集標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質除攷查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外，特注重地層系統及地質構造，而於馬平石灰岩研究尤詳，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全賴先生之力。

(二) 貴州 民國十八年先生組織西南地質調查隊，由重慶起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先生南行，經松坎桐梓至遵義，由遵義西行經打鼓新場至大定，原擬在大定會合趙亞曾黃汲清二人，突接趙遇匪被害耗，悲哀不勝，旋同曾王黃三人東行至貴陽，旋又南行經都勻獨山荔波而入廣西南丹縣境，於是貴州工作與民國十七年廣西工作銜接。繼折而北行經平舟大塘返貴陽，由貴陽經遵義桐梓返重慶，於十九年夏返北平。此次之行爲先生平生最大地質旅行亦爲最後的大規模地質旅行。其所得結果對於地質學，鑛產，地理學及人種學無疑的必有很大的貢獻。地質方面工作則沿途均繪有精細的地形及地質圖，對於地層研究尤一絲不苟，而於泥盆紀，石炭紀及二疊紀更有精細的透關的考查。將來西南各省這三紀地層研究要以他的結果爲基礎。

(乙) 零星的調查 二十年來先生足跡遍國中故所作零星的地質工作甚夥，今略舉其重要者如次：(1) 太行

山內之調查。先生自歐返國爲民國二年，到北京任職後即同德人 Solger 教授赴井陘娘子關平定一帶考查煤田鉄鑛

并研究地質，又曾赴冀豫交界之磁縣六河溝一帶考查煤田地質。(2) 北平西山之調查。先生因久住北平故對於平西一帶地質曾不時加以調查，葉良輔先生之「西山地質誌」一書即在先生與翁文灝先生指導之下出版者。(3) 南京山地及蘇皖浙三省界上之調查。此爲先生重要工作之一，其調查結果及歸納理論均載所著 *Geology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 一書中。(4) 山西三門系之研究。此爲先生重要發見之一，作有剖面圖，在安特生先生所著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一書中。(5) 蔚縣廣靈陽原煤田之調查。此項調查乃與張景澄先生合作，已在地質彙報第一期中出版。(6) 宣化龍關之調查。除地質考查外，他對於龍關之鉄鑛及宣化一帶之煤鑛均有研究。(7) 大同煤田之調查。(8) 北票煤田之調查。(9) 鶴立崗煤田之調查。(10) 山東中興煤鑛之調查。(11) 萍鄉一帶之調查。除考查萍鄉煤田外，先生曾研究石炭紀及二疊紀地層。(12) 湘潭耒陽煤田之調查。此爲先生最後之地質調查，亦爲先生致病之因。

已出版的地質論文

1915 — Tungchwanfu, Yunnan, Copper Mines. *Far Eastern Review*, No. 6. 此文有地質附圖及照片，文內述

東川一帶之地形，地質，鑛牀性質，開鑛歷史及如何改良行政如何施用新法等。

1919 — 蕙縣廣靈陽原三縣煤鑛地質 (與張景澄同作) 地質調查所地質年報第一號。

1919 — 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 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 Shanghai Harbour Investigation, Ser. 2, — General Data, Rep. No. 1.

此文內有着色附圖一，相片及插圖甚多。文內對於地層作綜合的及分區的討論，對於地質構造則首述江南山嶺與秦嶺及南嶺之關係，繼言各部之特殊結構并及地殼運動之時代。地文方面則對於地殼之升降，氣候之變遷，河流之生成，均有精到之理解。而對於揚子江之出口問題及三角洲之生長，尤有獨到之見解。

1921 — 揚子江下游最近之變遷——三江問題。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1922 — 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 Congrès Géologique International, Comptes - Rendus de la 13me Session, Belgique, p. 1155. 此文略述雲南東北部之地質及地質構造。

1923 — Note on the Gigantopteris coal series of Yun-

nan in A. W. Grabau: Stratigraphy of China, pt. 1, pp. 390-391.

1923 — Geological Sections in J. G. Anderss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Mem. Geol. Surv. China, ser. A, No. 3.

1929 — 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8, p. 151 (Presidential Address). 此文搜集中國各地所得有關造山運動時代之事實而不偏之討論，其結論謂中國造山運動分 Caledonian, Hercynian, Yenshanian 三個重要時期，而後者又分三個 Phases。

1931 — 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

1931 — Biographical Note,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10,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p. iii.

1931 — 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 Ibidem, p. 31. 此文總述貴州廣西的下石炭紀地層及其化石而作下面重要結論：

Fengninian System	{	Tatang Group	{	Shangssu Series
		Chiusssu Series		
	{	Aikuan Group	{	Tangpakou Series
		Kolaho Series		

1932 — 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eli—Pall, Geol. Soc. China, Vol. 11, p. 405. 此文用統計學方法定兩種石燕之區別。此種方法亦可應用於他種古生物之研究。

1933 — 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 (with A. W. Grabau). Report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此文
中先生討論中國各部二疊紀地層之彼此關係及其分類，結論謂中國南部二疊紀可分三系，下部二疊紀爲馬平系，中部爲陽新系及樂平系，上部爲夜郎系。此分類與黃汲清之分類略有不同。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丁在君先生于二十四年十一月末往湖南旅行，在衡陽得病。後移至長沙，醫治無效，于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下午五點許與世長辭。這實在是最痛心的一件事。他的死，不但是地質界的損失，學術界的損失，實是中國各方面的一個大損失。

1933 — 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ssissippian and Pennsylvanian (with A. W. Grabau). Ibidem 此文總論中國各地石炭紀地層之關係及其分類。將中國石炭紀分爲：

Weiningian = Penchian
*
3 — Shangssu
Fengninian {
2 — Chiussu
1 — Kolaoho

1935 — 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siccation of N. W. China. Geografiska Annaler 1935, Sven Hedin. 此文討論陝西省氣候變遷問題。結論否認該地氣候由潮溼變乾燥之理論。

丁先生無疑的是中國地質界事業開創之一人，民國初年尙無多人能了解地質學爲何事，有一知半解的人，也往往把地質學當作開礦或混爲一談。彼時丁先生即與章演存先生，翁詠寬先生通力合作，奠定中國地質界的基石。初年許多規劃，丁先生爲最得力之一人。民十八後，丁先生

雖有時忙于他事，然于地質界工作之襄助與指導並未中輟，即如地質調查所與協和醫學校解剖系合作關於中國新生代地質脊椎動物化石及人類化石之研究，丁先生實為贊助成功最力之人。其他關於他方面研究或為主持或從旁資助，其功實不可沒。

在中國過去十五年地質學發展中，有一個重大的關鍵，就是純粹科學方面研究的濃厚，特別是古生物的研究，關於此層丁先生主持最力。中國古生物研究的發達最有關係的為葛利普教授之來中國，而葛先生就是丁先生親身聘請來的。直到丁先生去世，他尚是中國最重要的古生物刊物中國古生物誌的主編人。所以我們偏重古生物學研究的，想到中國古生物學發達起來的經過，不能不歸功于丁先生。

丁先生雖因服務社會的事務太多，未能充分貢獻其所得于學術，但是他也有不少的重要的發表，這是人所共知的。另外一方面，還有一些地質上的重要工作，如三門系地層在丁先生雖未發表，而經近年來吾人各地研究的結果，知三門系實為中國新生代後期最重要的一時期，認識黃土下與紅土上的地層和其重要性，也是丁先生開的先河。

此外丁先生在其學問方面的貢獻與其豐富的知識和其

治事的才幹，乃是人所共知的，且有人發揚無遺，用不着我來贅述。我這裏所說的，不過就個人感想為敘及，以作個人紀念丁先生的一點表示罷了。

我最初認識丁先生在民國十一年，那時我正在北大讀書，我們曾組織一北大地質研究會，我們敦請丁先生講演。丁先生的講題為三江問題，那時我已深佩丁先生的治學精神與方法。自回國後，我服務地質調查所，較前過往較密，因而對於丁先生的認識與敬佩，更較前為深刻。二十三年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步達生去世後，德日進巴爾博與我在沿江各地調查，時因翁先生臥病杭州，一切事由丁先生主持。丁先生在百忙中，對我們的調查計劃及一切便利之處，無不盡力籌劃，並對我一再聲稱，他對地質界後進，無論何人都是一律平等看待，量材使用，毫無私心存在。

去年我們往廣西調查，丁先生也為我們介紹桂省當局。歸後，因購買上海之骨化石，丁先生尤為幫忙，如今所購買之化石尚未開箱整理，而丁先生已物故了，睹物思人，能勿悵然。

近年因丁先生多在南方，我們的工作又多在北方，所以不容易會晤，但他對我們學術上的幫忙不以見面或不見面而分軒輊。去年夏，丁先生北上至北平，傾談片刻，

時我眼疾新痊，殷殷存問，方期後會方長，聆教有日，不料竟一病不起，溘然長逝，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不幸。

我因此又引起一種感想：丁先生逝世之年才四十九歲，我們試看外國一般科學家，往往至七八十歲尚服務社會，孳孳不倦。我們用平均數來比，假定丁先生能活到六十

至七十歲，那末他至少尚有十餘年左右的服務，以這十餘年的時間，兼以丁先生那樣才力學識，其貢獻于社會者，將要何等的偉大。由這麼簡單的推算，我們可以比較具體

的認識一個有用人才的不幸早逝，對於社會與國家的損失的重大，一個人才的造成，本是實在不容易。我們假定一個人人才造成致用于社會為三十歲。三十歲後服務于國家只二十年與三十年四十年相比，其間的差別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從各方面來講，後二十年的工作能力與效力必然比前二十年為大。

因此，丁先生的死，我不但為丁先生個人惜，實在為中國前途惜。近年以來，學人之早年殤逝者甚多，如劉復

，如劉樹杞等。如果知識界的分子大半均不永壽，其影響於教育的效果與國家前途，真令人不寒而慄。因此我對丁先生的早死，希望有兩點可以引起世人的注意。

一，即希望知識分子本身應當自己愛護。『為國珍重』一語雖是套言，却在此是真話，盼社會上人對真正人才加以培育。

二，愛護學人之方法甚多，但不令他過分的勞苦，亦是一法。近常見有許多有用人才所任事務太多，朝夕皇皇幾無片刻之安。我以為一個好馬，一付好機器，用時尚宜愛護，令有相當休養，何況一個有用的人才？一付機器愛惜着用，用十年好呢，還是不仔細用三年五年好呢？

廿五，一，廿，在君先生逝世後之十五日于南京。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之貢獻，久為國內外學者所公認

。關於人類學方面研究，因其大部分重要材料尚未發表，

故知之者較少。苟天假以數年，將所搜集之材料盡行整理

發表，其貢獻決不在地質學下也。論文中最重要者有下列

兩種：

(一)指數與測量精確之關係 是文根據三十六組材料

，比較兩種指數之價值，(a) $100 \times \frac{\text{體質測量}}{\text{年齡}}$ ，(b)

$100 \times \frac{\text{坐高}}{\text{年齡}}$ ，並應用濮列托寇(S. Poniatowski)氏公式証

驗兩種指數是否受測量錯誤之影響。其重要結論如下：

(1)就兩指數價值言，中國人體質與非中國人有顯著之區別。(2)証明各組指數並未受測量錯誤之影響。(閱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第七百二十七頁至七百三十六頁。)

(二)中國人體質之分類 此為在君先生最重要人類學論文，雖在其生前未能完卷，但材料之整理與分析方法，久已由其計畫詳盡。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開始搜集材料，計共六十五組，代表全國各省重要區域人民與邊疆諸民族，材料極為完備。其中由在君先生親自測量者十四組，約共一千一百餘人，尤以蜀黔滇等省邊境諸原始民族測量材料為最可貴。在君先生與許文生，葛內恩(Stevenson and Graham)兩教授共同測量者兩組。其餘為他人測量但經在君先生詳細校審認為可作比較資料者。人體測量學之價值，全視其測量之正確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時對於此

點特別注意，其所採用之材料，據許文生氏言，曾費半年時間檢驗各組測量數值。如有某組或某項測量有可疑或欠準確者，必盡使除去。其治學之精嚴如此。測量之結果又視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採用之方法有三種，皆統計學上認為最精確者。此實國內用數量方法研究科學之先導也。現是項材料正在計算與分析中，如按其預定計畫繼續進行，數月後即可以發表，預料必有許多重要事實發現也。

在君先生的人類學工作，在國際上亦有相當地位。一九三四年夏季，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社在倫敦開會，議定每國應推選最著名人類學家三人或四人充任該社理事會理事(由該社執行委員會選出)。中國當選者為丁在君與李濟之，許文生三先生。在君先生與英國人類學泰斗斯密斯氏(E. Smith)最友善。自北平周口店人猿發現後，斯氏在大學或學會演講中國人類學時，必稱頌中國地質調查所丁翁兩先生之功績不絕於口。上月在君先生去世，斯氏哀悼異常，並為文載於泰晤士報以紀念之。中國學者能為國際科學家如此敬仰如此關愛者，實前所未有也。

☆

☆

☆

☆

☆

☆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詒春

人類的行爲，最重要的有兩件事：第一件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第二件要有研究專門學術的毅力。能夠自強不息的人，一定能夠刻苦奮鬥，不怕什麼艱難險阻，努力前進，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能夠研究專門學術的人，他生平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發揚一種科學，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羣，本着他縝密研究的精神，去博那最後的勝利。不過這兩件事能夠都做到的，是很不容易，我覺得在君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

他從宣統三年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就由安南到雲南去調查，經過貴州湖南等省而到北平。民國二年，又由山西到雲南調查地質。以後就主辦地質調查所，辦理北票煤礦，著書研究。他的軀體腦經，自生至死，沒有一時一刻的安閒。所以我覺得他生平所過的生活完全是一種刻苦奮鬥研究學術的生活。

他生平最感覺有興趣的，就是民國五年在農商部主辦地質調查所，他用了他與翁文灝章鴻釗兩先生所訓練的研究生，去担任調查工作，自民國五年至十一年，這七年當

中，他費了不少的苦心和毅力，方纔把這個調查所的根基打好。以後就由翁文灝先生繼他主辦，本着他已往的規模，又擴充了許多計畫，於是地質學在今日我國科學界中纔得着了這種鮮明的成績，這實在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創始努力。

他還有一件事，也值得記載的，就是向尙志學會募集了一筆基金，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來紀念教育界前輩范靜生先生。現在這個調查所對於生物學的研究，在我國科學界中，也得到了相當的地位。

他一生致力的，除了上列兩個調查所以外，對於科學社，地質學會，中央研究院等，也很費了不少的心血，使牠們發達。此外對於政治外交，也感覺得很有研究的興趣。

至於他的爲人，辦事是勤謹的，待人是真道的，說話是直爽的，見解是誠實的，對於凡百事業，都帶着熱烈的情緒和遠大的眼光。初與他共事的人，有時覺得他是很嚴厲，久而久之，也就覺得他實在是誠懇厚道。

現在他的軀殼雖然已死，但他自強不息的精神和研究學術的毅力，還是永久的存在。我和他知交十數年，一旦良朋長逝，不但有滄桑之感，所以不能不把我所曉得他的

地方，和佩服他的地方，拉雜寫幾句，表示我中心的敬仰。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希有的人物。

在君先生所專精的是地質學，但他對於地理，人種，優生，歷史等學，也很用功。他曾組織地質調查所，改進北京大學地質系，辦理北票煤礦，都很有成績。這些學術上事業上的貢獻，都已有各方面與他共事的朋友們替他記錄了。我是與他在國立中央研究院共事的人，願把他在院的貢獻寫點概略。

在君先生到研究院是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到今年一月五日他去世的那日，不過一年有半；然而他對於研究院的貢獻已經不少；今把最大的記述在後面：

第一是評議會 此會為本院組織法中所規定，對於全國的學術研究有指導聯絡獎勵的責任。以關係複雜，七八

年來，尙未組織。在君先生到院後，認為不可再緩，乃與各關係方面商討，補充條文，規畫手續，呈請國民政府核准後，於廿四年九月成立。會員四十一位，除中央研究院院長與十位所長為當然會員外，其他三十位，是由各國立大學選舉，再由國民政府聘任的。凡國內重要的研究機關，如北平研究院，地質調查所，農事實驗所，科學社的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黃海工業化學研究社，中央大學，北京，清華，武漢，中山，浙江，南開，協和，燕京各機關。開會的時候，照中央研究院已經設立的科目分組，再由各組委員會調查全國研究機關的成績與全國學者所發表的著作，以為將來聯絡的基礎。

第二是基金保管委員會 本院組織法第九條有最小限度基金定為五百萬元之規定；歷年因所積基金，為數尙微

，未曾正式組織保管委員會。但近幾年來，本院各所的收入，可以歸入基金的漸增；而本院各所的設備，有賴於基金利息之補助亦多；故在君先生認為有組織基金保管委員會的必要。於是草擬本院基金暫行條例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該條例第二條規定聚集基金之方式：一、政府照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九條應撥之款；二、已有基金之生利；三、私人或團體之捐助。而附項中，又規定除上列各項外在基金總數未達五百萬元以前，本院得以所舉辦事業以及其他一切收入撥入基金。又於第六條，規定本院得將每年基金利息一部分用於本院下列各事業：一、有特殊重要性質之講座及研究生名額；二、有促成學術進步功用之獎學金；三、院內有利事業之投資；四、其他特別建築設備或事業。有此正式規定，於是本院基金部分的增益與應用，均有規則可循了。

第三是各所與總辦事處預算的更定 從前因各所建築設備在在需款，而政府除經常費外未能撥款，不得不從經常費中各有所撙節以備建築及設備的用途；這本是不得以

的辦法，所以各所經費的分配，略取平均分配的方式。但此種方式，雖有各所自由計畫的便利，而每所各自撙節的款，為數有限，對於較繁重的設備，不免有曠日持久的窒礙，於全院的效率上，難免吃虧。在君先生有鑒於此，到院後，即與各所長商討，打破平均分配的習慣，而各所均視其最緊縮的需要，以定預算。由總辦事處綜合所撙節的款以應付本院所需提前趕辦的或與其他機關合作的事業，於是各事業的輕重緩急，有伸縮餘地，不致有膠柱鼓瑟的流弊。

以上三項，均為本院定百年大計。其他局部的，如促進各所工作的緊張，尤以化學，心理及動植物研究所為最顯著。減少行政費以增加事業費。擴大合作的範圍，除各所與其他研究機關早經合作的仍繼續進行外，更與中央博物院籌備會合辦博物院，與棉業統制委員會合辦棉紡織染實驗館，都是我們所當隨規進行的。至於在君先生實事求是的精神，案無留牘的勤敏，影響於我們全院同人的地方很大，我們也是不肯忘掉的。

☆

☆

☆

☆

☆

☆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我認識在君已有二十多年。第一次如何相見，得到如何印象，現在已絲毫不能追憶。大概祇是普通交際場中的相識罷了。一直到後來，即最近的十幾年，我纔漸漸得到較深切的認識他的機會。特別是在最近二年之中，他就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之職，我也到中央研究院服務，接觸之機會既多而又密切，我更能發見了他的許多偉大的，足以使我們矜式的地方。

在君的死，不待言，是我們國家無法補救的損失。他在過去對於國家及社會的種種功績，任何人皆應首肯，不必縷述。他的最大，最成功的事業自然是在地質學方面。他是中國人做野外工作的第一人。他創設地質調查所，奠定了今日行政機構裏，最科學的，科學上最有成績的組織。他首創訓練地質人才的機關。他不遺餘力的訓練，擢拔並誘掖有望的青年地質學者，結果為中國造成了比較任何科學部門都多的實際工作的學者，還有幾位在國際學術界可以立足的權威。有一次在君這樣同我說：

『中國的地質學現在已經進到這個地步；就是無

論在中國或外國畢業的地質系學生，無論他是學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認識他在中國地質學界的地位。現在中國地質學工作的質與量都擺在這裏，任何人來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決定了，不容胡吹，不許瞎捧的。』（這祇是大意，在君的原來語氣未必是如此

的）
這話大約是在民十九，民二十年間，我還記得他當時住在北平李仲揆先生的宅裏。我聽了這話，立刻發生兩種矛盾感想。一種感想是歡喜中國學術的進步，至少地質學已經在中國成了一種學術，有它的重心，有它的標準，有它的空氣，節節進步，將與國際學術界齊驅，冒牌或外行不能羸雜在裏邊。地質學在中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自然有賴於許多青年學者繼續不斷的努力，然而大功却不能不歸給在君。因為沒有他，中國的地質學決不會達到他所說的地步。在君，後來加上翁詠寬先生，在二十年間，在惡劣的軍閥時代，在腐敗的衙門空氣之中，不特維持而且發展了一個服務而兼研究的科學組織，絕非常人所及。我的另

一種感想便是慚愧，爲其它科學嘆惜。除了地質學以外，那一種科學在中國有固定的重心，有可靠的標準，有研究的空氣。在君的話距今已五六年，祇有生理學與物理學可以說將要達到地質學的地步，但是人數還極少。至於其它科學至今還是雜亂無紀，不成格局。僅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爲學術界的政治家。他的大量（凡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向來不仇視任何人），他的遠見，他的廣博的知識，他的魄力，他的愛護青年，都是他成爲學術界政治家的要素。他這些美德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任內曾盡量發揮。祇可惜爲時不到二年，他便不能再有機會發揮了！這是中國學術界，也是國家的大損失。

在君在做入方面有許多令人景仰的地方。中國人的許多常犯的毛病他都沒有。第一，他永遠保持他的私人經濟的完整。他私人生活，永遠量入爲出。第二，他不說人閑

話，不議論人的隱私。他對於人的好惡有時頗深，但完全從大的眼光着眼，不輕易論人的短長。第三，他不發牢騷，「不怨天，不尤人。」曾到過他在地質調查所的研究室，「大概會看見過他掉上的格言鏡。他取杜洛斯基的話『勿悲愁，勿唏噓，勿牢騷，等到了機會，努力去幹』（僅記大意如此）做他的箴言，在君可謂真能實行這個箴言的。第四，他負責任。他遇事絕不退縮，凡所答應的必然實踐，真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模稜，含糊，畏首畏尾，不負責任，都與他的性格完全相反的。上說的四種美德，看來雖似乎平常，但在中國人爲稀有，而在君具備。

在君死了，他的有用的生命中斷了！後死者祇有繼續他的精神，努力完成他的未竟的事業，共同合作建設各種科學到地質學的地步，庶幾可以紀念他於永久。

懷丁在君

李濟

在君之死，不但使知道他的朋友淚流滿襟；一般有民族意識的公衆莫不認爲是國家的一種不可補償的損失。這種自然流露的情緒，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可以證明他所領

導的各種事業之價值，已漸爲大家所能了解。究竟他對於國家及社會最重要的貢獻在那裏，現在似乎尙不能說定。他的朋友談到他，是撇不開情感的。百年後的史學家，要

是研究這一期的歷史，許會論定他在中國文化史上所佔的地位。但是我們這些後死的朋友們固然不能——也不必——馬上給他一個正當的評價，仍應該把我們所有的感想寫出來，以便後來的史學家參攷。

從好些方面看，他是一個劃分時代的人。他可以算是中國提倡科學以來第一個好成績。固然嚴格的說起來，他沒有寫很多的報告，也沒發表很多的論文；關於這一類的工作，現在已經有比他成績更好的人。但他是開創這種風氣並且使之實現的人。他的提倡科學與一般的提倡，有點重要的分別。一般所謂提倡，往往都是設一個機關，位置幾個「人」，發表幾篇文章而已。他却倒轉來作，先扎硬工夫。他辦地質調查所，先從訓練學生起；訓練調查人員，先叫他們下煤礦作苦力工作，訓練完了，成績不合的，仍是不用他們。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領導先幹，以身作则。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說是地質調查所成功最重大的原因。地質調查所工作的成績，已為世界所公認了。出版物中，他寫作的東西並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費在使這些合乎科學標準的工作能繼續的發展下去。

在中國作科學工作的人，往往感覺到好幾層避不了的困難。這種學問本不是單靠一個人的努力所能成就的。要

推進科學工作，必須要有一個機關，有相當的設備，並且有些老少不等，經驗不同的人合作，然後才幹得下去，作出來。凡是科學家的養成，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是他離學校以後的四五年。在這時期，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地方給他們一個機會能運用他們才學會的種種研究的工具。必須要有經驗的前輩指導他們的方向，給他們些問題，讓他們慢慢的在科學界掙扎他們的地位。此後他們不能成一個科學家，就完全看他們的力量了。但是這一段的培養是絕對的不能少的。

中國有好些有志氣的並且極有希望的青年科學家，往往因缺少這一段培植的時期，把科學的生活完全斷送了。在大學才畢業出來，他們或者就膺了大命作一個學校的教授或主任，初期也許可以作得很好。但這一來，非特沒有人指導他們，他們還要指導別人。在學生時間所積的有限的膏油，當然不久就燒完了。等到覺悟時，也許連他們所學的研究工具都忘了。一身的事業就因此告終。這種人力的浪費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界近數十年來最大的慘劇。也許這是我們所處的這個過渡時代避不了的犧牲。如何補救這個局面，實是迫不及待的問題。

以在君的才力及學力，要是生在已經現代化的國家，

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績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線。這是我們可以信得過的。但中國的社會却不讓他盡全力於這個方向。他想征服這種遺留的困難，於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想法子造出一種環境，使來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機會。到現在，至少在地質學方面，青年有爲的都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這個好的影響已開始傳佈到別的類似機關了。若是我們的民族生存不遭意外的危險，中國的科學研究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發展很快的。現在是地已耕了，種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發芽向上長。丁在君是在這個開荒時期的最大領袖之一，雖說他未能見全功，他已經爲中國學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他的一生最爲社會所不十分了解的大約是他的政治意見。這是談在君的生活比較難解釋的一部分，其實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記得我有一次同他閑談，說到一件科學工作計劃受了政治影響而遭夭折的事。他慨然的說：『你們老問我爲什麼戀着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由此我們可推斷，他的政治興趣完全是被動的，這一類的事並不是他心中所最願意作的。自從他到中央研究院以

後，我們看見他最高興的時候，總是談到與研究有關的問題；若是發現了一個能幹的助理員或研究生，他尤感覺興奮。他雖不謝絕普通的應酬，然總帶些勉強，有時並表示厭倦；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他的真正的志趣。

認識他較久的朋友，總能發現他好些可愛的地方。受過他教的學生，沒有不心悅誠服的。大家都知道他曾提倡過所謂科學的人生觀，也許只有少數知道他是一個科人學生觀的實行者。他雖是一個性情中人，但是他的待人待物處處都有他的一番道理，不以瑣細的恩怨作樞紐。相傳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傳到他的時候，他說：『可惜可惜！』有一個朋友問他：『你看志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毫不躊躇的答道：『志摩是一個好人，他向不扯謊。』至今有好些文學家的朋友多以此爲笑談。但細思之，這不但是最恭維志摩的一句話，並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觀。他常說向不肯研究別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爲爲判。但是他的肝膽照人處，不知消滅了多少私人的恩怨，成就了若干大事。他對舊社會的惡習慣可謂嫉之如仇。但是他並不過正的舉動糾正之，處處他都想出一個合理的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均是近乎人情的。在家庭中，他是一個好兄弟，好丈夫；在社會中，他是一個可敬的老師，可愛的朋友；在國家

，他可以算是一個新中國的模範公民。

東西文化接觸中，最難融合的一段，大約是倫理觀念。大多數的人把兩方面的壞處都學會了。有些找不出選擇的標準，結果只作了習慣的奴隸。看在君的爲人行事，不

丁在君先生

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我雖然常常看見丁在君先生的文章及聽見朋友們說他的事跡，但是從來沒有見過他。二十二年才見到他。二十三年他約我到國立中央研究院來做事，我才同他相熟。這將近二年的在他指導之下做事，使我十分敬愛他。他在我心中留了一個不滅的印象。

他做事完全以事業爲主體，決不像我國平常所謂辦事能手之專以應付人爲做事的中心。如果爲事業所需要的事，無論這事他人以爲如何難辦，他必想法子去辦到。他用將近年餘的時間成立國立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就是一個例子。他也決不犧牲事業去將就人情。

在國內辦教育事業的人中，我只遇到他一個，是真抓住辦此種事業的要訣的。他謹慎的選擇人材，費心費力的編製每年預算。人選定了，預算編好了，他一任這些人放

但能保守舊社會的美德，並盡量的採取了西方人的長處。由他的努力，我們可以悟到他所提倡的人生觀，非特可以行得通，並且是甚合乎現代需要的。

廿五，一，廿四。

汪敬熙

手去做事。遇有困難，他總是盡力幫助，使人得安心工作。他絕不求速效，也絲毫沒有「察察爲明」的小家子氣。但是他對於院內各部分工作情形却是知道極清楚，並且時時刻刻的想院內各種工作的主體方針。

有人或者以爲他過于專擅。但是他是十分守紀律。章程一定，預算編成，他總是遵守的。有人或者以爲他待人欠禮貌。但是他真是十分的赤誠待人。同他共事久了，不知不覺的敬他愛他，樂於爲他出力做事。

他還有一個特點，他十分留心各項人材，尤其是青年的人材。他不但時常問到青年人材，並且真想法子去幫助他們。他對於青年的人材，絲毫無「門戶」「省界」「學校」等等偏狹之見。只要有一技之長，他知道了，總是記在心裏，有機會他必幫忙。

他在地質，地理，人類諸門學問上的成就，專家自有定論。他自己說過，他青年時受 T. H. Huxley 及 Francis Galton 的影響頗大；現時的作家，他最喜讀 Bertrand Russell, H. Z. Lasnik, H. G. Wells 及 Julian Huxley 的文章。他是國內科學家眼中眼光最闊，智識最博的一個。

他的性命是爲着不值的事情犧牲了。國家失掉了一個極不可多得的人材。就個人方面說，失掉了一個好上司，一位好朋友。我們可惜他，我們想念他，我們對於他的夫人的悲痛，更是萬分的同情。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勛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丁在君先生由南京來抵衡州。翌晨發覺其於夜間吸受煤毒，急施救治，歷一日半始獲清醒。十五疾已大瘳，乃由衡陽移長沙湘雅醫院休養。乃十二月下旬忽生變化，於二十五年一月五日竟爾不起，傷哉！世界少一學者，中國喪一導師，豈獨個人哭一良友而已。

余與在君先生訂交在民十一二年間旅居北平時。嗣先生主滬政，余長南洋大學，乃得晨夕過從。民十七余于役蒼梧，先生適赴西南勘察，道出蒼梧，班荆道故，樂乃無極。其離桂也，採集各種標本數十箱爲關吏所留難；時距汽船開行祇半小時，余爲馳赴梧關解釋放行。嗣與先生晤及，輒道其當日追憶之情狀。先生之赴西南也，鐵道部

會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張由重慶經黔桂以出廣州灣。曾著有「川廣鐵道路綫初勘報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言其山川里程與經濟國防之旨甚詳。自後余遠處關中從事於隴海鐵路之西展。偶與先生晤及，輒縱譚鐵路建設之事。以築路成本甚重，而國家經濟枯竭，必須以最小之資本，先築經濟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質專家，而因足跡所經，於山川形勢，民生情狀，瞭如指掌；自無怪於鐵路經營深感興趣也。

近年予在湘辦理粵漢路工，先生適自平移京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余每到京必訪先生，先生必與譚今後新路路綫選擇之事：若者值得測勘，若者爲山川所限，若者爲經濟所不許；每以歲月蹉跎，新路不能多展爲歎。二十四年

六月間，余赴京至中央研究院晤先生。先生遽起曰：「君已爲中央研究院職員，從此更可相聚矣。」余愕然。先生曰：「君已被推爲本屆評議員。」余曰：「此何事，而可以少壯之年任之！」先生因盼余對院事積極合作，且慨然於我國學術之消沉，謂：「此評議會，若在數年前，尙不易成立也。」

余以粵漢路工行將告成，沿綫定業必須同時開發。而湘南鑛產素豐，究何者宜於開採，自宜有專門研究方能昭示於國人。曾與先生討論及之，擬請其委派專員蒞路探勘，先生允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間，余在衡得鐵道部顧部長孟餘先生來電謂：已約在君先生赴沿綫探查可開之煤鑛，囑妥爲招待。余喜先生之親自蒞臨也。八日先生自譚家山鑛場行抵衡陽，欣然道故，愉快之狀，爲蒼梧以來第一次。是日爲星期，相約休息一日，定翌日同赴耒陽馬田墟一帶勘察。余館先生於粵漢公寓，即邀先生視察耒河橋工，旋憩於嘉樹園（粵漢路苗圃）。兩人對茗，相與討論沿綫煤鑛之情狀。先生以爲湘南雖多煤，然苟非靠近路綫者，則運輸成本較重。舉其距路最近，而較有開採價值者，則湘潭有譚家山，耒陽有馬田墟，宜章有楊梅山；粵之樂昌有狗牙洞。譚家山產烟煤且可煉焦。馬田墟一帶爲華南

最大之煤田，距路至近，惟係無烟煤。楊梅山，狗牙洞兩處有無開採價值則尙待研究。囑將此四處煤質各取數噸試用，以資參考。先生於討論煤鑛之餘，即轉而縱論國家之事。以爲吾輩亟宜有以自奮，趁此壯盛之年急起苦幹，爲國家建事業，爲後學樹楷模，言下深致責備賢者之意。余自識先生以來，其態度之誠摯，談鋒之雄健，無逾此者。孰知即訣別之語耶！

八日晚間先生留余家便飯，九時送其回館，所住爲鐵路一洋式住宅，所以備賓客往來者。同住尙有中國旅行社港粵經理鄧凌兩君。二君定翌晨赴長沙，而先生則約於八時與余赴耒陽也。

九日晨七時半余扣先生戶知尙未起，其僕謂久撼而未醒也。室中有壁爐，曾於先一日下午生火，先生睡時將所有氣窗關閉，於是同人決爲中毒。立召鐵路陳袁二醫生至，時呼吸仍有，而脈已微。急施救治，不見醒轉，旋察其枕下遺有安眠藥瓶少去三片，因決係夜睡過熟致中毒不覺。因一面召教會仁濟醫院美人布醫生，一面電囑朱經農兄覓一良醫來衡。是日午間由公寓移住仁濟醫院，是夜湘雅楊濟時醫生至。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見醒。余乃急電詢翁詠霓先生，而在君先生於十日晚即已醒轉。翌日詠霓先生備

醫飛至。在君先生已能言語，盡憶前事，相與大慰。以衡地醫院設備不週，因商定稍瘥即移長沙湘雅休養。十五日

先生後即由粵赴京，迨余復由京至粵之日，正先生瀰留之際，竟未及再與先生一面，嗚呼，傷已！

先生身體大有進步，湘雅楊醫生復來，以為正宜移居湘雅。因由楊醫生與鐵路陳醫生陪同先生赴長。余以工務逼迫，於先生赴長之翌日即南下勘工。旋得湘雅楊醫生書謂：

先生學問之淵博，思想之敏銳，治事之勤幹，談鋒之雄健，與待人之精誠，凡識先生者，當能道之。至於先生學術之啓闡，與事業之造就，他日必有史官書之，余可無

丁先生病狀大有起色，肺部經用X光檢查甚為健全，數日之後，即可就愈云云，為之大慰。詎意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來動舊恙，情形惡化，一月五日竟爾不起！余自別

錄。茲余之所述，僅其生平之一小節而為他人所或不詳者。先生為粵路而來，在粵路得病而終於不治，年未五十，國家與社會之損失何極！此則余之悲痛尤有過他人者矣！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此次在君先生到湖南來，他所負的使命，除了視察粵漢鐵路沿線煤礦外，還有一件附帶的工作，就是視察幾個學校。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同我在一塊的時間較多。他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到長沙的。我因為長沙的旅館不甚清靜，所以在省府招待所替他預備下一間房子。那知他下車以後，一定不肯受地方上的招待。他說，「我此

遷入棧房。幸而到招待所以後，遇見前青島大學校長楊今甫先生，他告訴在君先生，他和陳通伯先生都住在招待所，覺得很清靜。通伯先生前一日才動身回武昌。清華大學教授張子高先生也答應搬來同住。在君先生向來篤於友誼，在他鄉遇見這樣兩個老朋友，自然非常高興，所以安心住下了。

次來湘，領有公家的旅費，不應該再打擾地方政府。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願意自己住棧房，比較地心裏安些。」經歡迎的人再三相勸，纔允在招待所暫住一夜，次日仍擬

三日上午九時左右，我到省府招待所，在君先生房內已有湖南地質調查所的朋友們在那裏談天，棹上放着些煤礦的藍圖。我知道他已經開始工作，所以退到今甫，子高

兩先生的房裏去談天。大約一小時以後，他就邀子高和我同去看學校。他每到一處，他的視察非常周密。他對於一個學校的建築是否合用，建築材料的堅實程度和價值高低，都估計得很清楚。尤其注意於學校將來發展的機會。他做事的精細和判斷的明確，使我們同往視察的人非常佩服。是日視察終了以後，他就邀我同往明德中學去看胡子靖先生。他說，此次到湖南一定要看兩個人。一個就是子靖先生，因為他童年到日本留學，是子靖先生帶他去的。第二個就是他的師母龍研仙夫人。他對於已故的老師龍研仙先生很有知己之感。他說，他若不遇見龍先生，他一生的歷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也不能那樣早出洋留學。可惜那天我們到明德學校，胡先生業已外出，未得晤談機會。龍研仙夫人的住址，倉卒間無法查明，所以便回招待所休息。

四日在君先生視察地質調查所，並整理前一日視察所得的材料。下午曾拜訪郭若衡，蕭秉文諸先生有所商談。晚間作長函致南京王雪艇部長，報告視察學校經過，並決定次日同遊南嶽。他此次遊南嶽，除了調查地質，並勘測南嶽高度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憑弔他已故的老師龍研仙先生紀念亭。

五日清晨，方擬出發，他接到胡子靖先生來信，邀他到明德中學去講演並吃飯。他匆匆寫了一封回信，大約說：『講演肚裏空，吃飯肚裏實，』都請作罷，不過回長沙後，一定詣校長談。不料這個預約，他竟不能實踐了。是日匆匆乘汽車出發，到南嶽已經正午。同行三人（在君，子高，與我）就在山下中國旅行社午餐。飯後雇轎登山。在君雖雇一轎，始終未坐。子高和我沿途遊覽風景，在君則工作極忙，忽而俯察巖石的裂痕，忽而量度氣壓的度數，無時無地沒有新鮮的資料供他的研究。久雨之後，天忽放晴。我等緩緩登山，雲霧亦緩緩消散。未及半山，業已日期氣清，萬峯在望，大家都很高興。決定當夜在半山亭下中國旅行社新屋過夜。安置行李及轎夫之後，三人同至烈光亭讀龍研仙先生的紀念碑。在君在碑前徘徊甚久，並為我等追述當年如何遇見龍研仙先生，命其作通西南夷論，如何勸其研究科學，並託胡子靖先生帶其出洋。談話之中，流露出深切的情感。旋沿山徑，行過新建之三座石礮。礮下亂石鳴泉，峯前松風殘照，景色至為清幽。遙看磨鏡台上，萬樹叢裏，現出幾座新建的樓臺。紅牆碧瓦，林樾增色。緩步歸來，則已山月窺人，樹影滿地了。既抵寓所，挑燈閒話。晚餐以後，遂各歸寢室休息。

六日黎明即起。推窗遠眺，見天際紅霞一抹，朝暾初上。山畔白雲，漸漸消散。遠處峯巒高下，狀似波濤起伏。正在徘徊吟詠，在君子高均來。在君出其晚間所作詩稿相示。自言字句音韻多未愜意。但我等讀之，覺其真情流露，富於自然之美。現在把他所作烈光亭懷先師龍研仙先生兩絕抄在下面：

十五初來拜我師，爲文試論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海外歸來初入湘，長沙拜謁再登堂。回頭廿五年前事，天柱峯前淚滿腔。

這是憑我記憶所及寫出來的，字句之間或有一二小錯誤，待查在君先生日記再行校正。他那晚所作的詩我還記得兩首。一首是麻姑橋晚眺：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爲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還有一首宿半山亭

延壽亭前霧裏日，香爐峯下月中松。長沙學使煩相問，好景如斯能幾同。

早餐以後，繼續登山。在君先生依然勘地質，測氣壓，計算步數，緩緩前進。過了南天門，山風怒號吹人欲倒

。幾乘空轎險些被風吹翻。我等逆風而行，呼吸都覺得艱難。在君先生依然繼續做他的勘測工作，並不休息。到了上峯寺（亦作上封寺）他還餘勇可賈，立即走上祝融峯。午間在上峯寺吃麵，即在寺中整理筆記。據他測算所得，南嶽約高一千一百米矣。他慎重聲明，此種測算，不甚可靠。必須山上山下同時測驗，並且在不同的溫度中作過幾次的比較，推算出來，纔能正確。不過大體看來，衡山不及廬山高。

由上峯寺下山至藏經殿，復至福嚴寺。寺中有石刻彭玉塵所題詩，筆力遒勁，在君甚愛之。向寺僧購得搨本五份。自云，將以之分贈雪艇，孟餘，子高及我，並自留一份。除子高取去一份外，餘存在君行篋中，不知尙能尋出作一紀念否。

入南台寺，觀貝葉經，復下山，至南嶽圖書館，天已傍晚。應康和聲先生之約，在館中晚餐。承康先生購贈南嶽所產大橋數十枚，汁多味美，頗爲在君所讚賞。當晚宿山下中國旅行社。

七日清晨，在君乘粵漢路派來之汽車赴潭家山勘礦。子高與我同回長沙。他在潭家山勘礦的情形我不大清楚，無法記載。只曉得他八日乘車赴衡陽，當晚渡江在浚竹

銘先生家晚餐，聚談甚歡。因為衡陽江東無旅館，所以凌先生留他在路局招待所過夜。約定次日上午八時赴耒陽勘礦。是晚烈風驟雨，溫度陡降。在君先生登山，下礦之後，身體倦極，非常畏寒，故將室內門窗全閉，沐浴入寢，倒頭便睡。誰知風雨過猛，壁爐中煤煙不能上昇，倒灌室內，遂致中毒。

九日清晨，僕人入室呼在君先生不醒。見其呼吸急促，面色異常。及邀路局陳醫生來診，始知係中煤毒。醫生三人輪流施行人工吸呼，歷五小時半，未見清醒。乃用鐵床，將在君先生運載過江，送入仁濟醫院救治。一面由凌竹銘先生用電報及長途電話，託我在長沙延醫往救。

九日上午，我尙接到在君先生來電，謂定十日返長沙，即日轉車回京。因都中另有要事，促其速歸，故變更原定旅程。該電係八日晚間預擬，託人代發，所以下午四時由建設廳轉來電話，謂在君病重，尙覺疑信參半。五時左右，接到竹銘長電，才知在君中煤毒，歷久不醒。立即用電話與湘雅醫院商量，承王院長特別幫忙，允請內科主任楊濟時大夫即刻赴衡。當時湘中正在匪警，公路局汽車均派出當差，一時無車可借。迫不得已乃向財政廳長何孟吾先生公館借其私人所用之汽車。其時何先生不在長沙，他

的汽車夫經驗不足，不敢開夜車。所以車雖借得，無人駕駛，依然不能出發。後來還是建設廳余劍秋廳長在公路局調到一車，將楊醫生送往衡陽，直至深夜，方才達到。其時在君先生依然不省人事。當地醫生認為希望極少。經楊醫生詳加檢驗，知體內水分已竭，血液凝滯。乃於次晨注射多量鹽水，並灌葡萄糖汁，以維持其體力。直至十日晚間始有轉機，十一日上午四時漸漸清醒過來。

十一日上午翁詠寬，丁巽甫諸先生偕在君先生第七令弟乘飛機來長沙，隨即換乘汽車前往衡陽，我亦隨行。抵衡陽時天色已晚。於暮靄蒼茫，萬家燈火中，入城赴醫院，探視在君先生病狀。既至榻前，彼即低呼經農，聲極微弱，不易辨明。問其有無痛苦，微呻而已。當九日下午楊醫生未到以前，衡陽各醫師用器械，阻其牙關緊閉，並拔去牙齒三顆。口腔喉頭均被擦破，至此漸覺痛楚。

十二日清晨再往探視，則在君先生神志清醒，言語時聲音雖小，但有條理。因恐其過於費力，未敢多談。與翁詠寬先生同來之南京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戚壽南大夫，詳加檢驗之後，認為經過良好。在君先生亦強作笑容，以慰來衡問疾之人。自朝至夕，病情頗有進步。

十三日黎明，翁詠寬先生等離衡返京，戚大夫及我亦

同行。在君先生病狀亦似漸入佳境。十五日楊濟時大夫復由長沙赴衡，與衡城醫生會議之後，決定十六日將在君先生遷至長沙。因衡陽方面，醫院設備不甚完全，且少訓練有素之護士，故覺遷入湘雅，療治稍易。承凌竹銘先生及衡陽路局諸友好竭力幫忙，將路局大貨車改裝成病車，連床運載來省，直達湘雅醫院。楊醫生及路局陳醫生夏主任等均隨車護送至長沙。入院以後，情形甚好。用X光檢驗，發現心肺諸部均未受傷。復經辜樂懿女醫師診治，口腔及喉管亦平復如常。惟滿身疼痛，胸前尤甚。十七日以後，溫度脈搏均漸復常態。不久傅孟真先生由北平來湘探病，丁夫人及在君之第五令弟亦由南京趕到。親朋歡聚，病者精神為之一振。至廿二日下午，在君強欲起床，且言明日必須自入浴室沐浴一次，醫者不許。廿三日上午，得醫生許可，經人扶掖至椅上小坐。一小時後覺胸前痛苦陡增，不能支持，乃復上床靜臥。午後體溫增高。至廿四日溫度續增至四十度左右。經外科主任辜仁醫生 (Dr. Greene) 檢驗，發現胸間有膿。日間灌輸養氣，以減少其呼吸的困難。當晚施用手術，取出膿水五百。之多。次日復取出膿水少許，溫度脈搏又漸復常態。是日我至牀前，設法安慰在君，告以膿已取出，病根既去，必日見康復。他搖着

頭說，你的判斷不合科學。此數日中，我因平津學潮影響湖南教育，學生遊行，謠言四起，終日碌碌，未能常至病室照料。二十七晚間，在君體溫忽又陡增。二十八日黎明，辜醫生診察之後，決定開刀。在胸腔內取出業已凝結之厚膿一百五十 C.C.，並發現肋骨受傷。肋膜炎之起，即由於此。開刀以後，體溫立即下降，脈搏亦趨平和，同人均抱樂觀。越兩日，竹堯生，徐韋曼兩先生偕北平協和醫院外科主任 Loucks 來湘，復用X光及其他方法重加檢驗，所得結論，似與楊辜兩醫生所見相同。惟在君在開刀一二日以後，即不言語。右膀右腿，動作均感困難。咸疑其腦之左部有病。所幸食量不減，睡眠亦安，故諸醫認為短期之內不致有重大變化。一月二日堯生，孟真，和協和醫生均暫時離湘。三日在君病無變化。四日體溫陡增，呼吸急促，脈搏緊張，危險萬狀。諸醫合力救治，灌輸養氣，打針，凡可用之方法，無不試用。忙亂一日，至晚稍安。五日黎明，脈搏高至一百七十以上，體溫亦達四十度，喉頭痰響，已入瀰留狀態。雖施用手術，打強心針，終不能挽回危勢。延至下午五時四十分，在君遂棄我等而去矣。

我離長沙之際，剖解結果尙未明瞭。近聞在君血管均已硬化，心房及腦部血管堅硬如雞毛管。究竟是否因此致

命，尙待醫生最後報告。

此文草於上海，手邊無醫院記錄及其他參攷資料，全憑個人記憶，匆匆寫出。其中或有漏誤，尙望楊濟時醫生

，傅孟真，凌竹銘，徐章曼諸先生代爲校正。

（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濤昆季凡七，亡弟在君於次，仲也。弟生而有殊稟，

神悟卓絕，先嚴吉菴公，暨先慈單太夫人，甚鍾愛之。顧先嚴常嬰心於地方公益，規裁董率，洪纖必親。又自高會以來，置有義莊，周恤戚黨，諸事旁午，鮮有暇晷。濤兄弟以養以教，壹以委之先慈。先慈於濤兄弟，愛護周至，而起居動止，肅然一準以法：衣服有制，飲食有節，作息有定程。一錢之費，必使無妄耗。事能親爲者，必使親爲之，毋役僮僕。即不能，偶役僮僕，亦不得有疾言厲色。平居諭濤兄弟，必詔以志遠大，毋囿流俗。以故亡弟成童外出，周歷瀛海，去家萬里，絕無悵惘可憐之色。迄回國以後，陟遐荒，探地質，絕幽鑿險，勞動不辭。而行旅不恃僮役，御下必以寬仁，公私費用，罔敢稍糜，蓋早於幼稚時代之家庭教育植其基矣。

亡弟於襁褓中，卽由先慈教之識字，五歲就傅，寓目

成誦，閱四年，畢五經四子書矣。尤喜讀古今詩，琅琅上口。師奇其資性過人，試以聯語屬對曰，「願聞子志，」弟卽應聲曰，「還讀我書，」師大擊節，嘆爲宿慧。其他如以「虎嘯地生風」，對「鳩鳴天欲雨」，年纔髫髻，而志趣不凡，固不獨穎悟天成而已。

亡弟就傅後，于塾中課業外，常瀏覽古今小說，尤好讀三國演義，獨不喜關雲長之爲人，曰：「彼剛愎匹夫耳，世顧相與神聖之何耶？」六七歲後，卽閱綱鑑易知錄，續讀四史，資治通鑑諸書，旁及宋明諸儒語錄學案，每畢一篇，輒系以知評。於古人，最推崇陸宣公史督師。又得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夷待訪錄，王船山讀通鑑論，愛好之，早夜諷誦不輟，重其有種族觀念也。時取士猶用八股文，塾師以此爲教，亡弟亦學爲之，偶一文成，師必稱善，而弟願以爲是直優俳學語，不甚措意。於古文，始嘗

推許韓昌黎，既而病其思想之隘，棄去之，獨樂誦大蘇縱橫論辨之文。年十一，作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首尾數千言，汪洋縱恣，師爲斂手，莫能易一字也。

弟在塾中，與同學顧子旬青最相得，顧年稍長于弟，然皆未及成童也。每課暇，兩人者相與援引歷朝軍國軍事，剖析利弊，商榷得失，或推論當代政治良窳，人才賢否。後顧學師範，年甫及壯而歿，弟爲文哭之甚哀。

弟年十三，出就學院試，時蓋戊戌政變後之翌年也。會攸水龍公璋，以通人宰邑政，興學舍，倡新學。聞弟有異材遠志，語先嚴，挈弟入署，將面試之。弟食指適患疔，而以邑宰再四敦促，不得已，入謁，試以漢武帝通西南夷論，弟文多所闡發。龍大嘆異，許爲國器，即日納爲弟子，並力勸游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

弟之將赴東也，戚友多疑阻，先嚴不免爲所動。緣泰興爲濱江偏邑，風氣錮塞，遠涉數百里，已非習見，遑論異國。又先一年，先慈甫謝世，故先嚴尤不愿弟遠離膝下。然以弟游學之志甚堅，始從其請，而資斧不足，先嚴舉債以成其行。既留東一年許，復偕李毅士莊文亞赴英。計亡弟出國，前後九年，銳志深造於學術。然弟在歐每以費

用不貲，重先嚴負擔爲憂，故有上江督端方乞補官費書，書中並論及國事，端優詞致答，始飭本邑撥助公費數百金。

弟性孝友，幼侍先嚴先慈，順意承指，動定無違節。與濤處，自解言笑，未嘗有一語之忤。當其東游，濤意亦欲外出以自奮于學。弟謂濤：「不有居者，誰侍庭幃？不有行者，誰圖國事？家與國，爾我當分任之。」自後濤所以甘于蟻伏者，成弟志也。弟赴東以後，函稟先嚴暨與濤書，前後三百餘通，肫懇而周至。而先嚴暨濤與弟書，亦各數百。此可寶貴之來往手札，先嚴之訓誨，昆季之至情，家庭社會國家之狀況，乃至異域之政治制度風土人情，畢具于是。曾由濤哀集成帙，歸于弟所，某年竟遺失于天津旅次，迄今思之，可勝惋惜。

凡茲瑣瑣，皆亡弟早年言行，爲濤所能記憶及之者。外此則以濤健忘，不復能縷紀矣。然弟出國以後，以至近年，尙有一二足紀，而爲外人所未及周知者，附記於後。

弟某年自東返，書贈族叔祖繡村一詩云：「男兒壯志出鄉關，學業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詩本日西鄉隆盛句。蓋亡弟遺囑所云：「死何地

葬何地」者，其志早定于三十年之前。

弟自英學成歸國，適辛亥革命，邑中警報頻傳，不逞之徒，乘機煽亂，萑苻遍地，四境騷騷。弟抵里，倡編地方保衛團，經費不給，則典鬻以濟之。又手定條教，早夜躬親訓練，以備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風鶴不驚。蓋弟非第以學術見，而治事尤富幹略，于此已小試其端矣。

有楊金者，嘗從美人某，得鑽礦術，美人回國，楊落魄，不能自存活。或憐之，使至北平，謁亡弟于地質調查所。弟叩以鑽礦術，知有所長，爲介紹于某礦場。不數年，頗有餘資，楊乃走北平，以二千金獻弟，曰：「微公，某不能有今日，敢以此爲報。」弟却之，楊固以請，弟方爲地質調查所募款籌設圖書館，乃請楊以一千金捐爲建築之資。又數年，楊已致富，不從事鑽礦矣，方營麵粉廠于徐州。某年，弟在大連，一日，得函，署名楊樹誠，啓封，則五千金匯票也。且附以書，曰：「公于某，不啻生死骨肉。今某已富，聞公棄官後多債負。某不報公，無以爲人。公如見却，是以某爲不義矣。」弟始知樹誠即金也，鑒其惻怛，勉受之。弟生平俸給所入，以供衣食所需，及弟姪輩學費，耗去無遺，今身後所有之餘資，僅楊所酬贈者耳。

弟之立身處世，在實事求是，公而忘私。自回國任事以來，或以弟未嘗援引鄉人有所不慊。然弟之用心，在爲事擇人，不爲人求事。苟其人學有專長，汲引惟恐或後，不論其爲鄉人否也。苟非其人，雖至親密，亦不敢以私害公。親友書至，或干以私，輒婉辭謝絕；所求者果以正，則必應其請。泰興出產，以酒爲大宗，數十萬人生命繫焉，民國十五年，無錫稅所與泰邑酒商爲難，扣留酒船百數十，弟得商人請，立爲援手，得不增稅。戚屬何君贊菴，故總角交也，然已十年不通音問。國民軍北伐時，其族人某，以國民黨員，在南京運動起事，爲當局所捕，將置之重刑。贊菴致弟書求營救，弟立電當局釋之。

自弟奔走中外，濤終歲常不獲一見，見則骨肉至情，溢露意表，謂此天下之至歡也。去夏，濤臥病幾殆，弟函電囑濤子婦，每日必以病狀告。迨濤病起，十月至京，相見握手，快慰逾往昔。弟夜寢故有定時，而此次絮絮語平生，恆過午夜，別時戀戀不忍捨，殆若最後之永訣然。弟在衡權病，濤以阻於鄉僻，不獲往視。旋得七弟書，謂病有起色。迨十二月二十三日，五弟來電，謂：「一江病可無碍，但須長期休養。」並囑濤赴京。濤得電，冒雪立行，擬由京轉湘。而弟輩自湘電告，復囑勿往，濤又以在途患

疾，留滯都中。嗚呼！孰意濤顛頓途次之時，正弟在湘奄化之日乎？家人戚友，慮濤猝聞驚痛，不以實告。弟既逝

之二日，翁詠霓秦景陽二先生來晤濤，猶隱約其詞，不忍使濤知也。嗚呼痛哉！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生命真是一個謎，過去五星期正和夢一樣，民國廿五年一月五日下午五時四十分在長沙湘雅醫院三樓病房裏作最後一次呼吸的是我的二哥文江，我雖親眼看見也總不能相信。上月十日我在南京聽到他在衡陽中煤毒的消息，十一日下午八時就到他身邊，直到他死我是在他身旁看護的。他初期清醒後和我的談天，昏迷時的囁語，疼痛時的呻吟，病狀演變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容在腦海苦憶，何如寫在紙上清楚？

他究竟是什麼病死的？協和湘雅兩醫院全有見解，屍體解剖的結果，湘雅方面將來也有報告，現在不必說。我們所知道的，他這次往湖南去的最大原因是兩個煤礦的誘惑和他個人旅行興趣的濃厚。到了湖南，十二月六日徒步登三千呎高的南嶽衡山，下山後的次日又下一個深四百呎坡度四十五度的礦井。夜間必須好睡，不能好睡時則吃安眠藥，這原是他的做工方法之一。他的鼻子沒有嗅覺，他

缺少用壁爐的經驗，因此在過於疲乏之後鼾睡之下中了煤毒。衡陽方面如果有像長沙方面的醫藥設備和人才，不至於行人工呼吸將肋骨折斷，長沙方面如果有更好的設備和人才，許多潛伏的病或不至於查不出來，這是中國內地醫藥困難和一般醫士程度的整個問題。我絕沒有攻擊此次醫生和醫院的意思；反之，我對於他們的幫助十分感謝，這次他們每人用盡了能力和思考力。

我不僅感謝醫生的盡力，更感謝他許多朋友這次對他的幫助。南京的朋友們接到他中煤毒昏迷的消息後，曾設法將戚壽南醫生於一天內從南京送到衡陽。長沙衡陽全沒有救護車，凌鴻勛先生特地將運貨車裝上窗戶，將衡陽的街道測量選擇，使得這大汽車可以從醫院後門一直開到公路上。三次向協和醫院請醫生全是胡適之先生代我們接洽的。湘雅方面沒有可以隨身帶的愛克司光器具，徐寬甫先生從南京中央醫院借到坐飛機帶去。傅斯年先生到長沙探

視他的病，因為看到他病勢加重，傅先生索性搬入醫院內和我們共住了一星期，勸他吃飯，參加醫生的診斷，幫助家屬決定重大的事，傅先生有時夜間睡不着，五時許就起牀到病房內查看夜間四時的體溫和脈搏記錄，這是多麼深切的友誼！朱經農先生是這次幫助我們最多的一位。生前陪同遊衡山的是朱先生，請長沙湘雅醫院醫生往衡陽去救急的是朱先生（朱先生常說那天的情形，請到了醫生找不到汽車，借到汽車還要另找汽車夫），現在答應代在長沙物色葬地的也是朱先生。他的朋友們事前的幫忙是如此，事後所表的同情尤給我們很大的安慰。我們常將各方的問病電和弔唁電讀給終日哀泣的嫂嫂聽，使她也得到安慰。

關於他的爲人和學術上的成就，將來或有人作忠實的評論。但若就我知道最清楚的他對家族關係說，他的行爲信念確是盡善盡美。他從廿六歲自英歸國後開始，在上海教書得到收入，立即擔負贍養父親和教育兄弟的責任。從廿六歲至四十八歲的廿二年中，他先後擔負：（一）對母親每年五百元的贍養，（二）對一位貧困兄弟每年三百元的津貼，（三）對四個小兄弟和一個侄兒的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費用和留學費用，（四）家庭中任何人意外遭遇的支出。所以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經濟的壓力也在

他身上。有一時期每年多至三千元，當時他沒有絲毫資本的收入，全靠勞心勞力得到的報酬，因此他不得不離開地質調查所去創辦熱河的北票煤礦。現在想起來，我們家族對他全是罪人，我們這個家是一個拖累可以有爲的人下水的家，他沒有因此受重累，祇因為他的能力強大。

我過去所受的教育，家庭教育多於學校教育，而家庭教育完全是他給我的。他常勸他的朋友們如何教育他們的子女，他要他們能感動子女（他常說 *you must win them over*）。對於我們的身體發育，心理衛生，個性發展，責任心的培養，判斷是非的能力，刻苦的志趣，智識的灌輸，道德觀念的標準，他沒有一方面注意到或注意到而不懂怎麼做的。他不願意我們的人格發展受他自己已成的人格的限制，所以他時常將他自己的短處說給我們聽，同時他所見到的真理也不肯不告知我們，示我們以捷徑，因此他和我們談做人和做學問的任何信念時，他是很有分寸的。他的信念就他對於我們的關係說可以分爲三種：一種是要我們切實相信的，在思想方面爲智識界已成立的許多定律和事實，在做方面爲勤，儉，勇敢，同情心，愉快，好美諸種品性。一種是要我們絕對不相信或不要做的，如中醫，迷信，投機，借用免票，取用公家信紙等全是具體的

例子。一種是由我們自由判斷採擇的，如政治思想，經濟組織，宗教信仰，文學作品的好惡，家族觀念的有無，婚姻的條件，主修學門的選擇，國家觀念種族觀念的強弱。

在現在這國家社會國際環境之下，一位兄長的死亡，我實不應當感覺如此深的痛苦如現在我所感覺到的。然而他對我的惠益是一種長兄，嚴父，慈母，保姆，小學教員，中學教師，大學教授，社會上我所信仰所注意的一位學

者所總和起來的惠益。他的死亡等於上述諸人同時死亡，這是世間上一人與另一人的關係上極少有的事。我不是妄希望他永不死，不過從他病中所表現的抵抗力和平時生活之有規律和衛生澈底着，他活四十九歲就死去，損失的不僅是他的身體，形態，聲音，風趣，還有他四十九年來學就的能力，成熟的經驗，和將來可能的更多的成績。

廿五年一月十四日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丁文江先生的生平事業，是十分廣博的。他教書的時間，比較不久，似乎是無關輕重。但是他確是一個極端優秀的「教師」人才，配作教師先生們的模範的！直接受過

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師的資格，而且能全部的盡了他做教師的責任。

他的課的學生，同與他在一塊兒教書的同事，沒有人不承認這種事實的。他最初回國的時候，一度在上海南洋中學教書，大概不久就另有他事。民國三四年間，地質調查所設立一地質研究班，他在那裏也擔任相當課程。但是他正式的教書，只有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三年這個時間了。他在這四年當中，專任北京大學地質系的教授。我們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機會，而且相處有四年之久。我們真正的覺得，

學校裏的課程，是循序漸進的。時間的分配，是根據課目的分量的。所以教書，是需要相當的時間，逐步推進。民國二十年以前，丁先生有時候住在北平，北大的當局與學生曾經多次請他到北大任課，都被他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拒絕了。大概是民國十六七年間的時候吧，他在北平閑住，北大又作教書的請求，並擬定了一個課目「中國西南地質」，請他擔任。但是他大發脾氣的說：「什麼西南地質西北地質的一大套。地質是整個的，縱然各地稍

有不同，也沒有另外專課的必要。要是這樣的開設起來，你們的學生有多少時間才夠分配？我根本不贊成這種辦法，我是不能去教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失業，生活有相當的艱窘，他竟然堅決的辭謝了聘任。他顧不到或認為不合理的事情，他是怎麼樣都不肯去作的！

他在北大教的是地質學，是他自己認為他能教的，所以「惠然肯來」。他不教則已，他既教了，他是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教材部分，決不肯按照某種或某某數種教科書上所有的即算了事。他要搜集普通的，專門的，不論中外古今，凡有關係之材料，均參攷周到，然後再斟酌取捨。所以他上課的時候，拿的不是巨冊大書，而是零星的單篇。他嘗說：「不常教書的人，教起書來真苦，講一點鐘，要預備三點鐘，有時還不夠！」此外他對於標本掛圖等類，都全力羅致。除自己採集繪製外，還要請託中外朋友幫忙，務求善備。當時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會有這樣的笑話：「丁先生到北大教書，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們的標本也教了先生弄破產了。」足證他教書的「鄭重不苟」！

丁先生是很會講話的，他能利用掌故小說，以及戲曲歌謠一類的事，加以科學解釋，有許多科學的理論是很

乾燥乏味的，聽講的人不但不容易發生興味，且會被引入睡鄉的。勉強記着了，印象不深，不久就會忘掉的。丁先生最能用極通俗的故事，滑稽的語調，漸漸引人入勝。地質學所講，無非是死石枯骨不順口的名詞同乾燥的數目字，但是聽了先生講書的，向來沒有覺着乾枯，個個都是精神奕奕的。

有一次講到河流氾濫的時候，還沒有講，先問學生：「你們都聽過打花鼓那段戲的吧？」說鳳陽，道鳳陽，鳳陽真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惹的滿堂大笑。才繼續的講道：鳳陽本是最富庶的地方，洪武初年，黃河改道，將改未改的時候，河水每每氾濫，演出水災，所以十年到有九年荒。……凡聽過這次講演的人，決不會忘了洪武初年黃河改道的事實，且能聯想到改道的原因同氾濫的原理。講到基性火成岩的風化情形，他拿一塊標本，說你們看像一個馬蹄印子不像？這俗話叫作「馬蹄石」，說是穆桂英騎的桃花馬踏成的，山西北部，到處都有。然後再予以科學的解釋。地球上水澤平原同山地所佔的面積的比例，用數目字表示出來，是何等難記！丁先生講的是，我們江蘇，有一句俗話，「三山六水分田」。這句俗話上的數字，確是恰與地球整個的數字相

同的。這一句俗話而有這樣的重要，學生聽了決不會忘掉的。丁先生這種「巧于比擬」，「善于解釋」的靈活教學法，不單靠廣汎的知識，而是超衆的天才。

學習地質科學，實地練習，比較學校講書還要重要。

丁先生最主張實地練習，常常帶領學生出去。實習的地點同時間，都要經過詳細的考慮同週密的計畫然後才決定的。出去的時候，都要利用假期，決不輕易就誤應講授的功課。假期本是可以休息的日子，他不但不休息，還帶領學生作那比平常更苦的旅行工作。凡預定實習的地方，他一定預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帶學生去的。若果預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要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個助教先去一趟，然後才帶學生去到那裏。旅行的時候，所有吃飯住宿登山休息等，一概與學生完全一致，不稍求優美。不論長期或短期，所有地質旅行應用一切之物件，均必攜帶齊備，服裝必須合適。我們有時候以為一天的短期旅行，可以對付過去，不須大整行裝。丁先生則說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對付，但是不足為法！帶領學生，必須一切均照規矩，以身作則。不如此，學生不能有澈底的訓練，且有虧我們的職責的！這是丁先生教書的方針。

丁先生平常是十分和藹的，但是正在工作的時候，不

論講書或實習，要是有學生有意的或無意的發生軌外行動足以妨碍工作的進行時，他是毫不客氣的要予以糾正或責備的。如果因一時的衝動同他發生口角或冒犯，過去即成過去，他決不會記恨，對你是一樣的誠懇坦白的。他對他的助教同他的學生，都是一樣的功賞過罰，寬嚴相濟的。尤能觀察每個人的長短，予以合當的利用。「不以人害事，不以事害人」，一切都是用客觀評判，坦白的處置。這是丁先生對於他的學生的態度。

這樣的教師，丁文江先生，給予學生們的好處不只學問上知識同治學訓練。他那活潑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訓練的澈底，待人的誠懇，同其他種種方面，無形之中感化到學生身上的，實在更為重要。青年學生，血氣未定，在有形無形之中，模仿性最為顯著。所以教育問題，不單是知識的灌輸，且須注意于人格的陶冶。因而「教師」的資格，不單是及格的學識，且仍須有足為大衆表率之道德，最好還能有充分盡他教師責任之技能與熱誠。丁先生確是有這種教師的資格，並且能充分的盡了他作教師的責任！

丁先生的死去，中國青年失掉了一個偉大的師表！教師們失掉了一個最好的模範！

二月九日夜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動物學 此係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新教科書之一種，供中學校師範學校用。

載太湖流域水利季刊一卷二至三期。

直隸山西間蔚縣廣靈陽原煤田報告 此文與張景澄君合撰，載於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一號，附英文節要。

調查正大鐵路附近地質鑛務報告書 此文與梭爾格（Sol-

中國之鑛產 英文，原著題為“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ger）王錫賓二君合撰，載於農商公報一卷一期及二期

載遠東時報是年二月。

，是年八月九月。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

雲南東川銅鑛 英文，原著題為“Tungchwanfu, Yunnan,

鑛政管見附修改鑛業條例意見書 是書與翁文灝先生合著

Copper Mines”，載於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

，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是年十一月。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

中國之煤鑛 英文，原題為“The Coal Resources of China”

第一次中國鑛業紀要（民國元年至九年） 是書與翁先生合著，附英文。

載於遠東時報是年一月。

月。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

揚子江下流之地質 英文，原書名為“Geology of Yangtze

北京馬路石料之研究 載於農商公報七卷十一期，是年六月。

Estuary Below Wuhu”，上海濟浦總局出版，汪胡楨君譯

月。

文，載於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月刊一卷一至三期，兼

揚子江下游最近之變遷——三江問題 此篇演講由趙國賓君記錄，載於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一期，是年十月。

獨立評論 第一八八號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五三

雲南東部之構造地質 英文，原著題為“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載於第十三次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Congress Geol. Intern. 13me Session, Belgique, Comptes rendus fase 2, p.p. 1150—1160)

京兆昌平縣西湖村鑛 載於地質彙報第四號，附英文。

中國地質學會之目的 英文，原題為“The Aim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創刊號，第一次常會紀事。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署名宗淹，載於努力週報第一期第二期，五月七日及十四日。

奉直兩軍的形勢(附奉直戰爭區域圖)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一期，五月七日。

奉直戰爭真相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三期，五月廿一日。

廣東軍隊概略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五期，六月四日。

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六第七期，六月十一日及十八日。

忠告舊國會議員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九期，七月二日。

裁兵計畫的討論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十四期，八月六日。

湖南軍隊概略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十九期，九月十日。

山海關外旅行見聞錄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二十八期，十一月十二日。

違法的惡例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三十期，十一月二十六日。

最近五十年之鑛業 載於申報館出版最近之五十年。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 載於努力週報讀書雜誌第五期，一月七日。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忠告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四十二期，三月四日。

中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 載於科學雜誌八卷一期，是年一月，兼載東方雜誌二十卷五期，及努力週報同年三月。

蘭因河畔的悲劇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四十七期，四月八日。

玄學與科學 努力週報第四十八第四十九期，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二日。

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勸 努力週報第五十四第五十五期，五月廿七日及六月三日。

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 努力週報第五十六期，六月十日。

少數人的責任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六十七期，八月二十六日。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地質學序 地質學為謝家榮君所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
民國軍事近紀 商務印書館出版。

徐霞客遊記 載於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徐霞客年譜 是篇與徐霞客遊記同印，分上下二冊，附地圖一冊，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官辦鑛業史略 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中國造山運動 英文，原著題為“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八卷。

廣西種語之研究 載於科學雜誌十四卷一期，是年一月。
外資鑛業史資料 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獨立評論 第一八八號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 此書與曾世英君合著，列入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附英文節要。

豐寧系之分層 英文，原著題為“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ningian System.”按豐寧系屬中國下石炭紀地層，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卷。

葛利普先生傳 英文，載於中國地質學會葛利普紀念冊，（The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Dr. A. W. Grabau's 60th birth day and also his ten years work in China.）原著題為“Biographical Note.”

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 此篇演講稿載於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五期，是年四月。

評法國格蘭納著中國文化 英文，原著題為 Prof. Granet's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 Paris 1929, English Translation 1930. 載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是年七月。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丁氏及謝氏石燕寬高率差之統計研究 英文，原著題為“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the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psidi.”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一卷。

川廣鐵道路線勘查記 英文，與曾世英君合撰，原著題為

“Reconnaissance of a Railway Line from Chungking to

Kwangchowwan.”載於遠東時報是年六月。

漫遊散記 陸續登載於獨立評論自第五期起（本年六月十

九日）八十一期止（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重要節目如

下：（一）我第一次內地旅行，（二）太行山裏的旅行，

（三）雲南個舊錫鑛，（四）雲南的土著人種，（五）四川會

理的土著人種，（六）金沙江，（七）東川銅鑛。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載於獨立評論創刊號。是年

五月二十二日。

日本的新內閣 獨立評論第二期，五月二十九日。

日本的財政 同前。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運動 獨立第三期，六月五日。

所謂剿匪問題 獨立第六期，六月二十六日。

中國政治的出路 獨立第十一期，七月三十一日。

假如我是張學良 獨立第十三期，八月十四日。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獨立第十九期，九月二十五日。

誤人的地圖 同前。

自殺 獨立第二十三期，十月二十三日。

廢止內戰運動 獨立第二十五期，十一月六日。

日本的財政 獨立第三十期，十二月十一日。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中國分省新圖 與翁文灝曾世英二先生合纂，上海申報館

出版。

假如我是蔣介石 載於獨立評論第三十五期，本年一月十

五日。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 獨立第卅七期，二月十二日。

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 獨立第三十九期，二月廿六日。

給張學良將軍一封公開的信 獨立第四十一期，三月十二

日。

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黨員 獨立第五十一期，

五月二十一日。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中華民國新地圖 與翁文灝曾世英二先生合纂，上海申報

館出版。

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之意義 英文，與

葛利普先生合著，為提出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之論文

，原著題為 “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f

Permian Classification.”載於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Re-

ports of XVI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1933.)

原著題爲“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ccation in N. W. China”。

中國之石炭紀及其在密士失必與本薛文尼二系地層分類上

載於斯文赫定七十歲紀念冊。

之意義 英文，與葛利普先生合著，亦爲提出第十六次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Observational Error in Measuring

國際地質學會之論文，原著題爲“The Carboniferous of

Siatune, Span, and Siting-height upon the Resulting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Missi-

Indices.” 英文，載於慶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ssipian and Pensylvanian.” 載於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

下冊。

徐君光熙行述 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三卷。

蠡文叢刊自序 載於地理學報第二卷第四期。(叢刊原書

蘇俄旅行記 陸續登載於獨立評論自一〇一期起(本年五

不久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月二十日)，一七五期止(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

中央研究院之使命 載於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

公共信仰與統一 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月十四日。

月十六日。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 獨立第九十七期，四月二十二日。

中國中央研究院之科學工作 英文，原著題爲“Scientific

我的信仰 大公報星期論文，五月六日，兼載獨立一〇〇

Research in China: The Academia Sinica.” 載於英國自然

期，五月十三日。

周刊(Nature)八月十日。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二月十八日，

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全國中等學

兼載獨立一〇八期，七月八日。

校學生演講，載於申報本年十二月十八十九兩日教育播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二月十八日，

音專刊。

兼載獨立一三三期，十二月三十日。

再論民主與獨裁 獨立一三七期，二月三日。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大公報星期論文，三月二十四日

陝西省水旱災之紀錄與中國西北部乾旱化之假說 英文，

兼載獨立一四四期，四月一日。

科學化的建設 獨立一五一一期，五月十九日。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大公報星期論文，七月

二十一日，兼載獨立一六三期，八月十一日。

實行耕者有其地的辦法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月十三日。

編輯後記

適之

△丁文江先生是獨立評論的創辦人之一。最初我們一

班朋友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時時聚餐，談論國家問題

，後來有人發起辦一個刊物。在君和我都有過創辦「努力

週報」的經驗，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熱心

。後來因為一些朋友的熱心主張，我們也贊成了。在君提

議，先由各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三個月

的捐款，然後開辦。恰巧我因割盲腸炎在醫院住了四十四

天，獨立的開辦因此展緩了兩個月，我們差不多積了五個

月的捐款，才出版第一期。最初一年半，獨立的經費全靠

我們十來個人的月捐維持，這都是在君的計畫。（努力週

報是他發起的，也是他倡議每月抽百分之五的捐款。）獨

立出版之後，在君撰文最勤，原來的社員之中，我因編輯

最久，故作文最多，其次就是在君的文字最多了。他的「

漫遊散記」和「蘇俄旅行記」兩個長篇都是獨立裏最有永

久價值的文字。就是在他最忙的時候，我的一封告急信去

，他總會騰出工夫寫文字寄來。他每每自誇是我的最出力

的投稿者！萬不料現在竟輪到我來編輯他的紀念專號！

△這一期的編輯體例是這樣的。紀念的文字，依照內

容的性質，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通論在君生平的。第二類

是專論他在科學上的貢獻的。第三類是注重他在中央研究

院的工作的。第四類是有關傳記的材料：兩篇記他最後在

湖南的情形，兩篇是他的老兄和七弟的敘述，一篇是他的

一個學生的記敘。第五類是他的著作目錄。

△各位朋友紀念在君的文字，都是出於哀悼的至誠，

不用編輯人一一道謝。其中如吳定良先生在客中特別趕成

紀念文；如高振西先生（北大地質系助教）既替我們翻譯

葛利普先生的文章，又因我的囑托，在短時期中趕成一篇

紀念文；如張其昀先生在短時期中編成在君的著作繫年目

錄：這都是我應該特別致謝的。

△在君的著作目錄，此時倉卒編成，恐怕遺漏的還不

少。我自己知道的，如他在努力週報上用筆名「宗淹」發表的文字，如他的「中國軍事近紀」等，都已托章希呂先生（也是在君在南洋中學教書時的學生）補入張其昀先生的原稿了。他的大公報星期論文，恐怕不會全收。他有一年曾替天津庸報每週寫幾篇社論，現在都無法收入，將來當請董顯光先生設法編目補入。

△在君的一些朋友在南京發起募集「丁在君先生紀念

基金」，辦法大意是擬將此基金捐給中國地質學會，由地質學會理事會推舉委員五人組織保管委員會保管。此項基金應長久保存，所得利息，擬以一部分作為補助丁夫人之用費，其餘全數作為紀念獎金，對於地質工作有特別貢獻者，每年發給一次。現已由地質學會理事會推出翁文灝先生等五人為保管委員。各地朋友願意捐助之款，請直接寄給南京珠江路地質調查所翁詠霓先生收。

現售特價，本年二月底截止

新出 胡適論學近著

精裝一冊四元，特價三元
平裝一冊二元，特價一元半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經濟界」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一欄，報導國內外各埠通訊，分載於「社會」及「經濟」兩欄。並有「藝圃」一欄，報導各埠名伶之演出，並有「體育」一欄，報導體育界之消息。此外尚有「副刊」一欄，每週一、三、五出版，內容豐富，包括小說、詩歌、雜文等。本報每日發行量約十五萬份，銷路極廣。本報地址：北平前門外大街。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二角
（國內）每月一元五角
（國外）每月二元
（香港）每月一元五角
（南洋）每月一元五角
（歐美）每月二元

續古逸叢書 第三十七種

名公書判清明集

宋刊本 不分卷五册

是書所錄係宋代官衙判牘集中名氏自朱文公真西山魏了翁以下凡二十八人所集為戶婚一門凡二十二目曰立繼曰戶絕曰歸宗曰分析曰檢校曰孤幼曰女承分曰遺囑曰別宅子曰義子曰取贖曰爭業曰違法交易曰偽冒交易曰墳墓曰屋宇曰庫本曰爭財曰婚嫁曰離曰接腳夫曰雇妾判詞一百餘條解決家屬親屬宗祧遺產以及債權物權等之糾紛讀者可以考見我國古代之法例民俗及與現行民法訴訟法之異同

本書與左列續古逸叢書三種合售特價

第三十種 樂善錄 宋刊本 十卷三册

第三十種 武經七書 宋刊本 廿五卷三册

第三十種 搜神祕覽 宋刊本 三卷一册

四共 二十册 裝分 四函

夾頁紙本定價六十七元
特價 五十元
料半紙本定價五十一元
特價 三十八元
特價於本年二月底截止

研究我國古代民法之秘笈

商務印書館印行

統一復興二公債與中央財政

陳岱孫

近二星期來，內政上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統一復興兩大內國公債的發行。統一公債額爲十四萬六千萬元，復興公債額爲三萬四千萬元，兩債總額爲十八萬萬元。在一個時間內發行如許巨量的公債，確是中國公債史上一個空前的事件。

統一公債與復興公債有一個重要的地方。統一公債是舊債的抵換，——以新債抵換舊債——政府的債務並不因之增加。復興公債是單純的新債，政府債務是要因之增加。所以在十八萬萬元內，前之十四萬六千萬元是舊債負的整理，而後之三萬四千萬元纔是增加的新負擔。

統一公債發表于本月一日孔部長召集上海金融界領袖及持券人公會代表會商之後。年息劃定六厘。以分還期限之長短，分爲甲乙丙丁戊五種，最短清還的期限爲十二年，最長的爲二十四年。舉凡現有債券，除少數因特殊情形者外，也依照其原來清償年限的長短分爲五類，以同額統一公債，如數抵換。在發表之前二星期，上海已經有財政部將要減低利息延長還期的謠傳。統一公債的發行固然證

實了前此的謠言。不過具體的辦法有不盡相符的地方。就大體說，此次新舊債的抵換，只是注重延期事，而利息並無若干之輕減。我們比較甲乙丙丁戊五種統一公債償還的期限，與每種所抵換舊債票原來清償的期限，我們可以知道每種延長的期間，總在十年以上。至于利息，統一新債的年息爲六厘，而舊債利息，除月息八厘之義庚款憑証，及月息六厘之俄庚款憑証外，皆爲年息六厘，或爲月息五厘，與統一公債的利率正復相同。

統一公債發行的動機，可以說是于無可如何之中尋出一條輕減政府歲計負擔的辦法。自民元以來，中央財政沒有一個時期不在舉債中討生活。民十六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因爲種種的理由，不但不輕減前此的債負，而且公債之爲重要的收入來源，更有與年俱進的情形。因爲不願意，同時也借不了外債，國民政府的債務，便幾乎全部是內國公債。截至去年十二月底止，國民政府所發而未償清的內債，尙有三十六種，票面總額尙有十一萬九千萬元餘。此外，尙有六種前北京政府所遺之債，事實上本息俱久已

停付者，還不計算在內。在三十六種本息照付之公債中，二十二種是半年或每季抽籤還付的，餘下十四種是按月清付的。根據財政部的報告，前年內債本息支出爲一萬三千二百餘萬，去年爲一萬三千七百萬，本年度則需要一萬八千六百餘萬，以月計算，則每月應付本息基金爲一千五百餘萬元。年來政府各項支出不能減少，而各項稅收均形退減，公債支出的重担，實在難以維持。統一公債延長舊債的清償期，不外是打開這種窘迫的局面，輕減最近將來債務支出的負擔，給財政以一個喘氣的機會。政府既然是迫上這條路，那麼持券人在恐怕政府因償付巨額債務的壓迫，致信債信根本動搖深慮之下，祇好兩害取其輕，而宣言了。

關於抵換公債本身問題，我們在大體上沒有甚麼可以反對的。以長期公債抵換短期公債，以較劣條件的公債來抵換較優條件的公債，爲世界各政府所常取的辦法。因爲政府有時候需款至急，而市面的情形又不能允許政府以一個有利的借款，那麼政府只可以暫時發行短期的公債，給與債權者以較優的條件。等到市面情形轉好之後，政府便可以發行條件較劣的公債，抵換舊的債務。我們內國公債一大部分清償的時間，實在是太近太短。我們可以想得到

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政府負擔不起這樣重的担。就是稅收沒有如近年來的減少，這種緊促的壓迫，是不是一個正當的辦法，確是可疑。至于債券的利率，表面上雖然都不過六厘左右，而實際利息多在一分以上。所以如果政府認爲適宜的時機已到，發行新債抵換舊債，這種辦法並不是不可行的。獨是，此次統一公債的發行所利用的情形，與平常國家抵換公債的情形，稍有不同。平常國家所認爲適宜抵換公債時期，大概都是市面資金供給增多，一般利率下跌的時候。因爲在這一時期，一般債市的條件都是低劣，政府可以利用這市上一般的情形，來推行抵換的政策。我們這次新舊債的抵換並沒有上述的情形，市面資金不但沒有充斥，還是感覺缺乏，一般利率也沒有若何明顯的減低。最妙是上海銀錢業反因新債發行的影響，擬減低存放款利息，這個特殊的現象，也許可以說明公債與上海銀錢業平常營業密切的關係。

然而過去內國公債不健全，其主要癥結在於償還時期太短尚小，而在于利率之太高者更大。而此次新舊債抵換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內國公債票面利率並不甚高，而實際利率沒有在一分之下者。統一公債既然規定以同額的新債如數抵換舊債，而新舊債利息又不相高下，則實際利息

的高抬還存在。則此次新舊債的抵換，真是不過把債負的重量望後推延，給財政以一個暫時喘氣的機會，實際債負的總額並沒有減少。

在原則上，我們對於統一公債的發行儘可贊同，然而發行的經過不無稍有遺憾。財政部當局發表此事項是在本月一日，而在一月半間，上海債市已經有減息延期的謠傳，以致各項證券價格齊跌，上海市商會乃有一月十五日電報呈請行政院財政部切實宣示保障公債信用的舉動。不幸財部十七日的批復，措辭頗閃爍，上海債市中的謠言因之更盛，甚者乃有謂政府官吏借此機會投機操縱，並語涉財政部的職員，一時人言嘖嘖，似乎事出不為無因。政府對於這種謠言，特別重視，除財政部疊派要員到上海調查外，蔣行政院院長于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紀念週會中，特別告誡從政官吏應該絕對廉潔，如有貪污情形，一定要從嚴辦理。而孔財政部于六日告誡財部職員，禁止投機操縱，也有一本部長因所處地位關係，一舉一動為市場所注目，故自受任財政部長以來，從未投資債券以免外界誤會」的聲明，及「如確有本部人員買賣空投機操縱情事，尤宜加等治罪」的警誡。政府主要官吏這樣確切嚴重的表示，一方面可以表明謠言的可怕，另一方面可以表明當局確切負

責和自信的態度。我們絕對相信，潔身自好的政府人員斷然不會做這種的事。我們所認為不幸的，就是在此公債政策公佈之先，消息已經傳播于上海，「空穴來風」，一般人民對於公務員投機的疑惑，不是絕無理由的。一般人民對於謠言是容易相信，而不容易解疑的，政府為維持國家法紀和官箴，必須有一個折服謠言的辦法。事實勝于雄辯，政府如果能澈底調查，有投機操縱的官吏，不顧情面的嚴辦他一下子，纔能得到人民的信仰。否則政府儘可以臨民以威，使他們不敢說話，而若不能堅之以信，則不但在公債一事上要感受困難，就以整個的政治說，如果人民對政府失了信任，政府還有甚麼立場。

☆ ☆ ☆ ☆

復興公債不是舊債的抵換，而是新債的發行。所以這種公債是直接的增加了政府的負擔，間接的增加了人民的負擔。政府今日財政的困難，可于財部呈請行政院准許發行統一公債所陳述理由中窺見一斑。而人民的窮困，更為有目共睹的事實。在這個民窮財盡的關頭，這空前三萬四千萬元巨債的募集，要不是有嚴重的意義在內，恐怕不是人民所樂意贊助的。

復興公債，根據財政部所提復興公債條例草案，是作

爲「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及撥存債市基金」之用，用途名目儘管繁多，而確實目的與各項分配的數目反因之而不明顯。因此有一部份人猜想政府這次決然發行如許巨額的新債，也許有一個嚴重的意義，新債的實在用途，不盡如草案所提出者那樣的籠統空洞。我們也希望政府這次舉動有一個更深刻的意義。不然，債務數目這麼大，本息負擔這麼重，肩負這重担的人民，似乎有權利知道這些錢到底是要用到那兒去。

再說新債發行的辦法。過去公債發行辦法的不妥，立法院長孫哲生先生有一段切中積弊的話：

立法院通過各種公債條例規定，公債均係按票面九八發行。九八價乃係公債法債。然自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來，歷次所發公債幾無一不係照價折賣，均在五折至七折之間出抵。致政府每次發行公債，均不能照發行債額實際折價，損失既重，爲發行公債所欲達之目的亦嘗受梗阻。……公債利息現表而雖標六厘，但事實上因每百元債僅須數十元即可購得，而其利息仍照百元計算，故利息已達一分以上。

孫哲生先生這一段話明白說出過去公債負擔重壓的原因。發行的時候，政府實際上沒有得足額的債收，而還債的時候，得照足額償還，付息的時候，得照票面計算。政府二層吃虧，還不止孫先生所說「利息已達一分以上」而已。毛病是在於政府發行公債時候，不顧市場資金一般利息的情形，而貪票面利率低下的美名，把利率定在一般市率之下，再加上人民對於政府公債多少有點疑慮的心理，九八法價發行萬做不到，那就只好七折六折五折的出抵了。復與公債原來定的利息爲六厘，以較國內一般利息還是太低。我們可以想到政府還是因襲過去的成規，而這巨額公債將來的賣價還是不過六七折。孫院長所提出的流弊完全沒有改革。更妙的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于本月六日開會審查此案時，把利率從六厘減爲五厘，據說用意在「以免政府今後再受虧蝕」，且「預料工商放款亦必隨之減息」，真是不知何所見而云。我們要知道，在資金缺乏投資危險較大的市場，高利率是一個通常的現象。票面利率之爲五厘或六厘，並無多大關係。因爲出抵時候折價的高低，已經把利率的情形計算在內了。中央政府歷年來能夠發行許多的公債，財政證券能夠吸收人民巨量的資本，都是因爲公債利益優厚的原故。政府以高利的誘力，方能吸取人民的

投資，而高利的結果就自然增加政府債負的負擔。在歲計上，不從節流一方面着手，在公債發行辦法上，不從實行法價銷賣打算，徒貪票面利率低減的美名，反覆于六厘五厘的爭辨，似乎有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罷。

據財政部所提的草案，復興公債一個目的是平衡國庫收支。我們還記得去年十一月政府發表新幣制令的時候，曾宣言于十八個月內平均政府的歲計，以免因收支不平，引起通貨膨脹的危險。我們當時已經指出，雖然近年來財政收支制度多有改善，然而收支不抵，還是一個常年的現象。收支不抵的缺額，照例以公債補充，嚴格的說，我們歷年歲計向來就沒有平均過。而在最近的將來，政府的收支恐怕還是不能平均的。十八個月平均歲計的宣言，只可表示財政當局一種的願望，而不是一個確定的計劃。復興公債草案中，平衡國庫收支用途的提出，就等于說這一種願望已經不能實現。固然新債的發行可以使政府現在的收支相抵，然而收支因發行公債然後相抵，不能算為歲計已經均衡。因為歲計中歲收一項，本不應包括公債的收入。否則只要能發行公債，天下就沒有不均衡的歲計了。從這一點看，我們中央財政還是因襲一向的辦法，在借債中討

生活。這是我們覺得極可憂慮的。一個政府不能永遠以發行公債為應付財政的辦法，不但本息的負擔日漸加重，在財政為飲鴆止渴，即在社會方面，人民的資金也不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公債正當的運用是吸收人民所儲蓄的資金，移歸政府之用。如果政府繼續發生巨額公債，而人民所儲蓄的資金已逐漸困竭，那麼不是政府的公債沒有法子推銷，就得利用別途徑，變出一個新花樣，以渡過財政的難關。自從我們放棄銀本位之後，法幣政策隨時可以替通貨膨脹開一個方便之門。公債政策極端的推行，很有引入此方便之門的可能。而財政本身將要直接及間接的受其損害。這是我們所應注意的。

總之，此次新債的發行與去年十一月放棄銀本位的法令，同是政府大膽果斷的舉動。在原則上，政府特別的需要，當然可以利用公債的收入。不過我們希望政府切記着，公債到底是個非常收入的來源；穩固財政，必須建築在通常收支均衡的基礎上。大膽果斷的舉動，如果做得好，固然可產生很大的利益；若是做得不好，遺害也是無窮的。

☆

☆

☆

☆

☆

☆

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

傅孟真

昨天夜間一氣寫成一篇「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寫時感情動蕩，直寫到上午三時才勉強結束，以致要說沒有說完三分之一。今晚再把我所記得的和我所推想的在君一個人物中的幾面，無次序的寫下。

(一) 在君的邏輯

在君的邏輯，無論在從事學問，或從事事務時，都有一個原則常在明顯着，即「權衡輕重」是。有一晚，我們閑談到我們所讀過科學方法的書，我便把我所好的舉了些，並我的意見。在君很高興，說，「這裏邊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我們共同讀過的。」當時我說我所最常讀的是 Henri Poincaré, Ernst Mach, Karl Pearson, Bertrand Russell,

此外如 Max Planck, A. Eddington, J.H. Jeans, 每出通論之書必買來一讀，故既非甚愛美國之 Pragmatism，尤絕不敢談德國哲學（自然如 Avenarius, Vaihinger 等除外）。而統計的觀點，尤可節約我的文人習氣，少排蕩于兩極端。在君聽到大樂，他說，「賴有此耳！不然，你這個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更不得了。（按這個名詞是多年前我

的好朋友俞大維送我的。在君與他不謀而合的慣以此詞誦我，我也有點承認，也還要自辯着說，「矛盾可以相成，此是辯証法，也正是中國古所謂『成均』（Harmony)也。』說完一笑。）我（在君）當年所看也正是這一類的英國書，這一類的大陸上思想家，雖然我對於 Mach 讀得不多，而 Poincaré 也是我熟讀的。這一派的科學思想，真是科學思想，不是學究作論。至於統計的觀點，助人權衡輕重之效力最大。於讀英文書之外加以能讀德法文書，心智上受益實大。」我在外國語言的基礎上，對在君十不當一，所幸走的道路大致不錯耳。

在淺人，統計的觀點使人思想中庸，見識平凡，仿佛統計觀點專是論平均數的。這是極錯誤的。誠然，有些人一般在思想上受腐淺的統計學之害。但是我們要知道，統計只是要把各樣平均數之且然的 (Probability) 意義分解出來，決不是依賴平均數為大義。拿些現在中國通行的統計學書讀，或者不免覺得統計是以平均數為基點，這樣子連筆算數學上的百分法的意義還不會透澈明白呢！其實統

計不是靠平均數，而平均數轉是基於一科算學，——且然論。且然觀念，在近代物理學尤表顯威力，幾將決定論（若干哲學家誤名之曰因果律）取而代之。這個觀念，在一般思想上有極重要的施用，衆體事實賴此觀點尋求其邏輯根據，個體事實對於他的衆體賴此觀點決定其價值。所以這個觀點不錯的施用着，是助人分解事實的，不是助人囫圇吞的；是助人權衡輕重的，不是助人放任着多數專制的。在君論學論事論人之權衡輕重，固與此義相合，他的透關分解，論人論事都分別方面去看，或者不免無形的受這類想的感化。

我也受過兩三年實驗室中的訓練。因為這個訓練已在我的少年之後，終不能直接生效。現在想起我當年的一陣「科學謎」，不過等于一番腦筋鍛鍊，思想洗滌，然而這個作用已是很有益的。在君幸而早歲致力于自然科學，不特學術的貢獻我將來不敢比擬，即思想之堅實一貫也是使我羨慕不已自慚不如的。在君所在的英國本是達爾文論治世，他所習又是進化論的科學——生物與地質。達爾文論盛極一時之時，Chesteron 名之曰「一個含糊的戰勝」(A Vague Triumph)。此人雖是不負責任者，此名詞却是不錯。在君受此一線思想之菁華，而毫無此一派通論者之「含

糊」，他真是中國的赫肯黎。他以近代論為思想之基礎而多面的發展，看來像是一個科學的基侯特爵士(Don Quixote)，實在是逼似高爾敦(Sir Francis Galton)。他由進化論出發，弄出些個雜趣雜學雜見識，又很近於威爾士。他也能寫那一部偉大理想的通史，只是他不能寫小說罷了。

(二) 在君的幾片風趣

在君的一般行事和他通常的談話法，很使和他不熟的人覺得他是一個無多風趣的人，英國話所謂 matter-of-fact 的人，dry-as-a-whistle 的人。和他很相熟，高談闊玩的人，要知道事實並不如此。他談論時如火把一般，在親熟的環境中，玩得高興了如玩童一樣，流露很多的趣語，不少的出了趣事。他仿佛像是一個「抹殺一切藝術論」的人，其實他對於藝術也有和他的哲學一貫的理論，即是，要有意義要進步。那些因帝王賜顧而成的奢侈生活中的艷品，如故宮博物院中所藏多數藝術品，他決不覺得可好，不過，這些物件既然代表物質文化的進步，自有歷史的價值，自當保存着。他論畫不大重視山水畫，我說，「這裏邊有詩意，」他說，「畫鬼也有詩意。」記得一天，我同他由西城到東城，各坐人力車上。車過金鰲玉嶺橋，北望北海，正是中夏荷花盛開，綠島照在碧海上，又是

太陽要落下的時候，真美麗的很。我在車上叫，「丁大哥，你向北看，好看不？」他轉頭一看說，「是好看。」我就大笑了，「丁大哥，你也知道好看，你的字典中也有好看一個名詞！」過後把這一段話告朋友，朋友頗覺得酷能形容在君的一面。其實，奢侈的好看固是在君所痛惡，靜止的好看也每是在君所不見，而有意義的能表示動作之藝術，無論是文字的或有形的，在君也欣悅的。

偶與在君談中國詩，他極不歡喜選學派的詩，這是必然的。他歡喜杜詩，這也是想像得到的。他很歡喜蘇詩，能成誦的很不少。我聽到他愛蘇詩的話，恰中我的意思，我說，「蘇詩真是氣象萬千，沒有人像他這樣多方面。」他說，「唯其如此，專就一格論詩是不常的。」他對於文詞既不喜那些小品的風趣，也不愛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韓退之，說韓文「蠻不講理」，他很崇拜柳子厚。

他在英國學會了 Recitation，一次在北大聚樂會中手足舞蹈的把杜詩兵車行照樣一辦，大家大樂。

在君吩咐一個英國出版者，凡威爾斯 (H. G. Wells)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金斯 (J. M. Keynes) 的書，一出來，即寄來。他愛這三人全不是偶然的。我問他覺得 Bernard Shaw 怎樣，他說，「他是一個極不負責任的態度

，活脫的愛爾蘭人。」我又問他 John Galsworthy，他說，「專門描寫英國中等階級之最上層，沒有大意思。」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來中國時，他做了總招待。大家只知此君可佩，人云亦云，然而知道此君是怎麼一個來頭的有誰呢？衆人正在歡迎這位「民衆聖人」時，他對羅素說，「羅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英國貴族產生的清品。」我想羅素自己恐怕要是最同情這個批評的。羅素後來對英國人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陳通伯告我)

(三) 在君與政治

在君的一生，最爲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所最不了解或責備的事，就是他之就任淞滬總辦。在君常把這件事的動機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時總有些自解的樣子 (Apologetically)，大約因爲他聽到適之先生說我要「殺」他罷！他認爲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他們三人想借機試驗一回。然而一到裏邊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孫要做的事，大者並不與他們商量。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只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

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注意，這句話是在君慣用來批評一切中國歷年來當政的軍人的，在他以為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為他們的知識不夠，故不能成大事。迨孫傳芳與黨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不與他們商量，先決定了態度。迨武穴緊張的時候，在君（與陳陶遺君？）覺得非與孫澈底一談不可了，跑去陳說一番。孫正在鴉片舖上，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這個電報是孫的在武穴的前敵指揮打來的，電報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帥（當時孫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有與赤軍（當時北方軍閥稱黨軍曰赤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制於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聯合云云。孫傳芳把這電報給他們看完便說道，我不能不向張家妥協，不然，我站不住。丁說，與二張妥協，政治上站不住。孫說，那就管不得許多了。這也許就是在君所指為缺少近代常識的表現罷。當時在君告我，很詳細，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詳細記下，因為當時沒有準備着享受這個苦痛的權利，即寫追憶他的文。至于這位主張不與「南方人」合作的前敵指揮，却最先「歸正」，在黨軍旗幟下歷歷作中外大官，直到現在！

評論在君的這一番出處，我們要細想兩件事。第一，在君參加孫傳芳政治集團時是如何一番空氣。孫氏固與其他「戰豪」同為北洋軍閥遺孽，然孫氏神速的驅逐張宗昌部隊出上海，驅逐楊宇霆出南京，在淮浦斬戮白俄的一着，頗引起一時清望。無間南北，不滿北京政府者，皆以為「國賊曹操，非孫權也。」等他駐在南京，頗做了些沽名釣譽的事，當時一般清議，頗覺中國目前之急切辦法，應該是以廣州政府為本體，聯合上北方（當時已趕到西北去了）之馮，長江之孫，以便先把二張解決，再把吳佩孚解決。記得那時候我在柏林，南口之戰開始時，好些朋友（都是「南傾」的，至少說，）有一天聚在一塊談這事，大家都覺得開始應該如此做。有一位更說（這位不久回國，在北伐時大効氣力），「這時候孫傳芳若不出兵打二張，真正可惜，且是自誤。若使二張穩固，中國事不可為矣。」這種論調頗代表當時甚多量之清議。孫做他的「聯帥」時，也很試着和廣州拉攏，這中間的文章多着呢，我在廣州便聽到許多。那時候國民黨公葬孫先生于南京之工程開始，他還很敷衍着。直到夏超事件與贛西之戰，他才不作壁上觀。我說這些，並不是為孫傳芳辯護，孫亦一無知軍閥，然比之二張則差強。強不強，也不關我事。我只是說，在

君是在孫氏清譽未掃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團的，不是在他向張作霖搖尾乞憐，渡江戰龍潭時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氣上亦無一朝竟去之理。然而碰破鼻子救了他，孫北向後倒行逆施時，在君早已退開了。

第二點要細想的是，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鉤心鬥角的政治把戲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雖然他有處置政務的天才，他並不是「撥亂反正」之才。在必須撥亂不可的時候，固需要撥亂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並且要把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能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疎的賢士不可。用兩個英國名詞形容，在君是一個 Bureaucrat，並且是一個頂好的。而絕不是一個 Politician，他若做 Politician 的生涯必焦頭爛額而後已。在君在淞滬任中，行政上的成績是天下共見的：爲滬市行政創設極好的規模，向外國人爭回不少的權利。在君以前辦上海官廳的固談不到，以後也還沒有一個市長能趕得上他一部分。即以此等成績論，假使當時在君的上司是比孫傳芳更不好的，在君仍足以自解，因爲在君是借機會爲國家辦事的，本不是和孫傳芳結黨的。批評他的人，要先評評他所辦的事。

次年黨軍再度北伐，日本人造成濟南慘案，張作霖很

知趣，有知難而退之勢，而張宗昌大有寄生於日本炮火下之勢。這時候，在君用北庭外交部的密電碼打給孫傳芳一個電報，勸他在內爭中要以國家的立場爲重，不要再跟着張宗昌胡幹。此電爲奉系查出，幾乎給羅文幹惹大禍。在君也就從北京溜之大吉了。

所以在君的這一段文章正是在君的寫照，很顯出在君的性情，很顯出在君的本領，很顯出在君之有時「不識時代」，不知取巧，在君用不着自解 (Apology)，我更用不着替他解說。

在君自蘇俄回來後，對於爲人的事非常倦厭，頗有把敎書也仍去，弄個三百元一月的津貼，閉戶著上四五年書的意思。他這一陣精神反常，待我過些時再寫一文說明。他這反常並未支持很久，便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到中央研究院服務只一年半，便遭不幸而去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做總幹事，久而愈顯得他實在愛這個工作，所以雖有人拉他做官，比較上是不容易拉去的。

不過在君性情是好事的，他覺得爲國家真正服務，就是把事情辦好，是一件至上的德行。真正在國家對外打起仗來的時候，他一定爲國家效力的，即令不到如此的場所

，只要他覺得找他的人有誠意把要託他的一樁事辦好，他自己又認為成功不是沒有希望，或者他終不免為「知己之感」所驅，再做一回官？這是比較上且然性不大的，但是並非不可能的。果然如此，在君仍要到後來爽然自失，他要真的做成荀文若了，決不會做成劉歆。「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或曰可憐，我曰可佩。不過有一點我可斷言，在君在同情的天性上是站在大衆方面的，為大衆而非由大衆，所以決不至於佩服莫梭里尼希特勒，也

正同他決不成民衆領袖一樣。因為他不主張由大衆，無端為人呼為獨裁論者，因為他是真的為大衆，所以使他真的同情蘇聯。他既是真的同情蘇聯，他決不會佩服大戰後的反動惡魔了。

附註：尚有「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丁文江與蘇聯之試驗」「我在長沙所見」三文，分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 作者。

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報告

楊濟時

丁在君先生於二十四年十二月初抵長沙，後即往湘南旅行。隨從工役一名。七日參觀湘潭衡州間某煤礦，據丁先生事後自述，此礦係用舊法開採，入地頗深，入礦隧道有四十五斜度之階梯。丁先生曾深入地下六百餘尺之礦底，因地濕且空氣不佳，未久留。復行出礦，及至地面，即覺呼吸急促，衣服盡為汗濕。

八日至衡陽，住粵漢路株韶段路局賓館。沐浴後晚餐。九時至寢室就寢。室甚小，裝有壁爐，生煤火。丁先生入室後，即將窗門嚴閉，服珂達令安眠藥一片，（丁先生

蘇醒後自述途次失眠，三日間每晚服一片。即息燈就寢。

九日晨原定偕凌局長鴻助赴耒陽。七時餘，局中辦事員及其他客人早餐，未見丁先生出戶，即着從人察看，（寢室未鎖）經該從人十分鐘之呼喚不醒，因疑有異，即請路局陳醫師前來診視。此為九日晨八時左右事。其時門窗已啓，室中已無煤氣，丁先生已不省人事，呼吸急迫，神志昏迷，面色紫紅，脈搏已不易捫着。陳醫師即為注射強心及呼吸刺激劑，并施行人工呼吸，歷五小時後仍無進步。午後二時即送往衡陽之仁濟醫院，乃再行注射強心劑等

病，仍未見蘇醒。濟時於是日晚九時抵該院診視。丁先生顏色紫紅，呼吸深而促，瞳孔反應甚微，口唇流血，并已置口腔擴張器，下門牙已去二，口腔破裂處頗多，脈搏一百三十餘，血壓一四〇/八五，肺底有少許水泡音，腹部腫脹，四肢痙攣，尤以右側爲甚，右踝呈陣攣反應。因疑煤氣中毒外尚有其他變化，故用尿管放出約一千公撮之小便，試驗結果無糖質，有少許蛋白質，及甚多之柱體，并有甚多之酸質。根據以上檢查之結果，即行靜脈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島素，去口腔擴張器，洗通大腸，於當晚十一時即見呼吸稍舒緩，惟仍未出昏迷狀態。

十日晨眼球及瞳孔反應見靈敏，痙攣亦見進步，復再行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島素，再於肛門注射大量之水分。十日午後兩目已自能轉動，肺部仍呈水泡音，右底尤多，且時咳嗽。

十一日晨即能飲牛乳及水分，目已開張，呼之亦稍能應聲，及作簡單之動作，午後可作簡單之應對。翁文灝朱經農丁文治戚壽南諸先生於是日晚九時抵衡，丁先生已能一一認識。

濟時於十二日離衡，暫由戚壽南（中央醫院）陳宜誠（粵漢路局）包樂第（衡陽仁濟醫院美籍醫師）診視。

獨立評論 第一八九號 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報告

濟時復於十四日赴衡。此次診察，發現前胸左乳頭外一寸餘處腫起，約有一元銀幣大，捫之劇痛。水泡音仍存在。其餘狀況良好。即於是晚決定於十五日晨護送至長沙休養。

十五日十時半離衡，午後五時半抵湘雅醫院。途中經過良好，無發熱，惟時咳嗽。

十六日下午拍照肺部X光，發現左右兩肺底有少許發炎變化，且左胸似容有少量之水液。丁先生病勢日見起色，左肺無其他變化，惟腫起處仍作劇痛。

此後自十五至二十二經過甚爲滿意，能談笑飲食。二十日曾要求嗣後每日下床行走，未允其請。

二十三日晨十一時傅斯年先生丁文治先生均伴丁先生在側，復要求暫爲離床少座椅上，此時因丁先生意頗堅決，難以阻止，由五六人維護下地，動作甚痛苦。半小時後，傅先生即觀察丁先生神色劇變，十一時三刻復扶入床。以前脈搏約在八九十之間，呼吸正。十二時脈搏已增至一百十數，呼吸二十數，體溫三十九，神志仍清，惟甚疲困，談話甚少。檢查得左胸打診甚濁，且有遠離之氣管音，即疑左胸有液體。午後行診斷刺穿，果發現淡紅色膿液。是晚即延請湘雅外科主任顧仁醫師診視，復抽出約五百五

十公撮之稀膿液。是晚體溫呼吸即好轉。

二十四日復行穿刺，惟得極少量之同樣液體。膿胸之診斷既明，商諸傅斯年先生請協和外科醫師來湘診視。此後曾抽刺數次，無多量之液取出。左肺底似有肺炎。體溫在三九四十間。右臂痙攣更甚。不能言語。大小便失禁。不能入眠，出汗較多，故每晚需用大量之安眠劑。

二十七日以後，時醒時睡，神志不甚清晰。左前胸腫痛處疑有作膿變化，故會商顧醫師注意。

二十八日晨顧醫師於五肋骨處開割，果發現第五肋骨已折，并取出一百五十公撮之濃膿。培養及染色檢查結果，發現膿中有肺炎雙球菌。開割口約二寸，置放出膿管。

二十九三十兩日體溫復常。時協和醫院外科主任婁克斯抵長，會診之決定，再用X光照胸部。因該處心影所蔽，照片不能詳明，以探針試胸部膿管，為後向上升，深有尺餘。一月一日脊髓刺穿，脊水正常。

婁克斯醫師於一月二日留以下之記載：

據兩日以來之觀察，大致情形為作膿發炎，加之一氯化炭併發毒之結果，肺部不免有發炎變化。惟因心影所蔽，不易診察，除已發現之作膿處外，其他處恐尚有較小之同樣病態。惟此類膿胞或不大，不

能察覺也。綜觀病前衡陽旅行之種種疲勞，煤氣中毒等等不幸之經過，個人意見以為腦中樞血管損壞足以解釋。目下之情形，尤以步行上南嶽山，入礦底，離床坐起，過度費力之動作為最嚴重。於衡陽中毒後二日之昏迷，右臂之痙攣，第二次（指離床）過度動作後發生失語，大小便無節制，強度之痙攣，腦部血管出血，或腦部脈管血栓形成，足以解釋現在之診狀。肋骨截傷非主要症。目下胸腔作膿，可增劇腦部血管固有之損壞（瘀斑出血腫脹等）。此類病理變化，以煤氣為主因。脊水正常與無視神經乳頭水腫，不足證明腦部之作膿變化慎密之對症治療。如以後再發覺作膿處，仍須外科開割放膿，為目前惟一之適當療法。 婁克斯。

自三十一日起，每日體溫脈搏由正常度上增，服用毛地黃并不見效。血液乏色曼反應陰性，且無瘡疾及回歸熱原蟲。

三日晨，頸後彎，并作硬，右肢痙攣如前，心音微弱，血壓一五五/一〇五，小便檢查無異狀，白血球二〇、〇〇〇至三〇、〇〇〇。精神更見萎衰。

四日晨，呼吸更形急迫（三十八）。下午喉間作痰音

，體溫增至四十五，脈一百六十。即注射強心劑呼吸氣
等治療，漸見進步，體溫下落至三十九度。午後九時能
入眠。

五日清晨，脈搏一百四十，體溫三九度，呼吸五十。
顏色青紫。脈漸增至一百七十已不易捫着。至十一時情形
更惡，各種刺激注射劑均無效。於一月五日午後五時三十
分逝世。

診斷：

- 一，一氯化炭中毒。
- 二，左胸第五肋骨骨折。
- 三，枝氣管發炎。
- 四，左胸積膿（肺炎雙球菌）。
- 五，心臟衰退。
- 六，腦中樞瘀斑出血。

長沙湘雅醫院內科主任楊濟時。

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譚家山潭昭煤礦公司情形 鍾伯謙

丁在君先生於去臘以要務來湘，經曹代主席籽谷余廳
長劍秋之邀請，至湘潭潭昭煤礦公司考察一切，并由建廳
派地質調查所王君曉菁陪同前往。先生先往南嶽，後折至
湘潭茶園舖，由王君陪往譚家山各礦區巡視一週，考察地
質及地形。至公司辦公室約在午後一時。餐前，伯謙得與
先生談礦事頗詳。據謂，本礦煤量之鉅，地質之佳，皆不
待言，亦誠如地質調查所報告。惟運輸距河二十八里，
非修輕便鐵道不可。又謂，鐵道築成後，運費一噸一角足
矣。繼謂，本礦煤層爲一向斜層，但其底是否爲一船底形

，抑爲交叉形，則有待乎鑽探。後又問及工人及其他各種
情形。午餐後，乃同往窿內視察。先生雖年近五十，而下
窿尙能健步。至採礦處，乃命王君量煤層之厚度及其傾斜
度。伯謙因詢先生對於此礦意見。先生答：此爲大煤田無
疑。惟傾斜度不小，能否獲利，則特採礦法之選擇，及經
理之得法耳。先生因即日須至衡陽，故在窿內視察不久即
出。方先生出窿時，伯謙因欲巡視其他採煤場，未陪同出
。而先生起程時，誠懇致意，謙虛若此，不可多得。先生
極樸素，來山時御黃色窿衣，穿厚釘鞋，飯不擇肴。並言

湘省地質未曾考察，前曾來湘，係省其師龍研仙先生。可見先生師生之情深。伯謙於潭昭各礦區考察數次，因求評斷之正確，曾私詢王君曉菁；丁先生所考察者是否與余等相吻合。王君謂並無歧異之點。伯謙私衷竊慰。現此礦以建廳與曹胡二先生之維持，命伯謙主持工程，時虞傾敗。

方冀先生視察之後，得以登高一呼，事乃有濟，不意竟在湘逝世！吾國地質界與採冶界頓失巨子，惜哉惜哉！

二五，二，七。

教育廳長朱經農先生知伯謙同往考察此礦，囑為錄出，故濡筆記之。
伯謙附誌。

費次者洛德的中國文化小史（書評）

陳 受 頤

(G. P. 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倫敦 Cresset Press 一九二五年出版，四開本，

本文及索引六一五頁，本文前二十頁，插圖二二頁，書價三十先令。)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洋人所寫的通俗的中國歷

史，大體偏重有清一代；而清史之中，又特別注意中外交涉通商等與西洋國家直接有關的問題。就篇幅來說，常有把全書四分之三敘述近一二百年的史事的；海通以前的中國史，祇好勉強擠進兩三章裏，變了中國近代史的一篇序論。著書者的目的，不過想給西洋讀者以了解中國問題的政治和歷史的背景，本來就不在乎介紹中國文化衍變的經過。讀者也沒有這種要求。歐戰以後，世界各國彼此密切

起來了，西洋人在痛深創鉅之餘，很有傾慕所謂東方文化的，以為可以拯救痛苦的西方。不久而主觀的成分逐漸消失，逐漸變為客觀的研究，於是對於中國文化的各方面，都增加了若干興趣。近年新著的和改訂的中國通史的刊行，可以說是這種興趣擴大的一個表徵。

費次者洛德的中國文化小史是新著中的一部。他是克萊賽特書店所刊行，塞力曼 (C. G. Seligman) 敘漫所主編的歷史叢編 (Cresset Historical Series) 中之一種。叢編中密爾斯基 (D. S. Mirsky) 的俄國史和珊森姆 (G. F. Sanson) 的日本史，都已經出版了。

費先生的書分爲七編，共三十章，起自上古，迄於太平天國的滅亡。七編之前，冠以一篇緒論，是說明中國的

過。讀者也沒有這種要求。歐戰以後，世界各國彼此密切

平天國的滅亡。七編之前，冠以一篇緒論，是說明中國的

地理和民族的。七編的題目如下：(一)封建的中國；包含史前史，古代神祇，封建時代，「百家」哲學，商周藝術五章；(二)第一次的帝國；包含中央集權國家的成立，社會的與經濟的革命，漢帝國主義與西域的發見，漢代的文學與宗教，漢代的藝術五章；(三)紛亂時期；包含早期帝國之滅亡，道教與佛教兩章；(四)唐帝國，包含一統的恢復，社會經濟狀況，中國與西方的重新接觸，詩歌的黃金時代，唐代的藝術五章；(五)宋代；包含宋代的專制政治，王安石的經濟試驗，朱熹與新儒學，遊牧的侵入者，宋代的繪畫五章；(六)明代；包含漢族的光復，歐洲貿易的開始，戲劇與小說，建築四章；(七)滿族治下的中國；包含滿族的征服中國，海上貿易的經濟影響，太平天國的基督教，近代藝術四章。

我們一看本書的章目，便知道著者的用意所在了。他說普通的中國史，爲了側重十九世紀中西關係的緣故，無形中把中國古代以至明末的文化形容成一個半生不死的毫無變化的大廢物。爲要糾正普通人的誤解起見，費氏特地把中國政治史的成分縮小到最低限度，把每代的思想 and 宗教，國外的交通和影響，經濟的狀況，各種的藝術等與政治史平排，讓英國街道上的人們也知道中國文化在過去幾

千年中是常在衍變而不是完全靜止的。費氏的章目當然也有可議的地方，如第三編裏可以較詳的討論民族之遷徙，如第六七兩編應談學術思想的問題；但是他現有的裁剪編排，也總算是煞費苦心的了。至於中國的藝術，似乎占得篇幅太多，這也許是著者的朋友倫敦大學葉慈 (Percival Yetts) 教授和中國藝術展覽會所暗示的。

撇開章目不談，且進一步而談本書的內容罷。

頭一個是本書取材的問題：著者根據了些什麼材料來寫成這本書的？這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因爲書中並無引用書目，甚至替一般讀者設想的參考書目也沒有，單在幾章的「腳註」裏透露出些少引書的消息，而所舉的書，有好些只是說明兩三句話的根據，並非指出全章或大段材料的來源的。第十四章他自己說明完全根據唐書，算是例外的。我們不願意說刻薄的話，但細讀此書之後，頗覺得著者看的書實在不多。

費先生所引的書，大體是西洋文字的著述或譯本，中文書籍則除了以舊唐書爲第十四章的根據之外，他只提過隋書，抱朴子，吳大澂的古玉圖攷，和中央研究院的安陽發掘報告。他雖然知道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梁書都有關於大秦的記載，却並不見得曾經充分利用過這些

書籍。我們疑心他直接閱讀中文的本領不很高明。例如他說中國人稱呼皇帝做 *Chieh Hsia* (頁二四六)，這顯然是把「陛」字念錯了作「階」，本來階就是陛，陛也是階，形似義近，外國人念錯了還不算什麼一回事。至於稱「宋史」爲「宋史記」(頁三九一)，則正史中的書名都記不清楚了；說堯舜的二女(頁二五五)，則丈塔倒置，連古代傳說中兩個重要人物的先後都弄錯了。所以我們說費先生看中國書比較費力，因而不大直接採取中國的史源，大致是不會冤枉了他的。

最可驚異的是費先生連西文的書也並未博覽。重要的著作他固是看過的，因爲這些就是藍本。如沙畹的法譯本史記是第二篇全篇的根據，安陽發掘報告和葉慈教授在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中發表的論文是殷商藝術的根據，合布生(Hobson)的幾種關於中國陶瓷的著述是本書最後一章的重要根據，這都是大家看得出來的。討論思想史的部份更完全採用西文材料：胡適之先生的先秦名學史，李格(J. Legge)先生翻譯的書經易經孟子論語，衛雷(A. Waley)先生翻的易經，馮芝生先生翻的莊子，德貝士(Dubs)先生翻的荀子，梅貽寶先生翻的墨子，伏爾克(Förcke)先生翻的列子楊朱篇，戴聞達(Duyvendak)先生翻的商君書，

蓋爾(Gale)先生翻的鹽鐵論，布羅斯(Bruce)先生著的朱熹。至於恆克(Henke)先生的王陽明哲學，則不知什麼原故未見採用。此外所舉的書名，不過李濟之先生的中國民族之構成，韋格(Wieger)神父的史料選讀，瑞典遠東博物館刊中高本漢先生的文章，通報中伯希和先生的文章，西倫(Siren)先生的中國建築，和法顯玄奘唐詩的幾種譯本而已。高第葉(Henri Cordier)先生的中國通史顯然是漢以後的政治和中西交通史各章的根據，而著者連高氏的名字都不提到。此外西文書籍可供採擇者應該還有不少，著者全未利用。談到金瓶梅的法譯本，竟把譯者莫朗(G. Soulié de Morant)的名字縮短，成了G. Sculie。莫朗關於中國的許多著述雖不高明，他的名字是費先生所應該知道的。

本書取材的貧乏，是無可諱言的。然正因爲側重西文材料的緣故，討論中西交通的幾章特見精彩。因爲中國史的邊疆和四裔的研究是西洋漢學家的拿手好戲，費氏綜合了他們的成績，結果自然不壞。

☆ ☆ ☆ ☆

第二個問題是本書的見解。外國人習中國史，自然有許多隔膜，然同時也有占便宜的地方。習見習聞的事件

有時不易吸引注意；「旁觀者清」，不特處世如是，做學問亦然。西洋漢學家不受中國傳統學問的牢籠，把中國史看作東亞史的一部，每每有簇新的見解，正是超于象外而得其環中。費氏此書多靠西文轉手的著述，自然談不到什麼特殊的見地，然而他盡量的利用西史來做比較，如談到先秦諸子便比較古希臘的哲人時代，講五胡亂華便比較西洋上古末葉日耳曼諸族之南徙等，雖然不得完全照合，也可以增加不少的趣味和讀者的了解力。

然而見解到底不是空洞的東西，他不能不以史實為根據；費氏所讀的書既很有限，誤解的地方也隨在而是了。如他以爲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中有很整齊的五等爵，以匈奴爲與後來入寇歐洲的匈奴完全同族，以爲司馬遷的行年無考，以爲秦漢間的儒生與方士無關，以淮南王爲正統的道家，以司馬遷之周覽天下山川爲時代的風氣而擬之于英國十八世紀紳士階級的大陸旅行 (Grand Tour)，以歐陽修爲宋代詩人的代表，以宋代理學爲純粹的復古運動而沒有外來的影響，以爲程朱的勢力到最近才被打破，這些都是站不住的。至於陳橋之變，費氏以爲宋太祖全不知情，真的諸軍無主，勉強以黃衣加太祖身上，則是一位西洋的老實先生無辜受騙了。

黃氏因爲手頭的材料不多，有時不能不把子目放大，結果便至輕重失倫，間接有傷見解。如過分的恭維過秦論，如詳談司馬遷之報任安書，如談道教而細說竹林七賢的生平瑣事，如歷舉趙汝适諸蕃志的內容，都是大可不必的。至於譏評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則純是個人的議論了。

☆ ☆ ☆ ☆

第三個問題是著者的一般史實的知識。以上所說的無形中已給這問題解答了。現在祇須再舉幾個極端的例：南宋高宗誤爲高祖 (頁三八八)，說反對朱熹的有胡安國和蘇洵父子，而陸九淵連名字也不提，翻話本爲 *Storyroots*，明末葡萄牙軍官公撒的西勞陣亡登州，而費氏說不知在那裏陣亡 (頁四八〇)。

西文的中國史最令一般讀者厭倦的是拼音的人名地名。費氏把專名的數目故意減少，又把拼音的法則特別說明，爲讀者設想總算是很週到的了。書中所依據的是韋德氏 (Wade) 的拼音法，但因爲著者不大熟悉拼法，又欠小心，所以錯鏗極多，爲本書的一個很大的缺點。錯鏗中之一部份是由法文拼法改譯時不小心所致的：如許慎作 Hsin Hsin，張居止作 Chang Ku (ching)，瞿式耜作 Chin Che — Su 都是由高第葉的中國通史轉譯而來的。認忌

(Min Chi)王振 (Wang Chin) 尚可以勉強猜出，至於幾畝幾頃的「頃」拼爲 Ching (應作 Ch'ing) 則變了「井」，班超爲 Pan Chao，班昭爲 Pan Ch'ao，則兄妹換掉了名字，一字之誤，關係較大了。

末了，我們應該看看著者的態度。費氏的態度是深蘊着同情和幽默的，這是本書的最大的成功。他全無偏見，全無可憐四萬萬叫化子的暗示，全無擁護大英帝國的爲尊親諱的議論。他說「洋鬼子」的名稱是西洋人自己招來的，是有史實足徵的，聽了不必乾生氣。此外跟西洋教士開玩笑，跟中國人開玩笑，諛而不虐的地方隨在而有，不必

編輯後記

適之

△陳岱孫先生是清華大學的經濟學系教授，法學院院長。他在獨立一七七號曾發表一篇「放棄銀本位之後」，在那篇文章裏，他曾預料到政府不會採用那「粗笨的紙幣膨脹政策」，但也許被誘上「發行公債，由銀行承受，再根據政府公債信用，發行法幣」的間接紙幣膨脹政策。現在他的預言至少是一部分實現了。他此次寫的「統一復興二公債與中央財政」，是值得政府與人民細讀的。

細舉了。費氏的書錯誤雖然不免，大體上是可以加增英國一般讀者的知識和糾正不少一般的誤解的。

而且此書是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寫成的，錯誤雖多也情有可原。本來克萊賽特書店計劃出版歷史叢書的時候，主編的塞力曼教授是請胡適之先生擔任中國史的。胡先生因爲太忙，轉薦了丁在君先生。一年半之後，丁先生也退約了，書店才改請費先生撰述。最可痛的是胡先生接到此書的贈送本借給我看的時候，丁先生逝世的噩耗已到了北平，此書印行，丁先生已不及見了！

△上期「紀念丁文江先生專號」付印後，我們又陸續收到三篇文章，其中有丁先生病中主任醫士楊濟時先生的治療報告，一定是許多朋友渴望得讀的。

△本期陳受頤先生（北大史學系主任）批評的一部「中國文化小史」，本來是我和丁文江先生想擔任篇著而時間不會容許的。我們現在讀這樣一部不能滿意的書，不能不感覺這也是丁先生的遺憾之一。

本刊前四期要目

第一八五號

秘密外交與公開外交
民族自衛與軍備自給
中國地理之統一性
文人不可「不知而作」
北京大學學生大會的感想
做了官的請願學生
編輯後記

第一八六號

國事不可再馬虎下去了
論法令如毛
我們不要這種亡國教育
武大學生的生活
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生活
編輯後記

第一八七號

再論外交文件的公開
中國的外交政策
我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觀察
對學生運動之觀感
論半年計劃
編輯後記

第一八八號

——紀念丁文江先生專號——

張忠絨 顧毓琇 張其昀 壽生 陶希聖 李樸生 適之 張熙若 陳之邁 朱文長 伯鈞 明毓 編者 胡適 沈惟泰 王醒魂 壽生 李樸生 適之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丁在君這個人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悼丁在君先生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追憶在君
懷丁在君
丁在君先生
悼丁在君先生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我的二哥文江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編輯後記

傅孟真 胡適 翁文灝 葛利普 高振西譯 黃汲清 楊鍾健 吳定良 周詒春 蔡元培 陶孟和 李濟 汪敬熙 凌鴻勛 朱經農 丁文濤 丁文治 高振西 張其昀 適之

浙江興業銀行

北平分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兼辦儲蓄備有
各種存款章程函索即寄

行址

前內公安街
新大路

電話東局

二六〇〇
三三三〇

商務印書館

學生修學工具聯合特價

購備工具書之好機會 各級程度咸備 多數只合半價

	種號	書名	定價 (單位元)	特價 (單位元)	合售特價
甲 適 小學生用組	1	國音學生字彙	.30	.15	在此四種中任購兩種以上均照定價對折
	2	王雲五小字彙	.35	.20	
	3	實用學生字典	.40	.25	
	4	王雲五小辭典	.70	.40	
	5	小學自然科詞書	2.50	1.30	
乙 適 初中學生用組	1	國音白話註學生詞典	2.00	1.10	五種中任購兩種以上均照定價對折
	2	英華合解袖珍新字典	.90	.50	
	3	王雲五小字彙	.35	.20	
	4	縮本新字典	.80	.50	
	5	雙解標準英文成語辭典	1.50	.90	
丙 適 高中以上學生用組	1	英漢模範字典	2.50	2.00	
	2	雙解實用英漢字典	2.50	2.00	
	3	雙解標準英漢字典	2.50	2.00	
	4	辭源正編〔丁種〕(二册)	7.00	4.50	7.00
	5	辭源續編〔丁種〕	5.00	3.50	
	6	辭源正編〔戊種〕(二册)	5.00	3.50	5.00
	7	辭源續編〔戊種〕	3.00	2.00	
	8	縮本新字典	.80	.50	
	9	訂正漢英辭典	2.00	1.40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尙有丁組及專科辭典特價辦法另詳廣告)

獨立評論 第一八九號

三三

再論政治貪污

陳之邁

我在本刊第一八四號裏發表了一篇「論政治貪污」。關於這篇文章我收到了不少的討論信札，最近又讀到了張純明先生的一民主政治與政治貪污——答陳之邁先生」（國聞週報，十二卷五期）。貪污問題的重要是大家所承認的，能得到輿論界的熱烈討論，對於這個問題的相當解決當有裨益。因此不憚煩瑣，再一申述我的愚見。

張先生的文章可分為兩點：第一，他懷疑我的歷史觀察因而不相信我的結論；第二，他提倡三種方法來剷除貪污：（一）認真的明賞罰，（二）厲行預算及科學的會計審計制度，（三）確立文官制度。

歷史的觀察是否恰當是最容易引起辯論的。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社會科學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創為所謂科學的歷史，提倡用精密的方法，公允的態度來考查史實的「真相」。但是這種方法，不特使得歷史如同 Ranke 的著作那樣乾燥枯澀，事實的「真相」并不一定使找得出來，而所謂公允的態度亦未見得一定保持得住（見 Benetetto

Croce—On History, 1916）。歷史研究事實，并且尋求事實

的因果關係。事實尚且不易尋得，因果當然更難。許多大史家，如 Gibbon, Macaulay, Treitschke 等等的偉著都是偏激的。這一段歷史討論的用意在說明：貪污在若干歐西國家不如在中國充斥的原因是否因為民主政治的發達，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是事實的因果關係，當然有爭辯的餘地。然而張先生所舉的事實却是我所未敢苟同的。張先生所舉來反証我的結論——民主政治下貪污可以減少或甚至於消滅——的史實最大部分取自美國。這是很自然的：美國是民主政治的大本營之一，美國的政治比較污濁。但是美國的所謂政治貪污是所謂「高力團體」的發達，游說議員各種團體的猖獗，選舉費用的浩繁等等。哈丁總統任內舞弊案主角因受賄而入獄，紐約市長被控而辭職等等，却被張先生如此一筆抹去：「這可見美國貪官污吏，一旦貪污的事實被發見，就不免受法律的制裁。但這又是一回事，與貪污本身并沒關係。」我們須知所謂「高力團體」，「游說團體」，選舉費用等等，并不是叫官吏受賄賂，賣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任意徵收苛捐雜稅，出賣法律的判

決，收買人民的選票。它們只是在政府前面，或在人民前面，用有組織的宣傳方法來謀與它們有利的立法或政策。這些是宣傳方法，雖然花錢很多，但所花的錢却並沒有走入官吏的私囊。雖然左右官吏的主張，和我們的所謂貪污，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至於哈丁時代的舞弊，紐約市政府的營私，正是輿論對於真正貪污的制裁，正是民主政治下所以貪污斂跡的主要原因。「一旦貪污的事實被發現，就不免要受法律的制裁」，正是政治貪污最透澈的取締方法，正是這個問題的核心，和張先生所提倡的「認真的明賞罰」有根本相同的意義與功用，何得說是一另一回事，與貪污本身并沒關係？如果貪污被發覺後當事者「就不免受法律的制裁」，還「與貪污本身并沒關係」，還不是取締貪污的良善完美方法，那麼，什麼才有關係？什麼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不是固執一己的謬見。上文已說歷史的因果關係的看法是常常偏激或錯誤的。我們所關心的倒是這個取締貪污的有效方法，掃除我們最大的國耻，解除一班人民痛苦的方法。貪污的充斥是中國最大的耻辱，因為失地也許只是弱國暫時吃強國的虧，而貪污的充斥是中國人自相踐踏，沒有政治能力的証明，是國家自取侮辱。對於這個問題

的態度全國的人民當然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們所要完全注意的是取締貪污的方法。

在前一篇文裏，我曾標舉許多前此取締貪污慣用的方法，而說明這些方法直到目前，匪特未著成效，貪污反而變本加厲起來。張先生所舉的三種，中國都曾一一試過，并在繼續進行。張先生說這些方法，或則未曾「能認真實行」，或則需要「切實改良」，或則「是當局者之無決心」。以往及民國初年我們不必去講，自國民黨當政以來，當局何嘗沒有向這方面盡力？以言道德的宣傳，我們有仁義道德，禮義廉耻的黨綱要人演說。以言黨的制度，我們有層層的監察委員會，種種的懲戒條例。在十七年九月間湖北省政府曾拍電致中央黨部，「請明令各省，嗣後各官吏如有違法犯賍情事，應按照黨員背誓條例第三，四兩條之規定，一律判處死刑！」中央政治會議決議：「連同本會議第一零九次會議決議案，（凡在軍政各機關服務人員，雖未入黨一律以黨員論）送交國民政府」（中央週報，第十九期）。以言政府的機關，我們有監察院，有各種的公務員懲戒機關，有主計處在努力實行所謂「超然會計制度」，有審計部在力謀達到「事前」「事後」審計的理想。在去年十一月的五全大會通過了「請嚴懲貪官污吏以肅官箴案」

及「請厲行澄清吏治以明賞罰而樹威信案」，均經決議送交國府辦理。該會的宣言中有「保障監察權之行使，使言官舉盡言之責，政府收自厲之效，國無亂法瀆職之官，而後人民生守法愛國之信」的警語。今年年初蔣介石院長在行政院演說要用軍法從事取締貪污，要恢復十七年的舊法。自同浦路案發生後，山西的閻百川先生定出了種種的法令希望杜絕舞弊，綏遠的傅作義先生「擬定嚴懲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綱要」一種，根據之又制定「嚴懲貪污處分失察暫行條例」十二條經省府通過公布施行。去歲十二月十二日西南政務委員會亦通過了一種「懲治公營事業貪污人員條例」，規定凡公營事業人員收受賄賂，或浮收公款圖利自己或第三人，操縱業務者，處死刑！這些都是一時手邊筆記中所錄，其它尚有許多未及備述。

至曰員吏制度，我們是首創考選制度的國家，五院制度中又有莊嚴壯麗的考試院，連區區二百多個高考及格的人員都沒有能完全分發任用。我不信在專制獨裁下有優美的員吏制度的可能，張先生以普魯士的例來反証。我的答覆是普魯士的制度誠然是良好，但那是英文所謂 *Bureau-Cracy* 而不是所謂 *Civil Service*，何況那是普魯士 Junker 的特產，不是他人所能妄事效法的呢？何況別的專制獨裁

國家連像樣的 *Bureaucracy* 都沒有呢？

這種種方法的失敗實在是令人痛心。我們加果看到政府要把貪官污吏都一一軍法從事，何嘗不額手稱慶？我們看到預算及科學的會計審計制度及文官制度樹立起來，認真實行，我們又何嘗不為之鼓舞歡欣？但是我們總覺得只是叫政府認真，切實改良，下決心，是絕對不夠的。我們不是不相信我們的政府。上文所標舉的事實可見國民黨杜絕貪污的決心是很堅決的。但是為什麼貪污問題到如今還「是一個最嚴重不過的問題」呢？這裏有兩個原因。

第一，我們以前的取締貪污方法，同張先生所提議的三種方法，都是要政府自己來監督自己的方法，不是政府以外，勢力在政府以上的勢力來監督政府的方法。換句話說，它們都是五全大會宣言裏所謂「自厲」的方法。正如一個人在書房牆上粘滿了格言一樣，也許有警惕之功，但終非妥實的保障。例如國民黨的監察委員和別的黨官，同是由黨代表大會選舉，或由中央指定候選人選舉，或是中央就選出的「候選人」圈定，或是中央選出指派的。監察者與被監察者同是黨員，同是黨官，同樣方法產生，地位完全平等。例如國民政府監察院，只是國民政府下五院之一，委員由院長提請國府任命，與其它各院應是平等，同

是政府的一員。至若其它的所謂監督機關，如主計處，審計部，如各種公務員懲戒機關等等，都一律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在監督上是政府的一個機關或專政黨內的一個組織，監察鞭策其它的機關或組織，並不是政府之外，之上的勢力來監督政府，當然最多也只是「自厲」。監察機關在政府之內有許多弊病：（一）政府的各機關往往易流於彼此姑容，如同監察院某委員所謂「被彈劾之人，或以他故而蹉跌，或更夤緣而超遷，等浮沈於洪喬，易姓名如張祿，又或飾濫殺為勳匪有功，誦暴斂為籌款得力，舞文既兼以弄法，夢尸且因以得官」（監察院公報，第十八期）。（二）監察機關如果真正享有實力，便易為貪官污吏所利誘，至少貪污便千方百計去設法希圖賄賂他們。除了具有超出常情的操守者外，也許便不免於被貪污所收買。（現在的監察院不至如此，也許是他們真的具有操守，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監察院根本便無實力。）

第二，現在的取締貪污機關，地位均頗低微，不必諱飾。在黨內監察委員顯然比執行委員為低。法規上沒有這樣訂定，但試看歷屆監委的人選，這是不能磨滅的事實。監察院是五院之一，法律上的地位在國府之下。除了院長和副院長外，監察委員極少中央委員。要他們去糾彈兼任

政府要職的中委，豈非以下犯上，破壞了黨紀？前年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監察院彈劾政務官時彈章要先送中政會議「覆核」，簡直等於監察監察機關。審理彈劾案及職司懲戒的一套公務員懲戒機關，最崇高的黨監察委員會前已說過；懲戒政務官的國民政府政務官懲戒委員會泰半都是政務官自己；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只是司法院副院長，其餘則一半由法官兼任，專任的則是一班大吏；地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則一律由低級法官兼任；而軍事長官懲戒委員會則全是次要的軍事長官。附屬於國民政府的主計處，附屬於監察院的審計部，也都是次要的機關，主計處派到各部會署的會計一定不會「超然」。審計部除了審計送來審計的收支以外，對於不送來的只有苦苦哀求，一無辦法。以上所說都是實況，證明我們所有的監督機關，不但只是政府之一部分，並且是居在次要的地位，縱令法律上給他們以高超的地位，并不能因此使增加其效力。政治學講的是實際權力，法令的條文除了在公文程式上別無一絲一毫的影響。

以上所述是現行制度的特色，亦即是他們不能產生實際效果的原因。在民主政治下情形便不同了。在那裏監督政府的機關是人民，人民不是政府中的一員。他們能夠產

生政府，推翻政府，他們是政府最高官吏以上的勢力，所以他們的制裁是能生效果的。在專制獨裁之下不容有比政府更有勢力的勢力，故監督的機關不能在政府之上，故政治易流於污濁。政府裏的監督機關，如果享有勢力，或易於姑容自己或甚至於自己受賄犯賍，一來因為他們的人數有限，容易賄賂，二來因為貪污對於他們并不一定有切膚

的利害關係。貪污不能收買全體人民，貪污是人民最大的仇敵。這都足以證明政治貪污之所以在人民監督之下容易斂跡，在專制獨裁下便不可能。這些原因實比較外國的史實，制度的欠缺，或當事者沒有實行的毅力或決心，更爲重要，更爲根本。

二十五，二，十五。

今後日本對華態度之窺測

向愚

去年的中日關係，以河北問題爲中心，發生了不少的糾紛，「六月事件」的結果，成立了日方所謂「何應欽梅津協定」，中央直轄的陸軍第二師，第二十五師，于學忠統帶的第五十一軍，和中央憲兵第三團，都撤出了河北省外，同時，省內的各級黨部也都撤消了；中央政府又頒發了鄰邦敦陸令，樂觀的人以爲河北問題至此已略告一段落，而中日兩國可以暫時相安無事了。那料不到數月，又有

一線的河北省山河，轉入二十五年之後，能不再變色嗎？河北問題已告一段落了嗎？不，不但是河北省，包含山東，山西，綏遠和察哈爾一共五省的整個華北問題，這纔要成爲真正的問題，而中日的悲劇這纔要揭開他的幕幔呢。幕幔揭開之後所要演唱的戲碼，據筆者的推測，總不外是日本對外蒙伸張勢力，資本和商品進出華北和向華北移民的三種吧！

所謂華北自治運動的醞釀，威脅恐嚇，一幕一幕的展開，終於去年的十二月十六日，成立了以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爲首領，以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爲管轄區域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了。二十四年度業已開始變色的國防第

九一八事變以後，蘇俄在東北的勢力根本被日本推翻，中東鐵路也落在日本手裏了；邇來日本的勢力迫至蘇俄的邊境，其軍事設備採取了隨時可以侵入俄境的姿勢。因此，蘇俄在沿海州，浦拉偶系陳斯克和貝加湖三個地方

，配置了精銳的步騎兵二十萬，飛機八百架，戰車七百，鐵甲汽車四百，對着日本採取了侵入國境一步即迎頭痛擊的姿態。日本的軍事專家看到蘇俄在這三個地方的軍事設備非常鞏固，一旦發生戰事，勝負很難預斷，因此目光遂移到外蒙的一路來了。邇來日本對外蒙採取了偵探虛實的方式，常常鬧軍隊侵入蒙境的情事，而外蒙方面却不示弱，對着侵入的軍隊加以驅逐。一方面將精銳的軍隊集中在庫倫，另一方面其國務總理以及重要的官員跑到俄都和蘇俄方面謀軍事上的携手；至此，日俄兩勢力的衝突的重心也就移到外蒙方面來了。日本爲應付這個局勢，遂要出了李守信軍占領察北張北，沽源，寶昌，商都，康保，化德六縣和西蒙薛盟烏珠穆沁部向僞國獻良馬的把戲，今後必用硬軟兼施的手段，煽動內蒙獨立，以便以內蒙制外蒙。這麼一來，察哈爾和綏遠兩省今後一定要多事了，這是筆者敢斷言的一點。

其次談到日本的資本和商品進出華北的問題，日本實行了金本位的廢止及匯兌管理法，遏止了資本向海外流出的結果，沒有用途的閒餘資本都堆積在銀行的金庫裏面，雖然降低了利息，其國內的產業界也消受不了那麼大的額數，所以只好投資在政府發行的公債上面。但是，日本的

財政當局近來是採取了公債漸減的方針的，公債的投資并非沒有止境，鉅大的閒餘資本要是不向有厚利可圖的方面找出路，金融資本家便無從維持他們的生命了。無疑的東北四省是他的出路，而實際上九一八事變以來到去年底止的滿四年間，所投的資本雖然已經達到八萬萬金元的鉅額了，但是東北的局勢究竟距安定尚遠，這筆鉅款都投在和受日本政府扶持的滿鐵有關係的事業方面，而對於沒有把握的事業都瞻顧不前，所以目前的東北也是消受不了他們的閒餘資本的，勢非另找出路不可了；其地帶自然以和「滿洲國」毗連的華北爲最合宜。金融資本家的資本既然受軍事力量的掩護而謀進出華北，則其投資的對象該是軍需工業的原料的煤，鐵，煤油，棉花和羊毛等。那麼，察哈爾的鐵及羊毛，綏遠的羊毛，山西的煤和煤油，河北的煤和棉花及山東的鐵和棉花，都成爲他們垂涎的目標了。攫取上舉的原料品，交通是不可缺少的條件，所以他們最低限度，必要求借他們的款來敷設自河北省的滄州到石家莊的滄石鐵路，和自山東的濟南到河北省的順德的濟順鐵路。藉滄石鐵路將正太鐵路沿途的煤由天津運出，藉濟順鐵路將河北山東兩省南部的棉花和河北省南部的煤由青島運出。新近成立了大本營在天津，滿鐵的化身資本三萬萬

金元的興華公司，即是實現他們的計劃的急先鋒呢。

談到商品方面，日本的產業資本家不願本國民衆的購買力和外國市場的銷路，利用勞動賃銀低賤的條件，一味生產商品。但自民國二十三年的年底日荷會議以來，印度，中南美，非洲，近東各地等，都或是提高了關稅，或是廢棄了通商條約，以防日貨的侵入了，邇來日本雖想出種種方法向上舉各地行密輸入，或努於開拓新市場，但其收獲距所期待者甚遠，所以過剩的商品如不能在中國市場傾銷，產業資本家也不能夠維持他們的生命了。（偽國誠然是日貨的獨占市場，但因為治安不良，農村破產，農民的購買力減退，致傾銷的數量比九一八以前并多不了多少，去年度日本雖極力吹噓，說偽國如何的安定，農民如何的豐收，但事實上去年度日貨進偽國的數量，較諸二十三年度纔多了百分之九的樣子。）試着下列的數目，便可以看出，雖值九一八事變，中國排斥日貨，而日貨之進入中國市場是多麼大的了。（單位千元）

一九三〇年	百分比
日本	九三八，一一七
美國	五七六，五五八
英本國	二六六，三〇四
	二七，三一
	一六，三五
	七，七五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

日本	九三六，四七六	二五，五〇
美國	六七八，九三〇	一八，七四
英本國	二八七，四七〇	七，八七
一九三二年		
美國	五一二，八四四	二一，一六
日本	四五〇，八一九	一八，六〇
英本國	二四四，二五八	一〇，〇七
一九三三年		
美國	四一〇，六一四	二〇，八五
日本	二五三，一二一	一二，八一
英本國	二〇二，八〇六	一〇，三〇
一九三四年		
美國	三六六，一六六	二三，二五
日本	二三二，二二一	一四，七五
英本國	一七四，四五三	一一，〇七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七月）		
美國	一九四，八八五	二一，二〇
日本	一三六，二五三	一四，八二
英本國	七四，〇二三	八，〇六

一九三五年十月（數目不詳）

日本 第一位

美國 第二位

英國 第三位

上面說過，日本的資本是極力想進出華北五省的，那麼和資本有結託的必要的商品，也就同時必然要盡量的進入華北五省了，況且可以由秦皇島和長城十八口，受軍人的掩護，漏稅運往北平，天津，濟南和青島等大商埠，以較賤的價碼傾銷，獲取獨占的市場呀！爲達到資本和商品進出的目的，日本一方面要對五省的政府當局及企業家商人施威脅利誘兼施的手段，另一方面要對其他國家的資本和商品加以壓迫或驅逐，這是筆者敢斷言的第二點。

第三是向華北移民的問題。談到這個問題，國人或者以爲占了東四省那麼大的地方，還不夠他們移民的嗎？可是，國人要知道，他們的移民問題的解決重心並不在於土地面積的大小，而在於氣候於他們的生活適宜不適宜。九一八當年的冬季，關東軍司令部召集了滿洲移民會議，邀請了駐外的滿洲通和日本本國研究或關心移民問題的學者，討論移民問題，而重心即在適宜不適宜方面。當時大多數人，尤其是那一般滿洲通，却一來以氣候太冷，不適

於日本人的生活，二來以日本人吃苦耐勞遠不及中國人，不能夠和中國人競爭，持移民必失敗的見解；而持必能成功的見解的只有京都帝國大學現任農學部長橋本傳左衛門氏和東京帝國大學現任農業經濟科主任教授那須皓氏兩個人而已。翌年由拓務省和關東軍的援助，在奉天的北大營成立了日本國民高等學校，訓練移墾的人材。後來議會通過了移民案，國庫支出了補助金三十萬元，遂在哈爾濱附近某地方設立了屯墾區，由日本的東北地方招來了五百人，實行了武裝移民。再後來，又在吉林省的湖南營及同省永豐鎮的孟家崗兩處成立了屯墾區，湖南營送了五百人，孟家崗送了三百人。這一千三百名的移民，在沒有出發之前，妄想東北到處都是黃金，及抵達目的地之後，纔發覺了是一片荒涼之地。加以土匪和病魔的襲擊，遂失望埋怨，犯法滋事的被遣回，受不了的逃亡，如今只剩了八百多人的樣子。這些人一方面受政府的補助，另一方面受衣錦榮歸的虛榮心所驅使，所以就留在那兒了。至於寓意欺騙的私人移民團體，或是歸於自然消滅，或是被關東軍當局解散了。二十三年十一月關東軍又召開了移民會議，重新討論移民問題，結果，決定繼續向前做，於是乎在日本本國成立了滿洲移住協會，從事滿洲移民的宣傳，而於去

年十二月在偽國成立了資本金一千五百萬元的滿洲拓殖會社，在前記的孟家崗左近購買了一百萬坪的土地，今後擬辦大批的移民事業了。

從經緯度來看，東北比日本本國靠北，氣候冷的多，農村的文化又非常落後，不是日本人所願意或所能發展的地方，試觀經緯度和東北差不多的北海道及樺太兩地方的地廣人稀，便可以知道其底細了。所以莫怪乎想到中國大陸來發展的日本人，是智識階級也罷，是勞動階級也罷，滿口同聲的說：『滿洲太冷不願意去，華北還湊合，』此種心理的反映，恐怕也就是近日他們要求冀察政務委員會當局訂土地商租權的傳言吧！而今後華北移民問題，將成爲日本研究或關心移民問題的人的討論的材料，是筆者敢斷言的第三點。

這就是日本的共存共榮，中日經濟提携的真面目。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蔣院長向日本提議開中日會議以便討論調整中日的整個問題，但是即就日本所謂承認『華北的特殊性』的一端，便可以導會議於無結果呀！會議開不成，或是開了之後沒有結果，日本對中國，必加緊壓迫，那是毫無可置疑的吧！

但是如今地球縮小了，國家關係複雜多多了，世界上

一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說不影響別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了。美國的實施購銀政策，使中國的現銀大批的流出，國民經濟發生動搖；德國的重整軍備，使蘇俄，法國，義國和英國寢食不安；阿比西尼亞之受義國侵略，使國際聯盟實行了經濟制裁；而日本資本及商品之任意進出華北，將推翻英美兩國的權益，直接最受打擊的當然是英國。英國對華的投資，一九二七年的統計，是這樣的：

地名	投資額（單位磅）
上海	一六四，二七一，五〇四
天津	八，〇〇〇，〇〇〇
漢口	三，七三四，一四五
廣東	三，〇〇〇，〇〇〇
北平	五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一七九，五〇六，六四九

從上舉的表，讀者可以明瞭英國在中國的投資，額數多的地方，上海和香港之外，便是平津一帶。如今日本的經濟勢力膨脹，英國的勢力衰敗，馬家溝的開灤煤礦終於去臘九日宣佈停止開採，經濟勢力根本動搖，火勢將延至長江流域了。處此局勢之下，英國的勢力如甘心退出中國則已，如其不然，日英兩種勢力的衝突是勢所難免的。但是

看李滋羅斯氏新近在瀟漢等地的談話，却可以知道英國毫無有放棄遠東權益的意思，那末，今後的英國將要拉攏利害一致的蘇俄，和最近同受日本經濟勢力壓迫的美國，來和日本對抗，只要看新近英國之對俄貸款，近日蘇俄外交總長李特維諾夫氏之在英京活動，及這回召開的軍縮會議英國之與美國採取一致態度，外相伊頓氏演說中所提的英美親善論，便可以知道其大概了。可是英國之拉攏美國，蘇俄在遠東和日本抗爭，自非趕緊結束義國與阿比西尼亞的紛爭不可。英國既然不願意義國喪失國力，以致歐洲大陸的勢力失均衡，又不願意阿比西尼亞戰勝白種民族，使其印度埃及等處的統治發生壞影響，那末，英國必設法

國防與宣傳

我們在這三四年，而尤其是最近幾個月內，「國防」兩個字是聽得非常熟習。因着強隣的重重侵略，我們深感覺到國防的重要。然而國防到底是甚麼意義，坦率的說，無非是準備禦侮，準備抗敵。不過現代的戰事大不似從先，就是要希望抵抗的得力，保守得住現有的國土，是非有事前充分的準備不可。不但只是軍事上，經濟上，應有充

於最短期間內結束義國的紛爭，是不成問題的吧！到了英美俄三國携手東向時，日本的態度又將怎麼樣呢？看以往國聯調查團，國聯派出的技術人員，以至於最近的李斯羅滋來中國時，日本必加緊壓迫中國，便可以用同一樣的論理來論判。到那時候，日本必更加緊壓迫中國放棄所謂「歐美依存主義」吧！

以上所述，係觀察日本的經濟政治動向和國際的政治經濟動向所得的一種對日本的認識，根據這種認識，筆者得到的結論是：「民族間雖然沒有百年之仇，但是中日的問題是力對力的問題，而不是其他的問題。」

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寫於苦冷書室

梁士純

分的準備，在宣傳上也是一樣。因為在現代的戰爭中，軍備，經濟及宣傳，是絕對不可分離的三位一體。歐戰時德國的統帥魯丹多夫（Ludendorff）不曾公開的承認德國失敗最大的原因是牠的宣傳不得力嗎？再者有人會問英國的一個很著名的宣傳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宣傳將如何？他回答說：「宣傳同砲火是一樣重要的。有宣傳而無砲火還

可打勝仗；若僅有砲火而無宣傳的協助，是無濟於事的。歐戰時期裏的宣傳固然利害，但是要比起我們所能預測得到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宣傳，那真可以說是兒戲了。」於此可見宣傳與國防與戰爭的密切而且重要的關係了。大體說來，戰事宣傳可分為事前的宣傳——準備作戰的宣傳——與戰事進行中的宣傳。

在世界大戰未爆發的前十幾年，德國對於國內國外的宣傳是十分注意的，在美國還未加入戰爭時，德國和英國在美國境內的宣傳是很活躍的。派克爵士(Sir Gilbert Parker)曾把英國在美國的宣傳工作分析的極清楚。他說：

「自從英國加入歐戰之後，我就擔任在美的宣傳工作，目的是要促成美國加入協約國。我這部份工作範圍大而且廣，是不消說的。有時候我們與駐英的美國新聞記者聯絡，有時候用種種有效的方法直接使美國報紙登載我們的文章。我們也常常請英國的名士發表談話。除報紙外，我們也常利用演說，辯論，電影，無線電等及其他有力量的工具，來作我們的宣傳。我們也盡量的借重美國的有名人士，大學校長，教授，重要的實業或政治的領袖，替我們宣傳。有許多的時候，我們把重要的文件編成小冊或書本，直接寄往美國各大學，各圖書館，各重要機關，團體及人士

。我們的工作的繁重艱難，是不言而喻的了。」

日本在未佔領東三省的前二三十年內，在各方面做了很不少極有效的宣傳，如「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中國不成國家」，「滿洲人要自立自主」等，這些宣傳的語句，是世人常常聽見的。多田在去年十月間所發表的一篇言論，從宣傳的立場看來，是很值得研究的。不久以前，有一個法國的新聞記者根據一個日本軍官在口內瓦對報界所發表的談話作成了一篇很生動的文章，把日本在國外的宣傳工作說得異常透澈。從這篇文章裏，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的宣傳是如何的有系統，如何的有組織。「無孔不入」，「無時不有」，這兩句話，真可以加在日本的宣傳工作上。在意大利尚未向亞國開戰以前，莫索里尼對於國內國外的宣傳是不遺餘力的。戰事前的宣傳，既是如此的重要，戰事進行中的宣傳，就更不待言了。

戰事宣傳可分作兩方面來講：(一)對內宣傳。(二)對外宣傳。對內宣傳的目的，是要使全國一致來擁護政府，來維持戰爭，直至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激動民氣，得着民衆的贊助，因為民氣及民衆的贊助是現代戰爭的後盾。兵士在前線作戰，犧牲他們的性命；民衆在後方必須準備犧牲他們的安逸，財產等等。若是

沒有激昂的民氣及民衆一致的擁護，戰事勝利是萬不可能的。怎樣能激動民氣，及既已激動又怎樣能維持得住那激昂的民氣，那就是用種種有效的方法使民衆深深覺得敵人是殘忍的，可恨的，可怕的，是破壞我們一切的志願及所要成就的事功的。還有一個最有效力維持激昂民氣的方法，就是使民衆能有最後勝利的希望。

對外宣傳的目的可分爲以下三種：（一）保持聯盟國的友誼。（二）保持中立國的友誼或獲得他們的協助。（三）破壞敵人的陣容，沮喪敵人的士氣及民氣。戰事宣傳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人」與「組織」。從歐戰各列強的經驗看來，至少有三種可能的組織：（一）一切對內對外的宣傳責任，集中在一個首領身上，以免重複及矛盾之弊。（二）分組而作，使某組担任某項宣傳工作，如國外宣傳，國內宣傳，敵人境內的宣傳等。凡關於軍事的宣傳，概歸軍部進行。（三）政府各部份，各自担任關於其本部的宣傳，如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等，各行其途。不過間有一共同會議，討論進行方策。簡括而論，美國所採取的爲第一種組織，英國第二種組織，德國第三種組織。至於中國應採取那一種組織最爲適宜，當然要以我國特殊情形而定。

關於作宣傳的「人」的問題，魯丹多夫 (Ludendorff) 也曾說過：「有力量的宣傳，總是作政策的先鋒。沒有施行某種政策之前，要用種種方法來準備民衆的心理，與論，以接受那種政策。好的宣傳的功用就是在此。」照這樣看來，作宣傳的人，而尤其是那負有重大責任的，不但只是執行某種政策或爲某種政策作廣大的宣傳。而他們最要緊的一部份工作是能有機會來協助規定政策。所以現在列強之主持宣傳工作者，都是在政府裏有相當地位，相當勢力的。至於那一種的人材是適於做戰事宣傳工作，當然是以新聞記者爲最相宜。因爲他們平素的訓練；經驗和技能，均近於作宣傳專業的。無怪在歐戰時的宣傳工作，作得最有功績的如英之北巖 (Northcliff)，德之福履 (Viereck) 及美之克利爾 (Creel)，都是新聞記者中最出色的人物。

從以上的檢討，有幾點是我們看得很清楚的。（一）戰事宣傳與戰爭的勝敗，是有極重大，極密切的關係的。（二）戰事宣傳是複雜而專門的一種工作。（三）戰事宣傳要辦的得力，需要一班有特殊技能及經驗的人材。需要一個有效率健全而能適應當時，當地情形的組織。（四）戰事宣傳，若求其收最大效果，事前必須有嚴密而且充分的準備。在這非常緊迫，戰事隨時可爆發的時期，我們政

府對於這件與國防，與領土保全極有關係的事情，是否已有相當的注意，考慮及準備。記得滬戰的時候，政府對於宣傳工作，是差不多毫無準備的，是否我們還要再蹈以前

川行瑣記

——一封給朋友們的公信——

(一)自北平到成都

來到成都已經有一個月了，天天忙著和環境辦交涉，故至今未能寫一封信向朋友們報告一點旅途和四川的情形，真是不安得很。今天好不容易得到一點清閑，不覺想起了住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以及華中各處的許多朋友們，感到一種惆悵的想念。假如做得到的話，我願意給每一位朋友寫一封信，憑著您一個人所喜歡知道的，告訴您一點我們這一個月的聞見與生活情形。但這又那裏做得到呢？因此忽然又想到了趙元任先生數年前在美國時的辦法：他用一個綠色的小冊子，印了一封公信，分寄給他在國內與國外的朋友們。不過他的辦法却不曾得到什麼好成績，因為很少人接到了一份印好的公信後，是覺得要寫回信的，即使你在上面寫了幾個「棧阿」！但是，這總

的覆轍。中國人的一種特性，是「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的。如果戰事再爆發，恐怕要抱佛脚也就來不及了。

衡 哲

不失為一個沒有法子中的一個好法子，似乎是值得再來試驗一下的。我希望接到此信的朋友們相信，雖然此信不是給您一個人寫的，但您的聲音笑貌此刻却都在我的心目中盪漾著，牠們是督促我寫此信的唯一力量。您信嗎？

離開北平的那一天，承許多位朋友到車站去送行，使我們這四個自甘放逐之人心靈上得到一點安慰。這不是單一句「謝謝您」所能表示我們的銘感的。我們坐的是平漢路的二等車，兩個大人和兩個小孩正好占滿了一間房子，也還舒服。車子走了整整三十六個小時，在廿八日晚上的十時半，我們便到漢口了。

許多人曾經告訴我們，漢口的中國客棧是很少能與嫖賭絕緣的，所以我們只好忍著良心上的責備，跑到一個外國人開的飯店去住下。雖然設備與招待絕不如那房價所暗示的那樣好，但至少是可以清靜的睡一夜，不怕被麻將之

聲所擾了。

在漢口見到了五六位我的親戚，但朋友中却只見到了凌叔華女士和程穉秋先生。上船的那一天，他們兩位又都跑到船上來送行，使我們十分感謝。

漢口的雨很多，幸虧還不怎麼冷。我們要乘的是民生公司的民權船，但因為天寒水淺，須在宜昌換船，不能直達重慶。民權船是在三十日上午開行的，在船上發見了張伯苓先生，他也是到四川去的。還有一位郭鳳鳴女士，乃是張先生的得意女弟子。還有一位麥健曾先生，他是康南海先生的外孫。他的母親麥夫人是一位經學家，我曾在康同壁女士的寓中會到過。還有一位周夫人，是一位川大教授的太太。一船之中，彼此都這樣的有了一點牽聯關係，不久大家便很熟識了。

民權是民生公司的一隻頭等船，很不錯。我們坐在裏面，都感到一種自得的舒適——這是一隻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經營的船呀！我們走了整整三天，於十二月三日午刻到了宜昌。大家上岸看了一看，便回到船上來了。（這是民生公司的特別優待，招待我們住在船上。要不然，宜昌的客棧該又成爲一個大問題。）明天四號，我們大家到鐵路壩去看看。鐵路壩者，火車站也。宜昌何來火車站？原來

是辛亥革命以前修的，如今已經房圯壁斜，不勝老態龍鍾了；而火車却仍珊珊其未來。這不有點像一個女子，做好了出嫁的衣裳，守到頭白齒豁，而仍不見新郎來到的情境嗎？鐵路壩是一塊廣場，上面有山，大家走著上去。我向來不喜爬山，張伯苓先生也顯出有點『高山仰止』的感想。不過因為他是一位大丈夫，不能示弱於幾個女子之前，所以他見我們到了山巔，也就提著長袍慢慢的走上來了。

我們在民權輪上住了兩天，到五號方換乘了民俗輪，也是民生公司的船。從宜昌到重慶，是川江中風景最好的一段；從前沒有輪船的時候，也是川江中最險的一段。我們一路看峽中的風景，但見滿山紅樹，秋色豐盈。並且在六號那天經過三峽時，天氣忽然放晴，和暖得也像晚秋天氣。此峽我已走過四次，這是第五次，任君是第十次了；但我們却仍是百看不厭。我們又看到了正被大火燒著的一大排茅屋，被水打破的木船，以及塞江上的釣魚翁等等，對於苦人們不禁發生了無限的憐憫。又看見一隻已經打破的民生公司的輪船，橫攔在一個石灘上，好樣一個死屍似的，又不禁發生天然究竟可怕，蜀道究竟不易的感想。

記在民國十一年夏天，我同任君到重慶去的路上，曾看見在一個高峰的邊上，掛著一塊破布，蔽著一個山洞

，使我對於居住在那洞裏的人發生了一種同情；因此便寫了一篇小說，叫做『巫峽裏的一個女子』，收在『小雨點』小說集內。去年『小雨點』改在商務出版，我把內中各篇重讀一遍之後，覺得那篇小說寫得不好，就把牠刪去了。可是此次重入三峽，重見到了那高峰掛帘，峭壁耕田的情形，又覺得那一篇小說仍有一點寫實的價值。環境能這樣的轉移一個人對於自己作品的估價，不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情形嗎？我希望凡是讀過我那篇小說的朋友們，都肯把他們對於牠的印象誠實的告訴我，看牠到底能不能把峽中苦人的生活，傳一點到讀者的心目中去。

一路上天氣很暖和，像北平的十月一樣，可是很少見到太陽。我把『蜀犬吠日』的一句成語趁此時解釋給孩子們聽。隔了一天，忽然聽見安安學著狗叫，從船頭叫到船尾。我詫異的問他爲什麼，他說，『太陽出來了呀！』

因爲在峽中晚上不敢開船，所以民俗輪整走了四天，到九號午刻方到重慶。在這四天之內，我在打字機上作了十餘封寄到國外的信件，看了六七件關於中學生課程問題的報告——大抵是響應我的『救救中學生』一文的，作者不是中學學生，便是中學教員。心中雖然時時念著國內的朋友們，即是接到這封公信的諸位，但因爲船震動的利害

，不能執筆，只好等到生活安定之後再償此願了。一路上我們四個人也十分掛念那一個留在北平讀書的以都。但我是誠心讓她離開了家庭，去學得一點自己管自己的能力；所以我雖然苦想她，却也沒有什麼後悔。

到重慶時，有華西興業公司，民生公司，美豐銀行等各機關的領袖們來迎接。我們要住旅館，但華西公司已把我們招待到了美豐銀行的宿舍去，只好遵命。宿舍的一切設備，自衣櫃到浴盆，都是外洋最近流行的式樣。可惜侍者們沒有受過訓練，似乎不懂得在現代化的意義中，清潔與整齊，比時式傢俱更要重要。我們承美豐的好意，把那樣講究的房間讓我們住，反覺得不應不說一兩句逆耳之言了。我們希望他們能訓練幾個侍役，把現代化的精神加到那現代化的房間與傢俱中去。不知道這一點誠實的忠告，能蒙美豐的領袖們的原諒與採納嗎？

到重慶後，方曉得公路因天寒路壞，不能走了，遂決計改乘飛機西上，行李則另由華西公司運去。我知道成渝間行李的運輸，有時要到二十天，所以便費了一天的功夫，把非帶不可的東西另外檢出了。四個人在冬天需用的衣服和被褥，飛機上自然有點成問題。所以我一方面遵了老子的教訓，『損之又損』；一方面又承中航公司和華西公司

的朋友們給我們以特別的幫助，故終能帶了四個小提箱，一個舖蓋捲，向著成都飛去！

在重慶四天之內，應酬很多，會見的客人也不少。有幾個女學校——都是中學程度的——都請我去給學生們演講。我很感謝她們的好意，但只有請她們記一筆賬，留待下次重過此地時再補償了。

我在重慶的感想，第一是許多機關的眞能現代化。如民生公司，便是辦事與教育的合組機關的一個好例子。公司中的辦事人員，在晚上都聚集在一個大禮堂裏，不是聽講，便是自修。那次六團體（美豐，川康，及省立三個銀行，航務處，財政特派處，及民生公司。）請張伯苓先生和我們兩人去講演，便是在那大禮堂裏的。那禮堂裏充滿了學校的空氣，聚在那裏的六團體的職員們也使我們感到「同行」的意味。這真可說是做到機關學校化的地步了。我的第二個感想是四川社會上有智識的領袖們待我們太好了，太至誠了。我們在那裏，不但張任兩位校長受到了優越的招待，即如我這一個『小百姓』也受到了同樣的優待。我的第三個感想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在四川的教育界中——自重慶到成都一例都如此——似乎不成問題的。以她自己的資格來與社會相見。這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爲若把四川女子的平均程度和中國其他各地的女子平均程度比較，恐怕不見得有占倒什麼勝利的希望。但一般社會對於一個站在自己兩隻腳上的女子，却能不把她當做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看待。這一層在中國許多大都會中，却似乎還不能，或不願做倒。這個社會意識的最明顯的表現，是以一個女子自己的資格來招待她，是以一個女子自己的名姓來稱呼她；使她能感到不單單在做一個附屬品。

我常想，已結婚的女子們，對於自己的名姓，真是一個大問題。說願保留自己的名姓吧，人家便可以說你是在與你的丈夫不合作；說從俗的單單做一個某姓的太太吧，但看到一個代表自己個性的名義這樣的消滅，不免又要感到一種悲哀。所以我常說，最好的辦法，是讓一個單單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一個除了做某人的太太之外，便一無所有的女子，乾乾脆脆的做一個某家的太太；你若稱她爲什麼『女士』，不是反見得有點諷刺她似的嗎？至於對於一個有個性，有自立能力的女子的稱呼呢？我以為不妨這樣：在與她個性無關的場合中，如旅行，應酬，生病，看戲之類的千千萬萬的活動中，她不妨隨俗的做一位某姓的太太。而在表現她個性的場合中，如演戲，奏樂，繪畫，教書，著作，爲國家或社會的服務，以及在其他各種各類她

的丈夫所不能『榮蔭』給她的地位與才能上，她是應該保留她自己的名姓的。這樣，社會上的所謂『太太』與『女士』豈不更能名副其實一點嗎？這個意思，任君是完全同意的；在接到此信的女朋友們中，我想也是很少反對的；但不知道朋友中的『男士』們以為怎樣；因為感到四川教育界人士的雅量，讓我以我自己的資格來與他們相見，所以不覺說了這麼一大堆的廢話，請您原諒。

現在且再說一個小小的經驗來結束我在重慶的報告吧。就在那六團體請我們講演的晚上，我們先在民生公司吃晚飯，第一樣菜是牛肉，燒得很爛，似乎很好吃；不過牠上面却佈滿了辣椒油，我嘗了一嘗，可不辣得喉舌發痛？我說，『太辣了，可惜！』四圍同座的四川朋友們却都笑了，他們說，『這是西紅柿油呵，一點不辣，你弄錯了。』我覺得奇怪，便問任君，『辣嗎？』他說，『有點辣。』四川的朋友們又說，他是因為偏袒我，所以才那樣說的。我沒有法子，只得再問那位隔了兩座的張伯苓先生，『牛肉辣不辣？』他說，『很辣！』四川的朋友們聽了這話，才解嘲似的看了一眼那佈滿了辣椒的牛肉，說，『呵，原來不是西紅柿油嗎？』我的朋友，您試想想，四川人吃辣椒的程度高不高呀？

從重慶到成都的飛機，每天都有；但只有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是從上海飛來的中航公司巨型機。我們買的是十二日的巨型機票，共三張，——兩個孩子算一張——代價二百七十元。十二日正午十二時，又承華西公司的副經理陸叔，言先生到我們的寓所來照料。我們把行李交給了他帶來的伙役，便帶了那幾件小箱子，同他坐了華西借給我們用的汽車，到了南極門。再走下山坡三百餘級，再坐小渡船上岸，又走了一回，方到了飛機場。等了半個鐘頭，看見有一個大飛機自東方緩緩飛來。但中航公司的職員們却說，恐怕成都是去不成了，那邊的氣候非常的惡劣。一回飛機着地，便見乘客紛紛下來，方知道果然飛不成了。大家都十分失望。公司的人叫我們明天早上六點半再來，看能不能飛。

我們不願再去打擾美豐銀行，所以便到一個叫做沙利文的飯店住下。據說這是重慶最好的飯店，大概是上海寧波人開的。您在十四五年前，曾在上海的一品香住過嗎？呵，把重慶的首座旅館沙利文和一品香比，便是等於把一品香來和上海的國際大飯店比！您若以為我說得過分，請您自己去看一看。

一晚上我們不敢睡，因為五時便須起身，怕睡過了時

間。到了五時，打電話給中航公司辦事處，問今天飛得成嗎？回答說，你們六點鐘到飛機場再說。只得大家起身，吃了一杯開水，一塊餅乾。幸虧華西又送了一輛汽車來，我們便又到了南極門。那時因下雨，天還沒有亮，地上滑滑的，又在黑暗中，那敢走下石級去？好容易叫到了一乘轎子，因為要兩乘，被別一位趕飛機的客人乘去了。那時我們真有點著急呵！走下去吧，看不見路，上邊又下雨，下邊又滑。等轎子嗎？趕不上飛機怎麼辦？汽車夫也急了，在馬路的兩頭跑著，嚷著叫轎子，終於叫來了兩乘。伙子們把我們一抬，說，抬不動——我們一人帶一個孩子，每乘不過重一百六十餘磅——我有點怕他們跌交，連說，「放下來，放下來！」但他們不聽，又抬著走。我的朋友呀，這個險冒的有點不小吧！試想想，從一個轎子中摔下山來，拋得該有多遠？

我們這樣惴惴然的被抬著下了山坡，又渡過了河，走到飛機場時，天上已有亮光了。飛機仍舊停在場上，可是誰也不能說今早飛不飛。時時在等待成都方面的好消息，但來的消息都是不好的。我們坐到了飛機裏去，遇見了盧作孚先生，大家面對背的談著話。這樣的等著等著，到了九時半，飛機的輪子上發出聲來了；我們的喉嚨，却因失

眠與飢寒，已經發不出什麼聲音來，正好趁此時休息一下。九點五十分，飛機終於離了地面，大家方抽了一口長氣，靠著椅背，仰首休息著。可是磨難又來了，兩個孩子的面色忽然變了蒼白，氣息也很不好；我自己也時時想吐，忍了半天仍是忍不住。窗外天氣是陰陰的，一路上但見濃雲，不見日光，直到飛近成都時，方見山上有一點陽光。但是，因為那天的雲是很高的，故飛在牠的下面時，視線上並沒有什麼障礙。我們看見所過的地方，無論高山低谷，都是水肥土潤，田陌整齊，半月形的阡陌，一層一層的依著山的形勢，彎彎的自高而下織成了一幅極美的圖案。我們因此可以想見四川農民的辛勤。

我們飛了整整七十分鐘——小型飛機需兩小時——於十一時到達了成都的鳳凰山飛機場。風很大，天上有太陽，大家都說，這兩個情形都不是成都的本相。我們乘著四川大學代我們雇來的一輛破做車，顛簸簸的走了五十多分鐘，在正午的時候，到了汪家拐九號，川大的教員宿舍暫住。雖然在路上不過走了兩個鐘頭——七十分鐘用在一千餘里的路上，五十分鐘用在十餘里的路上——但半個多月的辛苦，一夜的失眠，二十多個鐘頭的忍飢與熬寒，再加上在天空中的震盪，和在地面上破車中的風吹與簸動，

竟使我們四個人的臉上都呈出了病容。我因病後長征，身體更是支持不住。所以一到寓所，便不管天西地東，把身體拋到了一張木床上，一直躺到天黑！雖然後來腦筋慢慢的活動起來，不免又要想著，從人生的意義想到今晚即成

問題的晚飯，被褥，以及其他切身的的生活條件；但心中儘管想著，儘管著急，身體却仍是躺著，動不得。

廿五年二月一日于成都。

編輯後記

適之

△我讀了陳之邁先生「再論政治貪污」之後，很想介紹一部有趣味的書給我們的讀者。這部書是 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施德芬斯的自傳，Harcourt, Brace and Co. 出版)。作者是一個最有名的新聞記者，他的

果報館發表財政官吏操縱公債市場的社論就可以得停止發刊的懲罰，誰還敢來捋虎鬚做「耙糞」的運動呢？所以我們對於陳之邁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同意的：民主政治與清廉政治是有密切關聯的。

一生事業是專門研究並揭發美國各省各大城市的政治貪污。前羅斯福大總統會送他一個綽號，叫做「耙糞者」(Muck-raker)。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揭發貪污運動，因此

△「向愚」先生的「今後日本對華態度之窺測」，是一位留日學生對於這個大問題的觀察。

又叫做「耙糞運動」。我們中國也有句老話：「挑狗矢惹臭。」耙糞可以使臭氣四揚，但耙糞也是除臭穢的最有效方法。我們讀這個「耙糞者」的自傳，可以明白美國政治貪污的真相，同時又可以明白美國人掃除貪污的努力。這種「耙糞工作」，只有民主政治之下可以存在。在言論自由的國家裏，儘管有用軍法嚴懲貪官污吏的教令，然而如

△論「國防與宣傳」的梁士純先生是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的教員，他是曾為國家做過對外宣傳的，現在又正做着訓練宣傳人才的教育工作，所以他說來最親切有味。平心說來，宣傳固然重要，但最有力的宣傳品究竟還是事實。即如梁先生此文中舉的一些例子之中，淞滬戰事一例，最可以使我們明白「事實是最有力的宣傳」。又如意大利的東非洲戰爭一例，誠然「莫索里尼對於國內國外的宣傳是

交 通 雜 誌

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公路運輸專號

☆交通	1 新綏公路概況	六幅
☆畫插	2 奧地利亞汽車列車	四幅
☆發刊辭	趙祖康	
發展我國公路運輸之途徑	洪瑞濤	
公路運輸之經濟特性及其影響	王升庭	
發展公路運輸效能之我見	吳紹曾	
我國鐵路與公路平行線問題	俞 棻	
五省市交通委員會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劉敏功	
現世各國公路運輸政策之動向	章江波	
戰時之公路軍事運輸	萬 琮	
煤氣車與汽車燃料問題	柳 敏	
統一公路會計制度之數大問題	夏鄭鵬	
我國車用汽油之供給情形	陸貫一	
各省之公路運輸交通記述		
蘇浙皖贛鄂豫湘之七省公路運輸	葉家俊	
浙江省之公路運輸	江家駒	
江蘇省之公路運輸	沈百先	
湖南省之公路運輸	劉獄厚	
湖北省之公路運輸	王 強	

不遺餘力的」，他終不能轉移世界大多數人對於阿比西尼亞的同情心。有能叫人相信的事實，加上有組織有方法的宣傳，那才是有效的宣傳。

△陳衡哲女士去冬到四川去了，現在寄來她的第一段

「川行瑣記」，一定是她的許多朋友願意看的。△在這幾個月之中，我們收到了許多青年人描寫他們的學校生活的文章，我們盼望今後可以陸續整理發表。

江西省之公路運輸	胡嘉詔 熊大惠 潭沛霖
河南省之公路運輸	張靜愚
福建省之公路運輸	陳體誠
山東省之公路運輸	張鴻烈
安徽省之公路運輸	劉貽燕
雲南省之公路運輸	蔡長深
陝西省之公路運輸	雷寶華
甘肅省之公路運輸	許顯時
河北省之公路運輸	梁建章
四川省之公路運輸	甘績鏞
綏遠省之公路運輸	馮 曦
察哈爾之公路運輸	秀 貞
廣東省之公路運輸	成希顯
廣西省之公路運輸	成希顯
山東省之公路運輸	張 濤
貴州省之公路運輸	思 端
東北四省之公路運輸	共 壽
江南汽車公司之公路運輸	吳琢之
新綏汽車公司之公路運輸	朱 炳
蕭紹汽車公司之公路運輸	金湯候
滬太汽車公司之公路運輸	朱愷壽

元三郵連年全六元一郵連年半定預角六册每刊合角三册每册一出月(價定)

社誌雜通交號一坊慶燕口街新京南·所行發總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獨立評論 第一九〇號

預約簡則

冊數 全編十二類五十種，分裝一百二十冊。紙面平裝六開本，上等新聞紙印。

定價 全編定價國幣四十元。（原售各單行本總價六十餘元）

預約價 一次付國幣二十元。分次付款者，預定時先交七元，每取書一期繳交五元，交足二十二元為止。

郵費 國內及日本三元四角，香港澳門十三元六角，郵會各國三十二元。

出書期 分四期出齊，發售預約之日先出第一期書三十冊，餘書於本年二月底、三月底、四月底各續出三十冊。

預約期 本年二月十日起，至四月十日止。

優待本書預約戶 預約戶向時選購其他國學基本叢書單行本者，照單行本定價對折計算。

已出之書 預約立時可取

敝館輯印國學基本叢書，為研究國學者之津梁。數年以來，先後出版多至百餘種。範圍日廣，全部售價亦漸鉅，遂覺尚有簡括之必要。因就該叢書中擇其人人應讀之書五十種，彙為簡編，並改為平裝本，用預約辦法，將售價削減百分之六十，藉饜讀書界之負擔。茲將本書特點，分述於後：

- 四 要籍咸備** 簡編所輯各書共十二類五十種，分訂一百二十冊，我國古代學術代表之作，咸備於是。
- 大 版本適用** 國學基本叢書所據版本，均以注釋精審，字跡少者為準，最合學者研讀之用。
- 特 一律斷句** 全書正文注文，一律斷句，既便閱讀，亦足為理解之助。
- 點 售價最廉** 簡編所輯各書，如購原本，非數百元不辦，今全書一百二十冊，共約四萬頁，預約僅售二十元，不及原本十分之一。

簡編五十種目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書目答問.....清張之洞撰 一冊 經學通論.....清皮錫瑞撰 一冊 諸子平議.....清俞樾撰 三冊 文史通義.....清章學誠撰 一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論語正義.....清劉寶楠撰 二冊 孟子正義.....清焦循撰 四冊 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 一冊 老子本義.....清魏源撰 一冊 莊子集解.....清王先謙撰 二冊 墨子閒詁.....清孫詒讓撰 二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管子：附清戴望撰管子校正 二冊 韓非子集解.....清王先謙撰 一冊 鹽鐵論.....漢桓寬撰 一冊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撰 二冊 說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撰 六冊 廣韻.....宋陳彭年等重修 二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齊民要術.....後魏賈思勰撰 一冊 天工開物.....明宋應星撰 一冊 論說.....清朱琰撰 一冊 書法正傳.....清馮武撰 一冊 國朝寶鑑.....元夏文彥撰 一冊 詩毛氏傳疏.....清陳奐撰 三冊 古詩源.....清沈德潛輯 一冊 文選.....唐李善注 四冊 唐詩別裁.....清沈德潛輯 二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李太白集.....唐李白撰 三冊 杜少陵集詳註.....唐杜甫撰 四冊 韓昌黎集.....唐韓愈撰 二冊 柳河東集.....唐柳宗元撰 二冊 歐陽永叔集.....宋歐陽修撰 六冊 王臨川集.....宋王安石撰 三冊 蘇東坡集.....宋蘇軾撰 六冊 王文成公全書.....明王守仁撰 四冊 戴東原集.....清戴震撰 一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唐五代詞選.....清陳慶遠撰 一冊 宋六十名家詞.....明毛晉輯 五冊 陽春白雪.....元楊朝英輯 一冊 牡丹亭.....明湯顯祖撰 一冊 桃花扇.....清孔尚任撰 一冊 文心雕龍.....南朝劉勰撰 一冊 詩品.....南朝鍾嶸撰 一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尚書今古文注疏.....清孫星衍撰 二冊 春秋左傳詁林.....清洪亮吉撰 二冊 史記.....漢司馬遷撰 六冊 通鑑紀事本末.....宋袁宏撰 四冊 宋史紀事本末.....明陳邦瞻撰 四冊 元史紀事本末.....明陳邦瞻撰 四冊 明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撰 四冊 水經注.....晉酈道元撰 二冊 徐霞客遊記.....明徐宏祖撰 三冊
-----------------------------------------------------------------------------------------------------------------------------------------------------	----------------------------------------------------------------------------------------------------------------------------------------------------------------------------------------------------------	----------------------------------------------------------------------------------------------------------------------------------------------------------------------------------------------------------	--------------------------------------------------------------------------------------------------------------------------------------------------------------------------------------------------------------------------------------------------------------------------------------	---------------------------------------------------------------------------------------------------------------------------------------------------------------------------------------------------------------------------------------------------------------------------------------------	-------------------------------------------------------------------------------------------------------------------------------------------------------------------------------------------------------------------------------------	-------------------------------------------------------------------------------------------------------------------------------------------------------------------------------------------------------------------------------------------------------------------------------------------------------

東京的兵變

胡適

二月二十六日早晨五點，日本第一師團第三步隊的青年將校率領了兵士，分組襲擊政府的重要機關和政府重要領袖的私邸，造成了歷史上空前的大政變。據那天下午陸軍省公布的消息：

本早五時一部分青年將校曾襲擊左列各處所：

- 一，襲擊首相官邸，岡田首相殞命。
- 二，襲擊齋藤內大臣於其私邸，齋藤殞命。
- 三，襲擊渡邊教育總監於其私邸，渡邊殞命。
- 四，襲擊牧野伯爵於其宿舍，牧野生死不明。
- 五，襲擊鈴木侍從長於其官邸，鈴木負重傷。
- 六，襲擊高橋藏相於其私邸，高橋負傷。
- 七，襲擊「東京朝日新聞」社。

據後來的消息，被殺死的是內大臣齋藤實（七十八歲），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六十三歲）；傷重即死的是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八十三歲）。首相岡田啓介（六十八歲）避在官邸中，叛兵打死了同他面貌相似的松尾大佐，誤認作首相，所以岡田能在次日逃出來。鈴木受傷，至今未

死；牧野無恙。當時被襲擊的還有東京警視廳，和元老西園寺公望的私邸，但西園寺逃避了，沒有受傷。「朝日新聞」遭難的情形，至今不明。

陸軍省公布的後幅又說：

據關係軍官發表之宣言聲稱，此舉目的在清君側。彼等認各首領（岡田等）在日本遭遇各種困難之際，與元老，軍閥，財閥，政黨首領朋比勾結，應負毀壞國策之罪。宣言並稱，彼等意在保護國策，俾能對朝廷盡職。（此用大公報譯電；北平晨報譯電與此稍不同，無「清君側」字樣，「破壞國策」作「破壞國體」。）

這個陸軍省公布裏，沒有一句責備發難軍人的話。從這個公布裏轉引的「宣言」看來，我們可以明白這一次兵變的目的是「清君側」，是「保護國策」。

爲什麼要「清君側」呢？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一班少壯軍人槍殺首相犬養毅，他們的目標本是要推翻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而建立軍人的「法西斯」政府。但是一班重

臣如牧野內大臣，如倉富樞密院長，都不贊成這種運動，他們抬出元老西園寺來，西園寺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考慮了好幾天，才推荐海軍省宿齋藤實組閣。齋藤內閣是一個聯合內閣；議會多數黨的政友會不得組閣，但軍人法西斯運動的文武領袖平沼騏（樞密院副院長）和荒木等都被壓下去，達不到他們的目的。這四年的政權，都在重臣和海軍前輩的手裏；法西斯化的軍人雖然擁有可以支配政策的勢力，終不能抓住政權。齋藤辭職之後，繼任的還是一位海軍領袖，岡田啓介。右傾的軍人在這幾年之中，假借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機關說來做攻擊重臣的武器，眼光注視着內太樞牧野，和樞密院長一木。牧野辭職了，然而繼任的是前首相齋藤。一木至今不會退出樞密院（到此次兵變發生後，他才有辭職的表示）。內大臣和樞密院長都是「君側」備諮詢的樞紐重臣，在日本政治上的重要不下於首相。所以「清君側」就是要剷除這些元老重臣。

所謂「保護國策」是什麼呢？他們的國策是要「使日本人成爲世界上最強的民族」。這是法西斯日本理想。爲要達到這個理想，他們要「改造國內的形勢」，要排除一切調和不澈底的理論，要排除一切維持現狀的保守勢力，要推翻一切「支配階級」（政黨，財閥，軍閥，吏閥）

的障害。我們要注意，在這些少壯將校的心目中，日本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軍閥」也正和政黨財閥同是他們的建國理想的障物。這班少壯軍人大都是農村出身的，他們一面抱着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仇視，一面又都沉醉在那征服世界的軍國迷夢裏，所以他們的建國理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的軍權國家的造成。他們是有理想的青年軍人，他們的理想往往充滿着中古武士的宗教狂熱，所以他們往往不顧一切，盲目的往前直衝，正如中古武士狂熱的騎馬執劍出去拯救世界一樣。他們的動人熱力在此，他們的可怕也正在此。

照這幾天的事變的經過看來，這一次日本少壯將校的政變好像是大失敗了。二十七日戒嚴令頒布之後，變亂的區域只限於麴町一區。別地方的陸軍沒有響應，海軍的第一艦隊奉令開到東京灣，陸戰隊已登岸防衛了。二十八日，戒嚴總司令部奉天皇勅令用武力掃清叛變。在政府軍隊開始進攻之下，二十八晚以後，變兵陸續自行歸順。二十九日午前，戒嚴司令部發表播音報告，說，事變已完全平復了。同日下午，陸軍省發表步兵大尉香田清定，安藤輝三，野中四郎以下十九人的免職命令。

當事變初起時，內相後藤奉令代理首相，後因岡田首

相未死，後藤免去代理首相之職，岡田奉令留任首相，等待新內閣的成立。新內閣的人選，至今還沒有消息。

此次東京兵變，前後經過只有四日，就完全平定了。

二十九日，陸相川島發表聲明書，稱引戒嚴布告，說「此次事件對國內國外極污國家及國軍名譽，遺昭和聖代歷史以不可拭之污辱」，他希望「軍隊以此次事件為轉機，更新一致團結，強化肅正國軍」。

我們對於鄰國發生這樣大不幸的事件，當然表示很深厚的同情；對於遭難死傷的幾位政治家，尤其表示哀悼的同情。他們和我們同是一種狂熱的暴力的犧牲者。所以我們不能不同情于他們的不幸。像高橋是清博士一流的政治家，在任何國家之中都是瑰寶，都足以引起鄰邦的敬重，都足以使他的國家和政府受人敬重。去年，在少壯軍人的勢力最無忌憚的時期，高橋藏相在他的預算演說裏，很大膽的陳說日本孤立的可慮，很大膽的指出日本沒有被外國侵略的危險，也沒有狂增軍備的必要。這樣的勇敢，真不愧為武士道遺風之下的大臣風度。這種不帶劍的白髮勇士，才是一個國家的長城。只可惜今日執着最新式兵器的少壯軍人是不能認識這種武士的了！

我們曾說過：

日本帝國的前途是無限的。沒有他國可以妨害她的進展，除非她自己毀壞他自己。（敬告日本國民）

四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和今回的「二二六」事件，誠如川島陸相所說，都是一個國家「不可拭的污辱」，都是以毀壞一個國家的前途。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變亂不過是一種外面的表現，暴亂的平定並不够擔保這種「自毀滅」的事件的不再發生。這種「不可拭的污辱」應該使我們鄰國的人民憬然覺悟這種行為底下的思想的危險性。那個底層思想只是軍人萬能的迷信。中國哲人說的「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是一句千古不磨的良言。日本這三十多年的憲政的發展，在我們的眼裏，只是一種發展文治來制裁武人的努力。這個發展的方向是不錯的，因為在這個距離縮小的新世界裏，不受制裁的武力和迷信侵略的軍人政治都足以引起鄰國的疑忌，都足以引導一個國家走上「自焚」的路。憲政的路上不是沒有許多不滿意的事情的；然而憲政的流弊還得用憲政的方法去改革矯正。日本的少壯軍人，因為不願受文治的制裁，又不滿意于議會政治，屢次不惜用暴力來作改革政治的途徑。暗殺國家大臣的兇手，不但可以得着很輕的刑罰，還可以成爲國人崇敬的對象。先有個人的狙擊，繼有十幾個穿軍服的少壯軍人公

然襲擊首相邸，槍殺八十老翁的首相；到今日當然會有整個軍隊公然叛亂，造成「不可拭的污辱」的事件了。

所以我們盼望日本國民能覺悟這回大變亂的教訓，澈底剷除這種「不可拭的污辱」的根苗。此次變亂若能使日本全國人民覺悟軍人政治的危險，若能使軍人法西斯運動的聲望與信用都低落下去，若能把整個民族從軍人萬能的迷夢裏拯救出來，上下一致的努力回到文治和憲政的軌道上去，——若能如此，豈但日本可免「自焚」之禍，我們做鄰居的人也都可以減輕一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恐

日本政變的觀察

又 蓀

懼了！

反過來說，如果這回震驚全世界的恐怖主義還不夠阻止日本軍人法西斯運動的進展，如果日本的人民經過這回大教訓之後還沒有能力制裁少壯軍人的干政，那麼，我們可以斷言：日本國民必要走上自焚的絕路，使一個最有希望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可恐怖的國家，將來必有更大的「不可拭的污辱」爆發出來。

廿五，三，一夜。

二月二十六日晨日本少壯派軍人襲擊東京各官府，刺殺岡田首相，高橋藏相，齋藤內大臣，渡邊教育總監等要人。叛兵佔據各官署達三日之久。當局恐怕在首都演成流血慘劇，力勸叛兵降服，日皇亦諭令歸順；但他們態度非常強橫，還要求少壯派軍人所信仰之荒木或真崎兩大將出任首相。結果因陸海空軍出動彈壓，東京戒嚴總司令始以武力解除了叛兵的武裝。二十九日叛亂完全平息。岡田二十六日未被戕害，死者係貌似岡田之松尾大校。當局恐

叛兵以未達到刺殺首相之目的，禍亂因此擴大，所以在叛亂平定後才公佈岡田未死的消息。

這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空前未有的大政變！但這次事件並不是革命。叛變初發生時，陸軍省當局發表談話說：『青年將校此次襲擊之目的，係以當前內外嚴重時局之下，元老，重臣，財閥，官僚及政黨等，將從事破壞國體；故擬申明大義，以圖完成擁護國體之本旨。』

叛變的青年將校們也自稱是『無上之忠君者』。那末，此次事件只是軍事法西斯派的一種『苦狄達』，想推倒現閣，實行軍事獨裁。

日本少壯派軍人的行動，每次都是一二有力者在背後策動，這次當然也不能例外。叛變平定後，陸軍省當局發表的談話又不同了。二十九日川島陸相聲明：『此次軍內發生未曾有之叛亂，致紊亂軍紀，……對於國內外顯然有污國家及國軍之名譽，至貽昭和聖代歷史以不可拂拭之玷』。那末此次少壯派軍人的行動又不是『申明大義，擁護國體』，而是『紊亂軍紀，危害國體』了。繼任內閣人選極難，如果馬上讓岡田內閣辭職，又無異於承認叛兵是『申明大義』。所以目前大約仍是岡田內閣補充閣員，維持現狀。待處理此次叛變事件稍有眉目後，岡田首相與川島陸相必然要引咎辭職，內閣要到那時才改組了。

在熟習日本政情的人看來，這次大政變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以少壯派軍人爲中心之日本法西斯運動，近幾年來非常劇烈。一九三四年，在此次被害的齋藤組閣時，也幾乎演出與此次相同的政變。當時日本極右派法西斯團體，在東京明治神宮外苑青年會館集會，圖謀舉事，幸爲軍警探悉，一網打盡。但是法西斯派的勢力，仍然是在膨脹。

法西斯的團體活動得非常利害，集會，講演，宣傳品等，似乎不受禁止。他們每次刺殺了政府當局，判罪都很輕，還可博得『忠君愛國』的美名。五一五事件『民間側』的首要井上日召，在獄中著書鼓吹『日本主義』，全國人爭相購讀。獄中的政治犯可以著書來宣傳自己的主義，這豈不是笑話麼？

自犬養毅被刺後，日本的憲政實際上等於滅亡了。政治完全受軍部的支配。西園寺等老政治家，知道政黨內閣是行不通了，但又不願意軍人完全掌握政權，因此不得不想出一種調和的辦法。日本海軍軍人，向來是比較陸軍軍人的眼光遠大，態度緩和。所以自犬養毅被刺以來，齋藤和岡田等首相，都是海軍大將。海軍陸軍同屬軍人，稍有調和轉圜之餘地。這幾年來日本的元老、重臣，財閥，官界和政黨，都是利用海軍內閣來對付陸軍，藉以保持自己的地位。

支配近年日本政治的是軍部，但是支配軍部的又是所謂青年將校。青年將校地位很低，軍部大權實際上完全掌握在『老年將校』手裏。但少壯派軍人嘗擁護一二右傾將領，作爲領袖。因此，陸軍內部意見紛歧，時有衝突。歷任陸相都在努力於『內部統制強化』的工作，但均歸失敗。

。近年內閣的政策不滿軍部之意，青年將校又憤恨軍部當局之『持重無能』。因此，青年將校們都認元老，重臣，財閥，官僚，政黨以及軍閥是實行『國策』的障礙物了。政變是隨時有爆發之可能的。

要明瞭此次政變的意義，必須了解所謂『國策』是什麼？日本對內的國策雖然很多，但對外的國策，我認爲最重要的只有一個——大陸政策。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勢日強，『向大陸發展』遂成爲全國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不過實現這個國策的方法，步驟，各有不同而已。元老，重臣，政黨，似乎是主張腳踏實地的，佔一塊地方就弄得清清楚楚，如像朝鮮台灣那樣——避免第三者的干涉，不要讓對方還手。他們要把軍閥和財閥放在自己掌中，什麼時候用經濟，什麼時候用武力，得以運用自如。但事實上這幾年是軍人支配政治，軍人視元老，重臣，外交家和政黨都是妨碍國策的進展。但在我們看來，這幾年實際上是軍人們『衝鋒』，他們在後方『善後』，二者相輔並進，國策是大大的實現起來了！

東北事變發生後，日本失掉了全世界的同情；退出國聯後，國際關係陷於孤立；最近又退出軍縮會議，日本更形孤立了。日本對英，美，蘇俄的關係都非常惡化。同時

國內軍備擴充，財力不足，農村破產，危機四伏。岡田高橋力主對外緩和以渡過危機，大有暫時阻止軍人『衝鋒』，先行『善後』的趨勢。

我認爲少壯派軍人是受了日本『尊己卑人』的教育，和『新聞封鎖政策』的影響，（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盛行，有其特殊的社會基礎，本文不暇論及）兼以日本民族性悲壯殘忍，輕死好戰。因此少壯派軍人不明世界大勢，目空一切。他們所謂的大陸政策，似乎沒有一定的範圍；北面自然要達到西比利亞，四川雲貴也不一定在這個大陸政策之外。而且完成了大陸政策，也不過是實現『日本主義』之初步；大日本主義是要稱雄世界，統治世界。其氣燄之囂張，恰如歐戰前之德意志。

完成大陸政策自然要征服中國和進攻蘇聯。日本的元老，重臣，外交家是知道世界大勢和自己國力的，雖知對俄戰爭終久難免，但非至不得已時，決不肯輕於嘗試。近年日本常常在宣傳要對俄用兵，其實是在利用『進攻蘇聯』這個口號來博得反俄列強的同情，藉以掩護其對華政策而已。他們固然認爲中國不是敵手了，但如果不是處處都遇着『肉袒牽羊以迎』的人，真要用實力來爭城奪地，似乎也還要『三思而後行』！只有少壯派軍人不知世界大勢

，不顧自己的實力，對俄真要馬上進攻，直搗莫斯科而後已；對華則當然要爲所欲爲了。岡田內閣對華對俄的外交方針，因國際大勢的關係而漸趨緩和，當然要遭少壯派軍人的反對！

日本的元老，重臣，財閥和民政黨，眼光比較遠大，都是擁護岡田內閣的政策。這次總選舉民政黨勝利，證明日本國民反對窮兵黷武，不滿意軍人。總選舉後岡田內閣更形鞏固，反對擴大軍備，統一外交政策，對華外交一元化等政策，似乎有幾分實現的可能。

岡田內閣成立後，政友會反對甚烈。床次，高橋，望月等政友會要人因參加岡田內閣，均先後脫黨。政友會總裁鈴木，是一個頂有手腕的人物，要想鞏固政友會的勢力

，不得不向軍部送秋波。政友會之攻擊『天皇機關說』，也是想討好於軍人，藉此倒閣。但這次總選舉政友會慘敗。可見日本國民意志之向背了。

因爲總選舉政府黨勝利，岡田內閣日形鞏固，少壯派軍人遂演出此次暴亂。但政府統治力尚強，東京事件發生後三日，他處未見響應，結果終歸失敗。這次暴動後少壯派軍人更失去人民的同情。軍部當局也改變了口吻，認爲是『紊亂軍紀，危害國體』。我料到少壯派軍人和日本法西斯派這次要受一個大打擊。不過日本政治總是受軍人支配的，今後的內閣恐怕是不能踏襲岡田內閣的理想政策前進的。

讀中宣會『告國人書』後

俞啟忠

三月一日

——一個國人的自訴與請求——

記得十幾年前，差不多都被『北伐』的信息帶來了無限的欣喜——欣喜的並不是剝削的壓力能即剷除，而只是欣喜的慶幸着此後每個有民權保障的國民定能產生出共同的責任，團結的信仰。

一年年的到了今年，雖然其間相繼着天災人禍，可是自問期望依然未嘗幻滅，總是安心的希望着所『慶幸』的來臨。可是除了這點希望，在事實上給我們的往往只是『不寧』，只是『恐懼』——不寧着，不自由無權利；恐懼着，不能克制本身的要求，或是自棄的求苟安作盲從——

所以我常自問：在這共同感到『垂亡』的環境裏，是否只苛刻的要求人民『鎮定』，就能產生團結一致的效果嗎？

我的答案是：『否』。因為我們所要求的『鎮定』是要包含着『信仰』同『力量』，並且是要先有共同的『認識』

，才能發出一致的信仰，團結的力量。可是我們目前不但很苦悶的得不到政府所給的共同『認識』，並且很普遍的都已得到了相當的痛苦，——不寧，恐懼——因而造成了不

同的信仰，散漫的力量。如同：非法逮捕人民，束縛言論，停封刊物，而尤其是，目前明明已充滿了被辱的怨恨，但還要我們在惟可盲從的忍耐下作出不可能的笑容。……這

些是不是很容易使我們誤解着想：『現在的政府對於人民也如以前的政府一樣。不是要人民堅強熱烈的信仰，擔負起共同的希望，所以能毫不顧惜人民的要求享受；而只要人民庸碌的，被屈服的，在私人佔有的權威下作着奴隸。』是的，『誤解』終是誤解。不過我們總不能把這個造成

誤解，影響到散漫分化的原因，『置之於不顧』吧！

那天讀完那篇差不多全是用『反動』名詞連續成的『告國人書』後，似乎又在這數年來積聚的『痛苦』堆上，又加上了一層『不寧』，一層『恐懼』。最容易逃出這個担不起的『高堆』，立刻又跟着來了幾個難解的難題：

一，爲什麼過去數年間，政府執掌着我們共同託付的權威，並施用到逮捕，非刑，死亡，消滅等各種手段，仍然沒有肅清『反動』？

二，爲什麼很多青年情願走上『反動』或是『死亡』的路？

三，爲什麼在這『生死關頭』共同要求團結一致，反而有分化的『不良的煽動』？……

這些問題便我又拿起『告國人書』讀了又讀。可是除了『愛國熱忱』字樣外，並不能得到絲毫解答的滿足。而且這『愛國熱忱』也正是人民所以要建設政府，寄託與政府，求國家生存的唯一要素，那又何必走『反動』的路呢？

在這得不到解答的苦悶裏，慢慢的就引出了我過去的
回憶：

一，由我降生到十六年的國民政府成立，很榮幸的，我一生下，父母在名義上都已做過兩三年的『自由國民』了，所以剛一識字，就能有機會先在五顏六色的標語上找字讀。那時連天的口號似乎存到目前耳裏還有當時的震動。『五四』之後在街上隨時可以遇到拿人頭圍着的『指手畫腳』的人，最能使我感到興趣及熱鬧。一年年的由於內戰，由於剝削，使我整天的幻想着『雞犬無聞』的原始生

活。再一年年的才能將目前生活牽連到讀過的課本，而『認識』了人類的進化，這才擴大了我的立場，這才『認識』往昔希望着的『無管無束』的不可能，反而要求共同遵守法律，彼此履行義務。也正是由這『認識』才會使我希望『國民革命』成功，慶幸『國民政府』成立。所以我知道了國家所以能團結，力量所以能集中，都是要先有這個『認識』；所以我相信：『認識，是發生信仰，團結一致求存的唯一要素。』

二，由政府成立到東北事變 因為始終是相繼着『肅清軍閥殘餘』『征剿消滅反動』的『非常時期』，所以影響到我們所希望的自由權利都不能享受，這時期所能得的『認識』就是『服從』，而尤其是時時要克制着未能享受的要求，最能使我們普遍的懷蓄着『痛苦』，但是每人却都會抱着政府所預期宣佈的政策綱領想像着『將來』，給自己安慰，給政府服從。所以漸漸的就造成了拋棄對現實要求的，幻想着空玄的，違反人類進化的消極苟安心理。這時唯一的特徵就是：『沒有人問「爲什麼」，沒有人「不服從」。』所以這時很少有能把握着對現實的『認識』，在信仰下作一個清醒奮鬥的國民；而大多數却是在消極的苟安下盲從着生存。

三，自東北事變至目前 這時最能證明，我們現在已不能期望往昔『閉關自守』的那種昇平了。所以『九一八』炮聲一起，立刻就暴露了這苟安下散漫的真面目；人民各人問自己：『戰？守？和？』同時政府却仍然『隱藏』着『應付方策』，『密守』着『外交內容』。在這個刺激過後不久，人民也就漸漸的在『服從』下諒恕着政府有『不能公開宣佈』的苦衷！可是不久又相繼着『華北事變』。這才又將這剛似乎平復了的水面，又吹起了波瀾。人民又想起請政府指定方向的要求——如公佈方策，外交內容。在這時可以看到，最服從的國民也會忽然不顧禁令的集會遊行，而尤其是在最大多數國民的臉上可以看到驚奇的，不解的，害怕的，各種不同的緊張的面容，有的在表情之外嘴裏還會說出：『將來我們要亡國了！』或者說：『將來你看老子打不打小日本！』……

這點回憶，在我比亡了國還要慘痛。因為那一副副緊張的面容，不久定會又恢復原有的安閒，幻想他『將來』的夢了。那當然不必要知道政府要行而未行的『方策』，更不必知道過去的『外交內容』。同時那些集會遊行的人，倘若政府堅持『隱藏』『密守』，那一定也會恢復原先的『服從』，原先的『諒恕』，最多社會裏又得增添幾個

『反動』！

前面已說過，我們人民已普遍的感到『不寧』，『恐懼』，這也就是說政府『疏忽』了我們享受的要求，使我們人人都要克制着自己要求的結果，是不是很明顯的：一方面只好逼迫着消極的在幻想裏去找滿足，另一方面當然也是一樣很自然的積極的去『反動』了。可是這兩類全不是正常的行爲裏，政府却只注意到積極的一面，盡量施以高壓的制裁，結果使分化的更外激烈，所以『外患』一來，立刻就暴露了這個分化，散漫的真面目雖然現露出來了，並加上這幾年來不能以壓力肅清的經驗，却並不能給我們絲毫的反省，絲毫的覺悟。而尤其這一次，人民好容易激出了認清方向的要求；政府居然仍然『隱藏』着『方策』，『密守』着『內容』。這才造成人民更外的徬徨，更外的散漫，更外的分化。也正是只有這個時候，『反動者』才能把握得着有博得同情的可能，才能容許他蔓延『煽動』。也正是只有這個時候，人民才能由夢裏驚起，才能由消極忽然積極，甚至於能忘棄了國家生存，不但對那班真的爲着人群幸福的無辜者，就是那些真爲着金錢的『反動』，也會給同情，給諒恕了。在這時我們再回來想一想：那些『反動者』固然能危害國家的生存，可是另外一大

部分只在幻想裏找安慰的人民，在苟安的盲從下生存着的人民，就不會得到『東晉』『南宋』的同一結果嗎？

無奈人類的進化已將時間空間演變得更外的短縮了，不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就是一個個人都不能再有分秒間的徬徨了。何況我們已有了遲緩的過去，目前又遇到『生死關頭』，難道還能散漫着求生存嗎？難道還迷信着威權來完成團結的使命嗎？

是的，我承認使用警告法令甚至於壓力可以避免分化，在反動者屈服之下，化分化爲統一，雖然可以收穫相當主觀的效果，但是在全國都是苟安盲從或是屈服下，却也一樣的並不能維持這類國家在二十世紀裏生存。何況我們的『反動』不過是全國消沉，徬徨，散漫，盲從的另一個面目，並且造成這些面目的原因是在政府，在政府過去的『疏忽』，不，我們現在已談不到這個『疏忽』了，而是只在政府目前的『隱藏』，在目前的『密守』。如此，難道我們還能迷信着壓力的制裁可以團結嗎！

這種見解，不知政府以爲如何？不過最低限度我個人是深信不疑的。同時我也相信，倘若政府能檢討着過去，目前只要先坦白的，真誠的公佈出『應付侵略者的方策』及『外交經過內容』，不但可以立刻消散我們人民的迷惘

榜徨，由消極的盲從者變為清醒的國民，立刻將全國的散漫分化變為統一團結；就是那些真的反動者，我相信也不見得個個仍然會拋棄我們國家的環境的。同時，我也同一的相信：倘若政府仍不接受這點要求，縱或憑着威力手段屈服了全國的反動，那也只有消極的更消極，積極的更積極，再不然由於數百年來苟安盲從的結果，已不能再有興奮的情緒，那一定會更安閒的，全國一致的全走上消極的路——消極得不知內憂，忘了外患！

所以我一讀完『告國人書』，就感到我們現在不能團結一致的，缺乏共同信仰的，是完全在於目前的『隱藏』目前的『密守』。所以希望代表政府同人民宣傳的唯一最

高機關——中宣會，也能負起這個宣佈，或是說給我們人民共同『認識』的責任。

最後我還要說一句，我情願在政府給了我們『認識』，指定了方向之後，要是『和』，那怕和到只剩一省的土地，我也會欣喜的，走到那個沒有失掉的省裏作一個『清醒』的興奮的國民。那怕是戰，戰到國亡，我也曾自慰的，作得到一個『清醒』的亡國奴。惟有這目前，既不願做消極的盲從，更不忍做積極的反動，而只在這內憂外患間作一個半生半死，糊裏糊塗的『未亡人』，最不能忍受！決不能忍受！

土地法與土地政策

吳景超

國民政府關於土地的法規，重要的共有兩種：一為土地法，于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公布，共五編，三百九十七條；一為土地法施行法，于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五日公布，也是五編，共九十一條。這兩種法規各編的施行日期及區域，依法是要由國民政府分別以命令定之，但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聽到施行的日期。

批評這兩種法規的人，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我以為最合情理的觀點，應從民生主義出發，因為現在的土地法是國民政府公布的，而國民政府的土地政策具載于民生主義。所以我們現在如來研究，看看土地法能否達到民生主義的目標，乃是一種極合情理的企圖。

現在讓我們先看民生主義所標榜的土地政策到底是一

種什麼性質。

斷章取義的人以爲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提倡的土地政策只有一點，便是「平均地權」。這種見解是不完全的。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雖然是注重「平均地權」，但到了第三講中他的注意點却變換了，他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所以對於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有系統研究的人，都知道孫先生的土地政策一共包括兩點，一爲「平均地權」，一爲「耕者有其田」。

平均地權的理論，在土地法第四編土地稅中，已得到充分的表示，我們可以略而不談。關於「耕者有其田」一點，土地法中幾乎沒有提到具體有效的辦法，這是很令人驚異的一點。現在我們先看孫先生對於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然後再討論現已公布的土地法是否能達到此目標。

孫先生對於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一見于民生主義第三講。他說：

前幾天我們國民黨在這個高師學校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的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于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中國現在的農民究竟

是怎麼樣的情形呢？中國現在雖然是沒有大地主，但是一般農民，有九成都是沒有田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爲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

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孫先生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訓詞中也提到同樣的意思。他說：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被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祇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

孫先生所說的那種「很不公平」的現象，「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的，土地法中是否已有解決的方案呢？現在公布的土地法，假如有一天施行了，耕者是否便可有其田呢？我們考慮的結果，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

否定的。

現在我們可以細細分析土地法中，對於耕者有其田的問題，似乎有點關係的條文。

土地法第十四條說：

地方政府對於私有土地，得斟酌左列情形，分別限制個人或團體所有土地面積之最高額，但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定：（一）地方需要，（二）土地種類，

（三）土地性質。

同法第十五條說：

私有土地受前條規定限制時，由主管地政機關規定辦法，限于一定期間內，將額外土地分割出賣。不依前項規定分割出賣者，該管地方政府得依本法徵收之。

這兩條法律的用意，是在「限田」，是在使土地的有餘與不足者得到一種平均。可惜這種好的用意，并不能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標。原因是很多的。第一，中國的地主雖多，但大地主却不多。根據農情報告第三卷第四期所表示，全國二十二省八百九十一縣的農家土地經營面積分配，如下表：

農家土地經營面積

百分率

十畝以下	三五，八
十至二十畝	二五，二
二十至三十畝	一四，二
三十至五十畝	一六，五
五十畝以上	八，三

由此可見中國的農場，以小的為最多，五十畝以上的農場不到全數百分之十。我不知道將來各地方政府所定個人或團體所有土地面積之最高額是若干畝。假如我們也採用「勸匪區內各省農村土地處理條例」（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豫鄂皖勸匪總司令部公布）所規定的辦法，「每一業主所有田地面積之最高額，自一百畝起至二百畝為止，」那麼地方政府所能徵收到的土地，數目也是有限的。所以限田的辦法，在東歐各國行之有效，在中國則不一定有效，因為國情不同的緣故。第二，我們現在退一步，暫時承認土地法第十四及十五條施行之後，有許多額外的土地可以分割出賣了，恐怕無田的耕者也買不起。我們都知道，像丹麥，愛爾蘭，英吉利，以及革命前的俄國，佃戶購地時，可以得到政府金融上的幫助。中國的佃戶，只有比那些國家的佃戶還窮，假如政府不給他們以金融上的幫助，那麼大地主即便把額外的土地分割出賣，來買這土地的人，

一定是別種資本家，而不是佃戶。結果是佃戶的主人換了，但佃戶的身分並沒有改變。

以上是說土地法中關於土地最高額的規定，達不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同樣的，土地法中減租的規定也達不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說：

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約定地租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應減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約定。出租人不得預收地租，並不得收取押租。

現在的佃戶，對於地主，要交押租，此外不但正產物有租，副產物有時也有租，而且租額常是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所以土地法中這一條如實行了，是可減輕佃戶負擔的。這是減租的直接作用。但減租也可發生間接作用，便是地主因為投資于土地的收益減少了，都想把土地出售。這些出售的土地，如為佃戶所購，便可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愛爾蘭在十九世紀中葉，佃戶的成份是很大的，後來英國政府利用減租政策，于數十年之內，減低地租百分之三四以上。愛爾蘭的不在地主，便紛紛將土地出售，同時英政府又借給愛爾蘭的佃戶購地，所以現在愛爾蘭已

成爲一個自耕農的國家，佃戶的成份，比十九世紀低多了。我們的土地法中雖然有減租規定，但因無幫助佃戶購地的規定，所以減租雖然可以促使地主售地，佃戶并無能力利用此機會變更自己爲自耕農。

土地法中除却土地最高額及減租的規定外，還有一條法律也是與「耕者有其田」有關的，那就是第一百七十五條。原文說：

本法施行後，同一承租人繼續耕作十年以上之耕地，其出租人爲不在地主時，承租人得依法請求徵收其耕地。

如想知道這條法律能夠發生什麼影響，我們應當先知道什麼是「不在地主」。關於此點，土地法的三百二十九條及三百三十條有很清楚的規定。第三百二十九條說：

土地所有權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稱爲不在地主。

- 一，土地所有權人及其家屬，離開其土地所在地之市縣，繼續滿三年者。
- 二，共有土地，其共有人全體離開其土地所在地之市縣，繼續滿一年者。

三，營業組合所有土地，其組合于其土地所在地之市縣停止營業繼續滿一年者。

第三百三十條說：

土地所有權人因兵役學業或公職，離開其土地所在地之市縣者，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由這兩種條文看來，可知一位地主，如置產在其本縣，不問這塊土地離開他的住所是多遠，在法律上是不能目爲不在地主的。即使這位地主在他縣置有產業，但是他如在軍界學界及政界中謀有一職，他也不能算是不在地主。試問，于不在地主之中，把以上這些人都除開不算，餘下來的還有幾個？不在地主的頭銜雖然是不易得，但喪失起來却是很容易的。只要土地所有權人及其家屬回到他的產業所在地住上三個月或一年，（土地法第三三四條）那麼不在地主所有的義務或擔負都可免除。所以承租人繼續耕作九年的土地，其出租人雖爲不在地主，但到了第十年，這位不在地主忽然的來了，那麼承租人是無法請求徵收其耕地的。

我們再退一步，承認佃戶有許多機會可以依法請求徵收不在地主的土地，但是這種機會佃戶是無能力利用的。

理由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佃戶沒有積蓄，而政府，依照土地法的規定，并無幫助佃戶購地的義務。因爲土地法第三百七十三條已經明白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之，」所以需用土地人如是佃戶，那麼補償金當然是由佃戶負擔了。假如這種補償金可以分期付款還，佃戶也許可以擔負這種責任，可是土地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又說：「徵收土地應于公告完畢後十五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發給完竣。」佃戶本人既無積蓄，所以如要他于十五日內將補償地價付清，便非借貸不可。如此，他一方面固可避免地主的剝削，可是另一方面便要走入高利貸者的網羅中，對於佃戶的生活還是絲毫沒有補益。

除了以上的條文外，土地法中對於「耕者有其田」的問題並無別的規定了。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現在的土地法是不能達到耕者有其田那個目標的。因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國民政府如不修改民生主義，便要修改土地法。

復興公債用途議

葉子剛

二十一年政府因感於公債還本付息之負擔過重，曾一次整理債券，減少利息，延長還本期限，每年減輕負擔九五，四六八，六六六元，約佔原數百分之四四·六〇；故

是年政府并未舉債。但我國財政向屬入不敷出，故二十二年政府即發行愛國公債二千萬元，關稅庫券一萬萬元，華北救濟戰區公債四百萬元，二十三年復發行關稅庫券一萬萬元，二十四年發行金融公債一萬萬元，關稅公債一萬萬元。上述諸項公債，雖名曰用諸鞏固金融，救濟工商業，撥還墊款及彌補國庫之不敷，至於實際情形如何，則政府并未公布，此時尚難衡斷。

今歲財政當局鑒於每月政府債券還本付息之數目太巨，關稅短收，不勝担負，并謀平衡收支，乃效民二一之故法，決定發行統一公債，換償舊債，以期減輕政府還本付息之負擔，同時并發行復興公債三萬四千萬元，以爲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及撥存平準債市基金之用。此兩種公債之原則條例已由行政院及立法院通過，財政當局現正籌擬復興公債用途之分

配，辦法如何，外界尙難知曉。茲僅就其原則中所指出之用途，試一述其當否。

政府一切支出，自有正當財源，乞靈公債，乃至不得已之事。蓋公債之收入一時雖鉅，後日之負擔實重，故公債之用途，首先須視其是否以發展國民經濟爲目的，因此爲目的之生產事業，進既可福國利民，退亦可自負還本付息之任。至用於鞏固政府組織與信用，如維持債市及彌補國庫之不敷等用途，於國民經濟實無裨益。今復興公債所標榜之用途計有五項，其直接有關於生產事業者，僅爲扶助生產建設一項，而維持政府組織與信用者則佔其二。

夫平衡國庫收支之策，發行公債爲最便而亦爲最劣；剝肉補瘡，循環無已，終必至全身潰爛。我國財政，向屬入不敷出，歷年彌補之法，殆不出發行公債一途；故「不發行公債」一語，終爲一語，無見諸事實之可能。二十三年度之不敷，已發行金融公債及關稅庫券以資彌補，而二十四年度之不敷，更過於二十三年，依據二十四年度之預算，收支相差約爲二萬萬元。政府雖決定厲行緊縮，裁汰

駢枝機關，然見諸實行者甚少。如此巨虧，其彌補恐又非乞靈於發行公債不可。今復興公債果又以平衡國庫收支爲其用途之一，是又將蹈以前各次發行公債之覆轍，其最後之償還又必恃將來公債之發行，其結果致國家財政更陷於困窮而已！

復興公債另一用途爲撥存平準債市基金。債市紊亂過甚，大足影響國計民生，小亦足危及政府信用，今政府設法維持債市，實具一番苦心。我國政府債券，久成投機者之對象，政府果有餘力，利用經濟力量，以與投機者相抗，亦一良策；惟政府今日是否尚有餘力，有待研究；藉曰尚有，而是否行之有效，不供狡黠者反利用爲投機之助，則無人能確言之。是又不如運用政治力量，取締債券投機之爲得。抑更有言者，果政府能維持債券信用，而政治機構復能行使健全，投機者卽失其肆竇之藉，亦將無所施其技，是又何所需於債市平準金？

自去歲幣制改革後，中央三行採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政策」，財部不得不預儲資金以爲平衡外匯之用。中國本爲入超國家，又兼之在此種政策之下，投機家利用我國外匯法價與市價有差，多向中央三行買進外匯，獵取利益，造成現銀外流或外匯平準基金之消竭。近日財部對於買賣

外匯雖有規定，然詳細辦法尙未公布，亦未見諸實行。假令外匯限制買賣，危機或可稍減，然如每年仍屬入超，果欲維持匯價，則所需平準基金甚鉅，且無已時。故發行公債以爲此項基金之用，其弊與發行公債以平衡國庫收支相同。故完成法幣政策，不可恃發行公債以充平衡外匯基金，而當嚴格限制買賣外匯并統制國際貿易；否則國際收支逆向，國內究可再消納若干公債，實大堪研究也。

復興公債之又一用途爲健全金融組織，此項辦法，已見於去歲之金融公債，今不過仿而行之。健全金融組織固爲當前亟務，然策進生產建設，尤爲當務之急。最近中央三行之改組及將來商業銀行之增厚實力與發行權之統一，已使金融組織漸上軌道；若加以政府之督促，目前之金融組織已足應付現狀。故發行公債所得之款，宜用於生產事業，蓋唯有發展生產事業，國民經濟始有更生之望，整個復興經濟政策始有完成之可能，而國家社會亦將受益無窮。故復興公債之發行，如旨在完成整個的復興經濟政策，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則當傾其全數用於扶助生產建設，若移於他途，雖可有一時之效，終恐貽將來之憂，復興之可能與否，恐將成一疑問。若曰公債之發行另有旨趣，則公債政策之應否繼續，大堪研究，是則非此文之所論者。

編輯後記

適之

△「又蓀」先生是新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回來的，他對於日本政變應該有比我們看的更親切的觀察。

感慨。我們深信，壓迫不能使我們團結，只有開誠布公的政治能使我們團結。我們希望今日担着國家責任的諸公能

△俞啓忠先生是我們不認識的一位投稿者。他的這篇

平心靜氣的聽聽這一篇陳訴。

「自訴與請求」我讀了很受感動。我相信，現在有無數的

△葉子剛先生是膠濟路的總稽核，他是曾在波士頓大

青年人（恐怕還要包括不少的中年人）都和俞君有同樣的

學專研究經濟的。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藝圃」各欄，而「專電」及「特訊」，則以「教育界」及「新聞」之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並按新穎編法，而「精電」及「實訊」，則以「北平新聞」之百分之七十五。並按新穎編法，而「精電」及「實訊」，則以「北平新聞」之副刊。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二角
（國內）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一元二角
（郵費）每月一元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另議
（訂閱）另議

丁文江先生的數種著作

（一）川廣鐵道初勘報告價三元（二）中國鑛業史資料及官辦鑛業史略價各六角（三）中華民國新地圖價二十五元（四）中國分省新圖價二元南京珠江路九四二號地質調查所及北平西城地質圖書館均有出售

縮本四部叢刊初編

商務印書館

▼保存善本真相 ▼縮印廉價發行

印行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初編。全書都三百二十
 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種無凡宋本四十
 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
 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
 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
 亦皆為明清佳刻。發行以來。士林推重。先後
 兩版。數逾五千。一、二、八之變。再版存書大半
 被燬。所留底版。同付劫灰。越今數載。全部者
 既已售盡。單行者亦幾無餘。嗜學之士。猶時
 時訪問不絕。愧無以應。因酌時宜。改製新版。
 并合冊葉。冀便取攜。保存行款。藉留真面。用上等
 瑞典紙。影印。洋式裝訂。國學要籍。具於一編。取
 價低廉。流通可廣。茲已製成樣本。發售預約。欲
 以廉價購讀善本古書者。得此可無旁求矣。

寄即索承 本樣錄目

預約截止期	出書期	郵費	預約價		冊數	版式		預約簡則
			交次分	交一次		平裝紙面	四開本上等瑞典紙膠版精印	
本年四月底止	本年六月底 分三 次出齊	國內及日本 十元	先交三十元 自本年四月 起每月各交 十五元	共一百六十五元	四百册	精裝布面		
			先交四十元 自本年四月 起每月各交 二十元	共二百二十元	一百册			
				一百五十元	一百册			
				二百元	一百册			